四庫全書

薈要

【經部】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第四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

Z121.5
CH1
4

尚書注疏

〔漢〕孔安國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正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正義序傳述人原目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乾隆御覽之寶

尚書注疏

目録

尚書正義序　尚書序

尚書原目　尚書注解傳述人

卷一

虞書堯典

卷二

虞書舜典

卷三

虞書大禹謨　皐陶謨

卷四

虞書益稷

卷五

夏書禹貢

卷六

夏書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七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卷八

商書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卷九

商書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十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卷十一

周書 洪範

卷十二

周書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卷十三

周書 康誥 酒誥 梓材

卷十四

周書 召誥 洛誥

卷十五

周書 多士 無逸 君奭

卷十六

周書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卷十七

周書 周官 君陳 顧命

卷十八

周書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卷十九

周書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臣等謹案尚書注疏十九卷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漢初惟傳伏生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後安國得壁中書較多於伏生所傳又其字體與漢隸異是為古文永嘉之亂古文中絶晉梅賾乃上古文尚書四十五篇並安國

所作傳識者疑之穎達作正義專主安國翻疑康成等所見古文為偽書何也晁公武謂其因梁費甝疏廣之蓋六朝諸家尚書義疏世多不傳惟是書猶存其崖畧云乾隆四十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尚書正義原序

唐孔穎達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幾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誡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勲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濵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

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怗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

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飆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為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馬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奬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為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為得也今奉明勑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叙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二

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叙之云爾

尚書正義序

尚書正義序考證

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臣召南按此帝紀謂謐所撰之帝王世紀也謐依孔安國說以伏羲神農黄帝為三皇以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異乎史記

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臣召南按隋唐二志蔡大寶南梁蕭詧司徒撰尚書義疏三十卷巢猗梁國子助教撰尚書百釋三卷尚書義三卷唐志作義疏十卷費甝梁國子助教撰義疏十卷顧彪隋秘書學士撰疏二十卷劉焯隋太學博士撰義疏三十卷劉炫隋國子助教撰述義二十卷以時世先後為次則巢猗費甝似應叙蔡大寶之前謹共銓叙○銓字疑應作詮

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臣召南按五經正義孔穎達及諸儒於貞觀初奉勅撰至十六年又同諸儒覆審者以博士馬嘉運猗㨗其疵至相詆譏太宗詔再詳定至高宗永徽二年又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攷正之四年三月始頒正義於天下蓋兩經詳審而書始定也尚書正義序但敘初撰及第一次詳審人姓名至永徽再加刋定唐書藝文志具列於尚書正義撰人之後太尉長孫无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吏部尚書褚遂良中書令柳奭弘文館學士谷那律劉伯莊太學博士賈公彥范義頵齊威太常博士柳士宣孔志約四門博士趙君贊弘文館直學士薛伯珍國子助教史士弘太學助教鄭祖元周元達四門助教李元植王真儒與王德韶隨德素等共二十三人不書於各經下而書於尚書下蓋互文也儒林傳但云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取其尤著者也附録以備掌故之一則

尚書正義序考證

尚書序

漢孔氏撰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尚書序音義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叙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疏正義曰道本沖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鈐云書者如也則書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識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訖存亡注說之由序為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屑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總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音義伏古作虙犧本又作羲亦作戲許皮反說文云賈侍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羲古字戲今字氏一號庖犧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以木德王即太皞也王于況反畫乎麥反卦俱賣反契苦計反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結繩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字也籍書籍也疏正義曰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歷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為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廚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為優劣通亦為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為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為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

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為罔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異結為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讖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犧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

舜何得為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興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臼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

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蜚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疏仡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為自開闢而設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為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疏仡之紀似自黃帝為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寘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

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馬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覩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興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

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為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為不重而怪有大卦乎

伏犧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音義神農炎帝也姜姓母曰文登以火德王三皇之二也黄帝軒轅也姬姓少典之子母曰附寶以土德王三皇之三也史記云姓公孫名軒轅一號有熊氏墳扶云反大也少施照反昊胡老反少昊金天氏名摯字青陽一曰玄囂己姓黄帝之子母曰女節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顓音專頊許王反顓頊高陽氏姬姓黄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景僕謂之女樞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帝嚳也姬姓嚳口毒反母名不見以木德王五帝之三也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母曰慶都以火德王五帝之四也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先儒解三皇五帝多與孔不同並見發題

疏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大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稱便不為義例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黄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共帝日角龍顔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宫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晻然陰風感而

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皐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常訓可知故略之也常道所以興大道為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為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為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為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為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外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即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為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在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犧女媧神農為三皇又云五帝座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興作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輒數又鄭玄云女媧修伏犧之道無改作則已上修舊者衆豈皆為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黄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為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耀魄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五

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為伏犧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燧人周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為皇者縱有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轅相類尚云霸共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也何為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為皇少昊為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為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為黃帝曾孫玄囂孫僑極子堯為帝嚳子舜為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為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為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謬為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為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為五帝然皇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為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為炎帝不怪炎帝為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為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

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皇亦非五帝與三王為四代而已其言與詩之為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為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

音義夏禹天下號也以金德王三王之最先商湯天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三王之一也周文王武王有天下號也以木德王三王之三誥故報反告也示也奧烏報反深也揆葵癸反度也

疏正義曰既皇書稱堯帝書稱典除皇與帝堯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堯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堯典一揆明雖事異堯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共為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堯典亦是尚書故此因堯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堯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堯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外史偏掌之者以其遠代故也此既言堯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則於其間者孔意以堯典是尚書丘索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即為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奧義其歸一揆即為典之謂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總謂之誥又言奧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堯典為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

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疏正義曰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即以赤刀大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為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為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為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音義索所白反下同求也徐音素本或作素疏正義曰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總引傳文以充足己意且為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為首引言為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馬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為搜索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真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為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為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為總即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即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有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之遺書也音義左史史官在左倚於綺反劉琴綺反相息亮反倚相楚靈王時史官疏正義曰以上因有外文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為太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為名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答王云倚相臣問祈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馬其馬能知之彼以為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況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即此書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總言帝王耳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音義刪色姦反疏正義曰既結申帝王遺書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為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

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為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為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為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為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為文之便不為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為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修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祕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為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焉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興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上已云定禮樂即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為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非更有書以述之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

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音義斷丁亂反訖居乙反又許乙反芟色咸反翦浅反撮七活反機本又作幾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十八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攝二一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

疏正義曰言孔子既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論為整理孔君既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外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又曰俘翦惟命詩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為翦截也舉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即上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云撮為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綱者綱之索舉大綱則衆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機關之要者斷自唐虞已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為帝嚳以上朴略難傳唐虞以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皐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

篇而為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此事為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為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為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為舜讓得人故史體倒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音義恢苦回反大也坦土但反疏正義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總而結之故為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音義始皇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六國自號始皇帝焚詩書在始皇之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坑苦庚反難乃旦反解音蟹疏正義曰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政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為皇帝不復立謚以為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為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為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

名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為魏相慎生鮒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音義校戶教反詩箋云鄭國謂學為校闡尺善反大也明也濟子禮反郡名也伏生名勝過古卧反後同傳直專反下傳之子孫同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也疏正義曰將書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衆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伏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鼂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

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矗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為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為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

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為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此先有張霸之徒偽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泰誓

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為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為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書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

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為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為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為義不異禮以唐虞為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為然是為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為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

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音義共音恭亦作龔又作恭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好呼報反下好古同壞音怪下同字林作敎云公壞反毀也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論如字又音倫科苦禾反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疏正義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為王死謚曰共存日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衰益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鐘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

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知已壞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音義隸音麗謂用隸書寫古文二十五篇謂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合舊音閤又如字下同皐音高本又作咎陶音遙本又作繇盤

步干反本又作般復扶又反下同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其餘錯亂摩滅謂虞書汩作九共九篇槀飫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上時掌反疏正義曰既云王不壞宅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圍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已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隸古定不言就

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為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恆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

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慕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為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加序一篇為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為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

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間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

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音義為于偽反覃徒南反深也思息嗣反採本又作采摭之石反一音之若反敷芳夫反暢丑亮反疏正義曰安國時

為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丘明賓年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為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為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為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又捃拾採摭羣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為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為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徧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

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籍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也以書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採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為言多須詁訓而孔君為例一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音義為于偽反又如字見賢遍反冠工亂反巫蠱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故經籍道息焉巫音無蠱音古貽以之反遺也

疏正義曰孔君既言己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為序不是總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不敢厠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為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為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己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冀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玉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

殺鄭玄注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蠱者總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為魅令人蠱惑天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已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為此以江充故為陷己因而殺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為實即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釋長安因與鬬不勝而出走奔湖遂自殺此即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己道以己道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為不隱蔽耳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榆楊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觀此言知己傳是深遠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尚書序

尚書序考證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疏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衰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乎○臣召南按漢人注經大有功於聖籍其過則在執緯以誣經唐人疏經亦大有功於前賢其過則在屈經以從注若此疏原本張衡力闢邪說可謂懸諸日月而不刊者矣夫安國當孝武時未嘗有緯況可誣緯為孔子所作乎頴達於此序毅然呵之乃其疏毛詩疏禮記又曲護康成箋注凡所引緯必巧為附會以伸其說是何意也宋歐陽修嘗言孔疏所載既博所擇不精欲刪讖緯之文然後經義純一無雜至言哉

伏犧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王應麟曰前言謂皐夔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黄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絻東面而受於師尚父也少皞

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郯子而學也孰謂無書可讀哉

疏按周禮外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臣浩按監本作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非也小史但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耳今据周禮改正臣名南按孔疏引周禮外史所掌以証三皇五帝之書可謂確當但周禮祇云三皇五帝之書不云皇名三墳帝名五典也左傳所謂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亦無明文孰為三皇之書孰為五帝之書故康成注周禮但引左傳而不實指其名至杜預注左傳但云皆古書名并不略援周禮益其慎也左傳正義亦出穎達之手先引孔傳此文旁及賈逵馬融康成三說而斷之云此諸家者各以意言無正驗杜所不信較此疏為尤確矣

述職方以除九丘○劉敞曰虞書有九共九篇應作九丘古文丘作㞷與共相近故誤傳以為共耳孔序曰

述職方以除九丘按職方氏之書一官所守耳周禮出於周公仲尼未嘗刪述而云除九丘乎

用藏其家書於屋壁疏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臣名南按藏書於壁說亦不同此疏作子襄是孔鮒弟即家語所謂孔騰也漢記尹敏傳云是孔鮒隋書志云是孔惠陸氏經典釋文亦然

為隸古定疏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鄭樵曰古文之別十有三而科斗者特水蟲也古文之體不一漢儒總謂之科斗今之所謂古文者有上古之文科斗之類是也有中古之文史籀大篆是也有隸古之文孔安國以隸存古是也皆謂之古文

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朱子曰小序斷不是孔子作又曰是周秦間低手人作金履祥曰方漢初時泰誓且有偽書何況書序之類孫寶侗曰逸書之名亦多不典如左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曰命以

伯禽言衛曰命以康誥言晉曰命以唐誥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孔子所必錄也為書序者不知不列篇名於百篇之内疎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顧炎武曰今攷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篇名蓋未可信臣名南按書序不知誰作與安國同時而信書序者有司馬遷於夏商周本紀中凡逸篇之名俱載

尚書序考證

尚書注疏原目

虞書音義凡十六篇十一篇亡五篇見存

堯典第一疏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

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别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之名當與衆篇相次第訓為次也於次第之内而處一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垂無為故為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為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為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

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此體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臯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别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徙而立功非但錄其誥高宗肜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

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為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虞書疏

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註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禹夏別題也以上為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為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為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註於夏書不廢猶商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皐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以為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

之即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為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

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黄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

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為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剔刖剔云臏宮剔割頭庶剝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絶無傳者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馬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鮮時已不得馬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馬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孔氏傳 傳即注也以傳述為義舊說漢已前稱傳疏正義曰以注者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氏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

大禹謨第三音義 徐云本虞書總為一卷凡一十二卷今依七志七録為十卷

皐陶謨第四

益稷第五

夏書

禹貢第一

甘誓第二

五子之歌第三

胤征第四

商書音義 凡三十四篇十七篇存

湯誓第一
仲虺之誥第二
湯誥第三
伊訓第四
太甲上第五
太甲中第六
太甲下第七
咸有一德第八
盤庚上第九
盤庚中第十
盤庚下第十一
說命上第十二
說命中第十三
說命下第十四
高宗肜日第十五
西伯戡黎第十六

微子第十七

周書

泰誓上第一
泰誓中第二
泰誓下第三
牧誓第四
武成第五
洪範第六
旅獒第七
金縢第八
大誥第九
微子之命第十
康誥第十一
酒誥第十二
梓材第十三
名誥第十四

洛誥第十五
多士第十六
無逸第十七
君奭第十八
蔡仲之命第十九
多方第二十
立政第二十一
周官第二十二

君陳第二十三
顧命第二十四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畢命第二十六
君牙第二十七
冏命第二十八
呂刑第二十九
文侯之命第三十
費誓第三十一
秦誓第三十二

尚書注疏原目

尚書注疏原目考證

虞書音義凡十六篇十一篇亡五篇見存○臣浩按此段音義監本刻在堯典第一之下非也堯典祇一篇安得有十六篇乎此總計虞書自堯典舜典至九共九篇凡十六篇耳今改正

堯典第一疏禹貢即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臣名南按孔疏殊誤左右史分記言動尚書重在紀言此亦論其大致則然在古人原無一定之例也且疏謂甘誓以下始多言辭右史所書於是乎始斯又誤矣武成金縢不專敘事乎

虞書疏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顧炎武曰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而謂之堯典左傳所引虞書皆謂之夏書周語內史過引衆非元后何戴二句亦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為虞書者贅矣何則記此書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後人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為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

又疏按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顧炎武曰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安國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藝文志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此今文與古文為二也儒林傳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為二也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然則安國所傳以至孔

僖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玄則不見安國傳而為之作訓作傳作注解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為二而無可考矣臣召南按張霸之百兩篇偽古文也而賈馬鄭所解之古文則就伏生所傳之二十八篇其字句稍異於歐陽夏侯三家故亦稱古文尚書耳然賈馬鄭皆未見古文全經亦並未見孔傳是以注解不同頴達疏詳核矣

又疏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臣召南按邊字衍文梁柳即皇甫謐姑子外弟也但推詳文義姑子上似脱從字言謐從柳得古文尚書乃作帝王世紀耳

又疏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鄭樵曰古文遭秦而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而不見自漢武征和二年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歲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備自開皇二年至唐天寶三載又百六十餘歲始改古隸而從今文馬端臨曰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尚書注疏原目考證

尚書注解傳述人　　唐　陸德明　撰

書者本王之號令右史所記孔子刪錄斷自唐虞下訖秦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而為之序及秦禁學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以為孔鮒藏之漢興欲立尚書無能通者聞濟南伏生名勝故秦博士傳之文帝欲徵時年已九十餘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受焉古文尚書云伏生年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漢書云伏生為秦禁書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鄭玄以為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蓋言若天書然王肅云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伏生授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生授同郡兒寬御史大夫寬又從孔安國受業以授歐陽生之子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皆出於寬歐陽氏世傳業至曾孫高作尚書章句為歐陽氏學高孫地餘字長賓侍中少府以書授元帝傳至歐陽歙字正思後漢大司徒歙以上八世

皆為博士濟南林尊字長賓為博士論石渠官至少府太子太傅受尚書於歐陽高以授平當字子思下邑人徙平陵官至丞相封侯子晏亦明經至大司徒及陳翁生梁人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翁生授殷崇琅邪人為博士及龔勝字君賓楚人右扶風當授朱普字公文九江人為博士及鮑宣字子都勃海人官至司隸後漢濟陰曹曾字伯山諫大夫受業於歐陽歙傳其子祉河南尹又陳留陳弇字叔明受業於丁鴻樂安牟長字君高河內太守中散大夫並傳歐陽尚書沛國桓榮字春卿太子太傅太常五更關內侯受尚書於朱普東觀漢紀云榮事九江朱文文即普字以授漢明帝遂世相傳東京最盛漢紀云門生為公卿者甚衆學者慕之以為法榮子郁以書授和帝而官至侍中太常郁子焉復以書授安帝官至太子太傅太尉張生濟南人為博士授夏侯都尉魯人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為昌邑太傅始昌傳族子勝字長公後屬東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又事同郡簡卿卿者兒寬門人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善說禮服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藝文志夏侯勝尚書章句二十九卷號為大夏侯氏學傳齊人周堪堪字少卿太子少傅光祿勳及魯國孔霸字次孺孔子十三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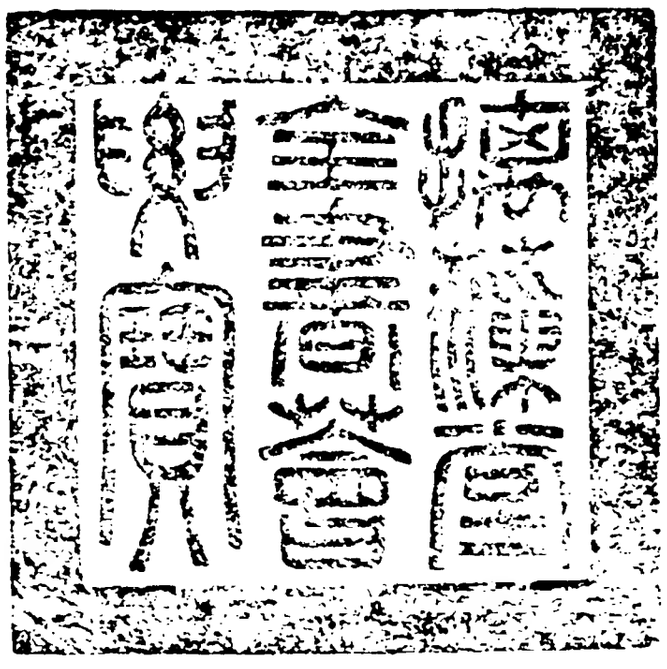
孫為博士以書授元帝官至太中大夫關內侯號褒成君霸傳子光字子夏丞相博山侯光又事年卿堪授魯國年卿為博士及長安許商字伯長四至九卿善筭著五行論商授沛唐林字子高王莽時為九卿及平陵吳章字偉君王莽時博士重泉王吉字少音王莽時為九卿齊炔欽字幼卿王莽時博士後漢北海年融亦傳大夏侯尚書夏侯建字長卿勝從父兄子為博士議郎太子少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傳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為小夏侯氏學傳平陵張山拊字長賓為博士論石渠至少府山拊授同縣李尋字子長騎都尉及鄭寬中字少君為博士授成帝官至光祿大夫領尚書事關內侯山陽張無故字子儒廣陵太傅信都秦恭字延君城陽內史增師法至百萬言陳留假倉字子驕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寬中授東郡趙玄御史大夫無故授沛唐尊王莽太傅恭授魯馮賓為博士後漢東海王良亦傳小夏侯尚書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漢書儒林傳云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古文尚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漢景帝程姬之子名餘封於魯謚恭王於壁中得之并禮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博士孔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二世孫受詩於魯申公官至諫大夫臨淮太守以校伏生所誦為隸古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藝文志云多十六篇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

卷五十七篇安國又受詔為古文尚書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之私家安國并作古文論語古文孝經傳藝文志云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以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藝文志云酒誥脫簡一名誥脫簡二文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名譚亦傳論語庸生授清河胡常字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至部刺史又傳左氏春秋常授琥徐敖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敖授琅邪王璜及平陵塗惲字子真惲授河南乘

欽字君長一本作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惲璜等貴顯范曄後漢書云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字景伯扶風人左中郎將侍中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案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絶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内史梅賾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舂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孔序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孔傳止說帝曰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為堯典故取為舜典學徒遂盛後范甯字武子順陽人東晉豫章太守兼注穀梁變為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老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唯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孔安國古文尚書傳十三卷馬融注十一卷字季長鄭玄注九卷王肅注十卷謝沈注十五卷字行思會稽人東晉尚書部郎領著作録一卷李顒注十卷字長林江夏人東晉本郡太守范甯集解十卷姜道盛集解十卷天水人宋給事中字道盛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為尚書音者四人孔安國鄭玄李軌徐邈案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梁國子助教江夏費甝作義疏行於世

尚書注解傳述人

謹案目録第二頁前七行高宗彤日刋本彤訛彤
今改
序第九頁前八行其書謂之八索刋本謂訛為今
改
第十八頁後二行稾飫刋本稾訛膏今改
原目第一頁後三行牧誓刋本牧訛教今改
後七行高宗彤日刋本彤訛彤今改
第三頁後五行丙午逮師刋本丙訛西據毛本改
第五頁前六行梅賾上孔氏傳刋本賾訛頤今改
第五頁前七行從慎徽五典以下刋本慎治宋諱
作謹今改
傳述第三頁前八行山拊授同縣李尋刋本授訛
受今改
第五頁前七行豫章内史梅賾刋本梅訛枚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乾隆御覽之寶

尚書注疏卷一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虞書　堯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傳言聖德之遠著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傳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作堯典音義昔古也堯唐帝名馬融云謚也翼善傳聖曰堯聰于公反思息嗣反又如字下同著張慮反遁本作遯徒遜反退也避也禪時戰反讓也授也疏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

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序者以序別行辭為形勢言皆曰在於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即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性行之

於外無不傳知故此德充滿居正於天下而遠著德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沖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遁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為稱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為名故謂之為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則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逐同天之名以為優劣五帝有為而同天三皇無為而同天立名以為優劣耳但有為無為亦逐多少以為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帝義為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為義既舜為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為義不為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於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為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為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

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為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為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為非名非字可也諡周以堯為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案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謚也故禹融亦云謚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謚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謚法故疑之將由謚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為謚後來所加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書謚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為謚謚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謚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為死謚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謚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又改名為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為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為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為公此所以出衆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為聰見微為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

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訓光者從經為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遁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傳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天下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已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之而堯以為禪或云汝陟帝位為攝因即直言為讓故云遂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傳言堯可為百代常行之道疏正義曰序已云作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為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為後代常法故以經為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為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大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稽古帝堯傳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傳勲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傳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

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

音義放方往反注同徐云鄭王如字勲許云反功也馬云放勲堯名皇甫謐同一云放勲堯字欽明文思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聞音問本亦作問溢音逸疏正義曰史將述堯之美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心意恒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已身則有此四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為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此即稽古之事也傳正義曰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為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俱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顯見可知則徑言其義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已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考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盡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是後世為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為同訓古為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為世教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為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為長非篤論也

勲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世之功卽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勲放其功而已傳兼言化者據其勲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為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族百姓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為此次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為得也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光充釋言文在身為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至于天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

自己及物故先恭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為也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為外向下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王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禮運稱聖人為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效靈是亦格于上下之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傳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時雍傳昭亦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音義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黎力兮反疏正義曰言堯能名聞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之為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衆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衆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傳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為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為九族同出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以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

為五以五為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為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邦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既已義同故訓既為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卽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為

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為其姓命其收斂族親自為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遠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釋詁以昭為光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協為和和合義同故訓協為合也黎衆時是釋詁文雍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人文以親言既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明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為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上化則九族既睦百姓昭明亦是變上故得睦得明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傳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歷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音義羲和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昊胡老反重直龍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傳宅居也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傳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傳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厥民析鳥獸孳尾傳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音義嵎音隅馬云嵎海嵎也夷萊夷也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鋏暘音陽谷工木反又音欲下同馬云暘谷海嵎夷之地名日出於谷本或作日出於陽谷陽行字寅徐以真反又音夷下同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從也出尺遂反又如字注同平如字馬作苹音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秩如字中貞仲反又如字殷於勤反馬鄭云中也宿音秀下同見賢遍反下同析星歷反孳音字乳儒付反說文云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

申命羲叔宅南交傳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平秩南訛敬致傳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

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傳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厥民因鳥獸希革傳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音義重直用反說五禾反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傳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傳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傳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傳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音義昧武內反冥莫定反餞賤衍反馬云滅也滅猶沒也毨先典反說文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傳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

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傳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厥民隩鳥獸氄毛傳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氄細毛以自溫焉音義別彼列反下同隩於六反馬云煖也氄如勇反徐又而充反又如充反馬云溫柔貌辟音避耎如兗反本或作濡音儒氄尺銳反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傳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傳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歷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音義暨其器反朞居其反下同旬似遵反十日為旬匝子合反釐力之反熙許其反興也疏正義曰上言能明俊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上所陳但聖不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羲氏和氏敬順昊天之命歷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為一歲之歷乃依此歷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其總為一歲之歷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總目更別序之堯於羲和之

內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令居治東方嵎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羲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出於東方令此羲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又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已殖農事尤煩其時之民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羽毛希少變改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西方之事而日入在於西方令此和仲恭敬從送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歲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斂於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實農事未闕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處深隩之室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煖此是羲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羲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而歎之曰咨嗟汝羲仲羲叔與和仲和叔一朞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為十二月則餘日不盡合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以此歲歷告時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功皆廣也歎美羲和能

敬天之節衆功皆廣則是風俗大和傳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羲和可知是羲和為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羲後和楊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是羲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為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即羲也黎即和也羲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為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為說也楚世家云重黎為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復居火正為祝融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為楚國之祖吳回為重黎以重黎為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東晳譏馬遷并兩人以為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不言何帝使為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為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胤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為句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為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為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為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木官故掌地猶為火正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為地當云黎為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自顓頊以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明此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為後代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至顓

顓頊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為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呂刑說羲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況彼尚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是羲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成物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秩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案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人天地既別人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刑之義以為少昊之衰天地相通人神雜擾顓頊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即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羲主春夏和主秋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胤征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羲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和二氏賢者既多且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顓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與否不可得知設命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舜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為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為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為秩宗皐陶為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非是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於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

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歷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歷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大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也桓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尚尊其所掌周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乃命羲和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雜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氣昊然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昊天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昊天自下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即隨事立稱鄭玄讀爾雅云春為昊天夏為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推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昏旦莫不當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為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

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為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為政故命羲和令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以為歷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為一物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為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而分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亦以星辰為一觀文為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為不動也○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為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為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以出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總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羲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嵎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有地名此為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下文而互發之寅敬也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為導也釋詁

以秩為常常即次第有序故秩為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為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斂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出入平秩南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依此春秋而共為賓餞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即是授人田里各有疆埸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王者以農為重經主於農事寅賓出日為平秩設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為生計秋言西成春宜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說生成明此以歲事初起時言東作以見四時亦當力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又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日也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為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歷術與大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

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半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歷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為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為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為中中正義同故殷為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為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為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為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為孟月日中日永為仲月星鳥星火為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讀仲為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仲月末中故為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

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畢見稍為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為乳胎孕為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申重釋詁文此官既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義叔所掌與羲仲相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不統季孟於此言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訓化釋言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耨使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行平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時皆同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日農功尤急故就此言之永長釋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計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春既分析在外今日因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往前革謂變革故為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例也○釋言云晦冥也冥是暗故昧為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為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嵎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送行

飲酒謂之餞故餞為遒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西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既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入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著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為中故虛為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釋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夷得為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毳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為理也夏時毛羽希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義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為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嵎夷當為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既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總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囤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在為察義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均連言不復訓在為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日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歷象日月嫌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故重明之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名故以隩為室也物生皆盡野功成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經言毳毛謂附肉細毛故以耎毛解之○洛嗟暨與皆釋詁文也匝四時曰朞朞即匝也故王肅云朞四時是也然古時真歷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歷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為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為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朞以一月不盡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總於時故云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歷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為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為十二月六大之外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

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為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為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為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為率其小月雖為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為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為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為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為日餘今為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為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

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為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為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為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為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重閏焉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也釋訓云鬼之為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為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釐治工官皆以聲近為訓他皆倣此類也績功咸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永成歲之下傳以文勢次之言定歷授事能使衆功皆廣歎其善謂帝嘆羲和之功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傳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傳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為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音義疇直由反放方往反注同胤引信反馬云嗣也吁況于反徐往付反一音于嚚魚巾反訟才用反馬本作庸好呼報反下注同爭鬬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傳采事也復求誰能順我事者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傳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傳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音義予音餘又羊汝反采七在反馬云官也復扶又反驩呼端反兜丁侯反共音恭注同僝仕簡反徐音撰馬云具也於音烏稱尺證反滔土刀反漫末旦反下同又末寒反背音佩傲五報反下同很恨懇反

帝曰咨四岳傳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湯湯洪水方割傳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為害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傳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傳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

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僉曰於鯀哉傳僉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傳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傳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帝曰往欽哉傳勑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很戾圮族不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九載績用弗成傳河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音義湯音傷洪戶工反浩胡老反上時掌反俾必爾反僉七廉反又七劒反於音烏鯀故本反馬云禹父也朝直遥反咈扶弗反忿戾也方如字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圮皮美反戾力計反昇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已也

疏正義曰史又叙堯事堯任羲和衆功已廣及其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人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登而用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其人心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且嚚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人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即欲用之也有臣驩兜者對帝曰嗚呼歎有人之大賢也帝臣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言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頻頻求人無當帝意於是洪水為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官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流行之水所在方方為山又其勢奔突蕩蕩然滌除在地之物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堪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人心很戾哉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帝若謂鯀為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惟鯀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須速治餘人不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勑鯀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鯀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求舜張本故也傳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故為用也馬融以羲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孔於下傳云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帝就羲和求賢則所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羲氏和氏孔以羲和掌天地之官正在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者乃是百官之事非復羲和之職但羲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羲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卿士用任也計堯即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史亦不錄不當帝意乃始錄之為求舜張本故惟帝求一人放齊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堯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咸熙之下非知早晚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岳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

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對故不言耳以放齊舉人對帝故知臣名為名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辯此是為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胤既是國自然子為爵朱為名也馬融鄭玄以為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為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啓之為開書傳通訓言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為此聲故以為疑怪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是言不忠信為囂也其人心既頑囂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囂訟以為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難照察胤子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囂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薦舉共工以為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舉胤子不為凶人者胤子雖有囂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為阿比驩兜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亞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胤子故也○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庶績之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驩兜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於即嗚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歎美之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為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所居此官也時見居官賦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為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之也鳩聚釋詁文僞然見之狀故為見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貌恭心很取人之功以為已功其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已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共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功也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浸之名浸必漫其上故滔為漫也共工險偽之人自為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很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總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為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功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徙之多罪勳業既謝愆釁自生為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為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上列義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之於外事岳者四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義和所掌其事為一以此知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為羲和皆死孔以為四岳即是羲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羲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常聞諸先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羲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岳事也

湯湯波動之狀故為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為割故割為害也言大水方方為害謂其徧害四方也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為水漂流無所復見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為包也釋言以襄為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為上也包山謂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遶山上陵故為盛大之勢總言浩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俾使乂治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崇君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為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皆曰乃衆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自上以來三經求人所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咈者相乖詭之意故為戾也圮毀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很戾違衆用己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為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為說昇聲近已故為已也已訓為止是停住之意故為退也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尚借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諧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鯀性很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顯云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米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歲為年也舜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大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正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為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若然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為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反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顧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殺使興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很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很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父者課主以為鯀之治水乃為國事上合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傳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汝能庸命巽朕位傳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岳曰否德忝帝位傳否不忝辱也辭不堪匹明明

揚側陋傳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傳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恥已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已而言之帝曰俞予聞如何傳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傳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帝曰我其試哉傳言欲試舜觀其行迹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傳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傳降下嬪婦也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曰欽哉傳歎舜能修已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音義朕直錦反馬云我也巽音遜馬云讓也否方久反不也又音鄙否他篤反辱也肖音

笑說文云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錫星歷反蹤故頑反虞舜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録之臣子為諱故變名言謚俞羊朱反行下孟反下其行同瞽音古傲五報反瞍素后反稱尺證反又如字諧戶皆反烝之丞反姦古顏反女于之女而據反妻千計反嬀居危反汭如銳反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曰汭嬪毗人反

疏正義曰帝以鯀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禦天災故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不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皆不有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事即辱於帝位言已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卑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衆臣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內其名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四岳又對帝曰其人愚瞽之子其父頑母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家有三惡其人能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為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即以女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敬其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傳正義曰徧檢今之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為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計十六為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嚳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下旬求人巽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續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已者堯以身既年老臣

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已所能故求人代已令代者自治是虞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事付舜美舜能消大災成堯美也巽順易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廣命四岳自謙言已否德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之臣四岳為長故讓位於四岳也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已身不德恐辱帝位自辭不堪岳為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意以為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自辭而已不薦餘人故帝使之明舉側陋之處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文也傳解四岳既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為主有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令其在側陋者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字言明舉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工闕揚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能則舉是令朝臣廣求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舉故令廣求賢以啓之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爰自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很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汚隆非聖有優劣而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師衆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即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不獨老而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尚少為之說耳虞氏舜名者舜之為虞猶禹之為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為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王天下遂為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為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未有官位衆臣德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聖賢而恥已不若故不舉之以帝令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恥已不若故不早舉舜實聖人而連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即語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為衆臣之衆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師為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偏訪羣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也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衆舉為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周禮樂官有瞽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眡瞭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為瞽瞍詩云矇瞍奏公是瞍為瞽類大禹謨云祗載見瞽瞍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父瞽瞍盲以為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

之若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瞍使舜工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傳三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為名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也此經先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諧和烝進釋詁文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和之以至孝之行和頑嚚昏傲使皆進進於善道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以下愚難變化令慕善是舜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子及史記稱瞽瞍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以土實井舜從旁空井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堯妻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為姦之大莫甚於此而言不至姦者此三人性實所愚動罹刑網非舜養之久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餘事何所不為舜以權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凡之罪不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有鼻是不至於姦惡也言欲試舜者下言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鄭玄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今別卷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更試以難事與此異也左傳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刑法釋詁文此已下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于時謂妻舜於是故傳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以二女妻舜必妻之者舜家有三惡身為匹夫恐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敘夫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于時者總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為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為婦釐降謂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為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舜能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之服行婦道於虞氏虞與嬀汭為一地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為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嬀為舜居嬀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二女行婦道乃由舜之敬故帝言欽哉欽哉能脩己行敬以安民也能脩己及安人則是所能者大故歎之論語云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於彼也

尚書注疏卷一考證

虞書○臣召南按監本以虞書堯典為卷第二於義難通孔安國序及孔穎達序雖應在正文前而編稱卷一乃稱堯典為卷二甚非尊經之義今刊正

堯典序○臣浩按舊本書序與經文並列提行亦非所以尊聖經也今與詩序一例並下聖經一字

疏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臣召南按以書序為孔子作始於班固藝文志其說原本劉歆其後馬鄭諸儒遂斷謂作自孔子至孔安國則明曰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不云序是孔子作也東漢崇尚讖緯諸儒執緯以解經當孔安國時安知所謂緯文耶疏謂孔義或然是誣安國也

又疏既舜為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胡安國曰古者不以名為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固二帝之名也顧炎武曰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考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至舜與其臣言則曰帝五子之歌則曰皇祖不敢名其君也湯則號也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

又疏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為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臣召南按以放勳等為堯舜禹名實不始於康成注中候也史記本紀已云帝堯者放勳帝舜名曰重華夏禹名曰文命矣蘇軾曰以類求之則臯陶為名允迪乎可謂快論

以親九族傳以睦高祖玄孫之親○顧炎武曰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孔傳之說百世不可易者也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為父子孫孔氏春秋桓公六年正義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不知高祖之兄弟與玄孫之兄弟固可以相及何必

帝堯之世高祖玄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當之其亦昧於齊家治國之理矣

臣召南按孔傳解克明俊德不据大學而据中庸九經尊賢在親親之前蓋因古文峻德作俊德故以俊乂俊民籲俊宅俊解之至其解九族即据服制可謂至確孔穎達正義亦疏解甚明獨怪杜預注左傳於襄十二年曰同族謂高祖以下與孔傳固暗合也乃桓六年注則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皆屬外親何其前後不符哉尚書及春秋正義並出穎達一人之手於此文既暢言高祖玄孫之親於桓六年疏又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則又何其彼此矛盾也

平章百姓傳百姓百官○蘇軾曰凡國之大族民之望也方是時上世帝皇之子孫其得姓者蓋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

疏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臣浩按後文百姓宜

明禮義此文亦應作皆有禮義儀字誤也昭然監本訛照然从舊本改

歷象日月星辰○梅文鼎曰歷法世久而愈密要其大法則定於唐虞之時治歷之具有三歷者筭數也象者圖也渾象也璿璣玉衡測驗之器也夫歷之最難知者有二曰里差曰歲差堯典為中星以紀之鳥火虛昴此萬世求歲差之根數也分宅嵎夷南交昧谷朔方以候日景此萬世求里差之定法也

宅嵎夷音義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銕○臣召南按今本史記作居郁夷是唐初陸氏所見本不同也

以殷仲春傳以正仲春之氣節○臣召南按孔叢子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即堯典此文可知唐虞並以建寅為正而夏后氏遵之曰日中則月令所謂日夜分豳風所謂四之日也以日中為仲春則自以立春為孟春歲首矣周人以子為正改時改月而獨於分至啟閉節氣之名必不能改左傳之記春正

月朔日南至是也堯典舉四仲而必曰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所謂萬世之典常也歟

宅南交傳南交言夏與春交○劉敞曰傳非也冬與秋交秋與夏交春與冬交何不曰西交北交東交乎四宅皆指地言不當至於夏獨以氣言也本葢言宅南曰交趾後人傳寫脫兩字耳　臣照按今滇省有交水疑即其地既曰宅則交必地名不當以夏與春交為解惟是斷為脫兩字欲改作宅南曰交趾則又似太鑿矣

敬致傳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林之奇曰周官冬夏致日左氏曰日官居卿以底日則敬致者敬致日之謂也若如孔傳何獨於南方言之

宵中傳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孫覺曰仲春陽中故舉日仲秋陰中故舉宵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蘇軾曰有讀曰又古又有通　臣浩按此釋文音所不及然則春秋所書之十有幾

年十有幾月皆可讀曰又也

疏勾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名官監本訛為官据古本改正

又疏或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　臣名南按所引書傳乃書緯考靈曜之文禮記月令疏亦引之而字句微異彼疏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此疏種穀穀字似應作稷

又疏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居在帝都而遥統領之○　臣照按疏解宅字是也但謂遥統領之竟不一至嵎夷之地何以云宅宅者測候日晷之所也蘇軾曰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後歷可起故使往驗於四極非常宅也朱子曰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兩說得之

又疏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漸監本訛暫今改

正

又疏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于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臣召南按中星惟取午位正南斷無三次並見之理孔傳以七星畢見為說既不可通孔疏曲解以仲春日在奎婁初昏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云云是堯典四仲昏中之星皆指巳位不在正南矣諸儒不悟歲差執周秦間之月令以求堯典宜乎不合不知堯時春分日在昴不在奎婁也夏至日在七星不在東井也秋分日在房不在角亢也冬至日在虛不在南斗也又按孔疏于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似脫正義一段堯時冬至日躔所在歷家多以意說宋何承天隋袁充皆謂日在須女十度已為近之唐一行直謂日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得其解矣

帝曰咨四岳傳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臣浩按傳非是朱子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於四人又如咨二十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四岳是一人曰明明揚側陋傳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臣召南按傳作一氣順解於理亦通但中脫揚字雖孔疏曲為之說終覺未協史記五帝本紀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則經義畢顯矣

尚書注疏卷一考證

謹案考証第四頁後一行尚書考靈曜刊本曜訛
耀今改
第六頁後五行測候日晷之所也刊本候訛侯今
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楊省曾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二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虞書　舜典

序虞舜側微傳為庶人故微賤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傳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作舜典音義難乃丹反疏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位歷試於諸所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傳正義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

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此指解微故云為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為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為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舜典傳典之義與堯同

曰若稽古帝舜傳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曰重華協于帝傳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傳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

信允塞上下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傳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疏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將録舜之美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槩古道而行之者是為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沉智慧文章明鑒溫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升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傳正義曰濬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恭人言其色溫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為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不言四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故不言之堯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為文故與上篇相類是其所合於堯也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畎畝之間潛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者天子之朝也從下而上謂之為升天子聞之故遂見徵用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傳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傳揆度也

度百事總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叙無廢事業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傳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傳麓録也納舜使大録萬幾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傳格來詢謀乃汝厎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舜讓于德弗嗣傳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音義徽許韋反王云美馬云善也從才容反八元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揆葵癸反凱開在反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朝直遥反麓音鹿王云録也馬鄭云山足也愆起虔反詢音荀厎之履反王云致也馬云定也本或作庍非疏正義曰此承乃命以位之下言命之以位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慎美篤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廢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穆穆然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官總録萬

幾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惑錯謬明舜之德合於天天人和協其功成矣帝堯乃謂之曰來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欲禪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己德不堪嗣成帝也傳正義曰釋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為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同為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謂此父義之等五事也皐陶謨云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惇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亦厚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命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之無違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宜為慈今分之者以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為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為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得事理之宜故為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則兄弟之恩俱名為友今云兄友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為恭恭敬於兄而兄友愛之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為總百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為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叙地平天成又云虞書數舜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是得其

次序皆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舉元凱主后土布五教同時為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為次故孔先言八元若左傳據所出代之先後故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既臣堯任無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於百揆百揆時叙之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流四凶流放四凶最在於前矣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先誅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為之但言百揆時叙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即然由舜既居百揆故得舉用二八若偏居一職不得分使元凱穆穆美也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侯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為擯謂舜為上擯以迎諸侯今孔不為擯者則謂舜既錄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為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為擯也麓聲近錄故為錄也皐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萬喻其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還是納於百揆揆度百事大錄萬幾總是一事不為異也但此言德合於天故以大錄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書傳稱越裳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言舜居大錄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雨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無應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愆伏者無冬溫夏寒也舜錄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為變人此為動天故最後言之以為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升釋詁文辰聲近致故為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為乃知乃

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為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為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徵得至此為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鯀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鯀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為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兖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兖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為鯀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為十二年惟兖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為成功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傳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傳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

肆類于上帝傳堯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

禋于六宗傳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傳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傳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

音義正音政又音征王云文祖廟名馬云天也天為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璿音旋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禋音因王云絜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墳扶云反衍音演輯徐音集王云合馬云斂也瑞乖偽反信也牧牧養之牧徐音目

疏正義曰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又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者是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已受為是遂行為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已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圭與璧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見四岳及羣牧既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而與之更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傳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為建寅

之月也受終者堯為天子於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況此是事之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於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為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即如彼言黃帝為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況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在察釋詁文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賁卦象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於天是為天之文也璣衡者璣為轉運衡為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為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也傳以既受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七政知己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肆是縱緩之言此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為遂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禋望相次當為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

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為位是類之為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為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也鄭玄篤信讖緯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為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

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敬之名耳宗之為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禁祭星雩禁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

也賈逵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祀也望於山川大總之語故知九州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高山為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桷也桷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岳者桷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太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名山大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徧于羣神則神無不徧故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積

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黄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覲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為斂也日月食盡謂之既是既為盡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為散布故為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為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為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令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為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傳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望秩于山川傳**東岳諸侯境内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肆覲東后傳**遂見東方之國君**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傳**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修五禮五玉傳**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傳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黄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為贄以見之**如五器卒乃復傳**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傳**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月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傳**西岳華山初謂岱宗**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傳**北岳恒山**歸格于藝祖用特傳**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傳**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傳**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音義**巡似遵反徐養純反守詩救反或作狩岱音代泰山也柴士皆反爾雅祭天曰燔柴馬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行下孟反燔扶袁反又扶云反瀆徒木反同律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云陰吕陽律也度如字丈尺也量力尚反注同斗斛也衡稱也贄音至本又作摯纁許云反復扶又反下

同還音旋華戸化反華山在弘農有如字徐于救反如西禮方興本同馬本作如初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四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朝直遥反注同敷音孚

疏 正義曰舜既班瑞羣后既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侯至於岱宗之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次祭於其方岳山川柴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於此諸國協其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小又修五禮吉凶賓軍嘉之禮修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也又修三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玄纁黄之帛也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鴈也又修一死士所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皆蒙上修文總言所用玉帛生死皆為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内如五玉之器禮終乃復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岳禮畢即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之下柴望以下一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恒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如西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祖之廟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每五載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於方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有功能用事傳正義曰王者所為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已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衛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為天子循收養人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瑞二月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位在東故順春也爾雅泰山為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是解岱即泰山為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為祭天告至也四時各至其方岳望祭其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内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徧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為上等諸侯為中等伯子男為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帛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為上伯子男為下是其異也合四時之氣節上篇已訓協為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他皆放此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黄帝之臣蓋自黄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為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校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

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律為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歷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鍾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為一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鉈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量度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和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宜而變名耳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婚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為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況殷代之禮尚存當用殷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五事比篇類於十篇所言如喪考妣之也是后四朝賓也人君見諸侯之禮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並見於經知周後世也凡五禮皆上人五瑞故知五瑞諸侯執之也鄭玄云執之以瑞陳列以玉周禮知五瑞諸侯執之禮一等未聞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則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人而為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玄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玄黃者孔時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

贄內之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璧即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用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玉釋己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亦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恒北岳恒山也常山避漢文帝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釋山又云泰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恒山為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為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在廬江灊縣灊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

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為中岳此云四岳者明巡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巡守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上云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為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行耳鄭玄以為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應枉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以朔言此史變文耳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知此以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故藝為文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為一牛此惟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總說巡守之事而言羣后四朝是言四方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覲東后是為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為將說數奏之事數奏因朝而為故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巡守大法文在舜攝位之時嬪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舜者道同於堯足以為美故史錄之數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為陳也奏是進上之語故為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令自說已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必如其言即功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車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肇十有二州傳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傳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音義肇音兆十有二州謂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并幽營也濬荀俊反象以典刑傳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傳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傳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傳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作贖刑傳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傳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傳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音義宥音又馬云宥三宥也扑普卜反徐數卜

反榎皆雅反贖石欲反徐音樹音所景反怙音戶恤峻律反憂也流共工于幽洲傳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放驩兜于崇山傳黨于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竄三苗于三危傳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殛鯀于羽山傳方命圮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四罪而天下咸服傳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叙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音義共音恭左傳少皞氏有不

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蔽德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云即共工裔以制反驩呼端反兜丁侯反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云即驩兜也帝鴻黃帝也竄七亂反三苗馬王云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饕餮也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云縉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也貪財曰饕貪食曰餮縉音晉饕土刀反餮他節反殛紀力反鯀故本反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梼杌杜預云即鯀也梼杌凶頑無儔匹之貌疏正義曰史言舜既攝位出行巡守復分置州域重慎刑罰於禹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州以大山為鎮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內之川使水

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使罪各當刑不越法用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五刑雖有犯者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扑作師儒教訓之刑其有意善功惡則令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為害原情非故者則緩縱而赦放之若怙恃姦詐終行不改者則賊殺而刑罪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誡百官曰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令勤念刑罰不使枉濫也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重慎刑罰初於登用之日即用刑當其罪流徙共工於北裔之幽洲放逐驩兜於南裔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三危誅殛伯鯀于東裔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傳正義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為九州今始為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為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為幽州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

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為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為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釋詁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冢之大也定四年左傳云封豕長蛇相對是封為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揚州會稽荊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山并州恒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兖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為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濬川有流川

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內大川但令小大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為敗法故為法也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失入皆是違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宥寬周語文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即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之也上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則正五刑見矣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流宥離其鄉流放致罪為輕比鞭為重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為輕且呂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王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隨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學記云楩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楩梢也楚荊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楩楚也既言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記之又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為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盪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為削冶氏為殺矢鳧氏為鐘㮚氏為量段氏為鎛挑氏為劍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魏魏贖罪皆用黃金後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為六兩計千鍰為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是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為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明言誤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為刑名春秋言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為緩也眚為過也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為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鉏麑賊之是賊為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之下總言用刑之要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姦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便言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經二句舜之言也不言舜曰以可知而略之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勑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貌象恭敬傲很漫天

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共在一州之上分之為九耳州取水內為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名此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方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以三苗為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三凶皆是王臣則三苗亦應是諸夏之國入仕王朝者也文十八年左傳言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即此三苗是也知其然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譖庸回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堯典言驩兜薦舉共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說檮杌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堯典言鯀之行云咈哉方命圮族其事既同知檮杌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為渾敦也共工為窮奇也鯀為檮杌也而三苗為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饕餮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知三危是西裔也方命圮族是其本性績用不成試而無功二者俱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為罪之最大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為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山為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以微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下徵用而即行之於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者先敘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總見之也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傳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為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皐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皐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皐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為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為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殛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為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傳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

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百姓如喪考妣傳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傳遏絶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絶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音義殂才胡反喪如字又息浪反妣必履反父曰考母曰妣遏安葛反或音謁八音謂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匏白交反疏正義曰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帝堯乃死百官感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内四海之人蠻夷戎狄皆絶靜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盛德恩化所及者遠傳正義曰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蓋殂為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為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總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為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為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為七也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喪服為父為君同服斬衰檀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義重則恩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父母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密靜釋詁文遏止絶之義故為絶也周禮大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云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八音與彼次不同者隨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絶音三年則華夏内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正服總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絶音言堯有盛德恩化所及遠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傳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詢于四岳闢四門傳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衆賢明四目達四聰傳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傳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傳柔安邇近惇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傳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音義復扶又反闢婢亦反徐甫亦反惇音敦長之丈反下同難乃旦反任音壬又而鴆反疏正義曰自此已下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文祖之廟告已將即正位為天子也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所

謀開四方之門大為仕路致衆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為己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己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壅塞令為己悉聞見之既謀於四岳又別勑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最所重者在於民之食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失其農要為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耳遠人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之也又當厚行德信而使足為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為民之師長而難拒佞人斥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誠信昭於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傳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月長於諸月月正還是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且攝其位堯崩讓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謳歌者不之堯子而謳歌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既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位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詢謀釋詁文闢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聰謂耳聞之也既云明四目不云聰四耳者目視苦其不明耳聰貴其及遠明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總申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咨謀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連帝曰故為咨嗟此則上有詢于四岳言咨十有二牧故為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穫故

惟當敬授民時柔安邇近惇厚皆釋詁文元善之長易文言也安近不能安遠遠人或來擾亂雖欲安近近亦不安人君為政若其不能安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近言當安彼遠人乃能安近欲令遠近皆安也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近之惇德者令人君厚行德也允元者信使足為長善也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為善長民必效之為善而行也任佞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為邪之法云遠佞人佞人殆故以難距佞人為斥遠之令不干朝政朝無佞人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舉蠻夷而戎狄亦見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傳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傳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傳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傳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傳居稷官者棄也契臯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帝曰俞汝往哉傳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勑使往宅百揆音義奮弗運反俞以朱反懋音茂王云勉也馬云美也稽

音啓稽首自至地臣事君之禮契息列反陶音遙

疏正義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咨嗟四岳等汝於羣臣之內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我欲使之居百揆之官在官而信立其功於事能順者其人誰乎四岳皆曰伯禹作司空有成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勑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力行之故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臯陶帝曰然然其所舉賢也汝但往居此職不得以讓也傳正義曰舊是起動之意故為起也釋詁文稽亦也勞亦功也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孔以載為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之見禪當繼行其事也行之在身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最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舜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別堯於此二別以下稱帝也堯信承堯事下言舜曰者以別堯於此二別以下稱帝也堯信釋詁文惠順釋言文上云舜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使居百揆也禹代鯀為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言人之賢而舉其為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禹平水土往前之事嫌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釋詁文居稷官者棄也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為棄故解之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契名單共文言暨臯陶為文勢耳三人為此次者蓋以官尊卑為先後也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故為首至地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為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傳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播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音義阻莊呂反王云難也播波左反疏正義曰帝又呼棄曰棄往者洪水之時衆民之難在於飢汝后稷播布種是百穀以濟之故為此稷之官教民布種是百穀以濟之故汝當勉之傳正義曰王肅難釋詁文播是分散之義故為布也王肅云播穀也是也釋詁文穀善也是百穀人所善也故為種也稷布種是百穀人所善故為稷官也稷布種穀而稷官名稷官單言稷為天官單言稷為稷尊而稷官之稱為后稷故詩稱后稷傳孝經皆以后稷為言非官稱后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傳五品謂五常遜順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傳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疏正義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敬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傳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為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即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為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教為言不據品也遜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

事不得寬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傳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所致

汝作士五刑有服傳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五服三就傳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傳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傳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因禹讓三臣故歷述之

音義猾戶八反寇苦豆反宄音軌劓魚器反截鼻也剕扶味反刖足也辟婢亦反死刑也處昌處反朝直遥反

疏正義曰帝呼皐陶口往者蠻夷戎狄猾亂華夏又有強寇劫賊外姦內宄者為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為五刑而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處五刑所居於三處居之所以輕重罪得其宜受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誡之傳正義曰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為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衆聚為之賊者殺害之稱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宄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蠻夷猾夏興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國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為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為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等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為理官也準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人心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為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中正是也經言五服謂皐陶所斷五刑皆服其罪傳既訓服為從故云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為說故以三就為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注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為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鑽笮也鞭扑也與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為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主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為一且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五流有宅即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為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

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賓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為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讐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為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棲東方曰寄注云偏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為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惟明謂皐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但彼人信服由皐陶有信故傳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使咸信服主言信者見其皐陶有信故彼信之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傳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傳共謂供其職事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傳殳斨伯與二臣名帝曰俞往哉汝諧傳汝能諧和此官音義垂如字徐音睡共音恭戒七良反與音餘疏傳正義曰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所偏咨故知僉曰是朝臣共舉垂也堯典傳云共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為官名上云疇若予工單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為共工也其官或以共工為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傳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傳虞掌山澤之官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傳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音義益皐陶子也羆彼皮反疏傳正義曰言上下草木鳥獸則上之與下各有草木鳥獸即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教知上謂山下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馬鄭王本皆為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此官以虞為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為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為朕虞其義必不然也知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殳斨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皐陶之子皐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為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殳斨伯與亦難知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傳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傳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傳夙早也言早

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傳夔龍二臣名帝曰俞往欽哉傳然其賢不許讓音義寅如字徐音夷夔求龜反疏傳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雖三者併為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禮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守言修五禮此云典朕三禮各有其事則五禮皆據其所施於三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疇者訪其有能是問誰可知上文已具此略之也堯典傳已訓秩為序此復訓者此為官名須辨官名之義故詳之也宗之為尊常訓也主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

也夙早釋詁文早夜敬服其職謂侵早已起深夜乃臥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正直不枉曲也清明不暗昧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傳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直而溫寬而栗傳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莊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傳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詩言志歌永言傳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聲依永律和聲傳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傳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傳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音義胄直又反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栗戰栗也永徐音詠又如字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拊音撫徐音府疏正義曰帝因伯夷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女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

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答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傳正義曰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為主故言胄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此適長國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

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能成中和祇庸孝友之六德也此直而溫與下三句皆使夔教胄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弘而莊栗謂矜莊嚴栗栗者謹敬也剛彊之失入於苛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傲剛簡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寬失於不栗故教之使溫栗也直寬剛簡即皐陶所謀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特言之作詩者自言己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胄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為長也周禮大師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分之為五聲也又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聲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是為律之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述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為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倫之為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樂器惟磬以石為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石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擊音聲大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即大司樂云以作動物孟稷云鳥獸蹌蹌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此者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答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傳堲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傳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音義堲徐在力反讒切韻士咸反說如字

注同徐失銳反殄切韻徒典反行下孟反注同喉音侯**疏**正義曰帝呼龍曰龍我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自絕命龍使勉之傳正義曰堲聲近疾故為疾也殄絕震動皆釋詁文讒人以善為惡以惡為善故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衆人畏其讒口故為讒也動驚我衆欲遏止之詩美仲山甫為王之喉舌喉舌者宣出王命如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為喉舌之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為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傳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勑命之欽哉惟時亮天功傳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疏正義曰帝既命用衆官乃總戒勑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汝各當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敬事則信實能立天下之功天下之功成之在於汝可得不敬之哉傳正義曰傳以此文總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也其稷契臯陶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勑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勑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亦勑之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勑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即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說或歷日命授乃總勑之未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為二十二人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勑使敬之也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勑牧不勑岳也必非經旨故孔說不然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傳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傳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音義黜丑律反北如字又音佩令力呈反疏正義曰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官之後經三載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明者升之闇者退之羣官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廣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國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傳正義曰三年一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考績決明人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即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言相背必善惡不同故知三苗幽闇宜黜其君臣乃有善否分背流之不令相從言舜之黜陟善惡明也鄭玄以為流四凶者卿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諸侯猶為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為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繼為國君至不復從化故分北流之禹繼鯀為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舜生三十徵庸傳言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傳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五十載陟方乃死傳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疏傳正義曰上云乃言底可績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一即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為三十在位謂在臣位

也論語云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注亦以方為道常訓也舜即位五十年從格於文祖之後數之升道謂乘道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為名未必以仲夏之月巡守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遏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為天子五十年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

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別生分類傳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作汩作傳汩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為汩作之篇亡九共九篇槀飫傳槀勞也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音義釐力之反馬云賜也理也下土絕句讀至方字絕句別彼列反分方云反徐扶問反汩音骨共音恭王己勇反法也馬同槀苦報反飫於庶反槀飫亦書篇名也汩作等十一篇同此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今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即隨其次篇居見存者之間衆家經文並盡此惟王注本下更有汩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疏

正義曰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次而為之傳故此序在此也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為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又為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別異類各使相從作汩作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槀飫之篇凡十一篇皆亡傳正義曰在虞書知帝是舜也下土對天子之辭故云理四方諸侯各為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為設之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闇射無以可中孔氏為傳復順其文為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汩之為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為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以意言之耳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槀得為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是飫得為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尚書注疏卷二

尚書注疏卷二考證

舜典序疏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臣召南按此文據帝繫與大禹謨疏所引正同句芒史記作句望蟜牛史記作橋牛漢書亦作蟜牛師古曰蟜音矯

温恭允塞傳疏毛傳訓塞為實○實監本訛貴今改正

納于大麓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臣召南按以錄訓麓義終未安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可謂確當且錄尚書之名起于成帝時王鳳至東京每帝初立輒置太傅一人錄尚書事魏晉以來遂稱錄公沈約宋志引王肅注納于大麓曰堯納舜於尊顯之官大錄萬幾之政也先儒每謂王肅嘗見孔傳此亦一証但舜已宅百揆即是大錄萬幾之政何必複見此文乎林之奇辨傳誤是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傳王者正天文之器○王者監本訛玉者今改正

又傳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李光地曰七政之行不齊而一政之行又自不齊故日則有贏縮月五星則有遲疾而五星且有留退虞周步推之法不可聞已後代考測至今日而始明其說曰七政皆終古平行也因有高卑遠近而生遲疾皆視行也天以圓而運七政逐天亦以圓而運如丸珠之隨盤皆自作迴環之勢非逕行也故因行而生輪因輪而生高下遠近仰而視之贏縮遲疾以至留退皆由於此矣然日者從天其輪一而已月五星從天又從日故有隨天之輪又有逐日之輪兩者相加然後高下之視逕遲疾之視差一一可以籌策運算而坐致之蓋雖古所未講而其理不誣也臣召南按孔傳觧政字即天官家日德月刑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之說故下文云以審已當天心與否也但經文正與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意同傳說非是

又疏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黄○晉志本文卵作殼

又疏晉世姜筏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臣召南

按張衡二字衍文也玉海引此疏直云姜笈葛洪甚是

又疏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陳師凱曰錢樂本名樂之孔疏脫之字耳

肆類于上帝音義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監本誤以此二十四字為孔傳今改正

至于岱宗柴○朱子曰注家以至于岱宗柴為句某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為句如柴望大告武成漢郊祀志亦云柴望秩于山川臣召南按傳云燔柴祭天告至則是至于岱宗句柴句望秩于山川句於義自通羣后四朝傳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臣召南按如孔傳是天子有巡狩諸侯無述職也史記注引鄭康成曰巡狩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也其說遠勝孔傳乃釋文引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說又微異然亦

勝孔傳矣

疏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臣照按漢志本文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為一分不云千二百黍也宋皇祐中房庶言得古本漢志云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今文脫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八字當時范鎮力主其說而司馬光極闢之此疏引漢志云云然則唐初本固有不同但以千二百黍為一分則分固不得若是廣如讀去聲謂是黃鍾之一分則語固欠明又不得接下十分為寸句當必有訛脫字也

又疏十龠為合○臣召南按漢志本文作合龠為合宋祁曰合龠當為十龠據此疏則孔氏所見漢志作十龠矣蔡傳即据此疏亦作十龠

帝曰俞汝往哉○顧炎武曰古堯典舜典合為一篇故格于文祖之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荅之辭已明則無嫌

也

益拜稽首疏益是臯陶之子臯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内○臣召南按臯陶即庭堅左傳可据若益則史記彼此不符但益既與臯陶並列為八凱其非父子顯然孔疏据史記謂是臯陶之子誤矣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李光地曰虞書命夔先言詩後言聲律教胄子之事辨志為先也周禮太師先言聲律後言六詩教瞽矇之事審音為重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劉敞曰益稷之末又有夔曰於云云然則舜典之末衍一簡耳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傳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臣召南按孔傳之失在觧四岳為四人故于九官中强分禹垂六人為新命夫稷契臯陶大聖大賢不在二十二人之數可乎且十二牧中豈必盡出新命四岳則歷官為最久矣又何以得并數之

尚書注疏卷二考證

謹案第二十頁後四行不分孤寡刊本分訛念據左傳改

第二十二頁後三行周禮條狼氏刊本條訛滌今改

第三十八頁後二行函鍾小呂刊本作林鍾仲呂本通但既引用周禮自當從其原文今據改

考証第二頁前四行天以圓而運刊本圓訛圃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張承恩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三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大禹謨　皐陶謨

皐陶矢厥謨傳矢陳也禹成厥功傳陳其成功帝舜申之傳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作大禹皐陶謨傳大禹謀九功皐陶謀九德益稷傳凡三篇音義皐音高陶晉遥矢本又作矢謨字又作謀重直用反下同疏正義曰皐陶為帝舜陳其謀禹為帝舜陳己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録其辭作大禹皐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皐陶者皐陶之篇皐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皐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皐陶其此篇以功大為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皐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皐陶謨後故後其篇傳正義曰矢陳釋詁文陳其成功此是謨篇禹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矢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時乃功又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總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為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

大禹謨傳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疏傳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皐陶同爲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皐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此獨加大字與皐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己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爲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類聚爲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

曰若稽古大禹傳順考古道而言之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傳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音義文命孔云文德教命也先儒云文命禹名疏正義曰史將錄禹之事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道周備傳正義曰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也敷於四海即敷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祗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堯舜傳不訓祗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傳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傳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傳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音義易以豉反治直吏反俞羊朱反攸音由徐以帝反寧安也說文安寧如此願辭也舍音捨告故毒反矜居陵反疏正義曰禹爲能重難其爲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爲臣之職則上之政教乃治則下之衆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願善以輔己則下之善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爲人上者考於衆言觀其是非舍己之非從人之是不苟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愍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爲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之不易也傳正義曰許慎說文云敏疾也是相傳爲訓爲君難爲臣不易論語文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當謹慎恪勤求賢自輔故其政自然治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衆民各自舉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略之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與賢異其文也如此用善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舜稱爲帝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爲堯乃能然故遂稱堯德以成其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衆從人矜孤愍窮以爲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妻謂

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總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傳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傳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音義眷居倦反奄於簡反疏正義曰益承帝言歎美堯德曰嗚呼帝堯之德廣大運行乃聖而無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爲大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

內爲天下之君傳正義曰廣者闊之義故爲所覆者大運者動之言故爲所及者遠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衆事故爲無所不通案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亦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謚法云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重故也詩云乃眷西顧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爲視奄同釋言文益因帝言盛稱堯善者亦勸勉舜冀之必及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傳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傳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秉法守度言有恒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傳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傳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傳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傳咈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傳言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音義迪徒歷反響許丈反應應對之應下應風同吁況俱反度徒布反注守度同庚度徒洛反後億度同樂音洛去起呂反熙火其反咈扶弗

反戾連悖反怠音待惰徒卧反疏正義曰禹因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吁誠如此言宜誠慎之哉所誠者當儆誠其心無德度之事謂忽然而有當誠慎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恒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慎之以保己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遠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用之如是則百姓志意惟益廣也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己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傳正義曰迪道釋詁文堯典傳云吁疑怪之辭此無可怪聞善驚而爲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審其言虞度釋詁文無億度者謂不有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爲人子者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戒于無形見之事言備慎深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以

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恒也淫者過度之意故為過也逸謂縱體樂謂適心縱體在於逸遊適心在於淫恣故以遊逸過樂為文二者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干求釋言文失道求名謂曲取人情苟悅衆意古人賤之堯典已訓咈為戾彼謂戾朋儕此謂戾在下故詳其文耳專欲難成犯衆興禍襄十年左傳文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傳歎而言念重其言為政以德則民懷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傳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傳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傳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傳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傳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音義於音烏樂音洛俾必爾反壞乎怪反治直吏反疏正義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敘九事次敘惟使皆可歌樂此

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為善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為善或寡命終故當戒勑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此事使此善政勿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為善也帝荅禹曰汝之所言為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及傳正義曰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言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為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為重知重其言者九功之言也下文帝言六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為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尅為次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不為糜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為民興利除害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生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豐足故所以養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資厚立君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為君之道備矣故謂善政次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為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厚生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上六下三即是六府三事此總云九功知六府三事之功為九功惟敘者即上惟修惟和為次敘事皆有敘民必歌樂君德故九敘皆可歌樂乃人君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為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休美釋詁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為督也此戒之董之勸之皆謂人君自戒勸欲使善政勿

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傳云晉郤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事歌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釋詁云平成也是十成義同天地文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敘曰成洪範云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彝倫攸斁禹治洪水彝倫攸敘是禹命五行敘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言已年老厭倦萬幾汝不懈怠於位稱總我衆欲使攝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傳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臯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民歸服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傳茲此釋廢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傳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臯陶之德以義爲主所宜念之音義格庚白反朕直錦反耄莫報反倦其眷反期頤以之反期要頤養也厭於艷反解于賣反種章用反降江巷反疏正義曰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耄期之間厭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總領我衆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已不堪總衆也臯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衆皆歸服之可命臯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乃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罰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臯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念錄其功以禪之言臯陶堪攝位也傳正義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如舜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三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竝言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之

道而已孔意當然邁行降下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必布於地故爲布也茲此釋詁文釋爲含義故爲廢也禹之此意欲令帝念臯陶下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念廢必依其實不可誣罔也名言謂已發於口信出謂始發於心皆據欲舉臯陶必先念慮於心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已對帝讓臯陶即是名言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後言信出以義爲主者言已讓臯陶事非虛妄以義爲主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傳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傳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傳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

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傳愆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傳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傳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傳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傳辜罪經常司主也臯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傳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音義治直吏反注同當丁浪反又如字懋音茂從起虔反宥音又辜音孤好呼報反疏正義曰帝以禹讓臯陶故述而美之帝呼之曰臯陶惟此羣臣衆庶皆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臯陶以帝美己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簡易御衆庶以優寛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

重從輕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罪之人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罪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己力也帝又述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為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己知其有功也傳正義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為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臯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雖或行刑以殺止殺者言臯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為罪必將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用此期為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愆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據其在上御衆斥其治民簡易寛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寛則得衆居上不寛吾何以觀之哉是御衆宜以寛也嗣謂繼父世謂後胤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為及也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臯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己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故也故言非常大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為放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為文勢故經倒也洽謂沾漬優渥洽於民心言潤澤多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傳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儆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

重美之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傳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傳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絶衆人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傳丕大也歷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為天子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傳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傳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傳民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傳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為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傳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於一也音義

微居領反重直用反假工雅反盡津忍反為于偽反丕善悲反大也徐甫眉反聽徐天定反出如字徐尺遂反好如字徐許到反

疏正義曰帝不許禹讓呼之曰來禹下流之水微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能成聲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於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室常執謙沖不自滿溢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歷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為天子因戒以為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為人君不當妄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衆之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為命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衆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君也君非衆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汝所有之位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傳正義曰降水洪水也水性下流故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微戒於予益稷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欲彰前事故帝述而言之禹貢言治水功成云朔南暨聲教故知成允是成聲教之信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汝功今復說治水之

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為聖其功為賢猶易繫辭云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滿以器喻故為盈實也假大釋詁文言己無所不知是為自滿言己無所不能是為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為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為民是勤於邦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自言己賢曰矜自言己功曰伐論語云顧無伐善詩云矜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汝爭能即矜者矜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丕大釋詁文歷數謂天歷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謂天道鄭玄以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為首首是體之大也易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為萬慮之主道心為衆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耳為人之君不當妄用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衆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謂率意為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百姓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怠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

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為天子當慎天位修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謂名籍言享大福保大名也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為賞善興戎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為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宣之此言故不可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傳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傳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傳習因也言己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禹拜稽首固辭傳再辭曰固帝曰毋惟汝諧傳言毋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音義枚音梅蔽必世反徐甫世反斷丁亂反僉七潛反禁今鴆反又音金**疏**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曰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毋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傳正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

物狀如蓍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若枚數然然請卜不請筮者舉重也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為蔽獄是蔽為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為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即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汝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既謀既卜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

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說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命勿姦也古人言毋猶今人言莫是言毋者所以禁其辭命勿辭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傳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率百官若帝之初傳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音義正音政徐音征疏正義曰舜即政三十三年命禹代己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總率百官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傳正義曰舜典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舜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祧敬康句芒蟜牛瞽瞍為親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之等也若不得為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為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奉行之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為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為虞書故言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傳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命禹討之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傳會諸侯共伐有苗

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蠢茲有苗昏迷不恭傳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傳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傳廢仁賢任姦佞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傳言民叛天災之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傳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傳尚庶幾一汝心力以從我命音義數音朔濟子禮反蠢春允反侮亡甫反慢亡諫反咎其九反疏正義曰史言禹雖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

會羣臣諸侯告誓於衆曰濟濟美盛之有衆皆聽從我命今蠢蠢然動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典常自以為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衆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衆士奉此譴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勲不可懈惰傳正義曰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絶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數干王誅之事禹率衆征之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為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為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絶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緜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為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被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為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徙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軍旅曰禬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禬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為惡不謙遜也日入為昏是為闇也動為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侮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故為狎侮先王輕慢典教

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為異旅獒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傳取狎侮連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己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也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為惡謂佞為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昏迷之狀也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釋言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為庶幾

三旬苗民逆命傳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傳贊佐屆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傳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傳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傳慝惡載事也夔夔慄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慄懼齊莊父亦信

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傳誠和矧況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傳昌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帝乃誕敷文德傳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舞干羽于兩階傳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干賓主階間抑武事七旬有苗格傳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音義誥古報反憚徒旦反一音丹末反脅許業反屈音戒田本或作畋號亡高反旻武巾反慝他側反見賢遍反瞽音古瞍素后反夔求龜反齊側皆反誠音咸矧失忍反易以豉反當丁浪反下同還經典皆音旋誕音但階係音皆楯食允反翳於計反闡尺善反洞徒弄反蠡音禮

疏正義曰禹既誓於衆而以師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上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者招其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虛以來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恭敬以事見父瞽瞍夔夔然悚懼齊莊戰慄不敢言己無罪舜謙如此雖瞽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之德尚能感于冥神況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於瞽瞍禹拜受益之當言曰然然益語也遂還師整衆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之間七旬而有苗

自服來至言主聖臣賢御之有道也傳正義曰堯典云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有苗得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爲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干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爲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何求爲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也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故贊爲佐也屈至也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難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屈乃據人言德動遠人無不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修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自以爲滿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爲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修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旻愍也求天愍己故呼曰旻天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日號泣于旻天何爲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予既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公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己自責不責於人也慝之爲惡常訓耳舜典已訓載爲事以非常訓故詳其文夔夔與

齋慄共文故為慄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己事勢同耳丁寧深言之敬以事見於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慄懼齋慄是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怒也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為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二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於姦惡而已誠亦感也感訓為皆皆能相從亦和之義也矧況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瞽天以玄遠難感瞽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智於瞽故言感天感瞽以況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況於有苗乎言其苗易感神覆動天而不覆言瞽者以瞽雖愚猶是人類天神事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況之其實天與瞽俱言難感以況有苗易於彼二者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為當拜受而已即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二傳皆有此文振整也言整衆而還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修德而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臣共行之也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為人扞通以干為楯名故干為楯釋言又云纛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即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為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為文也御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辨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洲者以其地驗之為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為二千五百里

皐陶謨傳謨謀也皐陶為帝舜謀**音義**為于偽反**疏**傳正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為帝舜謀將言為帝舜謀故又訓謨為謀以詳其文

曰若稽古皐陶傳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傳**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禹曰俞如何傳**然其言問所以行**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傳**歎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傳**言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禹拜昌言曰俞傳**以皐陶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音義**夫音扶治直吏反下同蹈徒報反身修絕句惇切韻都昆反當丁浪反下同**疏**正義曰史將言皐陶之能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皐陶也其為帝謀曰為人君者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己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之皐陶曰嗚呼重其事而歎美之行上謀者當謹慎其己

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爲久長之道又厚次敘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衆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行之於近而可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理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傳正義曰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爲典大禹皐陶考古以言謂之爲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爲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爲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爲君也顧氏亦同此解皐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皐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釋詁文迪道也聲借爲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爲蹈也其德即其上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臣爲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明者自是己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大此聰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惟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同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曰上不言皐陶猶大禹爲謀曰上不言禹鄭玄云以皐陶下屬爲句則稽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甚矣慎厥身修思永案傳之言以修爲上讀顧氏亦同也自身以外九族爲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敘九族猶堯之爲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既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爲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己以化物親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於遠者在修己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翼鄭云勵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同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傳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傳言帝

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曰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傳**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傳**佞人亂眞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傳**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疏**正義曰皐陶以禹然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道歎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爲政以安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猶其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爲大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爲惠政衆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傳正義曰哲智釋言文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人之善惡是能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民歸之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總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故云之徒以色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傳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

偽則可知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傳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禹曰何傳問九德品例皐陶曰寬而栗傳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傳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傳愨愿而恭恪亂而敬傳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而毅傳擾順也致果為毅直而溫傳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傳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傳剛斷而實塞彊而義傳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傳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音義行下孟反注性行行正直之行同愿音願愨苦角反恪苦各反擾而小反徐音饒毅五既反斷丁亂反撓女孝反疏正義曰禹既言知人為難皐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其德之狀乃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為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皐陶既言其九德禹乃問其品例曰何謂也皐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愨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也和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和也簡大而有廉隅也剛斷而能實塞也彊劲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此九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哉傳正義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九者考察其真偽則人之善惡皆可知矣然則皐陶之賢不及帝堯遠矣皐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

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爾禹言惟帝難之說使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皐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為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為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載者運行之義故為行也此為薦舉人者稱其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其某事某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為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之虐此言剛斷而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為虐彼言簡失之傲此言簡大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為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為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愿者愨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恭故愨愿而能恭恪乃為德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擾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為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於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周禮大宰云以擾萬民鄭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是安馴之義故為順也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彼文以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為強毅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為德也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於不謹細行不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為德也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疎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為德也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為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異者剛

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為衆撓強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寬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彰明吉善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能然者若暫能為之未成為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人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恒也其意亦言彼能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傳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傳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傳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傳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傳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

音義俊息浚反馬云大也嚴如字馬徐魚檢反翕許及反俊乂馬曰千人曰俊百人曰乂僚本又作寮撫方武反凝魚凌反馬云定也

疏正義曰皐陶既陳人有九德宜擇而官之此又言官之所宜若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念而須明行之此人可以為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日嚴敬其身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為諸侯使有國也然後總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六之德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各盡其能無所遺棄則天下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則百官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之民則衆功具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傳正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九德之內課有其三也周語云宣布哲人之命德宣亦布義故為布也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旦行之須為待之意故浚為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待明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為大夫也以士卑故言不及也計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為士也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為己有故有國謂諸侯也祇亦為敬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敬德嚴則敬之狀也故言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也諸侯大夫皆言日日者言人之行德不可暫時捨也臣當行君之命故早夜思之君是出命者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小至大總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後諸侯翕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言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此人為官令其布施政教使此九德之人皆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

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德即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為大夫用為諸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日嚴天子當任人使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亦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又訓為治故云治能焉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乂僚官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鄭玄亦云凝成也王肅云凝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為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充典敬授人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傳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傳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傳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傳天次敘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勑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傳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

同寅協恭和衷哉傳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傳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傳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

政事懋懋哉傳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

音義兢居凌反業如字徐五答反幾徐音機有典馬本作五典分符問反庸馬本作五庸衷音中

疏正義曰皐陶既言用人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所為下必效之無教在下為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常道也為人君當兢兢然戒慎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慎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自知之不得自為逸豫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己無得空廢衆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

刑皆從天出天次敘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為政當勑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教教之使五者皆惇厚哉天又次敘爵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為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接以常禮當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意為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使之絕惡當承天意為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勉之哉傳正義曰毋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為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為耳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謂天下為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戒必慎危必懼傳言慎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故幾為微也一日二日之間微者乃有萬事言當戒慎萬事之微微者尚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曠之為

空常訓也位非其人所職不治是為空官天不自治立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為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為治苟非其人不堪此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天敘有典有此五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敘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義宜也令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分合於事宜此皆出天然是為天次敘之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之意勑正我五常之教使合於五者皆厚以教天下之民也五常之教人君為之故言我也五教偏於海內故以天下言之庸常釋詁文又云自由也由是用故自為用也天次敘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饔餼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敘此云天秩者敘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上云勑我此言自我者五典以教下民須勑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惇此言有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於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衷之為善常訓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衷為善此文承五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鄭玄以為幷上之禮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務在相親非復言以恭敬恭敬惟為五禮而已孔言是也益稷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采章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有德使之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異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為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傳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傳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傳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傳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於古道可致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傳然其所陳從而美之曰用汝言致可以立功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傳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音義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知如字徐音智思如字徐音息吏反襄息羊反上也馬云因也案爾雅作儴因也如羊反疏正義曰此承上懋哉之下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為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德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其明威天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土之君皐陶既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即受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皐陶乃承之以謙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曰徒贊奏上古所行而言之哉非

已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謙也傳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之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即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就天命之為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為民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上句有賞罰故言天所賞罰不避貴賤此之達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喪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即此有土可兼大夫以上但此文本意實主於天子戒天子不可不敬懼也皐陶自言可致行禹言致可績此承而為謙知其自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為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為因若必為因孔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皐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注疏卷三

尚書注疏卷三考證

大禹皐陶謨序傳大禹謀九功皐陶謀九德○臣召南按九功為萬古治民之經九德為萬古官人之準六府三事箕子所陳洪範原於此矣三德六德周公所陳立政原於此矣又按史記夏本紀祇載皐陶謨則漢志謂司馬遷從安國問古文亦未必然也

儆戒無虞○朱子曰儆古文作敬開元改經文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疏此以相剋為次○王炎曰水以制火火以鍊金金以治木木以墾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序也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傳正德以率下○臣浩按傳解正德稍差若說正德以率下當在修和府事之上不當與利用厚生並列也宋儒解以正民之德方與經義相合

勸之以九歌○蘇軾曰古之治民者於其勤苦之事則歌之使忘其勞九功之歌意其若豳詩也歟朱子曰

九歌今忘其詞恐是君臣相戒如賡歌之類此便是作韶樂之本 臣召南按舜時韶樂后夔典之至其所以作樂之由則在大禹此文九歌即周官大司樂所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者也故史記曰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又曰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王應麟曰荀子解蔽篇堯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注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疏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 臣召南按傳疏以民心解人心即下文可畏非民之意其義亦通但下即言精一執中以論語大學中庸証之則程朱以人欲天理訓人心道心為精當不易耳

受命于神宗傳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蘇軾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

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 臣召南按孔傳及疏但言是舜之宗廟不言是誰亦闕疑之義然蘇氏直指帝堯確已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疏告誓於衆○告誓監本訛告書又不恭敬王命訛至命今並改正

又疏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狩不禀堯命○ 臣召南按舜之巡狩恐亦是禀承堯命非自專也舜曰覲羣后禹曰會羣后其為攝位一耳

又疏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為惡謂佞為善○ 臣浩按數句疑有訛誤按文應作但愚人好惡不同於民賢拂其心佞從其欲各本並然姑仍之

七旬有苗格疏事勢同耳○勢監本訛瞽今改正

皐陶謨曰若稽古皐陶○王應麟曰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皐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遜皐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

不得禹皐陶爲己憂乎夏亦曰舜舉皐陶觀於謨而見皐陶之學之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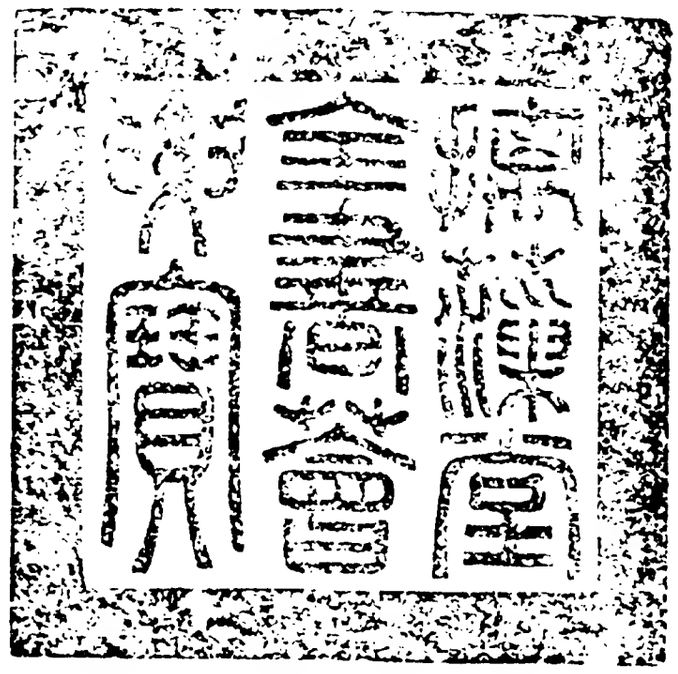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疏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也○臣浩按馬融說史記注引之作康成語

彰厥有常吉哉○王應麟曰皐陶言彰厥有常吉哉周公言庶常吉士召公言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曰元曰愷吉德之實也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傳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呂祖謙曰典禮出於天天命之謂性也曰惇曰庸修道之謂教也時瀾曰命德討罪皆不云我者見賞罰之純乎天也臣召南按聖學言天言性俱始於皐陶謨孔傳以公侯伯子男五等解五禮未確五典即五倫五禮即五典之品式節文我惇我庸即經綸天下之大經也若五等爵列下文五服五章中已該括矣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王應麟曰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也

尚書注疏卷三考證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貢生臣王　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乾隆御覽之寶

尚書注疏卷四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虞書

益稷

益稷傳禹稱其人因以名篇疏傳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皐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傳因皐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傳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皐陶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皐陶曰吁如何傳問所以孜孜之事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傳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暨益奏庶鮮食傳奏謂進於民鳥獸新

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傳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傳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懋遷有無化居傳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傳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

皐陶曰俞師汝昌言傳言禹功甚當可師法音義當丁浪反

注禹功甚當之當同本亦作讜當蕩反李登聲類云讜言善言也思徐如字又息吏反孜音茲浩戶老反墊丁念反瞀音務一音茂本或作務溺乃歷反乘音繩刊苦安反輴丑倫反漢書作橇如淳音蕝蕝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橇形如木箕擿行泥上尸子云澤行乘蕝蕝音子絕反樏力追反史記作橋徐音丘遥反漢書作梮九足反行下孟反槎士雅反下同說文云衰斫又莊下反蟹其器反鮮音仙馬云鮮生也距音巨濬思俊反畎工犬反澮故外反廣光浪反深尸鴆反下深二仞同艱工閑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處昌慮反鼈必滅反懋音茂鹽余廉反烝之丞反粒音立治直吏反下同

疏正義曰皐陶既爲帝謀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皐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皐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輴樏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衆鳥獸鮮肉爲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鼈鮮肉爲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爲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皐陶曰然可以爲師法者是汝之當言傳正義曰上篇皐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皐陶也明上篇皐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皐陶爲帝舜謀者以此而知也既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皐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皐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日孜孜不敢怠

惰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功不怠之意瞀者眩惑之意故言昏瞀墊是下濕之名故爲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瞀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沉溺皆困此水災也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音蕝山行即橋丘遥反徐廣曰橋一作輦几玉反輦直輦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樏泥行乘蕝子絕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居足反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梮或作樏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梮木器也如今輦牀人輦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輴與毳爲一樏與梮輦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爲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木

爲治水治水徧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黎民阻飢爲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爲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爲鳥獸下承水後故爲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禽獸人以進食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艱危之厄故舉難得食之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在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變化是改易之意故化爲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徒有之無者謂徒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徒山林木徒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還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說文云粒糂也今人謂飯爲米糂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爲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

此穀爲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爲德禹盛言己功者爲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己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傳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傳言愼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惟動丕應徯志傳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傳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傳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音義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又竝如字應應對之應徯胡啟反施始豉反重直用反疏正義曰禹以皐陶然己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愼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愼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報施天其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己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相親近也傳正義曰此禹重戒帝覆上愼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大學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爲念下惟爲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徯待

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堯典已訓昭爲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周禮五家爲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爲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傳言大體若身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傳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宣力四方汝爲傳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予欲觀古人之象傳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傳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作會宗彝傳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爲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傳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莫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傳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

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傳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傳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傳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傳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傳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其並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傳工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傳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音義股音古肱古弘反觀舊音官又官喚反蟲直弓反會胡對反馬鄭作繪彝音夷馬同鄭云宗彝虎也藻音早本又作藻粉米說文作黺黻徐本作絲音米黼音甫白與黑謂之黼黻音弗黑與青謂之黻絺徐勑私反又勑其反馬同鄭陟里反刺也繡音秀背音佩衮工本反僭子念

反出如字又勑遂反注同納如字又音内撻他末反又他達反笞勑疑反颺音揚否方有反徐音鄙任汝鴆反

疏正義曰帝以禹然已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已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爲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爲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樽其藻火粉米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采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汝當爲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興忽怠者其樂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爲我聽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義輔成我汝無得知我違非而對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我不可輔也既言其須臣之力乃總勑之敬其職事哉汝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汝當察之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者又撻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識之所以撻之書之者冀其改悔欲與竝生活哉工樂之官以納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也又總言御下之法天下之大有能至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爲傳正義曰言大體若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目大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爲大故舉以爲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爲慮是左右得爲助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生産人君當助故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爲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爲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化須臣爲之故言汝爲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詩云四方于宣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觀示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采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爲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竝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總上三事爲辰辰非別爲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總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三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袞爲名則所畫自龍已下無日月星也鄭持牲云祭之日王被袞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袞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袞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袞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

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采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罍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華蟲爲飾亦畫之以爲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玄皆爲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爲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爲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爲火字謂刺繡爲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圜鄭司農云謂圜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眞今之服章繡爲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爲文類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兩己相背謂刺繡爲己字兩己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爲兩己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爲絺爲綌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麤故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爲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爲纁而繡之以爲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爲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爲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爲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爲黹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

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加宗彝謂虎蜼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謂虎蜼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爲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絺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爲義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爲名鷩冕七章華蟲爲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虎蜼爲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爲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絺繡之義總爲消帖但解宗彝爲虎蜼取理太迴未知所說誰得經旨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辯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爲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朴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爲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爲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爲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爲說也蓋以衣在上爲陽陽統於

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稱玄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爲裳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爲明以五種之采明制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者但此雖以服爲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采飾彼服以明尊卑故總云作服以結之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以爲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則聖人制爲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令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以修之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音合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五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已得守善而

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爲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爲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歷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忽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歌爲曲若有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問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臣勑使敬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之辭故勑之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爲大法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丞以外經傳無此官也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射禮有序賓以賢詢衆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士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九十弓即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麋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

耦射豻侯二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緑此實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内諸侯若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方熊侯七十方豹侯五十方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方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竝生哉總上三者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竝生也禮通謂樂官爲工知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在官也故言謂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臣過必小故撻之書之人罪或大故以刑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傳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傳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傳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傳帝用臣不是則違近布同而日進於

無功以賢愚竝位優劣共流故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傳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傳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傳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絶其世不得嗣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傳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傳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傳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傳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奬帝室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傳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傳言天下蹈行我德是

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音義應應對之應傲五報反字又作𡢁好呼報反傲虐之傲五羔反徐五報反注同頒五客反殄徒現反娶促住反復扶又反呱音孤子如字鄭將吏反度徒洛反至于五千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鄭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州十有二師二千五百人爲師鄭云師長也要一遠反薄蒲各反徐扶各反長之丈反五長衆官之長別彼列反疏正義曰禹既得帝言乃答帝曰然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充滿大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衆賢共爲帝臣言其可用者甚衆也帝當就是衆賢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照衆人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乃賜之以車服以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即在下之人知官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敢不敬應帝命

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嘗試驗不知臧否則羣臣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無功之人既戒帝擇人又勸帝自勉無若丹朱之傲惟慢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爲虐是其所爲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頒頒然恒爲之無休息又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淫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故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是也故娶於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四日而即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啓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名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平乃輔成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其治水之時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自京師外迫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遞相統領以此諸侯各蹈行所職並爲有功惟有三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勤之故得使天災消沒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答禹曰天下之人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有次叙故也受其戒而美其功也傳正義曰堯典之序訓光爲充即此亦爲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據其方面即四隅爲遠至于海隅舉極遠之處言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釋言云猷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聖故爲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言求臣之處多也帝舉是衆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己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衆臣皆以功大小爲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能事用是舉賢用人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爲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別善惡則無遠近徧布同心日日進於無功之人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數是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漢書律歷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丹朱反之故傲戲而爲虐也頒頒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晝夜常頒

頒然縱恣爲惡無休息時也朋車與羣聚義同故朋爲羣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爲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頒頒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予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效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創其行之惡耳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

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即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殛而得爲昏者鯀放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兖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殛鯀之年也啓禹子世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爲已子而愛念之以其爲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爲大治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總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闊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畿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揉合二事亦爲謬矣釋言云逼迫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奬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爲方伯直謂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蹈爲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唯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傳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皐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音義重直用反**疏**正義曰此經史述爲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皐陶言禹既弼成五服故皐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叙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傳正義曰皐陶爲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爲四

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皐陶法無所施若無皐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禹兼記皐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皐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叙者皐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爲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爲史因記之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傳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傳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傳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明球弦鐘籥各自互見笙鏞以閒鳥獸蹌蹌傳鏞大鐘閒迭也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傳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傳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洽始於任賢立政以

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音義夔求龜反戛居八反徐古八反馬云櫟也球音求搏音博拊音撫柷尺叔反所以作樂敔魚呂反所以止樂穮音康歆許金反鼗音桃合如字徐音閤籥余若反亙音洹見賢遍反下見細器同鏞音庸閒閒厠之閒鳥獸孔以爲自舞也馬云鳥獸筍虡也蹌七羊反舞貌說文作槍云鳥獸求食聲迭直結反韶時昭反於予豈如字疏正義曰皐陶大禹爲帝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曰在舜廟堂之上戛敔擊柷鳴球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謌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神來至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竹管擊鼗鼓合樂用柷止樂用敔吹笙擊鐘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蹌蹌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呼歎舜樂之美我大

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衆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政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爲成功所致也傳正義曰戛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戛擊爲柷敔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以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雙解之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擽之籈者其名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爲止戛敔之木名爲籈戛即擽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惟郭璞爲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

聲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柷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戛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戛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敔當擊耳四器不擊鄭言非也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矣故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爲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暫能然也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敔當戛之柷當擊之上言戛擊此言柷敔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柷止樂各以敔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柷敔兩見其文明球弦鐘籥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弦謂琴瑟鐘鏞也籥管也琴瑟在堂鐘籥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閒代也孫炎曰閒廁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閒廁相代之義故閒爲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蹌蹌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蹌蹌是爲行動之貌故爲舞也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鷗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爲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儀謂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蹌蹌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閒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耳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効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尹正釋言文衆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衆正官治言神人洽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末言樂音之和言其始用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解史錄夔言之意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傳用庶尹允諧之政

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傳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傳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傳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屢省乃成欽哉傳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傳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傳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帝拜曰俞往欽哉傳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音義樂音洛盡津忍反颺音揚屢力具反省悉并反數色角反懈佳賣反賡加孟反劉皆行反說文以爲古續字叢才公反脞倉果反徐音瑣馬云叢總也脞小也惰徒卧反墮許規反疏正義曰帝既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爲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既爲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哉百官事業

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臯陶拜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臣下爲起政治之事慎汝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哉又當數自顧省己之成功而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衆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又戒其惡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怠緩慢哉衆事悉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哉傳正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既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勑是正齊之意故爲正也言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順時不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忽細事也鄭玄以爲戒臣孔以爲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釋詁云元首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爲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爲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衆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憲法釋詁文此言興事對上起哉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爲疾故屢爲數也顧省汝成功謂已有成功今數顧省之敬終以善無懈怠也恐其惰於已成功故以此爲戒詩云西有長賡毛傳亦以賡爲續是相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爲始孔以載爲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者非君之明爲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衆事乃安故以此言成其義也孔以叢脞爲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爲義同而文變耳

尚書注疏卷四

益稷傳禹稱其人因以名篇○呂祖謙曰益稷與臯陶謨議論相承初不間斷但以禹首舉益稷爲言故取以紀其首

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蘇軾曰禹曰予何言亦猶臯陶之予未有知也曰予思日孜孜亦猶臯陶思日贊贊襄也皆相因之辭伏生以益稷合於臯陶謨有以也

予乘四載傳山乘樏音義史記作橋徐音丘遥反○史記夏本紀作樺注徐廣曰樺一作橋音丘遥反河渠書作橋

濬畎澮距川疏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臣召南按三代井田之法始見於此信南山之詩曰維禹甸之孔子曰盡力於溝洫皆指是文也禹貢提挈大綱詳於決川距海而每州言厥田則疆理溝洫之制備矣此疏舉大小而畧其餘畧字疑是包字之訛蓋小舉畎大舉澮則一夫之遂九夫之溝十里之洫俱該括也林之奇曰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可謂明晰決九川距海其大綱天下水之害無不除也濬畎澮距川其細目天下水之利無不興也此二句括一篇禹貢

禹曰安汝止○王應麟曰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伊尹之告太甲曰欽汝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帝曰吁臣哉隣哉隣哉臣哉疏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臣召南按欲其志心入禹六字無理各本俱然無可取正以文義推之當作欲其忠心入告也

作會宗彝傳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臣召南按作會連上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爲句宗彝連下文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爲句孔傳以五采成此畫焉解作會也宗廟彝樽二句解宗彝形象其言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猶鄭言以

虎蜼爲飾耳不蒙作會之文也孔疏誤解傳意遂以作會宗彝爲句不可不辨

疏如鄭此解配文甚便○王應麟曰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有二師皆孔注所不及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臣召南按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注云尚書滑作曶音忽漢書律歷志作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李光地曰七始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也七音之清濁皆始於人聲故曰七始也詠即舜典所謂歌永言也五言即詩言志之言以其言不離乎五音故曰五言蓋上所謂五聲以調言也通調而名之以宮以商是也七始以字言也逐字而名之以宮以商是也舜典言五聲可包七始以調爲重也此以音爲重則非七而音有缺矣二變之不爲調與調之外自有音皆賴漢志此文而可見也按七音七律晏子及伶州鳩皆嘗言之七始之名据伏生大傳曰定以六律五

聲八音七始著其素又曰七始天統也漢初安世房中樂詞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似今文確有根據但詠字須連以出納五言爲句義始通耳古文作在治忽則是審音以知政也

侯以明之○黃度曰周禮鄉五物詢衆庶其事始此

疏鄉射記云○鄉監本訛卿又故撻之訛故捷之今改正

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傳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臣召南按史記云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是以歲計非以日計也理不可通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此即孔傳所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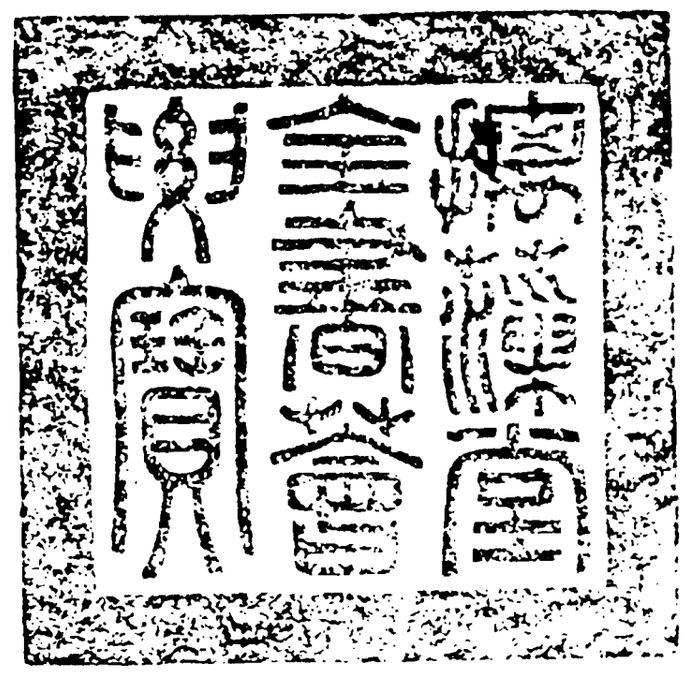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傳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李光地曰戛擊搏拊注以爲樂器名惟沈括以屬於鳴球琴瑟而爲作樂之義於理爲優虞賓一讀在位連羣后讀

之蓋祭祀時丹朱無不至羣后有在位者有不在位者故言虞賓與在位之羣后皆德讓也据儀禮作樂凡四節戛擊二句升歌之樂也下管二句下管之樂也笙鏞以間間歌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此舜宗廟之樂也

尚書注疏卷四考證

謹案第十三頁後二行前疑後丞刋本丞訛承今改

考証第一頁後六行詳於決川距海刋本距訛決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監生臣侍　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五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夏書　禹貢

序禹别九州傳分其圻界隨山濬川傳刊其木深其流任土作貢傳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音義别彼列反九州周公職録云黄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鄒子云中國為赤縣内有九州春秋説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圻其依反濬思俊反刊苦安反任疏正義曰禹分别九州而鳩反貢字或作贛王于況反疏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録其事以為禹貢之篇傳正義曰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别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故言禹别耳經言隨山刊木序以較略為文直言隨山不云隨山為何事故傳明之隨山刊其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為濬川故連言之九州之土物産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既任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為差品鄭玄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為差也賦者自上税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為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

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大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為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禹貢傳禹制九州貢法疏正義曰此篇史述為文發首奠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水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為引序自尊卑至嶓冢條說除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也自尊弱水至尊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總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布行德教之事也自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總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為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總結禹功成受錫之事也傳正義曰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傳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奠高山大川傳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音義敷芳無反馬云分也汎敷劒反行下孟反奠田遍反瀆音獨下同疏正義曰言禹分布治此九州之土其治之也隨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決流其

水水土既平乃定其高山大川謂定其次秩尊卑使知祀禮所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傳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漫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是平地盡為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禮定器於地通名為奠是奠為定也山之高者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謂嵩岱衡華恒也大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大為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定其差秩定其大小次叙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往者洪水滔天山則為水所包川則水皆汎溢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荊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是次秩既定故旅祭之

冀州既載傳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音義冀居器反九州名義見爾雅音載如字載載於書也馬同鄭韋昭云載事也疏正義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荊從荊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荊荊高於揚梁荊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

冀州之水不經兖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兖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兖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州雍州先川後山兖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大略為文不為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傳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州冀為其先治水先從冀起為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既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冀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為異其意亦同孔也

壺口治梁及岐傳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音義壺音胡馬云壺口山名治如字岐其疏傳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入宜反雍於用反後州名同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為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經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既修大原至于岳陽傳高平曰大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

在大原西南山南曰陽音義岳字又作嶽大岳山名陽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疏傳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傳欲省文故云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地高而廣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為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日故山南曰陽此說循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云岳陽也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傳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音義覃徒南反底之履反衡如字橫也馬云水名漳音章近附近之近疏傳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鹿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為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玄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厥土惟白壤傳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音義壤若丈反馬云天性和美也塊苦對反疏傳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為壤五壤為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本色為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厥賦惟上上錯傳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音義上如字賦第一錯倉各反馬云地有

上下相錯通率第一供音恭　疏傳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序云任土作貢又賦者稅斂之名往者洪水為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閒雜之義故錯為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為正輕之於堯舜為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為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為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荆州田第八賦第三為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為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差降即以差等為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鄭玄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煩至是乎

厥田惟中中傳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音義中竹仲反又如字中馬云土地有高下肥符非反瘠在亦反　疏傳正義曰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為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為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為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九等上言敷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為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傳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音義從才疏傳正義曰二水汎溢漫流容反　疏已治從其故道故今已可耕作也青州濰淄其道與此恒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荆州雲土夢作乂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州之山連文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為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馬還卒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為汲郡修武縣吳澤也甯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為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島夷皮服傳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音義島當老反馬云島夷北夷國　疏傳正義曰孔讀島為島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算術所云海島邈絕不可踐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

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夾右碣石入于河傳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音義**夾音協注同帶也碣其列反韋昭其逝反上時掌反篚方尾反**疏**傳正義曰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為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於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為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逆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北行則東為右南行西為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為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所治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冀兖徐荊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兖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為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為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也兖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荊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文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也言殊者當為田賦以收穫為差田以肥瘠為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為此故殊於餘州也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為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上境界甚遥遠都之國必有貢篚舉大略而言也

濟河惟兖州傳東南據濟西北距河音義濟子禮反下同兖悅轉反**疏**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兖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名云兩河間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氣專質性信讜故云兖兖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九河既道傳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音義**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出爾雅**疏**傳正義曰河自大陸北數為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嫌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為

九道故知在兖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徙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為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之名同李巡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閑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也言閑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傳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

音義灉徐音邕王於反沮七餘反　**疏**傳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為澤也於澤之下言灉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桑

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傳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

音義蠶在南反　**疏**正義曰宜桑之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下丘陵居平土矣傳正義曰釋丘云非人為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高曰丘也降丘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丘居平土就桑蠶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厥土黑墳傳色黑而墳起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傳繇茂條長也

音義墳扶粉反後同韋昭音勃憤反起也馬云有膏肥也繇音遥馬云抽也　**疏**傳正義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為土下濕故也

厥田惟中下傳田第六厥賦貞傳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疏傳正義曰周易彖象皆以貞為正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為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其賦亦為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為貞見此意也

作十有三載乃同傳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

音義載馬鄭本作年　**疏**傳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

堯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兖州平兖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傳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篚篚而貢焉音義漆音七盛音成疏傳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檿絲中琴瑟之弦亦是女功所為也織貝鄭玄以為織如貝文傳謂織為細紵貝為水物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篚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諸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兖州綾錦美也浮于濟漯達于河傳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音義漯天答反篇韻作他合反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是濟漯為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曰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徑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漯達于河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海岱惟青州傳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音義岱音代傳泰山也疏傳正義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

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也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傳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濰淄二水復其故道音義嵎音隅濰音惟本亦作維淄側其反惟又作維淄側其反疏傳正義曰嵎夷地名即堯典宅嵎夷是也嵎夷萊夷和夷為地名淮夷為水名島夷為狄名皆觀文為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為略也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傳濱涯也言復其斥鹵音義濱必人反斥徐音尺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鄭云斥謂地鹹鹵涯魚佳反疏傳正義曰濱涯常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迴閑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傳田第三賦第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傳絺細葛錯雜非一種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傳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音義鹽餘占反絺勑其反種章勇反畎工犬反徐本作畎谷枲思似反鉛寅專反字從合合音以選反怪如字怪石碔砆之屬疏傳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谷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枲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萊夷作牧傳萊夷地名可以放牧厥篚檿絲傳檿桑蠶絲中琴瑟弦音義萊音來牧牧養之牧徐音目一音茂注同檿烏簟反山桑

也疏傳正義曰釋木云檿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朝中琴瑟弦也浮于汶達于濟音義汶音問疏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也海岱及淮惟徐州傳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傳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音義沂魚依反水名藝魚世疏傳正義曰乂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反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故藝為種也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傳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音義豬張魚反馬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劉東胡反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檀弓云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為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傳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音義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蘸字林才冉反草之相包裹也包必茅反字或作包非叢生也馬云相包裹也黏女占反長之丈反叢才公疏傳正義曰戠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為瓦謂之摶反埴之工是埴為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為稹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傳田第二賦第五厥貢惟土

五色傳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壝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音義壝徒報反覆也苴子餘反包裹也疏傳正義曰傳解貢土之意王者封五色土以為社若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其上壝以黃土壝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潔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誼敬潔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之言皆同也羽畎夏翟嶧陽孤桐傳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音義夏行雅反翟徒歷反嶧音亦一音夕疏傳正義曰翟則夏翟其為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用此羽為之故云羽中旌旄也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傳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音義泗音四水名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也馬云淮夷二水名蠙蒲邉反徐扶堅反字又作玭韋昭薄迷反蚌也暨其器反賢遍反疏傳正義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為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為磬故謂之浮磬也貢石而言磬者

此石宜為磬猶如砥礪然也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名蠙之與魚皆是水物而以淮夷蠙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即四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為水名鄭玄以為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

厥玄纖縞傳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音義纖息廉反縞古老反徐古到反繒似陵反疏傳正義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此單言玄玄必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繒也史記稱高祖為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為白繒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音義河如字說文作菏工可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

淮海惟揚州傳北據淮南距海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傳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音義蠡音禮張勃吳錄云今名洞庭湖案今在九江郡界疏傳正義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氷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

三江既入震澤厎定傳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音義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震澤吳都太湖厎之履反致也史記音致大湖音太胡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大湖名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畜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令江入此澤故致定為震澤

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為三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澤則浸藪為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

篠簜既敷傳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音義篠西了反簜徒黨反或作篣他莽反疏傳正義曰釋草云篠竹箭郭璞云別二名也又云簜竹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曰竹閤節者曰簜郭璞云竹別名是篠為小竹簜為大竹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傳少長曰夭喬高也音義夭於嬌反馬云長也喬其嬌反徐音驕少長之貌詩曰詩照反長之丈反疏傳正義曰夭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夭是也喬高釋詁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

厥土惟塗泥傳地泉濕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傳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厥貢惟金三品傳金銀銅也疏傳正義曰金既總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為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即紫磨金也鄭玄以為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瑤琨篠簜傳瑤琨皆美玉音義瑤音遥琨音昆美石也馬本作瓊韋昭音貫疏傳正義曰美石似玉者也玉石其質相類美惡別名也王肅云瑤琨美石次玉者也

齒革羽毛惟木傳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

牛尾木梗梓豫章音義犀細兮反旄音毛梗音綆又婢善反疏傳正義曰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牡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為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為革革與皮去毛為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為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為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旄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梗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

草服葛越音義卉徐許貴反疏傳正義曰上傳海曲謂之島知此島夷是南海島上之夷也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非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

島夷卉服傳南海島夷

厥篚織貝傳織細紵貝水物疏傳正義曰傳以貝非織物而云織貝則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為之揚州紵之所出此物又以篚盛之為衣服之用知是細紵謂細紵布也釋魚之篇貝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濕故云水物釋魚有玄貝貽貝餘貝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為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蒹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

厥包橘柚錫貢傳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音義橘均必反柚由究反裹音果疏傳正義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必須裹送故云其所包裹而送之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為非常並在篚下荊州言包傳云橘柚也文在篚上者荊州橘柚為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之無也鄭云有錫別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音義沿悅專反鄭本作松松當為沿馬本作均云均平疏傳正義曰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泝江泝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荊及衡陽惟荊州傳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疏傳正義曰此州北界至荊山之北故言據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傳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音義朝直遥反疏傳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

以海為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九江孔殷傳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音義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无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

疏傳正義曰傳以江是此水大名九江謂大江分而為九猶大河分為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為九道訓孔為甚殷為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為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為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於孔說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

沱潛既道傳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音義沱徒何反潛捷廉反馬云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疏**傳正義曰下文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沱為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源故直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荆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荆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郪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志及鄭皆以荆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荆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為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為發源梁州耳

雲土夢作乂傳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音義雲徐本作云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治直吏反**疏**傳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有高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傳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傳土所出與揚州同**疏**傳正義曰與揚州同

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為先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為先也

栝榦桔柏傳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桔音義栝勑倫反徐勑荀反木名又作檃榦本又作幹故旦反桔古活反馬云白桔也柘章夜反**疏**傳正義曰榦為弓榦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也以柘為上知此榦是柘也釋木云桔柏葉松身陸璣毛詩義疏云栝樗柟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樗漆也栝桔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為弓榦弓榦莫若柘木故舉其用也

礪砥砮丹傳礪力世反砥音脂徐之履反韋昭音旨砮音奴韋昭乃砥固反磨末佐反鏃子木反一音七木反**疏**傳正義曰砥礪以麤糲為稱故砥細於礪皆磨石也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故曰砮石中矢鏃丹者丹砂故云朱類王肅云丹可以為采

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傳箘簵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音義箘求隕反韋昭一名聆風簵音路楛音戶馬云木名可以為箭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荊而赤莖似著近附近之近**疏**傳正義曰箘簵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箘簵竹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箘簵是兩種竹也肅慎氏貢楛矢知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厎貢知近澤三國致此貢也文續厥名則其物特有美名故云其名天下稱善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

包傳橘柚疏傳正義曰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匚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匚之屬皆從匚匱匣之字皆從匚匭亦從匚故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橘柚也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

匭菁茅傳匭匣也菁以為菹茅以縮酒音義匭音軌菁子丁反徐音精馬同鄭云茅有毛刺曰菁茅匣胡甲反又音甲菹切韻側魚反縮所六反**疏**傳正義曰匣是匱之別名匱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匱故用匣也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臡故知菁以為菹鄭云菁蕢菁也蕢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為異未審也或曰茅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觀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為藉此乃懼桓公耳非荊州所有也鄭玄以菁茅為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厥篚玄纁璣組傳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音義纁許云反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圓也字書云小珠也玉篇渠依居沂二反組音祖馬云組文也**疏**傳正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為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為珠類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

九江納錫大龜傳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

常用錫命而納之音義馬云納入也疏傳正義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髯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為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江水中也文在篚下而言納錫是言龜不常用故錫命乃納之言此大龜錫命乃貢之也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傳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音義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于漢非逾羊朱反疏正義曰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

荆河惟豫州傳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伊洛瀍澗既入于河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

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音義瀍直然反澗故晏反渾音魂又胡困胡昆二反沔亡淺反又亡忍反下同陸渾沔池二縣屬河南郡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滎波既豬傳滎澤波水已成遏豬音義滎戶扃反滎澤也波如字馬本作播滎播澤名遏烏葛反疏傳正義曰流水入河而溢為滎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波水已成遏豬言壅遏而為豬畜水而成澤不濫溢也鄭云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其縣東言在滎澤縣之東也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於滎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名耳導菏澤被孟豬傳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音義導音道下同菏徐音柯又士可反注同韋胡阿反被皮寄反徐扶義反注同豬張魚反又音諸左傳爾雅皆作孟諸宋薮澤也疏傳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傳高者壤下者墳壚音義壚音盧說文黑剛土也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傳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傳纊細綿音義絺勑其反紵直呂反纊音曠綿切韻武延反疏傳正義曰喪禮大記侯死者屬纊以俟絶氣即纊是新綿耳纖是細故言細綿錫貢磬錯傳治玉石曰錯治磬錯疏傳正義曰詩云佗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為錯磬有以玉為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謂治磬錯也浮于洛達于河導菏澤被孟豬傳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音義導音道下同菏徐音柯又士可反注同韋胡阿反被皮寄反徐扶義反注同豬張魚反又音諸左傳爾雅皆作孟諸宋薮澤也疏傳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華陽黑水惟梁州傳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音義華胡化反又胡瓜反疏傳正義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

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傳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音義岷武巾反嶓音波徐甫河反韋音播疏傳正義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荆州故荆州亦云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傳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音義旅如字韋音盧和如字又作龢鄭云和諧曰沮治直吏反下同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

藝藝與平互言耳厥土青黎傳色青黑而沃壤音義黎鄭力分反徐力私反馬云孔以黎為黑故云色青黑其地小疏也疏傳正義曰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傳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疏傳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小與孔異也厥貢璆鐵銀鏤砮磬傳璆玉名鏤剛鐵音義璆音虯徐又居虯反又閻幼反馬同韋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璞云紫磨金鐵天結反鏤婁豆反疏傳正義曰釋器云璆注爾雅璆即紫磨金鐵天結反鏤婁豆反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為剛鐵也熊羆狐狸織皮傳貢四獸之皮織金罽音義熊音雄羆彼宜反如熊而黃貍力疑反罽紀例反疏傳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胡人續羊毛作衣孫炎曰毛氂為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傳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音義傾窺并反疏傳正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氐道邸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漢上曰沔入于渭亂于河傳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正絕流曰亂音義渭音謂疏傳正義曰計沔

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下言入河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白所治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黑水西河惟雍州傳西距黑水水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音義雍於用反疏傳正義曰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本皆云西據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弱水既

西傳導之西流至於合黎疏傳正義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泉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涇屬渭汭傳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音義涇音經屬之蜀反汭本又作內同如銳反馬云入也逮音代疏傳正義曰屬謂相連屬故訓為逮逮及也言水相及詩毛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為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漆沮既從灃水攸同傳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灃水所同同之於渭音義沮七徐反灃芳弓反疏傳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則漆沮本為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

風漆縣西闕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為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於渭灃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為主故也地理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也荆岐既旅傳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音義治直吏反疏傳正義曰洪水之時祭祀禮廢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白東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嫌與上荆為一故云非荆州之荆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荆州之荆也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傳三山名言相望音義終南山名漢書地理志一名太一三秦記云又名地肺惇物山名漢書云垂山也疏傳正義曰以荆岐單名此山復名故辯之云三山名也至於為首尾之辭故言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皆在縣東原隰厎績至于豬野傳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疏傳正義曰下濕曰隰釋地文地理志云豬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為豬野澤鄭玄以為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傳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美禹之功音義丕普悲反疏傳正義曰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於三危是三危為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為敦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敦煌也鄭玄引地

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末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傳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疏傳正義曰此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濶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後隨人多少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厥貢惟球琳琅玕傳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音義球音求琳

韋音來金反琅音郎玕音干樹疏傳正義曰釋地云西北山海經云崑崙山有琅玕樹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必相傳驗實有此言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傳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沿或誤為治此說禹行不說治水也會于渭汭傳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音義上時掌反疏傳正義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傳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音義崙魯門反馬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星歷反馬云析支在河關西搜所由反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髳音謀又音毛西戎國名疏傳正義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總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髳從之此是羌髳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

記之也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為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為一通西戎為四也鄭以崑崙為山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為山也導岍及岐至于荊山傳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音義導音道從首起也岍音牽字又作汧山名一名吳岳馬本作開疏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北為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為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為四列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鄭玄創為此說孔亦當為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傳正義曰荊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總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為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為岍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荊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逾于河傳此謂梁山龍門西河疏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西河言此處山不絕從此而渡河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傳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

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蘍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傳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音義厎之履反柱如字韋知父反又知女反厎柱山名在河水中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厎柱厎柱在太陽關東析城之西從厎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傳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音義行戶剛反又如字滄音倉勝音升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厎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沱滱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

西傾朱圉鳥鼠傳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音義傾窺并反圉魚呂反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兄河所經也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西郡之西是三者皆雍州之南山也

至于太華傳相首尾而東音義華如字又戶化反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也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傳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音義陪音裴陪尾山名漢書作橫尾列如字本或作別彼列反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皆為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為治水故云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

導嶓冢至于荊山傳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荊山荊山在荊州音義漾羊尚反疏傳正義曰下云嶓冢導漾梁州云嶓嶓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荊州以荊山為名知荊山在荊州也

內方至于大別傳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關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傳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疏傳正義曰其下云岷山導江梁州岷嶓既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荊州是江所經在荊州也

過九

江至于敷淺原傳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疏傳正義曰衡即横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為嶺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而東接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岍及嶓冢言導岷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傳合黎水名在流沙東音義弱本或作溺合如字黎力分反馬云地名

疏正義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

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沇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崑崙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傳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記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為名鄭玄亦以為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餘波入于流沙傳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音義溢音逸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傳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疏傳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敦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傳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疏傳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厎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崑崙里數遠近未得詳也

南至于華陰傳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東

至于厎柱傳厎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音義見賢遍反虢寡白反又東至于孟津傳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音義孟津如字洛北地名湊七豆反疏傳正義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傳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音義伾本又作岯音丕又皮鄙反徐扶岐反又敷眉反韋音韶郭撫梅反字或作𨻰處呂反疏傳正義曰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岯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

岯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皐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皐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傳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音義降如字鄭戶江反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為降下江反聲轉為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胒臆不可從也又北播為九河傳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兖州界同為逆河入于海傳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音義殺所界反溢字又作隘於賣反渤蒲兀反疏傳正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為一大河名為逆河而入于渤海也鄭玄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傳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疏傳正義曰傳之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為說也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為漢水不言中為沔水孔知嶓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為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于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為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入于江也又東為滄浪之水傳別流在荆州音義浪音郎疏傳正義曰傳言別流似分為異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以上在梁州故此云在荆州過三澨至于大別傳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南入于江傳觸山迴南入江東匯澤為彭蠡傳匯迴也水東迴為彭蠡大澤東為北江入于海傳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音義澨市制反觸尺玉反匯徐胡罪反韋空為反疏傳正義曰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為三江既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為三江復共入震澤出澤又分為三此水遂為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為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

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古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傳江東南流沱東行音義沱唐河反疏傳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又東至于澧傳澧水名音義澧音禮疏傳正義曰鄭玄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為山名澧為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孔

以合黎與澧皆為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是水名過九江至于東陵傳江分為九道在荊州東陵地名疏傳正義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東迆北會于匯傳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為彭蠡音義迆以爾反疏傳正義曰迆言靡迆邪出之言故為溢馬云靡也疏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迆者為南江孔意或然至之與會史異文耳東為中江入于海傳有北有中南可知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導沇水東流為濟傳泉源為沇流去為濟在溫西北平地音義沇音兖又以轉反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入于河溢為滎傳濟水入河竝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竝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音義數色主反下同一本作十所疏傳正義曰此皆目驗為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東出于陶丘北傳陶丘丘再成音義陶音桃疏傳正義曰釋丘云再成為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又東至于菏傳菏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傳濟與汶合又北東入于海傳北折而東音義折之設反

導淮自桐柏傳桐柏山在南陽之東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傳與泗沂二水合入海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導渭自鳥鼠同穴傳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

山曰鳥鼠渭水出焉疏傳正義曰釋文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其鼠為鼵李延曰鵌鼵短尾鵌似鵲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璞竝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傳澧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傳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音義澧音豐翊與職反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為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

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導洛自熊耳傳在宜陽之西東北會于澗瀍傳會于河南城南又東會于伊傳合於洛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傳合於鞏之東音義鞏恭勇反縣名屬河南郡九州攸同傳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傳四方之宅已可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傳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傳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傳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傳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音義隩於六反玉篇於報反滌待歷反陂彼宜反槎仕雅反障章尚反貫工喚反較音角疏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敘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

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府甚修治矣言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災已除天下衆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為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總結之傳正義曰九州所同與下為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室隅為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為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為宅以宅內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總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訖其皆旅祭惟據名山大川言旅者往前大水旅祭禮廢已旅見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發首云奠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川言滌除泉源

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陂往前濫溢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者言政化和也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為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還復其壤墳壚之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故舉三者以言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慎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為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為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為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為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言得施賦法以明水害除也九州即是中邦故傳以九州言之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傳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音義台徐音怡行下孟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相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為姓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敘而美之傳正義曰台我釋詁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于此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胙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為嬀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為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則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此道也

五百里甸服傳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音義甸田遍反為于偽反**疏**正義曰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缺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為斥候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為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為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為差等也傳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

百里賦納總傳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音義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下如字總音揔近附近

之近稾故老反供音恭飼音嗣疏傳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為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土城者總者總下銍秸禾穗與稾總皆送之故云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二百里納銍傳銍刈謂禾穗音義銍珍栗反穗亦作穟音遂疏傳正義曰劉熙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三百里納秸服傳秸稾也服稾役音義秸本或作稭工八反馬云去其穎音穎疏傳正義曰郊牲牲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設秸亦稾也雙言之耳去穗送稾易於送穗故為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稾粟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銍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稾服稾役者解經服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稾粟別納非是徒納稾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疏傳正義曰直納粟米為少禾稾俱送為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五百里侯服傳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疏傳正義曰侯聲近候故為候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為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百里采傳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疏傳正義曰采訓為事此百里之內主供王事而已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二百里男邦傳男任

也任王者事音義任而針反又而鴆反下同疏傳正義曰男聲近任故訓為任任王者事任受其役此任有常殊於不主一也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三百里諸侯傳三百里同為王者斥候故合三為一名音義同為之為于偽反疏傳正義曰經言諸侯者三百里內同為王者斥候在此內所主事同故合三百四百五百共為一名言諸侯以示義耳五百里綏服傳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音義綏息遺反疏傳正義曰綏安釋詁反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比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文武教衛為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為名賓者據王敬諸侯為名彼云先王之制則此服舊有二名三百里揆文教傳揆度也度釋詁訓揆為度故雙言之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即是安服王者之義二百里奮武衛傳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音義奮方問反疏傳正義曰既言三百又言二百嫌是三百之內以下二服文與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所以名此服為安也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奮武衛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

天子賴諸侯以安也

五百里要服傳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音義要一遥反束如字一音來疏傳正義曰要者約束之義上言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稱上旨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名為要見其疏遠之義也三百里夷傳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音義夷馬云易也二百里蔡傳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音義差初佳反又初賣反疏傳正義曰蔡之為法無正訓也上言三百里夷夷訓平也守平常教耳此名為蔡教簡於夷故訓蔡為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

五百里荒服傳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疏傳正義曰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傳言荒又簡畧亦當以為荒忽又簡畧於要服之蔡也三百里蠻傳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疏傳正義曰鄭云蠻者賴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其意言蠻是緡也緡是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傳言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之法強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徵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稅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不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銍之差但此據天子立文耳要服之內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束以文教則知已上皆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云揆文教者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外邊不為武衛其要服又要束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行者惟有此三百里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內奮武衛者以要服逼近夷狄要束始來不可委以兵武二百里流傳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為方五千里疏傳正義曰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政教隨其俗任其去來不復蠻來之也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為方六千里鄭玄以為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為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

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稾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為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三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

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為之不可與經合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傳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傳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音義漸子廉反被皮寄反朔北也與音預朝直遥反見賢遍反訖正義曰言五服之外又東漸入于海西被及于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于四海以禹功如是故帝賜以玄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傳正義曰漸是沾濕故為入謂入海也覆被是遠及之辭故為及也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意也五服之下乃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為天色禹之蒙賜必是堯賜故史敘其事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大禹謨舜美禹功云地平天成是天功成也

尚書注疏卷五

尚書注疏卷五考證

禹貢疏定山川次秩○次監本訛大今改正

又疏布行德教之事也○布監本訛行今改正

奠高山大川傳高山五岳大川四瀆○黃度曰九州皆有高山大川不獨五岳四瀆所謂刊旅滌源者也

冀州既載傳先施貢賦役載於書○臣召南按自唐以前俱讀冀州既載為句其解載字王肅說同孔傳而鄭韋稍殊顏師古注漢志則云載始也冀州堯所都故禹治水自冀州始其說又異宋蘇軾始以既載二字連下文壺口為句

壺口治梁及岐傳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臣召南按孔傳於地理有極精處此條是也後儒疑雍州山不當入冀始於冀州強尋梁岐二山而并壺口亦失之不知梁山即詩所云奕奕梁山惟禹甸之者亦即春秋時壅河不流之梁山也岐山即後文荊岐既旅導岍及岐之岐山其後為太王

所遷文王所治者也梁在河之西岸岐則又在其西數百里矣曾旼曰壺口梁岐一役也施功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也可為此傳之確疏

疏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胡渭禹貢錐指曰安國注禹貢山水地名並不言在何郡縣間有繫郡縣名者如太原今以為郡名震澤吳南太湖名之類其他無注者尚多豈漢初圖籍不如班固所見之備耶至若菏澤在定陶而云在湖陵伊水出盧氏而云出陸渾澗水出新安而云出澠池横尾山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淮水經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經身為博士具見圖籍者當如是乎又若穀城為瀍水所出魏始省穀城入河南縣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金城郡乃昭帝置而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孟津在河陽之孟地東漢始移其名於河南而傳云在洛北明非西漢人手筆朱子謂安國尚書大序不類西漢文字良有以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疏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臣召南按地理志原文入滹沱之上當有東字言衛水出靈壽縣之東北其下流則東入滹沱也疏脫一字耳又按胡渭曰恒即滱水衛即滹沱古今異名也此說甚確言恒衛而燕趙諸水無勿該矣

夾右碣石入于河傳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疏為遷都白所治也○林之奇曰九州之末皆載其達帝都之道周希聖謂天子之都必求舟楫所可至使諸侯朝貢商賈貿易雖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蓋冀州三面距河各州達帝都之道皆以河為主達於河即達於帝都也鄭曉曰碣石與島夷連書此即島夷入貢之道也胡渭曰傳謂禹治一州水畢遂還都白所治非也禹欲白所治不必身入帝都即使身入帝都亦何難於陸行而必循各州紆廻之水道以廢時失事哉至周氏言出而其義始定此實後人

勝前人處

又疏冀之北上境界甚遥○臣召南按北上應作北土各本俱誤唐虞時冀州極大其北當距陰山至朔漠故舜分十二州以冀之正北為并東北為幽也

濟河惟兖州○鄭樵曰禹貢所以為萬代地理家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名地也州名當時所命後世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兖州荆及衡陽惟荆州濟河者萬代不泯之川荆衡者萬代不泯之山也

臣召南按鄭說甚精但本文祇言疆界此即地志家言四至八到之始有每州之疆界濟河惟兖州之類是也有天下之疆界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是也

九河既道傳平原以北疏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胡渭曰漢成平東光屬勃海鬲縣屬平原漢時言九河以為不可考者平當謂九河今皆寘滅馮逡謂九河今既滅難明王横謂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是也然許商所言實有其地就三河推之其餘大槩可知豈真無遺迹耶而後世學者則又患其求之太詳也

雷夏既澤疏在濟陰城陽縣西北○臣召南按城陽當作成陽各本俱誤此成陽屬濟陰堯冢所在與城陽國近東海者不同

作十有三載乃同傳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林之奇曰兖州之賦必待十三載乃同於他州非謂此州治水至十有三載而成功也果爾則其文不應在降丘宅土之下臣召南按作字即大陸既作雲土夢作乂之作謂農功也傳于前後二文一訓耕作一訓東作是也何以於此文不同林說甚當

浮于濟漯達于河疏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臣召南按疏引地理志當云東北至千乘入海至字上脫二字又按樂安二字亦非原文千乘縣前漢為千乘郡治後漢和帝時始改郡名樂安

也

海岱惟青州疏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胡渭曰疏亦未盡疑漢武所開樂浪元菟二郡皆古嵎夷之地在青州之域者嵎夷羲仲所宅朝鮮箕子所封不應在化外先儒但云有遼東非也

濰淄其道疏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臣召南按地理志琅邪郡箕縣禹貢濰水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三十里不云出屋山也屋山二字見許慎說文水經注謂之濰山今在莒州東北是其據也又疏引志言淄水東北至千乘博昌入海漢志原文作入沛蓋由濟入海也又按濰淄與上句嵎夷文不相屬傳疏應分節

萊夷作牧傳萊夷地名○顏師古曰萊山之夷也林之奇曰史記齊太公東就國萊夷來伐與之爭營丘左傳夾谷之會萊人欲以兵刼魯侯孔傳但謂地名非也

淮夷蠙珠暨魚傳淮夷二水疏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即四瀆之淮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胡渭曰淮夷見經傳非一處即孔注費誓亦云淮浦之夷此獨以為二水名不應前後相違及檢陸氏釋文孔傳云淮水之夷本亦有作淮夷二水乃知二字傳寫之訛穎達不知而曲為之說可笑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音義河說文作菏○公履祥曰說文作菏今俗本誤作河耳菏澤與濟水相通而泗水上可通菏下可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菏也青州書達于濟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菏則達濟可知胡渭曰許慎時經猶作菏而史記漢書並作河蓋後人傳寫誤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傳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疏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臣召南按三江之說辨者紛如孔傳孔疏尤為無理韋昭郭璞諸儒各以意測亦無確據若以禹貢証禹貢則導漾水云東

為北江入于海導江云東為中江入于海是有明文彼傳云有北有中南可知可謂簡當何乃謂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乎蘇軾謂豫章江入彭蠡而東為南江岷江為中江漢為北江以經解經確矣三江之與震澤一句自為一義不必強連三江之入是入海非入震澤震澤之底定是源清流通自不泛溢非由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也李光地曰江水之合漢彭蠡已遠而猶曰三江者存其源也胡渭曰徐堅初學記引康成書注以証三江曰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為中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固已有之矣

江漢朝宗于海疏宗尊也○監本訛尊宗也今改正

九江孔殷傳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疏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于孔說○胡渭曰舊說諸家皆謂在潯陽其以洞庭為九江自宋胡旦始而晁以道曾彥和皆從之朱子作九江辨極言潯陽九江

之誤

雲土夢作乂○胡渭曰漢書作雲夢土史記水經注作雲土夢沈括筆談云石經倒土夢字唐太宗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乂詔從古本

包傳橘柚○胡渭曰孔傳截包字為句而謂即橘柚此不須多辨只以左傳包茅二字折之足矣又傳云菁以為菹茅以縮酒按呂氏春秋言具區之菁則菁以揚產為善未聞荆州味美也鄭康成注此經以菁茅為一物符合左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胡渭曰傳與漢志全異正義曲為之說云志詳而傳畧所據小異耳按漢陸渾盧氏本二縣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不與陸渾接界安得謂出陸渾山乎新安黽池亦本二縣澗水出新安穀水出黽池流同而源異乃云澗出沔池山是以穀源為澗源也此不惟略也而且誤矣至於

河南穀城亦本二縣魏始省穀城入河南乃云瀍出河南北山是西漢時穀城山已為河南地也豈西漢博士之所為乎臣召南按錐指所論甚確儒家於地理疏略猶自可言然未有鑿鑿注解而地名全誤者也身為魯人於蒙羽嶧陽大野泗沂俱不能實指其地身為西京博士於灃水終南惇物又不能確言所在先儒疑孔傳出魏晉間人筆然哉

疏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漢志作穀成晉亭北

荥波既豬傳荥澤波水已成過豬○閻若璩曰馬鄭王本波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惟魏晉間人始作波與漢書同余謂其書多出漢書者此又一証然安國解猶作一水非兩水以為二水自顏師古始而宋蔡氏本之非也臣召南按史記作荥播鄭康成詩譜亦作荥播但此澤亦可單名下文溢為荥是也

導菏澤被孟豬傳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臣召南按漢志濟陰郡下曰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即河南北山是西漢時穀城山已為河南地也豈西漢博士之所為乎臣召南按錐指所論甚確儒家於地理疏略猶自可言然未有鑿鑿注解而地名全誤者也身為魯人於蒙羽嶧陽大野泗沂俱不能實指其地身為西京博士於灃水終南惇物又不能確言所在先儒疑孔傳出魏晉間人筆然哉

疏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漢志作穀成晉亭北○臣召南按瀍下脫氏字漢瀍氏道今四川松潘衛也岷史記作汶漢書作嶓

又疏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臣召南按此西漢水下流為白水至巴郡江州縣入江即今嘉陵江水實非禹貢導漾東流為漢至大別入江之漢水也自班志誤以為禹貢漢水而嶓冢之在漢中者名反不彰此則班志之失也

漆沮既從傳漆沮之水已從入渭○顏師古曰即馮翊之洛水也臣召南按導渭孔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

洛水出馮翊北地是傳已指定洛水與詩所言邠地漆沮名同而實異也關中三大川曰渭曰涇曰洛職方雍州川曰涇汭寱曰渭洛是也漢志北地郡歸德縣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又直路縣沮水出東西入洛又左馮翊襄德縣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寱詩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毛傳曰洛宗周孔疏曰宗周鎬京也禹貢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穎達於彼疏甚明於此疏猶以扶風漆水當之何其謬哉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傳有此四國疏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顏師古曰崑崙析支渠搜三國名也胡渭曰三國西戎之大者皆來入貢則餘無不賓服故曰西戎即敘傳疏作四國非是

導岍及岐○李光地曰此上以九州為經山水為緯此下以山水為經州域為緯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疏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臣浩按漢志原文西字下有南字疏脫耳

西傾朱圉鳥鼠疏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臣浩按志於西字絕句其下云南部都尉治疏誤截南字為句非也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傳淮出桐柏經陪尾疏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朱鶴齡曰凡言至於以相去之遠也觀經文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則為徐州之陪尾明矣閻若璩曰周禮保章氏疏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瑤星賈公彥實從春秋緯文來博物志謂泗出陪尾固有所受之也胡渭曰安陸縣北橫山漢志所稱陪尾者淮水曷嘗經此傳誤矣隋志泗水縣有陪尾山臣召南按漢志誤以安陸橫尾為禹貢陪尾疏引其文以証孔傳獨不思果在安陸是荆州山傳不得云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也又不得云淮出桐柏經陪尾也以陪尾為淮所經其誤與衡山江所經正同

至于敷淺原傳一名博陽山○据漢志應作傅陽山

南至于華陰傳至華山北而東行○而監本訛至今改

敬正

北過降水疏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按班固漢書以

襄國為信都○胡渭曰疏說非是襄國今邢臺絶無

洚源臣召南按漢志上黨屯留縣桑欽言絳水出西

南東入海即此文降水其水流入濁漳故先儒謂漳

水即洚水也漢志又於信都國信都云故章河故虖

沱河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此則漢志已

誤而孔疏本之

錫土姓疏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為言○林之奇曰

錫土姓者於是始可以疆理天下而治也如契封於

商錫姓子氏稷封於邰錫姓姬氏亦必在此時胡渭

曰有土則有氏而錫姓為難錫土姓謂始封之君有

德者也

五百里侯服傳侯候也斥候而服事○蘇軾曰此五百

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臣召南按上五百里即畿内

此五百里以下皆建侯蘇氏之說較孔傳尤直截矣

又按禹貢五百里俱專就一面計之故五百里甸服

即邦畿千里也

翔南暨聲教○胡渭曰裴駰史記集解其注在暨字下

則自劉宋時已不從孔傳而以聲教屬下句讀矣

訖于四海○顧炎武曰禹貢之言海有二東漸于海實

言之海也聲教訖于四海槩言之海也

尚書注疏卷五考證

謹案第五頁後二行大叟谷刋本叟訛黽據水經注改

第十九頁後八行朝宗于海刋本于訛於據詩經改

第三十七頁前八行明與此沔別也刋本沔訛汚今改

第三十八頁後一行濯余佩兮澧浦刋本兮訛分今改

第四十一頁有八行皆已旅祭也刋本祭訛際今改

考証第一頁前七行俱讀冀州既載為句刋本州訛川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燨
謄録監生臣徐　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六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夏書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傳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音義啓禹子嗣禹為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姒姓之國為無道者案京兆鄠縣即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疏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傳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甘誓傳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疏正義曰發首二句敘其誓之由其王曰以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太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云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

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意小異耳傳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鄠扈音同未知何時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為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為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為之名泰誓自悔而誓非為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傳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王曰嗟六事之人傳各有軍事故曰六事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傳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天用勦絕其命傳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傳恭奉也言欲截絕之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傳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傳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傳御以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用命賞于祖傳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弗用命戮于社傳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予則孥戮汝傳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音義將子匹反侮亡甫反正如字徐音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惰徒臥反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罰音伐御魚慮反戮音六北如字又音佩軍走曰北孥音奴累劣偽反疏史官曰史官自先叙其事啓與有扈大戰於甘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其事故嗟嘆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以勑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

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衆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傳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為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卿為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勑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總呼之辭五行水

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大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為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為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為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則為啓之兄弟知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為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為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為夏之同姓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為截也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為車左則右為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郤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郤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為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為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御以正馬為政言御之政事在正馬故馬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為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總解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敘諸勳乃至太祖賞耳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為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序太康失邦傳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傳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音義五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須馬云止也汭如銳反本又作內音同疏正義

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為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為羿所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史敘其事作五子之歌傳正義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弟

五子之歌

傳啓之五子因以名篇疏正義曰史述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為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傳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敘怨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

太康尸位以逸豫傳尸主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勤滅厥德黎民咸貳傳君喪其德則衆民皆二心矣乃盤遊無度傳盤樂遊逸無法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傳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傳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傳御侍也言從畋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傳待太康怨其久畋失

國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傳述循也歌以敘怨音義逸本又作佾豫本或作忯音同黎力兮反喪息浪反盤步干反本或作槃度如字樂音洛畋音田羿五計反徐胡細反距音巨從如字或作才用反非徯胡啓反疏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為逸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畋獵於洛水之表一出十旬不反有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畋於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已怨之志也其弟侍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速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傳正義曰尸主釋詁文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為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總之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傳皇君也君祖禹有

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傳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傳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傳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傳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懷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為人上者柰何不敬傳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音義近附近之近分扶問反三如字又息暫反見賢遍反懷力甚反朽許久反索息洛反馭音御腐扶甫反疏正義曰我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為人所怨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懷懷乎危懼若腐索之馭六馬索絶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為民上者柰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傳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横役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下民也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懷懷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絶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柰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黄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傳作為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甘酒嗜音峻宇彫牆傳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傳此六者柰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況兼有乎音義甘一音户甘反嗜市志反峻思俊反牆慈羊反厭於鹽反又於艷反疏傳正義曰作為釋言文昭元年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惑以喪志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悦之經傳通謂女人為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為鳥獸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傳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傳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音義底之履反疏傳正義曰世本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

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傳君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

闕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傳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音義貽以之反遺唯季反覆芳服反供音恭

疏正義曰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為萬邦之君謂為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闕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為政令太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

康棄典法所以滅宗祀也傳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為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為經籍則法訓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為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闕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綿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所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闕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闕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闕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為業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費顧之義亦得通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傳曷何也言思而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傳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傳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慙愧於仁人賢士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傳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音義曷戶割反鬱音蔚陶音桃鬱陶憂思也忸女六反怩女姬反徐乃私反思息嗣反雖如字或作睢

疏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康為惡毒徧天下萬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乎鬱陶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慙由太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至此為深皆是羿距時事也傳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仇為怨也羿距於河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為哀思也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為色愧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傳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於

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胤往征之作胤征傳胤

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音義湎徐音緬面善反差初賣反又初佳反胤國名

疏正義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所掌為意胤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敘其事作胤征傳正義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羲和是重黎之後楚語稱堯育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於夏商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羲和仍掌時日以太康逸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懈惰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是其罪也經云酒荒於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訓淫為過言耽酒為過差也聖人作歷數以紀天時不存歷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為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也

胤征傳奉辭伐罪曰征疏傳正義曰奉責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

惟仲康肇位四海傳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

胤侯命掌六師傳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為大司馬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傳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胤后承王命徂征傳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音義肇音兆舍音捨疏正義曰惟仲康始即王位臨四海胤國之侯受王命為大司馬掌六師於是有羲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於私邑胤國之君承王命往征之傳正義曰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為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傳誓勑之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傳

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為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傳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傳修職輔君君臣俱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傳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傳官衆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傳言百官廢職服大刑音義遒在由反鐸待洛反鈴音令藝本又作埶更音庚技其綺反疏正義曰胤侯將征羲和告於所部之衆曰嗟乎我所有之衆人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為世之明證可以定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為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慎以畏天臣當守

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遒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衆吏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傳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欒郤為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為證也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為安也聖人將為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為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家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衆臣以執木鐸徇於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遒人不知其意蓋訓道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衆謂衆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闕猶猶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職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衆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傳顛覆言反倒將陳羲和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傳沈謂醉冥失次位也俶擾天紀遐棄厥司傳俶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傳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傳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羲和尸厥官罔聞知傳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傳闇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干犯也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傳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歷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傳不及謂歷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音義覆芳服反倒丁老反離如字又力智反冥莫定反又亡丁反俶本又作倜亦作叔同尺六反擾而小反嗇音色馳車馬曰馳走步曰走供音恭先悉薦反又如字注先時先天同赦亦作赦治直吏反後胡豆反疏正義曰言不諫尚有刑廢職懈怠是為大罪惟是羲和顛倒其奉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辰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

日食之百役此為災異之大羣官促遽若此羲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羲和昏闇迷錯于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王為政之典曰主歷之官為歷之法節氣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後尚猶合殺況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況彼罪之大言已所以征也傳正義曰顛覆言反倒謂人反倒也人當豎立今乃反倒猶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人之反倒然言臣以事君為德故言顛覆厥德胤侯將陳羲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況叛官離次為大罪乎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為沈俶始遐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為亂也洪範五紀五曰歷數歷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時日之事是羲和所主言棄其所主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為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為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歷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筭以知之非能舉日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為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牖下荅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為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為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瞽為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為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於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於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為供

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為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為政之典籍也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歷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為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為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強半也以月初為朔月盡為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歷乃以癸亥為朔是造歷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歷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傳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湎淫之身立其賢子弟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傳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傳山脊曰岡崑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王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傳逸過也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傳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傳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嗚呼威克厥愛允濟傳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傳以愛勝威無以濟衆信無功其爾衆士懋

戒哉傳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音義崑音昆殲子廉反魁苦回反脅虛業反帥色類反汙烏故反汙辱之汙又音烏涴泥著物也一音烏卧反懋音茂辟音避疏正義曰羲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衆奉王命行天罰汝等衆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濫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崑山之岡玉石俱被焚燒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為惡大帥罪止羲和之身其被迫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汙獉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將軍威嚴能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汝衆士宜勉力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傳正義曰將之為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滛湎之身羲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於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釋山云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崑山出玉言火逸害玉喻誅惡害善也逸即佚也佚是滛縱之名故為過也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眦睚而害良善故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為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為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為渠帥本原出於此

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傳十四世凡八徙國都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傳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

曰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傳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音義契息例反殷之始祖八遷之書史唯見四亳旁各反徐扶各反嚳苦毒反告工毒反釐力之反沃徐烏酷反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為商書鄭義俱通疏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托不可以無經之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祖故東本之自契至於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傳正義曰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為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皆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為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欲為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興并湯征與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

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為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言告來居治沃土者經文所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嚳也

序湯征諸侯傳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傳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作湯征傳述始征之義也

亡音義祇巨支反疏傳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知其人是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

也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稻者奪而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

序伊尹去亳適夏傳伊尹字氏湯進於桀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傳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傳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作汝鳩汝方傳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音義復扶又反疏傳且義曰伊氏尹字故云字氏倒文以時人也伊尹不得歸湯加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桀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桀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是使二為反間也與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與此味鳩方二人伊尹會曰遇[illegible]

尚書注疏卷六

尚書注疏卷六考證

甘誓疏其王曰以下皆是誓之辭也○王曰盖本訛至國從古本改正又未知何時改也時訛故從毛本改正

乃召六卿○臣召南按六卿之名始見於此鄭康成注大傳曰夏六卿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此以周官準度虞夏想當然耳士即刑官稱士為作士稱虞為朕虞皆漢人之陋也孔穎達此疏甚略其疏禮記月令則曰按書傳有司徒司馬司空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曲禮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此殷制也鑿鑿言之亦無確据杜佑通典謂堯置天地四時之官為六卿其說本於賈公彥考工記疏然堯時實未見六卿名目

王曰嗟六事之人○金履祥曰謂六卿為六事猶三公謂之三事也

傳各有軍事○軍事監本訛軍士据疏改正

五子之歌○顧炎武曰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國為公侯者不見於經以太康之有弟五人使其並建茅土為國屏翰羿何至篡夏哉少康封庶子於會稽二十餘世至勾踐卒伯諸侯有禹之遺烈夫亦監於太康孤立之禍而然歟

因民弗忍距于河傳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疏云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臣名南按左傳言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虞箴之稱羿曰帝夷羿則羿既距太康即據河北舊都僭號自立矣太康雖失河北尚有河南傳仲康至后相而始見滅於浞然則羿但距河亦不能遂越河南而廢太康以立仲康也傳疏所云皆非是陳仁錫綱目前編謂太康十有九歲羿距於河遂都陽夏二十有九歲太康崩于陽夏弟仲康立雖雜本世紀路史諸書然經文祇曰距於河下篇又曰仲康肇位四海則太康之不為羿所廢仲康之不為羿所立斷如也

若朽索之馭六馬疏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林之奇曰古者車皆駕四惟天子特駕六馬四馬則兩服兩驂六馬則兩驂外又有兩騑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疏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顧炎武曰堯舜禹皆都河北至太康失國於是僑國河南再傳至相遂為浞所滅古之君失其舊都未有能國者也周失豐鎬而平王以東晉失洛陽宋失開府而江左不振惟殷之五遷因圮於河而非敵人之窺伺則勢不同耳

疏相去不盈二百里○監本脫里字今添

胤征序疏羲氏和氏二段○監本刊此疏二段於後文目下非也今移正

惟仲康肇位四海傳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臣名南按仲康若果為羿所立則羲和之討即羿假王命以翦除異己者孔子必不錄其書也金履祥嘗極辨孔傳之非仲康能討羲和不能討羿則屈於

事勢耳

疏羿滅夏后相○臣召南按羿當作浞滅相者浞非羿也各本俱誤

又疏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臣召南按史記夏本云於后相見滅少康中興略不言及誠如穎達所譏但据左傳國語魏絳伍員俱能詳言羿浞干紀之事伍員述少康本末尤詳夏統

中絶者四十年起自一成一旅遂能殄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自古中興之君未有功業極盛如少康后杼中興之臣未有忠勲並懋如靡有禹虞思女艾者也書序百篇並無其事抑獨何哉先儒疑書序非孔門之舊不妄也

羲和廢厥職○林之奇曰堯分命羲和四子至夏則羲和合為一職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傳房所舍之次疏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筭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臣照按星曰五星宿曰二十八舍自角至軫凡二十八皆日月之所舍于以考纏度而紀歲時也傳謂房所舍之次正謂日之所舍在房星之次耳疏不達孔傳之旨而謂房為室之房且云知其必非房星亦惑之甚矣季秋九月日必在卯食當房次于理何疑考一行大衍歷議曰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

日蝕在房二度元郭守敬授時歷曰仲康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泛交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可知經文房字正言房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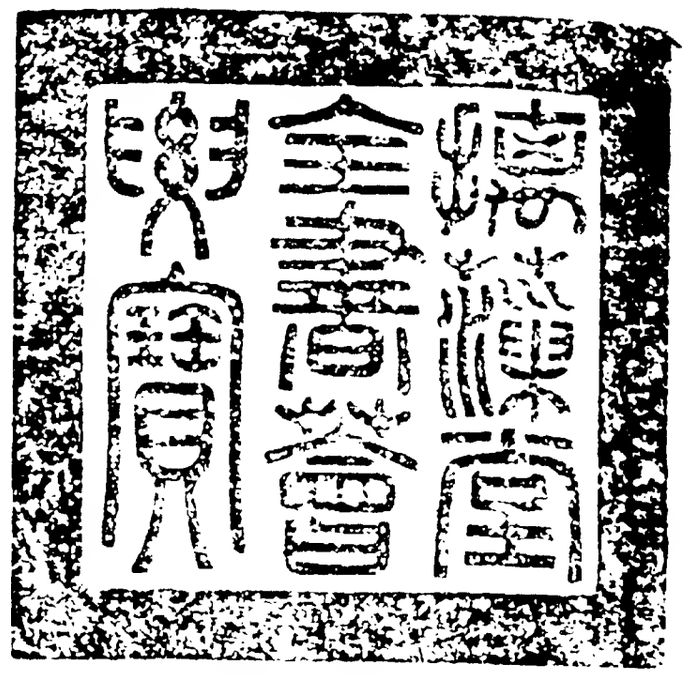
政典曰傳夏后氏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陳櫟曰政典司馬所掌胤侯為大司馬故引以勑戒吏士 臣召南按五子之歌曰有典有則傳曰典謂經籍然則政典亦其一也自古法度典章至禹而大備言天有夏時紀地有禹貢垂子孫有祖訓飭官常有

政典

附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傳湯自商丘遷焉疏此言不必然也○臣名南按疏於孔傳雖不可通必為曲解此條明糾傳失可謂公直矣至亳都所在惟皇甫謐以葛伯為証說最近理此疏祇標其略毛詩商頌元鳥疏則詳引之

尚書注疏卷六考證

謹案第十六頁前七行是羲和所主刊本主訛月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舉人臣胡鼎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七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七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序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傳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傳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作湯誓音義相息亮反湯如字馬云俗儒以湯為謚或為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桀其列反夏之末天子升音昇陑音而

疏　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敘其事作湯誓傳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為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為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陑之所在故

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陑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為出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為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怒懟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為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

謚言是也

湯誓傳戒誓湯士衆疏 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傳契始封商湯遂以為天下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傳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傳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予惟聞汝衆言傳不憂我衆之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傳不敢不正桀罪誅之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傳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傳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傳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傳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傳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傳食盡其言偽不實爾不從誓言傳不用命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傳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

以脇之使勿犯音義格庚白反來也台以之反下同殛居力反恤苟律反舍音捨廢也復扶又反遏於葛反徐音謁馬云止也喪息浪反注同惰徒卧反罰音伐賚力代反徐音來疏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為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大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衆即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為割剝之政於夏邑敏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為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若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言為虛偽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衆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傳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為商知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為號若取商丘為號何以不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為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為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邰為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為豳太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為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為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衆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比經與上合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罪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絕衆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上既馭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脇恐下民也釋詁云食偽也孫炎曰食言之偽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偽也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脇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啟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鄭意以為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為權脇

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舂人稾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傳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疑至臣扈傳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音義社后土之神禪時戰反應應對之應創初亮反正音征又音正句音鉤句龍共工之子為后土扈音戶疏正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

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叙之為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傳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草卦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為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為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為言也若商草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為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為句龍也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傳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傳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誼伯仲伯作典寶傳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音義績子寂反從才容反朡子公反俘音孚行戶剛反一音如字誼本或

作義疏傳正義曰湯伐三朡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朡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朡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

序湯歸自夏至于大坰傳自三朡而還大坰地名仲虺作誥傳為湯左相奚仲之後音義夏亥雅反坰故螢反徐欽螢反又古螢反虺許鬼反誥故報反相息亮反奚弦雞反疏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坰之地其臣仲虺作誥以誥湯史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朡故傳言自三朡而還不言歸自三朡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朡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傳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疏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附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

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康誥召誥之類二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冏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也傳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傳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傳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音義湯伐桀武功成故號成湯一云成謚也疏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為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仲虺乃作誥傳陳義誥湯可無慙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傳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傳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有夏昏德民墜塗

炭傳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傳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傳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音義纘子管反應應對之應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傳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傳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為主也音義矯居表反誣音無臧作郎反疏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為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傳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為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明也簡賢附勢寔繁有徒傳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傳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小

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傳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音義繁音煩莠羊九反秕悲里反徐甫理反又必履反鋤仕魚反簸波我反颺音揚矧申恐反惡烏路反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傳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音義近附近之近行下孟反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傳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音義懋音茂吝良刃反王如字又于況反疏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為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言惟如己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恡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恥非己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為此行尚為仲虺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傳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傳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

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音義仇音求餉式亮反疏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過之事胤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為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為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為之報也孟子稱湯使已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為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衆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已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為之報耳不為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救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

曰奚獨後予傳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傳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傳舊謂初征自葛時音義徯胡啓反蘇字亦作穌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傳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疏傳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為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與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傳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疏傳正義曰力少為弱不明為昧政荒為亂國滅為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為已有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為已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為愧下言推亡及覆昏暴其意亦在桀也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傳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音義推土雷反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傳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音義懈工債反疏正義曰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言脩

德不怠日日益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則情必不附離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也九族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之義有二案戴禮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傳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傳求賢聖而事之謂人莫已

若者亡傳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傳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音義中如字本或作忠非裕徐以樹反王徐于況反又如字好呼報反嗚呼慎厥終惟其始傳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殖有禮覆昏暴傳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傳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音義鮮息淺反覆芳服反暴蒲報反或作虐

序湯既黜夏命傳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疏正義曰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

湯誥傳以伐桀大義告天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傳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音義誕音但告工毒反疏正義曰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詁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誥諸侯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傳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傳皇大上帝天也衷善也疏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為君之道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傳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傳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傳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音義罹力之反本亦作羅洛何反荼音徒疏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傳言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寃訴天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傳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不改音義寃紆元反譴遣戰反寤五故反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傳行天威謂誅之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傳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音義台音怡牡茂后反疏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牡用

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云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傳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音義聿允橘反述也戮舊音六又力彫反說文力周反史記音力消反穢於廢反

疏傳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聿為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為聖名故伊尹可為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為聖人者也桀為殘虐人不自保故代桀除人之穢是為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傳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違屏**天命弗僭賚若草木兆民允殖傳**僭差賚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音義僭子念反忒也劉創林反賚彼義反徐扶云反飾也

煥呼亂反樂音洛

疏正義曰桀以大罪身既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為差賚飾易序卦文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傳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國諸侯家卿大夫**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傳**此伐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謙以求衆心音義俾必爾反徐甫婢反使也輯音集又七入反戾力計反

疏傳正義曰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衆心

懼懍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傳懍懍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音義懍音栗隕于敏反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傳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慆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傳守其常法承天美道音義彝徐音夷慆他刀反**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傳**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疏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傳自責化不至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傳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傳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音義忱市林反

序咎單作明居傳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音義咎其九反單音善卷末同疏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空也

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傳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傳凡三篇其二亡疏正義曰成湯既沒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傳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為首也商謂年為

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伊訓傳作訓以教道太甲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傳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音義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祠音辭祭也疏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祇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為奠殯而告見厥祖為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為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賓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為奠耳傳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為喪主也奉嗣王祇見厥祖傳居位主喪侯

甸羣后咸在傳在位次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傳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傳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音義兄皆遍反甸徒遍反總音揔疏傳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為商家一代之太祖故以烈祖稱焉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傳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音義少詩照反上時掌反禳如羊反疏傳正義曰有夏先君總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耳魯語云杼能帥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傳莫無也言皆安之暨鳥獸魚鼈咸若傳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音義暨其器反鼈必滅反疏正義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夭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為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傳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傳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

音義亳旁各反徐扶各反疏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為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傳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傳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傳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音義長丁丈反疏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令緣親以及疎此分敬屬長言從長以及幼耳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傳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音義咈扶弗反疏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居上克

明傳言理恕疏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為下克忠傳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傳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疏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也檢勑其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卑人不恃長以陵物也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傳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為天子此自立之難音義操七曹反又七報反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傳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音義哲本又作喆俾必爾反制官刑儆于有位傳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傳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傳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傳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傳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傳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傳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音義僕居領反酣戶甘反巫音無樂音洛殉辭俊反徐辭荀反畋音田遠于萬反注同耆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扶至反稚直利反嚚魚巾反愆去乾反喪如字又息浪反爭諫爭之爭鑿在洛反頞魚白反涅乃結反隸郎計反疏正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畋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恆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酣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為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為遊畋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疎遠耆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亂故為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一於身者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傳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恆舞酣歌乃為愆耳若不恆舞不酣歌非為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為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為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畋是遊與畋別故為遊戲與畋獵為之無度是淫過之風

俗也侮謂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獒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以為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傳言當敬身念祖德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傳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音義洋音羊徐音翔疏正義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傳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傳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傳苟為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音義賚力代反疏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為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傳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於大惡

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序肆命傳陳天命以戒太甲亡

序徂后傳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序太甲既立不明傳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傳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傳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音義朝直遥反疏正義曰太甲既立為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于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叙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總三篇也傳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太甲上傳戒太甲故以名篇疏正義曰盤庚仲丁祖乙等皆是發言

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為名有異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傳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音義倚於綺反疏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忠規切諫罔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為作書發端故言此為目也傳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為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文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傳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音義顧音故諟音是說文云顧還視也諟與是理也祇巨支反疏傳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為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祇也

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傳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傳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傳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音義遠于萬反監工暫反辟必亦反徐甫亦反疏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肆嗣王丕承基緒傳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傳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傳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傳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為君不君則辱其祖音義忝普悲反徐甫眉反先見並如字注同相息亮反

王惟庸罔念聞傳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傳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傳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無越厥命以自覆傳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傳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

之謀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傳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傳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惟朕以懌萬世有辭傳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嘆美無窮音義眛音妹俊亦作畯迪大歷反越于月反本又作粵覆芳服反注同省息井反括故活反度如字虞度待洛反中丁仲反懌音亦疏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昧爽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約之德令其以儉為德而謹慎守之惟思為長世之謀謀為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旦行之則無不當矣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窮也傳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丕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為政亦如是也

王未克變傳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音義輕遣政反疏傳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為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誨之不止冀其終從已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傳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傳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音義惑本亦作或俾必爾反後篇同近附近之近令力呈反疏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比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傳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是近不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如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為善也

王徂桐宮居憂傳往入桐宮居憂位疏傳正義曰亦既不知朝政之事

惟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克終允德傳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傳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音義闋苦穴反冕音免疏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朞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

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冔冔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袞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覺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從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傳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傳須民以君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傳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音義俾息餘反疆居良反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傳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傳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音義底之履反敗必邁反徐甫邁反縱子用反戾郎計反

疏傳正義曰釋言云速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召也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為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孽災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音義孽魚列反逭胡亂反疏傳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青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逭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逭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雊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擾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

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傳言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音義背音佩徐扶代反伊尹拜手稽首傳拜手首至手疏傳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于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大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傳言脩其身使信德合於羣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傳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傳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音義徯胡啟反疏正義曰言湯昔為諸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羨慕湯德忻戴之也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傳言當勉脩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傳以念祖德為孝以不驕慢為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傳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音義懋音茂疏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為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為文朕承王之休無斁傳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音義斁音亦厭於艷反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傳言天於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傳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為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傳言鬼神不係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艱哉傳言居天

子之位難以此三者疏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冀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為文也德惟治否德亂傳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傳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音義治直吏反注及下同疏傳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法總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典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所云惟言治亂在所與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任也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傳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為明王明君疏正義曰重言明明言其為大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王明君君王猶是一也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傳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傳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傳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傳無輕為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傳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慎終于始傳於始慮終於終思始疏正義曰欲慎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將終戒惰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傳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藏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傳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音義咈扶弗反疏傳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象象皆以貞為正也伊尹此言勸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為何成則為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為善政也謂天子為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為謙辭言已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為一人是為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傳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傳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音義覆芳服反疏傳正義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衆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為之限極以安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邦其永孚于休傳言君臣各以其

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序伊尹作咸有一德傳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疏正義曰太甲既歸于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咸有一德傳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疏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叙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為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王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為一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為戒

伊尹既復政厥辟傳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傳告老歸邑陳德以戒疏正義曰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亮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祖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傳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此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自出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傳以其無常故難信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傳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音義諶徐市林反疏正義曰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汎說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為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傳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傳言天不安桀所為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傳天求一德使伐桀為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傳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疏傳正義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為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亦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傳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傳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傳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傳二三言不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傳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音義王于況反下以王同或如字僭子念反疏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微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微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為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傳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傳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傳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傳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傳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音義行下孟反殺色界反衰微也殺害也言小小害也為上之為于偽反為民同為德之為如字為下同徐皆于偽反易以豉反疏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為官惟用其賢才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任官左右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為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於民也臣之既當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為易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為臣之難如此惟當衆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傳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

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日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問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人任官是用人為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人字不見故據問命之文以忠良充之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為在上解經為上也布德者謂布為道德解經為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為臣下解經為下也訓民者謂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為民也顧氏亦同此解其難其慎者此經申上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羣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言臣亦當一德也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傳德非一方以善為主乃可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傳言以合於能一為常德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傳一德之言故曰大又曰一哉王心傳能一德則一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傳言為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音義烝之承反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傳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傳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音義長之丈反疏正義曰此又勸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為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尚爾況天子乎勸王使為善政也傳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

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為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為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為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為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后非民罔使民非

后罔事傳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傳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音義狹戶夾反盡徐子忍反注同疏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戒王虛心待物凡為人主無得自為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為大謂彼所知為小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

序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

老終以三公禮葬咎單遂訓伊尹事傳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作沃丁傳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音義沃烏毒反徐於毒反疏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單以沃丁愛慕伊尹言重其賢德備禮而葬之咎錄其事作沃丁之篇傳正義曰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序伊陟相太戊傳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傳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傳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音義陟張力反相息亮反太戊馬云太甲子桑蘇臧反穀工木反楮也朝直遥反巫咸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乂治也疏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錄其事作咸乂四篇乂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為咸乂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奭云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乂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傳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

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為妖怪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搤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算法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臣曰帝修德大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

故贊為告也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為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乂稱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序太戊贊于伊陟傳告以改過自新作伊陟原命傳原臣名原命伊陟二篇皆亡疏正義曰言太戊贊於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為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冏命畢命也

序仲丁遷于囂傳太戊子去亳囂地名作仲丁傳陳遷都之義亡音義囂五羔反疏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為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圮也李顒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傳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亳也

序河亶甲居相傳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作河亶甲傳亡音義亶丁但反相息亮反在河北今魏郡有相縣

序祖乙圮于耿傳亶甲子圮于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作祖乙傳亡音義圮備美反徐扶鄙反馬云毀也疏傳正義曰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為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向囂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大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為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從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從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者蓋祖乙圮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亳囂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尚書注疏卷七

尚書注疏卷七考證

湯誓序升自陑傳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劉敞曰言升陑者謂桀雖據險亦不能拒湯所謂地利不如人和孔氏乃云出其不意孫吳之師非湯與伊尹之義也

湯誓傳戒誓湯士庶○臣召南按文義應作湯戒誓士衆又按此篇今爾有衆汝曰及今汝其曰皆謂士衆不欲伐夏故作誓明必往之義孔傳解經全非經意至序所云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則此誓已後之事也林之奇曰此篇是始興師誓衆於亳邑之辭甚確

仲虺之誥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臣召南按史記作至於泰卷陶中囂作誥注徐廣曰一無陶字又按仲虺荀子作中歸大戴作仲傀趙岐曰萊朱一曰仲虺左傳仲虺為湯左相是伊尹為右相

成湯放桀於南巢疏桀奔南巢一段○臣浩按疏一條

監本誤移於後文奉若天命注下又此篇疏並不依經傳之次以類相從今並一一移正

湯誥序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臣召南按伏生今文無湯誥而孔壁古文有之即此篇王歸自克夏云云是也乃史記殷本紀曰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按其辭酷類尚書但今文本闕湯誥古文具存不知司馬遷何處得此逸篇也附錄於此

若有恒性○羅欽順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　臣浩按此句宋儒連上降衷於下民讀即

中庸天命之謂性也孔傳則連下克綏厥猷讀

伊訓序太甲元年疏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蘇軾曰本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曰元祀十有二月者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殷之正月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為正猶以夏正數月猶周公作豳詩於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

伊尹祠於先王○王應麟曰漢律歷志引伊訓伊尹祠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謂祀先王於方明朱子曰方當作乃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自周有終傳周忠信也○蘇軾曰自由也由忠信之道則有終王柏曰周當作君金履祥曰古文君字與周字相似故誤吳氏經說亦云當作君

乃陳戒於德疏傳稱祖甲即太甲也○臣召南按此說不確若無逸所稱祖甲即是太甲則何以叙於中宗高宗之後

附序仲丁遷於囂○囂史記作隞

附序祖乙圮於耿傳圮於相遷於耿○王應麟曰殷本紀謂祖乙遷於邢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圮於耿徙居邢蓋從史記以書序考之孔氏以圮於耿為圮於相恐未通蘇氏書傳云祖乙圮於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考之自祖乙以乙未踐位至盤庚己亥已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圮不應如此之久也當闕所疑

尚書注疏卷七考證

謹案第七頁前三行然而旱乾水溢刊本溢訛益
今改
第二十頁前八行抒能帥禹者也刊本帥訛師據
國語改
第二十三頁前一行具訓于蒙士刊本具訛其今
改
第三十四頁前七行言治亂在所與耳刊本與訛
去今改
第四十一頁後七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
廟刊本祖訛祀猶若漢宣帝刊本若訛苦今並
改
第四十二頁後五行上篇言其告歸刊本上訛土
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煜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貢生臣周廷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八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八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商書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傳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民咨胥怨傳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作盤庚三篇音義盤本又作般步干反治直吏反胥徐思餘反怨紆萬反疏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誥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總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地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傳正義曰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為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為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殷即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東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東晳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為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始

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東晳不見壁內之書妄為說耳若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自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故通訓胥為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遷都于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戀舊情深前王三徙誥令則行曉喻之易故無此言此則民怨之深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篇者謂民怨上故勸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潟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已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于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為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傳云水泉沉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極孔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潟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為奢侈也此以君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玄以為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

盤庚上傳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音義盤庚殷王名馬

云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疏正義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啟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必見他義傳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鄭玄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為湯玄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開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盤庚故為曾孫

盤庚遷于殷傳亳之別名民不適有居傳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率籲衆慼出矢言傳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傳我王祖乙居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重我民無盡劉傳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傳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於龜以從曰

其如我所行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傳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傳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從國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傳今不承古而從是無知天將斷絶汝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傳天將絶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若顛木之有由蘖傳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傳言天其長我命于此新邑不可不從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傳言我徙欲如此音義顛音喻感千歷反盡子忍反稽工兮反台音怡恪苦角反五邦馬云謂商丘亳囂相耿也斷又音短從才容反蘖五達反本又作枿馬云顛木而肆生曰枿仆音赴又步北反底之履反疏正義曰盤庚欲遷于亳之殷地其民不欲適彼殷地別有邑居莫不憂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為重我民無欲盡殺故先王以久居墊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以生故謀而來徙以徙為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吉先王成湯以來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可徙則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于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絶汝命矣天將絶命尚不能知況曰其能徙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遷都更求昌盛猶木死生蘖哉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長我殷之王命於此新邑繼復先王之大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人我徙欲如此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若不徙以避害則天將絶汝命謂絶臣民之命明亦絶我殷王之命復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殷之王命明亦長臣民之命互文也傳正義曰此序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内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知於此號為殷也雖無號為殷而商名不改或稱殷又有無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翼撻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是兼稱之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其亳鄭玄以為偃師皇甫謐以為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為往故適得為之不欲往彼殷地別有新邑居也顧即

裕也是寬意故為和也憂則不和感訓憂也故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故以矢言為正直之言孔以祖乙圮於相地遷都于耿今盤庚自耿遷于殷以我王為祖乙此謂耿也劉殺釋詁文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不行殺民之道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不徙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沉溺人民困苦不能以義相匡正以生又考卜于龜以徙周禮太卜大遷則貞龜是遷必卜也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總謂成湯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謂行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即是有所服行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況我不能敬順天命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不遷也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為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為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間

曰枿是言木死顛仆其根更生蘖哉此都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顛仆枯死之木用生蘖哉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傳斆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傳言無有敢伏絶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音義斆戶教反度如字箴之林反馬云諫也朝直遥反疏正義曰前既復並戒臣民盤庚先教於民云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從從其臣言也民從上命即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絶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傳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斆干

大胥贊之籥師斆戈籥師丞贊之彼並是教舞干戈知斆為教也小民等患水泉沉溺欲箴規上而從汝臣下勿抑塞伏絶之鄭玄云奢侈之俗下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勑以無伏之王命衆悉至于庭傳衆羣臣以下疏傳正義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至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從由臣不助王勸民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傳告汝以法教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傳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傳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音義傲五報反任而鴆反疏正義曰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者乃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丕欽蒙上之先不言先省文也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傳王布告人以所脩之政不匿其指音義播波餓反匿女力反疏傳正義曰上句言先王用舊人共政下云王播告之修當謂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下云民用丕變是必告臣亦又告民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傳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傳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偽膚

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音義聒古活反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疏傳正義曰鄭玄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王肅云聒聒拒善自用之意也此傳以聒聒為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起信險膚者言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偽膚受淺近之言信此浮言妄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言無理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傳我之欲從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如視火音義惕他歷反疏正義曰言先王敬其教民用大變我命教汝汝不肯從非我自廢此丕欽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惡不畏懼我一人故耳汝舍歲此意謂我不知我見汝情若觀火言見之分明如見火也予亦拙謀作乃

逸傳逸過也我不威脅汝徒是我拙謀成汝過音義拙之劣反疏傳正義曰逸過釋言文我若以威加汝汝自不敢拙謀作成汝過也恨民不遷則無違上之過也我不威脅汝徒乃是我亦以恩導之而不從已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傳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音義紊音問徐音文疏傳正義曰紊是絲亂故為亂也稼是秋收之名得為耕穫總稱故云穡耕稼下承上則有福福謂祿賞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傳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傳戎大昏强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强作勞于田畝則黍稷無所有音義昏馬同本或作暋音敏爾雅昏暋皆訓强故兩存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强其丈反疏傳正義曰戎大昏强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之强也書曰不昏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為昏也鄭玄讀昏為暋訓為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于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毒毒為禍患也遠近謂徐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强於作勞則黍稷無所獲以喻不遷于新邑則福祿無所有也此經情農弗昏無黍稷對上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畧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傳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疏傳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百姓既是百官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禍是公卿自生毒害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傳言汝不相率共徙是為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傳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徒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音義宄音軌奉孚勇反注同恫勑動反又音通痛也疏傳正義曰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為善羣臣亦不欲徙是乃先惡於民也恫痛釋言文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傳言憸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敎從我是不若小民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傳曷何也責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徙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傳火炎不可嚮邇尚可撲滅浮言不可

信用尚可刑戮絶之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傳

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為非謀所致音義

相息亮反馬云視也徐息羊反憸息廉反馬云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徐七漸反曷何末反燎力召反又力鳥反又力紹反嚮許亮反撲普卜反近附近之近靖馬云安也 疏正義曰又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如小民我視彼憸利小民猶尚相顧于箴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口之患故以言相規患之小者尚知畏避況我為天子制汝短長之命威恩甚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徙何以不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浮華之言乃語民云國不可徙我恐汝自取沉溺于衆人而身被刑戮之禍害此浮言流行若似火之燎于原野炎熾不可嚮近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不可止息尚可刑戮使絶也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衆自為非

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正義曰曷何同音故曷為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恐動不徙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于衆人不免禍害也我刑戮汝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為非謀所致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傳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古我

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傳言古之

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

罰脅汝乎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傳選數也言我世世

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茲予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傳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

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傳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

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音義遲直疑反徐持夷反任而金反馬云古老成人選息轉反又蘇管反掩本又作弇數色主反與音預烝之丞反 疏正義曰可遷即遷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為人子孫宜法汝父祖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自我先王以至于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于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於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宗

廟而歆享之是我不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各從汝善惡而報之耳其意告臣言從上必有賞違我必有罰也傳正義曰遲任古賢者其人既沒其言立于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王肅云古老成人皆謂賢也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即算也故訓為數經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已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于汝也言已之忠責臣之不忠也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廟得有臣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據已而道前世也此殷時已然矣大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為大烝嘗為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為大礿祠為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為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礿祠為小也知烝嘗有功

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勲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勲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内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為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為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犆礿祠烝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為祫又為時祭諸侯亦春為時祭夏惟作祫不作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傳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音義射食夜反準音准中丁仲反疏正義曰既言作福作災由人行有善惡故復教臣行善我告汝於行事之難猶如射之有所準志志之主欲得中也必中所志乃為善耳以喻人將有行豫思念之行得其道為善耳其意言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傳正義曰此傳惟順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于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已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傳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從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音義侮亡甫反易以豉反疏傳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從不用其言是侮老之也不從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卑弱輕易之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傳盤庚勑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音義長丁丈反疏傳正義曰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宅惟見目前之利不思長久之計其臣非一共為此心盤庚勑臣下各思長久于其居處勉強盡心出力聽從我遷徙之謀自此已下皆是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傳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為善音義去羌呂反疏正義曰此即遷徙之謀也言我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遠之與近必當待之如一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其行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者人主以照察之德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為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言用賞彰厥善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傳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罪已之義

凡爾衆其惟致告傳致我誠告汝衆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傳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音義臧徐子郎

反佚音逸度徐如字亦作渡疏正義曰度法度也故傳言以法度居汝口也罰及爾身弗可悔傳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傳為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傳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誡於衆咸造勿褻在王庭傳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盤庚乃登進厥民傳升進命使前音義話胡快反馬云告也言也誕徐音但亶丁但反馬本作單音同誡也造七報反注同馬在早反云為也褻息列反

疏正義曰盤庚于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為教告用誠心於其所有之衆人于時衆人皆至無有褻慢之人盡在于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前而衆告之史敘其事以為盤庚發誥之目傳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為之法也釋詁云話言也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王苦民不從教必發善言告之故以話為善言鄭玄詩箋亦云話善言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傳荒廢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傳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傳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音義鮮息淺反

疏傳正義曰以君承安民而憂之故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使君令必行責時羣臣不憂行君令也舟船浮水而行故以浮為行也行天時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為也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傳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疏傳正義曰遷徙者止為邑居墊隘水泉鹹鹵非為避天災也此傳以虐為災懷為思言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將天降之災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傳其所為視民有利則用徙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傳古后先王之聞謂遷事承

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傳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於殃罰音義曷何末反下同俾必爾反咎其九反比毗志反徐扶至反注及下同共羣用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疏正義曰先王為政惟民之承今我亦法先王故承安汝使汝徙惟歡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謂汝有咎惡而徙汝令比近于殃罰也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傳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從其志而徙之音義籲羊戍反疏正義曰盤庚言我順於道理和協汝衆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為我王家亦惟利汝衆故為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今予將試以

汝遷安定厥邦傳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困傳所困不順上命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傳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爾惟自鞠自苦傳鞠窮也言汝為臣不忠自取窮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傳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音義臭尺救反又許救反鞠居六反載如字又在代反 疏 正義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為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為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達於外謂穢氣為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為敗船不渡水則敗其所載物也爾忱

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傳汝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音義屬音燭注同馬云獨也沈直林反瘳勑留反 疏 正義曰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忠誠不能屬逮於古賢苟不欲徙惟相與沈溺於衆不欲徙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王遷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及其禍至乃自忿怒何所瘳差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傳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欲徙是大勸憂之道 疏 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不徙則憂來衆是自勸勵以憂愁之道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傳言不徙無後計汝何得久生在人上禍將及汝 疏 正義曰顧氏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日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得久生在民上也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傳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音義穢於廢反 疏 正義曰今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為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傳言汝既不欲徙又為他人所誤倚曲迂僻汝心音義倚於綺反徐於奇反迂音于僻匹亦反 疏 正義曰[illegible]他人倚曲汝[illegible]迂僻汝心使汝[illegible]不用[illegible]也傳正義曰[illegible]以不能自決則好用他理之[illegible]人[illegible]為人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以[illegible]曲故倚為曲也迂是迴也迴行[illegible]僻也予

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傳迓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衆音義迓五駕反畜許竹反下同脅虛業反 疏 傳正義曰迓迎釋詁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從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衆臣民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傳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音義勞力報反又如字注同 疏 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進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德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傳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

而為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畧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畧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為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己命故責之深也

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傳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傳不進進謀同心徙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傳**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懋庚自謂比同心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傳**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無能道言無辭

音義重直勇反又直恭反**疏**正義曰懋庚以

民不順道言神后將罰汝使從己也我所以必須從者我今為成我自上其罰汝使從己也我所以必成湯之德我自上其罰汝使從己也我所以必民而不從乎我欲從乎而乃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從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既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于汝汝實有罪無所能有言無辭以自解說也傳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虐久也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為久之義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為進

進王肅亦然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羣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亦然因博及之訓爽為明言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言下見汝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傳勞之共治人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傳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從是反父祖之行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傳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

音義我在良反又七良反行下孟反斷丁緩反**疏**正義曰又責羣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之官是我乎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之心非我今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為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雖汝祖父亦不佑汝我先君安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汝忠汝祖汝父忠于先君必愛汝遠我乃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當死故汝祖父亦不救汝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傳正義曰勞之共治人者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也春秋宣十八年鄭人戕鄫子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戕為殘害之義故為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治民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為也汝今共為我畜民之官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從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傳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

曰作丕刑于朕孫傳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傳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音義治直吏反盡子忍反告工號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疏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于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其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為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從乎傳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

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貝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于君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也作大刑于我子孫者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己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為之辭以懼其子孫耳訓迪為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為不忠違父祖為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傳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永敬大恤無胥絕遠傳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傳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乃有不吉不迪傳不善不道謂凶人顛越不恭暫遇姦宄傳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刼奪之為姦于外為宄于內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傳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傳自今以往進進於善我乃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音義不易之易以豉反注同易種之易如字又以豉反注同遠于萬反又如字注同分扶問反

又如字注同暫才淡反隕于敏反劓魚器反徐吾氣反殄徒典反長丁丈反下遺長同疏正義曰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羣臣常分輩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勿為殘害之事汝羣臣若有不善不道隕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逢遇人即為姦宄而劫奪之我乃割絕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于此新邑故耳自今已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也傳正義曰此易讀為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己言必不改易與孔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為隕越是遺落為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

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為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宄也五刑截鼻為劓故劓為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言已若至新都當整齊使潔清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傳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傳安於有衆戒無戲怠勉立大教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傳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傳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音義奠田薦反朝直遥反腎時忍反腸徐持良反比毗志反讒士咸反疏正義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于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臣共怒盤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

復罪汝衆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為忿怒協比讒言毀惡我一人恕其前愆與之更始也傳正義曰訓攸為所定其所居總謂都城之內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奠厥攸居者止為定民之居豈先令民居使足待其餘剩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即是先定王居不得為先定民矣孔惟言定其所居知是官民之居並定之也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鄭玄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王肅云勉立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從已命此句宜言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布心腹者此論心所欲言腹內之事耳以心為五臟之主腹為六腑之總腸在腹內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內腎腸配言之也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傳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傳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傳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極音義降工巷反徐下江反去羌呂反析先歷反注同疏正義曰言古者我之先王將欲多大於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適于山險之處用下去我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國但徙來已久水泉沈溺今我在此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有安定之極我今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其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人之功定民極也傳正義曰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前人久居舊邑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

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功矣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易坎卦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防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為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盈溢令人沈深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莫不得其中今為民失中故徙以為之中也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傳言皆不明己本心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傳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傳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傳沖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傳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

音義治直吏反弔音的或如字賁扶云反

疏正義曰言我徙以為民立中震動萬民以為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廢其詢謀謀於衆人衆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善謀者皆

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與汝羣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之大業我徙本意如此耳傳正義曰民害不徙違失湯德以徙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奉湯德令得治理于我家言由徙故天福之沖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自稱童人言己幼小無知故為謙也弔至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衆言己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宏賁皆大也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為大之義也各者非一之辭故為君臣用謀不敢違卜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是既謀及于衆又決於蓍龜也用大此遷都大謂立嘉績以大之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傳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為善政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傳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衆民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傳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

音義長丁丈反注同相息亮反好呼報反任而林反

疏正義曰言遷事已訖故歎而勑之嗚呼國之長伯及衆官之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為善政哉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為善汝當思念愛敬我之衆民我不任用好貨之人有人果敢奉用進進于善見窮困之人能謀此窮困之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敬用之傳正義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為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

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總稱牧也師訓為衆衆長衆官之長故為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百職事之官皆是也此總勑衆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復相訓故尚為庶幾庶幸也幾冀也隱謂隱審也幸冀相與隱審檢括共為善政欲其同心共為善也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簡大釋詁文又云相助慮也俱訓為慮是相得為助也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為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衆民也釋詁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我今不委任貪貨之人以恭為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于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訓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為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傳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傳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傳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音義告呼報反疏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于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敬者汝等無得總于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當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尚書注疏卷八

尚書注疏卷八考證

盤庚序將治亳殷○史記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裴駰注按鄭玄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改號曰殷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臣召南按亳有三北亳南亳西亳此在偃師則西亳也漢地理志河南䰟偃師尸鄉殷湯所都盤庚之遷是於舊地附近新營京邑故下篇曰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又曰用永地於新邑也

疏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自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於朝歌○臣召南按自盤庚以後都於殷凡七君至武乙始遷河北傳子及孫至曾孫紂史記有明文然則自亳徙朝歌自武乙始也盤庚上疏子開甲立○殷本紀作沃甲司馬貞索隱曰系本作開甲臣浩按此疏所引者本紀文也又用系本作開甲蓋開字係沃字之訛

誕告用亶其有衆○臣浩按注疏讀此七字為句宋儒

始以其有衆連下咸造二字為句

今予命汝一疏今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臣名南按如疏所解則今予命汝當一讀一字為一句

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臣名南按孔傳以大能進勞汝解予丕克羞爾以義懷汝心解用懷爾又云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孔疏順傳為說是經文然字自為一句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傳不進進疏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

○臣浩按此二篇中三言生生傳俱解作進進疏謂王肅亦然似古人方言如是

故有爽德傳湯有明德在天○臣名南按傳解此句頗為牽強依傳則故有爽德自上六字為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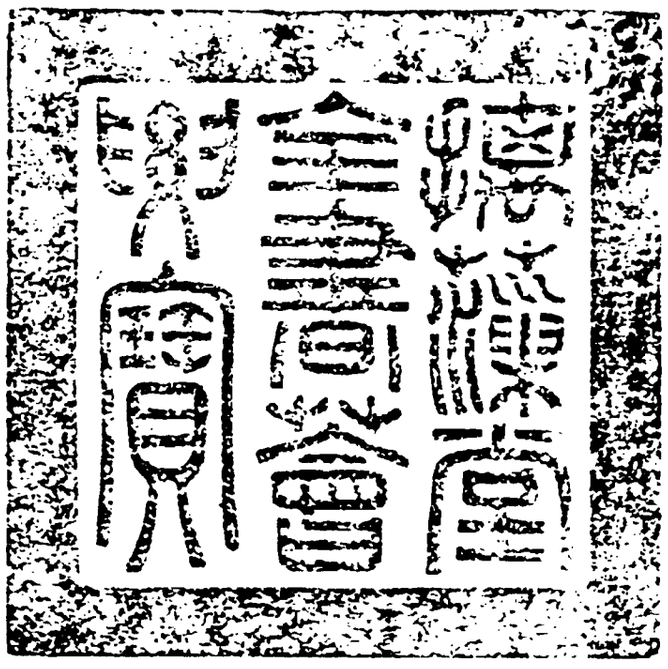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於乃心○金履祥曰古文尚書猷念作繇古字繇攸通用猷念所念耳分石經作比設中古文作翕中於義為長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傳宏賁皆大也疏詩云有賁其首○臣名南按宋儒蘇軾陳傅良解賁字作易賁卦之賁言新遷規模煥然一新以湯誥賁若草木証之似較傳疏為愜

尚書注疏卷八考證

謹案第八頁前七行下承上則有福刋本下訛不今改

第二十五頁前六行又決于蓍龜也刋本蓍訛著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燧

謄録監生臣許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九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九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商書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序

高宗夢得說傅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傅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作說命三篇傅命說為相使攝政

音義說本又作兌音悅注及下篇同相息亮反下同疏正義曰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羣臣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于傅氏之巖遂命以為相史敘其事作說命三篇傳正義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為盤庚弟小乙子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以工為官見其求者衆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為工巧之人與孔異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然則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傅巖傳云得之於傅巖之谿以巖是總名故序言之耳經稱爰立作相是命為相也惟說命總百官

是使攝政也

說命上傳始求得而命之疏正義曰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總百官戒王為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為學之有益王又屬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為三篇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傳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音義亮本又作諒如字又力章反疏正義曰言王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者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傳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為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默則信謂信任冢宰也

既免喪其惟弗言傳除喪猶不言政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傳知事則為明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傳天下待令百官仰法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傳稟受令亦命也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傳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傳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傳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說築傳巖之野惟肖傳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似所夢之形音義哲本又作詰詰故報反台音怡賚力代反徐音來俾必爾反肖音笑虢寡白反壞音怪供音恭疏傳正義曰傳以傳為氏此巖以傳為名明巖傍有姓傳之民故云傳氏之巖也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虢之界孔必有所案據而言之也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言於時築傅險則以杵築地傳說賢人必身不犯罪其言說為胥靡當是時代胥靡也傳云通

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為傅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案謚言初夢即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其言自不相副謚惟見此書傅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傳於是禮命立以為相使在

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傳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若金用汝作礪傳鐵須礪以成利器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傳渡大水待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傳霖三日雨霖以救旱疏傳正義曰隱九年左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音義朝張遥反礪力世反楫音接徐音集瞑莫遍反眩玄遍反徐又呼縣反瞑眩困極也瘳勑留反警音景疏正義曰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教已未知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眩憒亂病乃得瘳傳言瞑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以自警懿即大雅抑詩也切言出於傳說據王以為自警也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傳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為已視聽音義跣先典反徐七顯反為于偽反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傳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音義辟必亦反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傳言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嗚呼

人瞑眩憒亂則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傳正義曰瞑眩者令人憒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憒亂病乃得瘳傳言瞑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以自警懿即大雅抑詩也切言出於傳說據王

欽予時命其惟有終傳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傳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傳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傳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傳在冢宰之任音義總音揔疏正義曰惟此傳說受王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為發言之端也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傳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音義宿音秀疏傳正義曰晉語云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總言建國立家之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傳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音義王于方反長丁丈反

治直吏反下同疏正義曰此又總言設官分職之事也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王君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為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御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有上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略言設官故辭不詳備為治之本惟天聰明已下皆是也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傳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音義豫羊慮反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傳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上為治音義從才容反疏正義曰憲法釋詁文人之聞見在於耳目天無形體假人事以言之聰謂無所不聞明謂無所不見惟聖人於是法天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從上為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傳甲鎧冑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惟衣裳在笥干戈省厥躬傳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音義冑直又反鎧苦代反兜丁侯反鍪莫侯反易以豉反笥息嗣反省息井反一本作眚疏正義曰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不慎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辱惟甲冑代非其罪以起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篋笥不可加非其人觀其能足稱職然後賜之惟干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之

上二句事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篋笥干戈不言所在干戈云省厥躬衣裳不言視其人令其互相足也傳正義曰經傳之文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今曉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鍪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為教令甲冑興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易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令之不善則人違背之是起羞也靜亂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也非其人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一命始見命為正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篋笥也甲冑干戈俱是軍器上言不可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傳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惟治亂在庶官傳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官不及私昵惟其能傳不加私昵惟能是官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傳言非賢不爵音義昵女乙反疏正義曰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為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慮善以動動

惟厥時傳非善非時不可動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傳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音義喪息浪反疏正義曰人性尚謙讓而憎自取自有其善則人不以為善故實善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不以為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有其善即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推而不有故名反歸之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事事非一事無啓寵納侮傳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疏正義曰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君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主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無恥過作非傳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疏傳正義曰仲虺之美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也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傳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傳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音義醇音純粹雖遂反黷徒木反數色角反疏傳正義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禮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傳總云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孔以高宗肜日祖己訓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傳說此言為彼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傳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傳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傳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傳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傳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音義忱市林反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傳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音義台音怡疏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為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傳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遯于荒野是學說乃遯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傳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

故使居民間音義遯徒頓反疏傳正義曰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初遯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為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比為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傳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爾惟訓于朕志傳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若作酒醴爾惟麴糵傳酒醴須麴糵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傳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傳交非一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音義麴起六反糵魚列反羹音庚一音衡鹽余廉反梅亦作楳醋七故反和如字又胡臥反疏傳正義曰爾交脩予令其交更脩治己也故以交為非一之義言交互教之非一事之義邁行釋言文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傳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傳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傳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脩乃來疏正義曰人志本欲求善欲學順人本志學能務是敏疾則其德之脩乃自來言務之既疾則德自來歸已也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傳信懷此學志則道積於其身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傳斅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脩無能自覺音義斅戶孝反疏正義曰教人然後知困知困必將自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言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脩漸漸進益無能自覺其進言日有所益不能自知也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傳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音義愆起虔反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傳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音義俊本又作畯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傳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音義仰如字徐五亮反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傳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傳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音義長丁丈反下同疏傳正義曰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曰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為官名又云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為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為起言起而助

湯也正長釋詁文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傳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傳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為己罪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傳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于天無能及者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傳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傳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傳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傳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音義俾必爾反撻他達反何烏何反治直吏反辟必亦反

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傳耳不聰之異雊鳴祖己訓諸王傳賢臣也以訓道諫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傳所以訓也亡音義雊工豆反己音紀肜音融疏正義曰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肜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雊鳴其臣祖己以為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脩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篇傳正義曰經言肜日有雊雉不知

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之禘祫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為肜祭不知此肜是何祭之肜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為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為羽蟲之孽非為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劉鄭雖小異其為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己之言竝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為二篇標此為發言之端故以肜日為名下篇總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命徂后孔歷其名於伊尹之下別為之傳此高宗之訓因序為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為例也

高宗肜日傳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音義繹音亦字書作釋爾雅云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疏傳正義曰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爾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又云夏曰復胙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

孔傳不言夏曰復胙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儐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傳於肜日有雉異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傳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疏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肜祭之日於是有雊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臣祖己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遇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既作此言乃進言訓王史錄其事以為訓王之端也傳正義曰格訓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至極行合於道遭遇變異改脩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太戊拱木武丁雊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道未必

為道不至而致此異且此勸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王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傳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傳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傳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音義中丁仲反又如字疏正義曰祖己既私言其事乃以道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下觀其為義以否其下年與民有長者有不長者言與為義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使中道絕其性命但人有為行不順德義有過不服聽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夭之也天既信行賞罰之命正其馭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不行義事求長命也傳正義曰經惟言有永有不永安知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天既以義為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云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也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獨以義為言者五常指體則別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其事宜五常之名皆以適宜為用故稱義可以總之也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夭壽為言者鄭玄云年命者惠愚之人尤惕焉故引以諫王也惕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者最是人之所貪故祖己引此以諫王也傳亦顧上經故不順德言無義也聽謂聽從故以不聽為不服罪言既為罪過而不肯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言天自信命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自正其德福善禍淫其德必不差也謂民有永有不永天隨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脩德以求永也乃曰其如台傳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傳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音義台音怡復扶又反豐方弓反昵女乙反尸子云不避遠昵昵近也又乃禮反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疏正義曰祖己既恐其言不入王意又歎而戒之嗚

呼王者主民當謹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為常道者也天以其事為常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修也傳正義曰釋詁云胤嗣繼也俱訓為繼是胤得為嗣嗣亦繼之義也釋詁云昵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為近也尼與昵音義同烝民不能自治自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也既與民為主當敬慎民事民事無大小無非天所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為常道也祭祀有常謂犧牲粢盛尊彝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己知高宗豐於近廟欲王因此雊雉之異服罪改修以從禮耳其異不必由豐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禰故有雊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

序殷始咎周傳咎惡周人乘黎傳乘勝也所以見惡祖伊恐傳祖己後賢臣奔告于受傳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作西伯戡黎傳戡亦勝也

音義咎其九反馬云咎周者為周所咎黎力兮反國名尚書大傳作耆受如字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云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伯亦作拍戡音堪說文作戟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勝詩證反

疏正義曰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漸著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殷臣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將滅史敘其事作西伯戡黎傳正義曰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為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為勝也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邘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祖己後賢臣此無所出正以同為祖氏知是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臣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謚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為受自外書傳皆呼為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謚法後人見其惡為作惡義耳戡勝釋詁文孫炎曰戡強之勝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傳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音義近近附之近圻巨依反

疏正義曰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傳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為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

訖我殷命傳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令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為周音義王心于況反下注宜王者同疏傳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而紂不能制日益強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之力故云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殷祚至此而畢將欲化為周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傳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疏傳正義曰格訓為至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有神靈逆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殷有吉者言必凶也祖伊未必問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為言耳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傳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逸用自絕於先王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傳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音義相息亮反度待洛反疏傳正義曰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則天與先王俱是人君之本紂既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上經言紂自絕先王此言天棄紂互明紂自絕然後天與先王棄絕之故傳申通其意以紂自絕先王故天亦棄之亦者亦先王言先王與天俱棄之也孝經言天子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祭則鬼享之今紂既自絕於先王先王不有安食

於天下言紂雖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廟之神不得安食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己之性命當盡也而所行不蹈循常法動悉違法言多罪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傳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音義摯音至本又作蟄疏傳正義曰摯至同音故摯為至也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恨其久行虐政欲得早殺之也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王之凶禍其如我之所言以王不信故審告之也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傳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傳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傳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音義參七南反馬云參字累在上

序殷既錯天命傳錯亂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傳告二師而去紂音義錯七各反馬云廢也少詩照反疏正義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

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敘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傳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之義故為亂也不指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為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為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

微子傳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疏正傳義曰微國在圻內先儒相傳為然鄭玄以為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為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人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為卿士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為卿士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傳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傳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我祖底遂陳于上傳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傳我紂也沈湎酗嗜敗亂湯德於後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傳草野竊盜又為姦宄於內外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

恒獲傳六卿典士相師效為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小民方興相為敵讎傳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共為敵讎言不和同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傳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殷遂喪越至于今傳言遂喪亡於是至於今到不待久音義治直吏反沈徐直金反酗況具反以酒為凶曰酗說文作酌云酒嗜湎面善反嗜音詠說文于命反酌酒也好呼報反宄音軌度如字讎市周反湎音倫徐力允反喪息浪反涯五皆反又宜佳反疏正義曰微子將欲去殷順其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與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必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湎酗嗜於酒用是亂敗其祖之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大皆好草竊姦宄雖在朝卿士相師師為非法度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中者在外小人方方各起相與共為敵讎荒亂如此今殷其沒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濟涯岸殷遂喪亡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是至於今到必不得更久也傳正義曰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為父師畢公時為太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偏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為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為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

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呼二師以告之或者不定之辭其事欲當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或為有也鄭玄論語注亦云或之言有也不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主所以治正四方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將必亡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我紂也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湎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湎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湎謂酒變面色湎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酗醟也然則酗醟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德必有所屬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為後世也士訓事也故卿士為六卿典事師師言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止言卿士以貴者尚爾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凡為皆言卿士以下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辜罪無人能秉常行得中正者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傳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傳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隕隮墜如之何其救之音義出尺遂反耄字又作旄莫報反遜徒困反徐徒頓反一音徒困反隋子細反玉篇子兮反切韻祖稽反隕于敏反疏正義曰微子既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告之也我念殷亡之故其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內耄亂欲遜遜出於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意告我云殷邦其隕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己共救之也傳正義曰狂生於

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為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堪耄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無指意告我者謂無指殷亡之事告我言殷將隕墜欲留我救之顛謂從上而隕隮謂墜於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隮於溝壑矣王肅云隮隮溝壑言此隮之義如左傳也

父師若曰王子傳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傳天生紂為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傳言起沈湎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耆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傳自禾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傳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傳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災

我興受其敗傳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傳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為臣僕欲以死諫紂我教王子出合於道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傳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者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傳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我不顧行遯傳言將與紂俱死所報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音義見賢遍反首所景反咈扶勿反耆工口反長丁丈反注同攘如羊反因來而取曰攘竊馬云往盜曰竊神祇天曰神地曰祇犧許宜反牷音全讐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禱云數也斂力檢反馬鄭力艶反謂賦斂也徐云鄭力劍反治直吏反亟欺忌反數也又紀力反本又作極如字至也懈佳賣反瘠在益反臣僕一本無臣字舊云馬云言也刻音克馬云侵刻也難乃旦反靖馬本作清謂絜也顧音故徐音鼓疏正義曰父師亦順其事而報微子曰王子今天酷毒下災生此昏虐之君以荒亂殷之邦國紂既沈湎四方化之皆起而沈湎酗醟於酒不可如何小人皆自放恣乃無所畏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其耆老之長與舊有爵位致仕之賢人今殷民乃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牷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罪之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

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為治民者皆讐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為讐重賦乃是斂讐也既為重賦又急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是乃自名敵讐不懈怠也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滅亡之災我起而受其敗商其沒亡喪滅我無所為人臣僕言不可別事他人必欲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久云子賢言於帝乙欲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久云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不肯我乃病傷子不得立為王則宜終為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既勸之出即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人人各自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遯之事明期與紂俱死傳正義曰諸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既不顧行遯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干意異箕子則別有答安得默而不言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乙元子微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呼微子為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為紂之諸父當是實也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為亂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以微子云若之何此答彼意故言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乃罔畏畏文在方興沈酗之下則此無所畏畏者謂當時四方之民也民所當畏惟畏天與人耳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畏賢人違戾者長與舊有位人即是不畏賢人故不用其教紂無所畏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以牷為言必是體全具也故體完曰牷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牷牲三者既為俎實則用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謂粢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總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為行相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

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為特重故也箕子身為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殷民所用治者謂卿士已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稱上旨皆重賦傷民民既傷矣則以上為讐泰誓所謂虐我則讐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讐之道既為重斂而又亟行暴虐亟急也急行暴虐欲以威民乃是自名敵讐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此言商其淪喪我周為臣僕豫言殷滅之後言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為臣僕言不能與人為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值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為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刻者傷害之義故為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

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為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不肯遯以求生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皆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尚書注疏卷九

尚書注疏卷九考證

說命上傳始求得而命之○王樵曰命官有辭自唐虞有之少僅一言多或數言止於當時面命有書自說命始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傳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臣召南按傳言刻其形象是刻木非繪圖也疏並無一語解刻字後文引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是作繪圖解也疑傳刻字是則字之訛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傳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水經注曰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謂之聖人窟孔安國傳傅說隱於虞虢之間即此處也地理今釋今山西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俗名隱賢社

又傳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何孟春曰孟子言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墨翟書曰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孔傳謂代胥靡以供食即墨之所謂傭

也臣召南按此說可以補疏所不及賈誼賦曰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史記曰說為胥靡築於傅險皆實言說曾犯刑此蓋傳聞失實也

疏遂以傅險姓之○以字監本作令今從殿本紀原文改正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疏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臣照按王官之伯二伯也二伯分掌東西故配日月

惟干戈省厥躬傳兵不可任非其才疏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之○臣召南按傳疏解作慎選將才於經文省厥躬義終未協且古制卿士大夫即是將帥文武之途不分上句言衣裳在笥已該括矣朱子謂干戈施於人而必省自己之是非是也

台小子舊學於甘盤疏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鄭曉曰周公數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後王者說則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也周公留召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傳王者求多聞以立事○臣召南按傳意是王人求多聞為一句也其實王字當讀斷如禹曰帝予何言帝字自為一句

學於古訓乃有獲○朱子曰經籍言學字自說命始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

惟學遜志務時敏○臣召南按學記引說命此文作敬孫務時敏鄭注敬道孫業也引數學半作學學半鄭注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引念終始典於學鄭注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鄭雖不見古文其解亦自暗合

高宗肜日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蔡沈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非是金履祥曰蓋高宗之廟祖庚肜祭之日有雊雉之異也序非是臣照按飛雉之異史記殷本紀及封禪書漢書五行志皆据此

序謂武丁因災恐懼修德中興先儒並無異論金氏因經文首句即稱高宗知此事是祖庚之事意蓋謂信小序不如信經文也顧書不必作於高宗時後史所記亦何不可史記云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然則高宗於肜日越有雊雉非祭高宗之肜日也高宗二字讀斷其義自明

西伯既戡黎傳在上黨東北疏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括地志故黎城黎侯國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八十里王應麟曰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黎亡而商震矣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不能救而式微旄丘之詩作衛亦為狄所滅衛之滅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趙韓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臣召南按疏所治黎亭所治二字疑衍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注引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後書郡國志曰壺關有

黎亭故黎國劉昭注曰文王戡黎即此然則黎亭是壺關縣鄉亭之名非所治也

祖伊恐傳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疏貌雖事紂內秉王心○王應麟曰孔傳豈知文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

微子傳微圻內國名○地理今釋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鎮即寰宇記所謂微子城在潞東北者也

尚書注疏卷九考證

謹案第三頁前八行其言說為胥靡刋本其言訛言其今改

第六頁後二行雖復運有推移刋本推訛惟今改

第十六頁後四行說文作戔刋本戔訛戔今改

第十七頁後六行且言西伯對東為君刋本伯訛北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監生臣楊邦彦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乾隆御覽之寶

尚書注疏卷十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傳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傳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作泰誓三篇傳渡津乃作音義芮如鋭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孟津地名也疏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叙其事作泰誓三篇傳正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自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為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

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為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為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為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為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至孟津也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畧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畧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歷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歷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為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解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

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為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正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為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勲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為王何以得為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為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為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為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鵰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

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顒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為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也

泰誓上傳大會以誓衆疏

傳正義曰經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偽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為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為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傳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

此周之孟春音義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疏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為作端緒耳傳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歷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傳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疏

傳正義曰冢大釋詁文御事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為治也同志為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今總呼國君皆為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總戒之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傳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為貴疏

傳正義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為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為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為首引也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傳人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衆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傳沉湎嗜酒冒

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音義亶丁但反湎面善反冒莫報反注下同嗜市志反切韻常利反酷苦毒反疏傳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沈湎為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為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傳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疏傳正義曰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為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傳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麗音義榭爾雅云有木曰榭本又作謝陂彼皮反障之亮反匱其魏反疏傳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埠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為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

以為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傳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音義刳口胡反剔他歷反孕以證反徐養證反疏傳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刳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刳刳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剔亦刳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刳不知其姓名為誰也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為罰輕紂欲重刑乃為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謚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刳剔孕婦也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傳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傳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傳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音義悛七全反疏傳正義曰左傳稱長

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為改也觀政于商紂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之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傳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傳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傳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傳當能助天寵安天下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傳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音義粢音咨黍稷曰粢盛音成在器曰盛懲直承反爭爭鬬之爭為于偽反相息亮反否方有反疏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傳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非為別置師也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外則以

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音義粢音咨黍稷曰粢盛音成在器曰盛疏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傳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非為別置師也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為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音義度徒洛反下注同疏傳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為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衆勉力而戰也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傳人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傳三千一心言同欲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傳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紂同罪音義億十萬曰億貫古亂反疏傳正義曰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傳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音義類師祭名冢中勇反底之履反疏傳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

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傳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傳穢惡除則四海長清時哉弗可失傳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音義從才容反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傳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疏傳正義曰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羣后以師畢會傳諸侯盡會次也

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傳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音義徇以俊反字詁云徇巡也疏傳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為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此誓總戒衆軍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傳言吉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今商王受力行無度傳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播棄犂老昵比罪人傳鮐背之耇稱犂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音義竭巨列反又苦蓋反犂力私反又力兮反昵女乙反比毗志反鮐他來反又音怡魚名逋布吳反疏傳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耇面凍犂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犂故鮐背之耇稱犂老傳以播為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淫酗肆虐臣下化之傳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音義酗況具反疏傳正義曰酗是酒怒淫酗共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為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酗縱情為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為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傳臣下朋黨自為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籲呼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音義脅虛業反籲音喻穢於廢反疏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

常化紂滛酗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為一家與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孽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傳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傳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傳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傳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惟受罪浮于桀傳浮過音義辟必亦反

疏傳正義曰物在水上謂之浮浮者高之意故為過也桀罪已大紂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逄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逄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刳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傳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之音義喪息浪反長丁丈反

疏傳正義曰說文云剝裂也一曰剝割也裂與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為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言文良之為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為害大也以諫輔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善人為惡之大故重陳之也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傳言紂所以罪過於桀

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傳其視桀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音義已音紀

疏傳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言與桀同辜者罪不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

天其以予乂民傳用我治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傳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傳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為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傳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疏傳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為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即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為平平人為凡人言其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心謂謀慮德謂用行智識既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傳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音義十人周公旦名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及文母治直吏反

疏傳正義曰釋詁云亂治也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殷非故人數雖少而心德同同佐武王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是婦人故先儒鄭玄等皆

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公名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公适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傳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疏傳正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為至相傳為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但辭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傳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傳已能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音義惡烏路反一音如字疏正義曰言此者以上云民之所惡天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下百姓懍懍皆謂天下衆民也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傳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之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傳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音義疆居良反疏正義曰既與天下為任則當為之除害令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為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傳正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為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無鐘鼓也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傳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音義勗許玉反將子匠反下篇

注同疏正義曰取得紂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強非已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傳正義曰勗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強多非我能敵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傳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音義懍力甚反疏傳正義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然以畜獸為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顧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梁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傳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傳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音義令力政反重直用反長丁丈反已音以上時掌反疏傳正義曰上篇末次而誓故畧言大會中篇既次乃誓為

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為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遶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為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律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勑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為三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為重慎艱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為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衆士是百夫長已上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傳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疏傳正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傳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為怠惰不敬天地神明音義惰徒臥反疏傳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意與侮同傳因文重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為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為大大為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也禮云毋不敬傳舉天地以言明每事皆不敬也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傳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結怨之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傳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比干曰為人臣者不代反疏傳正義曰釋器云魚曰斮之樊光云斮斫也說文云斮斬也斬朝涉水之脛必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傳痡病也言害所及遠音義痡徐音敷又普吳反疏傳正義曰痡病釋詁文紂之毒害未必徧及夷狄而云病四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傳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傳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為囚奴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傳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巧以恣耳目之欲音義邪似嗟反技其綺反褻息列反疏正義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為異耳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傳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音義喪蘇浪反斷丁管反惡烏路反疏傳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是相傳訓也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傳孜孜勸勉不

怠音義致音滋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傳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令惡紂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傳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傳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為天下惡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傳言欲行除惡之義絶盡紂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傳迪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音義殄徒典反殲子廉反毅牛既反疏傳正義曰迪進登成皆釋詁文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强決能殺敵人謂之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名為毅言能强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敵為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傳賞以勸之戮以威之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傳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惟我有周誕受多方傳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傳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傳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疏傳正義曰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已以求衆心耳

序武王戎車三百兩傳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三百人傳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音義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音居長丁丈反卒子忽反賁音奔稱尺證反疏正義曰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叙其事作牧誓傳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屨有兩隻亦稱為兩詩云葛屨五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畧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帥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

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為偏是車亦為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說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為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為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即是經之百夫長故云皆百夫長也

牧誓傳至牧地而誓衆音義牧如字徐一音茂說文作坶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字林音母

時甲子昧爽傳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旦音義昧音妹爽明也昧爽謂早旦也馬云昧未旦也疏傳正義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歷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為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鷄鳴後也為下

朝至癸端朝即昧爽時也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傳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音義陳直刃反疏傳正義曰傳言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太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戒勑之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傳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音義杖徐直亮反鉞音越本又作戉旄音毛馬云白旄牛尾麾許危反逖他歷反疏傳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黃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久不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逖遠釋詁文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傳同志為友言志同滅紂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傳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疏傳正義曰孔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令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大宰大宗司

寇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為說耳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

亞旅師氏傳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

疏傳正義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千夫長百夫長傳師帥卒帥音義帥色類反下同

疏傳正義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為千夫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師故以千夫長為師帥百夫長為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為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傳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音義羌徐起良反說文云西戎牧羊人髳茂侯反濮音卜叟所求反又蘇走反

疏傳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為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傳稱舉也戈戟干楯也音義比徐扶志毗志二反楯食準反又音允

疏傳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干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為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為之楯是干楯為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傳言無晨鳴之道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音義牝頻引反徐扶忍反索西各反

疏傳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為散義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為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總貴賤為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專用其言賞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興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傳妲己惑紂紂信用之音義妲丹達反己音紀紂妻也

疏傳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

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與言者貴之妲己所憎者誅之為長夜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為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為亡紂者此女也**昏棄厥肆祀弗答**傳昏亂肆陳答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音義後扶又反**疏**傳正義曰昏闇者於事必亂故昏為亂也詩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為陳也對答相當之事故答為當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亦一也不事神祇惡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傳**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疏**傳正義曰釋親云父之考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為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傳**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傳士事也用為卿大夫典政事**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傳**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音義俾必爾反使也徐甫婢反下同宄音軌**疏**傳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刼奪刼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總言於都邑也**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傳**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音義愆去乾反**疏**傳正義曰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樂記稱進旅退心也旅是旅為衆也言當衆進一心也**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傳**夫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擊刺小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為例音義勗許六反刺七亦反**疏**傳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在下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既言然下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為目也上有戈矛戈謂擊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勗哉夫子尚桓桓傳**桓桓武貌**疏**傳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武志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傳**貔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音義貔音毗羆彼皮反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疏**傳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縠舍人曰貔名白狐其子名縠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傳**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音義迓五嫁反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為也為于偽反**疏**傳正義曰迓訓迎也不迎擊商衆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

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王肅讀御為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為也盡力以為我西土與孔不同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傳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傳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識其政事傳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為法作武成傳武功成文事修音義獸徐始售反本或作嘼許救反**疏**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兵伐紂行用之史叙其事作武成傳正義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類也在野自生為獸人家養之為畜歸馬放牛不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以野澤為家故言歸也紂以昏亂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以為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

武成傳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疏正義曰此篇叙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叙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為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叙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

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具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聵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為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傳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傳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音義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革反云月始生魄然貌近附近之近**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傳**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傳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乃偃武修文傳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傳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傳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傳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音義戠徐音載豐芳弓反文王所都也華胡化胡瓜二反華山在弘農長丁丈反復扶又反駿荀俊反豆本又作桓籩音邊上時掌反燔音煩疏正義曰此歷叙伐紂往反祀廟告天

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叙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傳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行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為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

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為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住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之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總牛馬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毁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

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總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畧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名詁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三當為四由字積與誤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傳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音義暨其器反疏傳正義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王若曰嗚呼羣后傳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惟先王建邦啓土傳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疏傳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

公劉克篤前烈傳后稷曾孫公爵劉名能厚先人之業疏傳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先人之業也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傳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纘統其業乃勤立王家音義大音太肇音兆王迹于況反又如字注王業王功同疏傳正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纘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傳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傳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疏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或被棄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懷德矣量事為文也

惟九年大統未集傳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就疏傳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予小子其承厥志傳言承文王本意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傳致商之罪謂伐

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音義底之履反疏傳正義曰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傳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疏正義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享之意

今商王受無道傳無道德暴殄天物害虐烝民傳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無道音義烝之承反疏正義曰天物語濶人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傳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窋聚淵府藪澤言大姦音義萃在醉反藪素口反魁苦回反窋口忽反疏傳正義曰逋亦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為魁首為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之入窋故云窋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游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窋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傳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畧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傳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音義遏烏末反召上照反本又作邵貊亡白反俾必爾反疏傳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肆予東征綏厥士女傳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傳言東國士女篚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為之除害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傳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傳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為神羞辱音義篚音匪為于偽反應應對之應相息亮反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傳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

止畢陳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傳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傳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音義逾亦作踰陳直及反注同徐音塵倒丁老反漂匹妙反徐敷妙反又匹消反杵昌呂反疏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叙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叙事得言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随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傳正義曰出四百里驗地為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

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雨為和同之應也旅衆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强敵虛言之耳罔有敵于我師言紂衆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流血漂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是杵為舂器也一戎衣天下大定傳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乃反商政政由舊傳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傳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音義著張略反疏傳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

官是因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横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内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内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顔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傳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音義散西旦反疏傳正義曰藏財為府藏粟為倉故言

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适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傳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音義賚力代反徐音來已音以責側界反賙音周本亦作周

疏傳正義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列爵惟五傳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

分土惟三傳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

疏傳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畧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為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為說耳鄭玄之徒以為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

建官惟賢傳立官以官賢才

位事惟能傳居位理事必任能事

重民五教傳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

疏正義曰以重總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為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畧之耳

惟食喪祭傳民以食為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

惇信明義傳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

崇德報功傳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

垂拱而天下治傳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

音義養羊亮反拱居勇反任而鴆反治直吏反

疏正義曰拱歛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尚書注疏卷十

尚書注疏卷十考證

泰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傳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歐陽修曰此妄說也西伯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反不改元皆妄說也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說粲然明白矣或曰序曷稱十一年曰六

經無明文也十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一年耳程子曰序稱十一年經傳十三年必有一誤又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朱子曰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 臣召南按漢儒因武成有文考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與泰誓肅將天威大勲未集之文相合則遂謂文王改元稱王者九年又因泰誓首言十有三年春大會孟津而小序乃先言十一年伐殷誓中則又有觀政于商數語可以附會則遂謂十一年觀兵退以示弱也文王一生並未稱王即武王十三年以前亦未嘗稱王也故戡黎之篇載在商書而稱曰西伯武王十三年克商始追王三后若十一年先有觀兵之役武成何得言一戎衣天下大定哉此則以經証經可以信其必無者也孔子稱文王服事殷為至德中庸言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豈有異論哉

疏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 臣召南按穎達此

疏一掃諸儒之謬其引禮記大傳追王之文尤為明確乃毛詩大雅文王鄭箋謂受命而王天下穎達不昌言以闢其誣又復廣引讖緯以曲証之何也

泰誓○王應麟曰古文作大誓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其實大誓與大誥同

惟十有三年春傳此周之孟春疏建子之月也○ 臣召南按注疏甚確蔡沈謂是夏正建寅之月非也孔傳漢志即屬後人推測而周語伶州鳩謂武王伐殷歲

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前星在天黿則其為周正建子之月明矣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傳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林之奇曰漢儒以觀政為觀兵附會於小序言十一年而為周師再舉之說考之於經不合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疏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臣浩按與紂無者為敵句必有舛訛顧無善本可從今仍之

予有亂臣十人疏鄭玄等皆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劉敞曰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傳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臣召南按此傳甚明而何晏論語注引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同出安國一手而所說判然何也

罔或無畏○林之奇曰此篇孔壁續出孔氏為隸古定其間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故與孟子不同

牧誓序虎賁三百人○臣召南按孟子言三千人疑此序誤然孔傳解戎車三百兩既云戎車百夫長所載解此句又云皆百夫長則小序自作三百人與孟子異非字畫訛也

疏正義曰○此文監本誤刊後標目之下今改正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疏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臣召南按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武成無此文也疏誤引耳

武成序識其政事傳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為法○臣召南按孔傳誤解序意經中雖言反商政政由舊而篇名武成自以武功告成為義此篇記言甚少叙事最多故序言之劉敞謂史官具記武王克商所施行之政是也

武成疏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臣召南按古文脫誤此篇為最穎達疑之是也至

謂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詞義理甚確

惟一月壬辰疏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云云○朱子曰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為二十二日

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煩而數近於不敬柳亦經文所無不知劉歆何所據也顏注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

顏氏之云又未知何所據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疏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臣召南按武成本非完書其脫簡既無可考錯簡尤先後不倫孔穎達此疏已開宋儒考定之先矣劉敞王安石程子各有訂正至朱子以漢志日辰及經文前後細推移四月既生魄於丁未祀周廟之前惟臣附我大邑周之下義始通順蔡沈作傳爰載考定武成一篇然後儒猶未愜

也今畧載劉敞蔡沈及後儒之說於左

劉敞曰惟一月壬辰至于征伐商此下當次以底商之罪至萬姓悅服皆在紂都所行之事也次以厥四月哉生明云云又次以丁未祀于周廟云云至其承厥志此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命之詔計脫五六簡矣然後次以偃武修文云云又次以列爵惟五云云

蔡沈考定武成自惟一月至于征伐商次以底商之

罪至罔不率俾次以惟爾有神至無作神羞次以既戊午至萬姓悅服次以厥四月哉生明至示天下弗服次以既生魄至受命于周次以丁未祀于周廟至大告武成次以王若曰至其承厥志次以恭天成命至用附我大邑周次以列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歸有光曰余所考定武成只移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既順亦無闕文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蓋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也自惟一月壬辰至于征伐商次以王若曰至萬姓悅服次以厥四月哉生明至受命于周次以列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

光地考定武成惟一月壬辰至于征伐商次以既生魄至萬姓悅服次以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次以列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

尚書注疏卷十考證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燧
謄錄監生臣錢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十一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洪範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傳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為王者後一名祿父以箕子歸作洪範傳歸鎬京箕子作之音義勝商證反父音甫範音范鎬胡老反本又作鄗武王所都也疏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為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為陳天地之

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殷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序言此以順上下也傳正義曰放桀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為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為字故傳言一名祿父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

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洪範 傳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 疏 正義曰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為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叙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叙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言禹第叙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傳正義曰洪大範法皆釋詁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傳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傳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

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叙問何由音義陰默也馬云覆也騭之逸反馬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相息亮反助也彝以之反 疏 正義曰此箕子陳王問已之年被問之事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定下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叙問天意何由也傳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 案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騭即質也質訓為成成亦定義故為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和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答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為天事相協以下為民事注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叙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 傳陻塞汩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傳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傳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興子堯舜之道

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彝倫攸敘傳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

音義 鯀工本反陻音因汨工忽反行戶庚反畀必二反徐甫至反注同與也數多路反徐同路反敗也殛紀力反本或作極 疏 正義曰箕子乃言答王曰我聞在昔鯀障塞洪水治水失道是乃亂音同錫星歷反

陳其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不與鯀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死不赦禹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乃錫禹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敘此說其得九類之由也傳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陻木刊謂塞其井斬其木是陻為塞也汨是亂之意故為亂也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為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

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治水失道為亂五行也畀與釋詁文斁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為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是輩類之名故為類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為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天帝怒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傳爀殛謂被誅殺故辯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嗣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廢故云廢父興子堯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為天下之至公也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計數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敘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為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己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敘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疎密三皇以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說常道攸敘攸斁由洛書耳

初一曰五行傳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為始次二曰敬用五事傳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次三曰農用八政傳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次四曰協用五紀傳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傳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次六曰乂用三德傳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傳明用卜筮考疑之事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傳

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所第敘音義農馬云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嚮許亮反又許兩反沮在汝反此已上時掌反禹所第敘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漢書五行志以初一已下皆洛書文也　疏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一曰五行氣性流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敘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為中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傳正義曰鄭玄云農讀為醲則農是醲意故為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為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德總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已之稱故分為二疇也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為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乃為天之歷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皇大釋詁文極之為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無得過與不及當用大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為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大中也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目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為善沮止也止其為惡福極皆上天為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福所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曰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敘之下文更將此九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為此次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為初也發見於人則為五事故五事為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為政故八政為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為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為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為六也政雖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為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驗於時氣祺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為九也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顏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具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為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媮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為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顏氏以為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為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總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卜五筮二共成為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事既衆不可以數總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為五休失為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為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丁寧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反不可一言為目故別為文焉知五福六極非各分為疇所以共為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一處故禹第之總為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為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為五福若失則不能為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為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為國風

焉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即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為五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傳皆其生數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傳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土爰稼穡傳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潤下作鹹傳水鹵所生炎上作苦傳焦氣之味曲直作酸傳木實之性從革作辛傳金之氣稼穡作甘傳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音義炎榮鉗反上時掌反又如字下同揉如酉反鹹音咸鹵音魯　疏正義曰此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於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為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正義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五月夏至日北

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為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為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進八月為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為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為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為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其性也揉曲直者為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為器也木可以揉

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為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鄭玄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共為治田之事分為種斂二名耳土上所為故為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為二由其體異故也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為焦味故云焦氣

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味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為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為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為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二五事一曰貌傳容儀二曰言傳詞章三曰視傳觀正四曰聽傳察是非五曰思傳心慮所行貌曰恭傳儼恪言曰從傳是則可從視曰明傳必清審聽曰聰傳必微諦思曰睿傳必通於微恭作肅傳心敬從作乂傳可以治明作哲傳照了聽作謀傳所謀必成當睿作聖傳於事無不通謂之聖音義貌本亦作貌視常止反徐市止反思如字徐息吏反下同儼魚檢反諦音帝睿悅歲反馬云通也晳之舌反徐之列反又之世反當丁浪反　疏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為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之上有此五事也貌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容也此一重即是敬用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晳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貌總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為天下之本也五事為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

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雊雉之下云耳不聽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為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傳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惡之稱但為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有是非也所為者為正不為邪也於視不言視邪正於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必通於微以上此一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惰容故恭為儼恪曲禮曰儼若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禮則人違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聽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為不乖刺也此據人主為文皆是人主之事太甲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即此是也於事無不通之謂聖以上此一重言所致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晳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為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衆物之先無所不

通以是名之為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玄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晳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案庶徵之意休徵咎徵皆肅乂所致若肅乂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皆不由君矣又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晳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悊智也鄭本作晳則讀為晳

三八政一曰食傳勤農業二曰貨傳寶用物三曰祀傳敬鬼神以成教四曰司空傳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傳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傳主姦盜使無縱七曰賓傳禮賓客無不敬八曰師傳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音義縱子用反或作從音同卒子忽反　疏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教為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為人之用故貨為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為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為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為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法則彊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為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為七也寇賊為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為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為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為之名三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也即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傳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為人用故為用物旅獒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處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無縱罪人其文具矣經言賓師當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敬教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師者衆之通名必當選人為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為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四五紀一曰歲傳所以紀四時二曰月傳所以紀一月三曰日傳紀一日四曰星辰傳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五曰歷數傳歷數節氣之度以為歷敬授民時音義宿音秀迭田節反見賢遍反　疏正義曰五紀者五事為天

時之經紀也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為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歷數算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為一歲之歷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歷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為此次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歷數總歷四者故歲為始歷為終也傳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為節氣謂月初也一為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為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為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為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為候故傳不以星為五星也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

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為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為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八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歷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為一歲之歷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歷數不言紀者歷數數上四事為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為紀故通數以為五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傳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傳斂是五福之道以為教用布與衆民使慕之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傳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於君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傳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音義比毗志反注同疏正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人君為民之主當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為教方與衆民使衆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衆民皆效上所為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衆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為中正之道言天下衆民盡得中也傳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為名故演其

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為德皆求大中是為善之總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以為一疇耳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敘是五福之道指其敬用五事也用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敬則五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敘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事為教布與衆民使衆民勸慕為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敘是五福正是敬用五事不言敬用五事以教而云敘是五福以為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為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衆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為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為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為中正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傳民戢有道有所為有所執守汝則念錄敘之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傳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傳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傳不合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傳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音義罹馬力馳反又來多反行下孟反好呼報反下遐嫁反無虐馬本作亡侮煢岐扃反畏如字徐云鄭音威疏正義曰又說用人為官使之大中凡其衆民有道德有所為有所執守汝為人君則當念錄敘之用之為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祿隨其所能用之為官是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惟為大中之道又為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高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之如是即為大中矣傳正義曰戢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民能斂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為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之為官也有所為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得善事能守而勿失言其心正不逆邪也不合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為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上文人君以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為大中此句又令不合於中亦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即須任人不可待人盡合大中然後敘用言各有為不相妨害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其此不合於中之人此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有方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祿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始受取此言與爵祿謂用為官也不合於中之人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祿置之朝廷見人為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為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白沙在湟與之俱黑斯言信矣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為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詩云獨行煢煢是為罩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高明與煢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不枉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煢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為據人臣謬也**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傳功能有為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傳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傳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傳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為汝用惡道以敗汝善音義其行如字徐下孟反其為于偽反疏正義曰此又言用臣之法人之在位者有才能有所為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行汝國其將昌盛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爵祿但本性既惡必為惡行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傳正義曰功能有為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為有成功此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知其有能有為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凡其正直之人皆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必當授之以官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授之以官爵加之以燕賜喜於知已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家若雖用為官心不委任禮意疎薄更無恩紀言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不好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无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別名故為惡耳**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傳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傳言無有亂為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傳言開闢**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傳言辯治**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傳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傳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音義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注同闢婢亦反平平婢縣反治直吏反疏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為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為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為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王

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謂此人為大中之人也傳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為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為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為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歸其為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傳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傳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傳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為兆民之父母是為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音義近附近之近疏正義曰既言有中矣為天下所歸更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為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為貴凡其衆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為民之父母以是之故為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中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傳能正人之曲直**二曰剛克**傳剛能立事**三曰柔克**傳和柔能治三者皆德**平康正直**傳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彊弗友剛克**傳友順也世強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燮友柔克**傳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沈潛剛克**傳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柔克**傳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傳言惟君得專威福為美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傳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音義克馬云勝也禦魚呂反治直吏反燮息協反辟徐補亦反玉食張晏注漢書云玉食珍食也韋昭云諸侯備珍異之食頗普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反忒他得反馬云惡也疏正義曰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強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強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強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

剛柔遞用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為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也在位之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頗僻下民用在位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傳正義曰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柔則常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為此次者正直在剛柔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敘矣王肅意與孔同鄭玄以為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友是和順之名故為順也傳曰燮和也釋詁文此三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為之故傳三者各言世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強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風俗乂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為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注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與孔不同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作福作威玉食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為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已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為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恒為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傳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乃命卜筮傳建立其人命以其職曰雨曰霽傳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曰蒙傳蒙陰闇曰驛傳氣落驛不連屬曰克傳兆相交錯五者卜筮之常法曰貞曰悔傳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傳卜筮之數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傳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傳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傳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傳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傳三從二逆中

吉亦可舉事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傳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傳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傳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龜筮共違于人傳皆逆用靜吉用作凶傳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音義著音尸霽子細反蒙武工反徐亡鉤反驛音亦注同屬音燭占用二馬云占筮也衍以淺反逢馬云大也冠官喚反疏正義曰稽疑者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為卜筮人謂立為卜人筮人之官

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雺兆氣蒙闇也曰圛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兆相交也筮卦有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也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雨霽蒙驛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者推衍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必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鈞者則從二人之言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傳正義曰龜曰卜蓍曰筮曲禮文也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言之耳鄭王皆以建立為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兆相交錯五者卜筮之常法者此上五者灼龜為兆其璺拆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雺聲近蒙詩云零雨其濛則蒙是闇也圛即驛也故以為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故以為兆蒙是陰闇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連屬則雺為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圛霍驛消滅如雲陰雺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圛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雺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為二拆其拆相交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風艮為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互相明也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為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為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虙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冔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

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為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為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非有所舉則自不卜故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己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為首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是謀及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為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為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一人主為一又總羣臣為一也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為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蓍名故不須改也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三從二逆中吉者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為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為主見其為吉同也方論

得吉以從者為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為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為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知然者以下傳云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為一令與君臣等也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為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凡且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人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是也二從三逆為小吉故猶可舉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為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之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為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為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為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為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

逆君配龜從為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為二條庶民配龜從為三條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從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為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大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為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卜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

八庶徵

疏正義曰庶衆也徵驗也王者用九疇為大中主自曰雨至一極無凶總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美也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傳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衆驗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傳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廡豐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傳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音義暘音陽乾音干燠乃管反長丁丈反蕃音煩廡無甫反徐莫杜反

疏正義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為衆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次序則衆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以時五者之內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四者亦然傳正義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溫煖也是燠煖為一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時而至所以為衆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曰者為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為次下云休徵咎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暘惟木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

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是用五行傳為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為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為咎也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衆草百物蕃滋廡豐也釋詁文廡豐茂也草蕃廡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衆草蕃廡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不時失敘者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恒雨若恒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恒雨亦凶無暘亦凶恒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

曰休徵傳敘美行之驗曰肅時雨若傳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乂時暘若傳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曰晢時燠若傳君能照晢則時燠順之曰謀時寒若傳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傳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音義行下孟反治直吏反下政治治其職皆同晢之設反徐音制又音哲疏正義曰既言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曰美行致以時而順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晢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此則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曰致上文各以其次序庶草蕃廡也曰咎徵傳敘惡行之驗曰狂恒雨若傳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曰僭恒暘若傳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豫恒燠若傳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曰急恒寒若傳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蒙恒風若傳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音義咎其九反豫羊庶反徐又音舒疏正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曰君行急燥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即致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傳正義曰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晢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為倨慢以對不敬故為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晢故為遲惰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為自用已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為瞽蒙所見冒亂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

曰王省惟歲傳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惟月傳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師尹惟日傳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日時無易傳各順常百穀用成乂用明傳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

則政治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傳賢臣顯用國家平寧日月歲時既易傳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傳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音義省息井反疏正義曰既陳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王之省職兼總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饑饉也其治用此昏闇

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傳正義曰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為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月日也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太卜為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雨傳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傳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大小各有常法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傳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音義好呼報反疏正義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為政小大各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

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傳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為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衆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為政小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邕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

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則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箕斗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為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九五福一曰壽傳百二十年二曰富傳財豐備三曰康寧傳無疾病四曰攸好德傳所好者德福之道五曰考終命傳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六極一曰凶短折傳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二曰疾傳常抱疾苦三曰憂傳多所憂四曰貧傳困於財五曰惡傳醜陋六曰弱傳尪劣音義橫華孟反又如字凶馬云終也折持設反又之舌反尪正義曰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五事也一曰烏黃反疏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夭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夭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二曰憂常多憂四曰貧困乏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尪劣也五福六極天實得為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為善致福為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傳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為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已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謂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為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為福洪範以人君為主上之所為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者亦為福也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半為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阨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尪劣並是弱事為筋力弱亦為志氣弱鄭玄云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

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嚴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等也

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傳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作分器傳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音義班本又作般音同分扶問反注同疏正義曰武王既以勝殷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為諸侯既封為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勑史敘其事作分器之篇傳正義曰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為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為諸侯詩賚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為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為彝盛酒者為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尚書注疏卷十一

尚書注疏卷十一考證

洪範序傳箕子作之疏不是史官敘述○陳雅言曰夏僎謂古者史官於人君言動無所不書豈有武王訪箕子其事如此之大史官不錄而箕子自錄之理此說極是且如孔說則於惟十有三祀一句雖說得通而於王訪于箕子一句說不通矣臣照按孔疏固非而陳雅言之非孔亦非也洪範固箕子所作蓋自惟十有三祀至箕子乃言曰皆史官所敘其下即據箕子所陳之範述之耳非盡出于史官之筆也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金履祥曰書十有三祀知箕子之不臣於武王書王訪于箕子知武王之不臣

箕子

疏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臣召南按左傳文五年甯嬴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成六年或謂欒武子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然則春秋時多稱洪範為商書如稱大禹謨臯陶謨為夏

書矣又按經文明言十有三祀即泰誓之十有三年而史記殷本紀乃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云云則妄說也

惟天陰騭下民傳騭定也○史記宋世家作陰定下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傳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闕子明曰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朱子曰讀大戴禮又得一證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為洛書也又曰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臣召南按易繫辭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似言二者並出於伏羲之世則之以畫卦也此經祇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不云錫禹洛書他經亦無明訓以九疇為本洛書自孔安國始劉歆班固又言之然亦未嘗謂洛書之數一在某方九在某位

也以明堂篇之數為法龜文又自鄭康成始宋世大儒並守其說皆因經有天乃錫禹之文意必有符瑞如河圖等物林之奇曰古人之語於其最重者必推於天典曰天敘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誅曰天討莫非天也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猶所謂天奪其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所謂天誘其衷又曰洪範之書非由數起其言天錫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林氏說盡掃前儒即朱子亦不能易其言矣

初一曰五行傳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為始○曾鞏曰五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又曰五事以下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府次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箕子於九疇庶徵與福極是也

協用五紀○協漢志引此經作叶臣召南按此篇今古文俱有今文之本後世不傳而史記宋世家全載經

文漢書五行志所引五行傳即伏生大傳而夏侯始昌諸儒又增附之者也其經文有與古文殊異並記於此洪範九疇史記作鴻範九等次二曰敬用五事史記作二曰五事三曰八政至庶徵皆然惟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與古文同然亦不言次九也漢志則初一次二次三云云並同古文而敬用五事作羞用五事顔注曰羞進也乂用三德作艾用三德顔注曰艾讀曰乂畏用六極與史記同蘇軾曰古字威畏通用

建用皇極傳皇大極中也○朱子皇極辨曰自孔傳訓皇極為大中諸儒皆祖其說余知其必不然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四方望之以取正者也若北辰為天極脊棟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義為尤近如舊說讀皇為大極為中則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　臣召南按朱子解皇極確矣但以大訓皇惟

孔傳則然伏生今文亦自作君字解漢志引傳曰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此今文訓解皇字之明證也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傳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曾鞏曰福之在於民則宜嚮之極之在於民則宜畏之林之奇曰孔傳非也自敬用至念用皆指人君之用豈於此二者獨言天之所用耶曾氏說是蓋嚮之畏之在人主心術之間耳又傳此已上禹所第敘疏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朱子曰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恐只是以數起之不是文如此　臣召南按孔傳謂此以上禹所第敘五行以下箕子所陳說甚明白疏所引五行志謂洛書本文六十五字劉焯顧彪謂三十八字劉炫謂二十字顔達謂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皆妄說也

一五行○金履祥曰漢石經無一字餘傳首句並不言

疇數

思曰睿傳必通於微○臣召南按馬融王肅張晏並訓

睿為通知睿字今古文所同也乃漢志引此經作思

曰容容作聖注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似字畫異

矣然字義猶同也乃志引傳曰思心者心思慮也容

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似伏生書作

睿字畫字義並與古文不合未聞先儒有論此者

又疏太甲云接下思恭祖遠惟明聽德惟聰○此本

太甲文非說命也監本誤作說命今改正

明作哲傳照了音義哲之舌反徐之列反又之世反疏

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悊智也鄭本作哲則讀為

哲○臣照按哲字舊本作哲葢哲哲古今字也哲從

日從折哲明也故從日而折聲其作西亦切者亦明

也從日從析日則意而析則聲後人改日從口無義

皇建其有極傳謂行九疇之義○項安世曰五行天之

綱五事人之綱八政人之紀五紀天之紀四者皆道

之體治之所由出也三德決於人稽疑決於天庶徵

驗於天福極驗於人四者道之用治之所以成也合

而言之皇極為綱八者又為目也李光地曰皇極一

而已非如他疇有條目故釋其義惟曰皇建其有極

言王者作君作師為天下表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音義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

○無陂史記作無頗臣召南按經文本作無偏無頗

唐元宗開元中詔改頗字為陂以頗與義音不協也

唐書藝文志具載其事陸氏在唐初安知後當改陂

而預為之音注乎此條葢宋開寶中校定釋文所增

入者

無有作好傳言無有亂為私好惡○為字監本訛無从

舊本改正

于帝其訓○史記作于帝其順又是訓是行亦作是順

是行臣浩按孔傳解于帝其訓云天且是順則漢初

訓順二字相通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傳沈潛謂地高明謂天○臣召南按傳解二句非是因左傳謂天為剛德猶不干時遂為此解又以沈潛屬臣高明屬君尤不可信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史記作曰雨曰濟曰涕曰霽曰克周禮太卜注引此作曰雨曰濟曰圛曰蟲曰尅

傳五者卜筮之常法○臣召南按筮字當作兆各本俱誤雨霽蒙圛克與筮無涉也

三人占傳夏殷周卜筮各異疏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蔡元定曰舊說非是禹敘洛書時未有原兆與周易也臣召南按蔡說是也虞書曰龜筮協從則唐虞以前自有占書明矣

五者來備疏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臣召南按五行傳原本伏生其說貌屬水庶徵為雨言屬金庶徵為暘視屬火庶徵為燠聽屬水庶徵為寒思屬土庶徵為風後儒未有易其說者朱子曰舊說錯亂吳斗南謂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又貌言視聽思皆以次第相屬蔡傳本之五行傳之說始為一變臣照按真德秀以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以類相從而李光地蹇之引而伸之作洪範說頗有裨于經益五行天事也協紀以推天之度稽疑以順天之心類也五事人事也敬用則建極矣敬不敬皆有徵焉象見于天而吉凶被于民類也八政民事也八政以養而三德以教而五福六極行乎其中焉類也要惟皇極之所運旋洪範之大指也

曰豫○史記漢志作舒

曰王省惟歲○蘇軾曰自此以下至則以風雨五紀之傳也當在五曰歷數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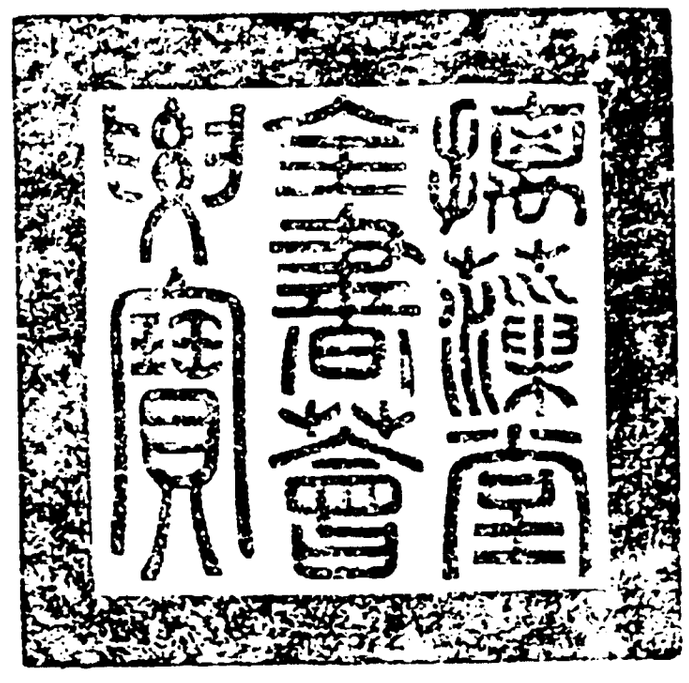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傳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臣召南按傳意是說王者不可違道以干民譽也

細味經意是說不可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也朱子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解之尤確

九五福○朱子曰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人主以天下為福極也陳大猷曰四代皆尚齒故五福壽為先四曰攸好德傳疏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謂惡是善○監本脫謂惡二字从舊本添

尚書注疏卷十一考證

謹案第十七頁前五行若未能如此刊本若訛苦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監生臣李維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十二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序

西旅獻獒傳西戎遠國貢大犬大保作旅獒傳名公陳戒音義獒五羔反馬云作豪酋豪也名時照反後名公皆倣此　疏正義曰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大保名公因陳戒史叙其事作旅獒傳正義曰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乃來知是西戎遠國也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成王時名公為大保知此時大保亦名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名公陳戒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為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旅獒傳因獒而陳道義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傳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西旅厎貢厥獒傳西戎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為異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傳陳貢獒之義以訓諫王音義賄呼罪反厎之履反長丁丈反疏正義曰惟武王既克商華夏既定遂開通道路於九夷八蠻於是有西戎旅國致貢其大犬名

獒大保名公乃作此篇陳貢獒之義用訓諫於王傳正義曰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也四夷各自為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偏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為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阿遂通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西戎之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獒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獒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獒旅國以犬為異故貢之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傳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傳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傳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音義供音恭為于偽反侈昌氏反又式氏反疏正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慎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為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已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已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傳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總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不充於器用實亦受之名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已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疎慮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物攝彼心同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人不

易物惟德其物傳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德盛不狎侮傳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傳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傳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音義不易羊質反狎易以豉反盡津忍反下同疏正義曰既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已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為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

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傳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以虛受人易咸卦象辭也人主以已為虛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詩序云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故云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傳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傳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傳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傳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器用為貴所以化治生民犬馬非其土性不畜傳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傳皆非所用有損害故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傳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傳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音義玩五貫反喪息浪反觀官喚反畜許竹反疏正義曰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役耳目則百事

之度皆惟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人物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傳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云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人為重以德言之玩物為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而德喪耳在心為志詩序文也在心為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為言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須勤道也遊觀徒費時日故為無益無益多矣非徒奇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為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為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為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徧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

初造之辭為作有所害故以為無益不貴是愛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為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為言經之戒人主人主如此所以化世俗生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宣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為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犬馬非其土性不畜者此篇為戒止為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焉是謂寶賢也

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傳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傳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傳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傳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

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音義行下孟反累劣偽反仞音刃字又作刃七尺曰仞一云八尺曰仞虧曲為反簣其貴反向許亮反乾其連反是音側王如字又于況反注同疏正義曰所戒以終故歎以結之嗚呼為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為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德政王者信能蹈行此誠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傳正義曰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為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周禮匠人有

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為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為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為山功虧一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簣故慎終如始也乾乾易乾卦文日昃無逸篇文允迪茲者此總結上文信蹈行此誠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已不受人言敘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名公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誠其不免於過則亦宜其然矣

序巢伯來朝傳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

商慕義來朝芮伯作旅巢命傳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為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音義巢仕交反徐呂交反芮如銳反圻音祈

疏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王威德以命巢君史叙其事作旅巢命之篇傳正義曰武王克商即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為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為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子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遠國也世本云芮伯姬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為蜚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御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為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傳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音義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縢徒登反緘工咸反

疏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為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叙其事乃作此篇其周公作也以經具故略言之傳正義曰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韔弓之事云竹閉緄縢毛傳云緄繩縢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縢為緘王鄭皆云縢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為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三緘其口則縢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鍱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束是祕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

金縢傳遂以所藏為篇名疏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璧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叙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叙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為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其事故叙之以為此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傳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傳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公乃自以為功傳周公乃自以請命為己事為三壇同墠傳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為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為三壇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傳立壇上對三王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傳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贄告謂祝辭音義豫羊又作忬為于偽反戚千歷反壇徒丹反築土也馬云土堂墠音善植時織反徐音置贄音至祝如字或之又反下同疏正義曰既克商二年即伐紂之明年也王有疾病不悅豫召公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為王敬卜吉凶問王疾病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為此言公乃自以請命之事為己事除地為

墠墠內築壇為三壇同墠又為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焉置璧於三王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也傳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為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為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釋訓云穆敬也戚是親近之義故為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名與太公耳知二公是名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為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為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為已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為已事者周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為功也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太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為三壇壇是築土墠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為三壇周公為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墠內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為上耳鄭玄云時為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云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為置也言置璧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又置以為贄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傳史為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傳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傳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傳汝元孫受命于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傳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傳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傳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傳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傳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

事神音義遘工豆反遇也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瘳勑留反下同

疏正義曰史乃為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大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大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之身令旦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技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旦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旦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為天子若武王死是隕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為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為不許我爾之許我使卜得吉兆旦死而發生我其以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我使卜兆不吉發死而旦生我乃屏去璧之與珪言不得事神當藏珪璧也傳正義曰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為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為危也虐訓為暴言性命危而疾暴重也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為某史官錄為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上篇泰誓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為此典故不須諱之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大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大子謂必須死疾不可救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玄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為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為之鄭玄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與孔讀異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為始祖為王考曾祖為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言父耳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同處言已是父祖所欲欲令請之於天也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命以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死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傳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傳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傳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傳言武王俞此所以待能念我

天子事成周道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傳從壇歸翼明瘳差也音義籥于若反徐以路反馬云藏卜兆書管并必政反差初賣反疏正義曰祝告已畢即於壇所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卜一皆相因而吉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於藏內啓藏以籥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觀此兆體王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天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縢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傳正義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為因也雖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

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總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麤觀可識故知吉也鄭玄曰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大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兆之書乃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為大吉也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為證耳茲攸俟能念予一人者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王一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若死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也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壇所即卜故從壇歸也翼明釋言文瘳訓差亦為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者此既告神即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縢之匱耳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傳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傳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傳辟法也告名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傳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傳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音義喪蘇浪反孺如樹反辟扶亦反治也說文作壁云必亦反法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貽羊支反名如字徐亡政反鴟尺夷反鴞于驕反誚在笑反遺唯季反疏正義曰公於成王之世為

管蔡所誣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史官美大其事述為此篇故追言請命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幾管叔及其羣弟蔡叔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篡王位為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為詩遺王名之曰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傳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為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為羣則滿三乃稱羣羣蔡霍二人而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

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為罪重耳辟法也釋詁文周公東征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觧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政在周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玄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觧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傳二年秋也蒙恒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傳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傳皮弁質服以應天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傳所藏請命冊書本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傳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傳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傳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傳言已童幼不及知周公

昔日忠勤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傳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傳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傳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傳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音義獲戶郭反拔皮八反弁皮彥反徐扶變反應應對之應說如字徐音始銳反倡昌亮反從才用反又如字噫於其反馬本作懿猶億也沖直忠反新逆馬本作親迎使所吏反築音竹本亦作筑謂築其根馬云築拾也見賢遍反疏正義曰為詩遺王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天大雷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風災所及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金縢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請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也乃為不平之聲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敬卜吉凶言天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改過自新遣人往迎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禾木無虧歲則大熟言周公之所感致若此也傳正義曰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即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洪範咎徵云蒙恒風若以成王蒙闇故常風順之風是闇徵而有雷者以威怒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風之異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寬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也皮弁象古故為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為質也鄭玄以為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失道馬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啓之史為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

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為詐故令知者勿言令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故為恨辭公之東征止為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已也新迎者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衮衣籩豆是國家禮也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為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王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曲碎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

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傳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傳相謂攝政黜絶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音義監古懺反視也

相息亮反注同疏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叙其事作大誥傳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為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總舉諸叛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下篇之序歷言伐得三

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為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内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為諸侯奉其先祀為武庚未集恐有側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作周官又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為再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君奭序云名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於時成王為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為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白成王耳仍以成王為主故稱成王鄭玄云黜貶退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絶其爵故以黜為絶也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惎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為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

大誥傳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音義誥本亦作告

疏正義曰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非衆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已之不能言已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

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疎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臯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奭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庚為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為言故專說武庚罪耳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傳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誥天下衆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傳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

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延洪惟我幼沖人傳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言其不可不誅之意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傳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故使叛先自責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傳安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予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傳已發端歎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祇懼敬畏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傳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而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于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傳天下威用謂刑殺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傳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音義猷音由道也邦馬本作大誥錄爾多邦盡津忍反弔音的又如字割馬本作害不少馬譜弗少延為句難乃旦反累劣偽反矧矢忍反賁扶云反徐音憤遺唯季反疏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為辭言王順大道而為言曰我今以大道誥汝天下衆國及於衆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害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延長寬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已也我之致此凶害以我為子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行其政不能為智道令民安故使之叛自責也安民猶且不能況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大命者乎言已不能知天意也復歎而言已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惟往求我所以濟渡者惟在布行大道布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事在我一身不忘大功既不忘大功將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謂文王也文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卜之以繼天明命今我就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傳正義曰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猷訓道也故云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也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

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於文為便但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倒猶詩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為王則是不為臣矣大聖作則豈為是乎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我幼童人謂猶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鄭王皆以延上屬為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王肅又以惟為念向下為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嗣訓繼也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傳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也民近而天遠攸易而況難天子必當至靈至靈乃知天命言已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責而謙前人文武也者成王前人故為文武也以涉水為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行天子之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陳文武受命所行之事也

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武所行之事在此不忘大功大功太平之功也言已所任至重不得不奉天道行誅伐也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言我不敢閉絶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既不敢不行故將伐四國紂為昏虐天下不安言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皆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玄遠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玄云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傳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傳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傳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傳祿父言我殷當復欺惑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傳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傳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

吉所以為美音義蠢尺允反難乃旦反下同又如字腆他典反馬云至也誕大旦反父音甫後同疵在斯反馬云瑕也令力呈反易以豉反下其易同敉亡婢反應應對之應并必政反注及篇末同疏正義曰上言為害不少陳欲征之意未說武庚之罪更後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艱於西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為難也西土之人為此亦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國腆腆然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叙而欲興復之祿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令人不安祿父謂人曰我殷復望得更為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為我翼佐我周於是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祿父舉事不當得賢者叛來投我為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卜又并吉是其休也言往必克

敵安民之意告衆使知也傳正義曰周公丁寧其事止而復言別加一曰語更端也下言王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為大艱故言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妄耳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為小故言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王肅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威也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祿父以父罪滅殷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重喪答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以獻為賢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

翼佐我周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衆謂之為賢未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為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美即經之休也既言其休乃說我卜并吉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與孔異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傳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傳用汝衆國往伐殷逋亡之臣謂祿父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傳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為大難叙其情以戒之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傳言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自責不能綏近以及遠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傳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音義道布正義曰以人從卜吉為美之故故我吾反疏告汝有邦國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衆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伐祿父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無不反

此叙其情以戒之使勿然也鄭云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為難大是言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相與言也自責惟當言天子教化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行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并言之教化之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宮室是行化之處故指以言之翼訓敬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敬成周道汝庶邦御事等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卜其欲成周道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征之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傳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

其害可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傳我周家為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傳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傳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之助音義鄙故頑反造為也馬云遺也卬五剛反我也毖音祕疏正義曰以汝等有難征之意故俄童子成王長思此

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尤可哀哉我周家為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事之人如此為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征伐之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傳正義曰為天子者當役已以養天下故我國家為天下役事總言周家當救天下此事遺我故為甚大以大役遺我以為甚大而又投擲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已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已職當靜亂不得以已也卬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衆國君得靜亂則為大美言鉦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綏安也毖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汝衆國君臣言得我之功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憂令我無憂四國衆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即文王考即武王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衆國反已乃復設為此言責其無善言助已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傳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傳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傳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亦亦文王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傳歎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音義相息浪反畏如字徐音威疏正義曰既叙衆國之

情告以必征之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興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之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既驗況亦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大大之基業卜既得吉不可違也傳正義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為天助民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傳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明天閔毖我成功所

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傳閔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傳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傳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傳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傳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傳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音義省悉井反閔音祕棐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疏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衆曰汝惟久老之人汝大能達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教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為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有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衆民天意既如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敢不於前安人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當誅除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平傳正義曰閔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德當天心慎惜又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為文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傳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為民除害使得成也亦者亦民之義也君民共為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也如疾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休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周公重兵慎戰丁寧以勸民耳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傳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傳以作室喻治政也父既致法子乃不肯為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為其易則難者可知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傳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之乎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傳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傳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傳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

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音義我日人實反之難乃旦反下為難同底之履反構古候反治直吏反菑側其反草也田一歲曰菑穫戶郭反惡烏路反疏正義曰子孫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為喻若父作室營建基址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為之堂況肯構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為喻其父菑耕其田殺其草已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況肯收穫乎其此作室治田之父乃是敬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為此言也我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我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不於我身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逆乎我今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及父與子弟為家

長者乃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何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雖親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誅無救所以必克也顧氏以上不卬自恤傳云不惟自憂遂皆以卬為惟但卬之為惟非是正訓觀孔意亦以不卬為惟義也傳正義曰又以農喻也者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作室既底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為農既耕田從上省文耳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字經言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者治田作室為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經言若兄考者此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之民養其勸民為父兄為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傳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傳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傳於天輔誠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傳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音義易以豉反疏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又言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告汝衆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家此人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為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若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傳正義曰言其故者此言其必克之故也爽明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者識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來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克之效

也王肅云我朱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於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可況叛逆乎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者以下句言相伐於其室家自相伐知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為周室至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為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為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傳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乎言當滅殷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傳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傳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傳以卜吉之故大以汝衆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音義壟力勇反僭子念反疏正義曰所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天惟喪亡殷國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然我何

敢不終我壟畝也言穢草盡須除去殷餘皆當殄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極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有指意以安疆土不待卜筮便即東征已自善矣況今卜東征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不從卜不可不勉力也傳正義曰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每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卜能受天命今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乎言必從文王卜也文王之指意欲令天下疆土皆得其宜有叛逆者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指意伐叛則已善矣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指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天命不僭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差言我善而彼惡也卜兆陳列惟若此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傳一名祿父命微子啓代殷後傳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為宋公為湯後作微子之命傳封命之書疏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為殷後為書命之史叙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絶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傳正義曰啓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適於荒野微子作誥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

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為囚釋之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為殷後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為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為公令為湯後使祀湯耳不繼紂也

微子之命傳稱其本爵以名篇疏正義曰令寫命書之辭以為此篇君陳君牙冏命皆此類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傳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惟稽古崇德象賢傳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

令法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傳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傳為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傳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傳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傳撫民以寬政放桀邪淫蕩之德功加于時德垂後裔傳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爾惟踐修厥猷舊

有令聞傳汝微子言能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傳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音義正音政裔以制反聞如字又音問篤本又作竺東谷反疏正義曰王順道而言曰令以大道告汝殷王首子告之以下辭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誥之傳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為妾已而為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鄭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為正

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為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為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為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僖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則曰亦謂義孔訓篤為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督為正故謂正而不可忘也

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傳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欽哉往敷乃

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傳敬哉敬其為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音義歆許今反蕃方元反本亦作藩疏正義曰傳言慎汝祖服命數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殷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慎之無使乖禮制也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傳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世世享德萬邦作式傳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為萬國法式俾我有周無斁傳汝世世享德則使我有周好汝無厭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傳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惟為美政無廢我命音義毗房脂反俾必爾反斁音亦好呼報反厭於艷反

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傳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獻諸天子傳拔而貢之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傳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作歸禾傳亡音義穎役領反穗似醉反本亦作穟疏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其食邑之內得禾下異畝壟上同穎穗以其有異拔而貢之天子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命有言辭史敘其事作歸禾之篇傳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后稷種禾於實秀之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垂言穗重而垂是穎為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言其異也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而貢之若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為說也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史多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所滅之唐即晉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為唐叔耳

序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傳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作嘉禾傳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亡疏正義曰周公既得王所命禾乃陳天子歸禾之命為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史敘其事作嘉禾之篇傳正義曰鄭云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以為既得命禾謂後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

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禾為書之篇名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為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尚書注疏卷十二

尚書注疏卷十二考證

旅獒序大保作旅獒疏釋詁云旅陳也○林之奇曰經云西旅則不可以訓陳也葢書篇名惟取篇中之字如詩云維鵲有巢即以鵲巢名篇也如必以旅為陳則書序不當云作旅獒臣召南按旅訓陳以之解旅巢命則可以解旅獒則不可以經言西旅底貢厥獒是國名也林說自確

西旅底貢厥獒傳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為異○林之奇曰說文犬知人心而可使者曰獒左氏公羊言晉靈公事則獒之為犬有異於常犬也

畢獻方物疏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臣召南按鄭以穆王事解蕃國貴寶為贄已屬不經孔疏引以証此篇方物尤非也穆王不聽祭公之諫耀兵勤遠得四白鹿白狼自是荒服不至召公當開國時若預料有其事者於西旅貢獒即動色告戒以不寶遠物安得以周語及王會篇解此文

哉

金縢序周公作金縢疏史叙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臣召南按孔疏此條直糾小序之失語足翼經

植璧秉珪傳璧以禮神疏又置以為贄也○林之奇曰按下文曰屏璧與珪則圭璧似皆以祈神非執桓圭以為贄也

惟爾元孫某疏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林之奇曰周公之禱蓋用武王名及史官記載則諱其名而代以某字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之諱始於周也又曰自太王王季而言之曰元孫自文王而言之曰丕子其實一也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丕子史記作負子

管叔及其羣弟傳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疏孔似不用孟子之說○臣召南按此孔傳之誤也下文又曰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是安國實指周公為兄異於孟子据史記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次曹叔次成叔次霍叔次康叔次冉季次序秩然孟子之說不可易也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傳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音義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臣召南按周公居東此條為千古疑案由經文我之弗辟辟字孔讀作刑辟之辟故以居東為東征鄭讀作避地之避故以居東為避謗以詩豳風證之毛傳小序說與孔同而鄭箋獨異宋儒以孔傳為是者林之奇以鄭箋為是者項安世至朱子則初取孔傳以為詩傳晚年又駁孔傳而從鄭箋蔡氏傳則朱子晚年說也從孔傳則辟訓法即後蔡仲之命有致辟管叔之明文從鄭箋則古文辟字作辟本是避字二說互異不能強合獨怪孔穎達於詩疏曲卑鄭箋於書疏不能力主孔傳即辟之訓法祇以釋詁文三字解之何哉又按史記作我

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此則又一說也

周公居東二年傳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疏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臣召南按以居東為東征則作大誥誅武庚罪三監皆在此時破斧之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歌此事也王猶未察公作鴟鴞之詩及王感風雷之變而迎公歸時則已三年矣我徂東山之詩公所以勞歸士也然則居東即東居舊殷征戰之地罪人斯得即武庚管叔授首孔疏何乃引王肅說謂

東是洛邑哉何乃謂東征鎮撫案驗其事哉孔疏所云是仍以鄭箋解孔傳矣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疏鄭玄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臣召南按康成箋詩於周公避居東都說異毛傳邶鄘衛譜豳譜再三言之必有所据但其解鴟鴞之詩則確然知其非也謂居東後成王殺其屬黨乃作詩貽王以救之是以鴟鴞目其君而以子目其官僚也尋常之人悖謬不至於此況聖人乎孔疏於詩既不能糾其違於書又援引其說昧於裁矣

二公及王○顧炎武曰主少國疑周公又出居外而上下安寧無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荀子曰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

王出郊天乃雨○王應麟曰金縢之異說有二馬魯世家曰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

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尚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曰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爪以沈于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王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譙周曰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也

大誥序三監及淮夷叛傳三監管蔡商疏惟鄭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為異耳○臣召南按孔傳解三監非也康成說是設三監所以監武庚也若并數武庚尚監誰哉孔穎達於詩邶鄘衛譜暢言三監是管蔡霍引伏生書傳及蔡仲之命以明其說又引孫毓曰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惜不移以疏此序也

天降割于我家不少音義馬讀不少延為句疏鄭王皆以延上屬為句○臣召南按馬鄭王皆學今文据音義及疏是伏生所傳以不少延為句孔氏古文則以不少為句也王安石蘇軾並謂馬鄭王讀是後儒從之

寧王傳謂文王也○蘇軾曰當時稱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林之奇曰此篇所稱考寧王寧考寧人皆是武王先儒以為文王殊失經意

殷小腆○林之奇曰蘇氏以腆為厚按左傳云不腆敝邑固當訓厚金履祥曰小腆猶云蕞爾國

微子之命序命微子啟代殷後傳啟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為宋公為湯後○臣召南按序是言成王既殺武庚始命微子爵為上公以奉湯祀也孔傳之說則武王克商即封宋公矣與序不合又此傳可疑漢以景帝諱啟作開史記宋世家稱微子開是也孔傳何得不避先儒疑孔傳多後人所為此亦一証矣

疏非去紂即奔周也○臣召南按孔疏糾史記抱器面縛之妄極精

微子之命傳稱其本爵以名篇○林之奇曰不云宋公之命猶稱殷爵蓋殷臣之客於周者也顧炎武曰微子於周蓋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為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

慎乃服命疏上公九命○葉適曰周制三公八命出封作伯九命謂之上公二王後亦出封之公也

尚書注疏卷十二考證

謹案第七頁前三行王如字刋本王訛玉今改

第二十頁後二行詩風邶鄘衛是也刋本邶訛邸

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二行王者征伐形獄刋本獄訛嶽

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監生臣康　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十三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康誥　酒誥　梓材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傳滅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傳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作康誥酒誥梓材音義數叛上所角反下亦作畔梓音子疏正義曰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為器為善政以結之傳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顧為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命此云既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叛者以六州之衆悉求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總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

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潞河濟之西以曹地約有千里也以此鄭云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其地理志邶鄘之民皆遷分衛民於邶鄘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為三孔與同否未明也既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守自不知名號耳

康誥傳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音義圻具依反疏傳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祝鮀云命以康誥故以為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為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為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謚不見耳

惟三月哉生魄傳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傳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傳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傳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音義魄字又作鬼普白反馬云鬼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汭如銳反見賢遍反乃洪大誥治直吏反注及下其治民安治用安治同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勞力報反疏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已未於時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為衛侯大誥以治道傳正義曰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為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七年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頒度量而天下大順又云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治民故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總序言之鄭以為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為謀大不辭矣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馬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為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馬君行必有臣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官播率其民和

悅即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民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已云庶殷攻位於洛汭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為大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為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為不辭矣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傳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傳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傳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傳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為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傳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傳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授武王越厥邦厥民惟時叙傳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傳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音義長丁丈反下同去羌呂反下欲去去疾同怙音戶冒莫報反覆也聞如字徐又音問殪於計反勗許玉反疏正義曰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言曰命汝為孟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鰥夫寡婦況貴強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其慎罰威可威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為政於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聞

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誅殺之道用兵除害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有次序以文王之教故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令汝小子封故得在此東土為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罰既用受命武王無所復加以為勉行所以汝必法之傳正義曰以曰者為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卒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為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為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為親親而使

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為之而鄭以總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信也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善故云明德慎罰也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為滅殷之資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傳念我所以告汝之言令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傳令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傳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傳汝當大遠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傳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傳大于天為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音義遹音聿又音述馬云述也衣如字徐於既反耇音狗疏正義曰既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訓武王尚行之汝既得為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令治民所行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

聞者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汝往之國當分布求於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大遠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即知訓民矣其外又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即古虞夏之道也人事既然又闡大於天之道而為順德又加之寬容則汝身不見廢常在王命傳正義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令令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以為政教也上云敷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耇老成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別求所聞者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只言遹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勗則以文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同故言用其安者大于天者以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王及殷古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道為順德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傳恫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傳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傳往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傳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為故當使不順者順不

勉者勉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傳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傳弘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音義恫音通又勑動反瘝古頑反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盡徐子忍反好呼報反懋音茂應應對之應注同徐於甑反疏正義曰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為善而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政者以天德可畏所以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安也安之既難其往治之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縱乃其可以

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恒在事小因小至大是為民所怨事不可為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不但汝身所當行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傳正義曰恫聲類於痛故恫為痛也瘝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如已病也戒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刑罰及已為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為可見故須安之不在大者以致怨怨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為怨不恒在小言其初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消也亦所以惟助王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傳歎而勑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慎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傳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行之自為不常用犯汝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傳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音義眚所領反本亦作省宥于救反疏正義曰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云慎罰之義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為之乃惟終身自為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若人乃

有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為之以此故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以救當以罰宥論之以誤故也即原心定罪斷獄之本所以須敬明之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傳歎政教有次叙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其勑懋和傳民既服化乃其自勑正勉為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傳化惡為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修善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傳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非汝封刑人殺人傳言得刑殺罪人無或刑人殺

人傳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非辜者非汝封又曰劓刵人傳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無或劓刵人傳所以舉輕以戒為人輕行之音義咎其九反孩亥才反劓魚器反刵如志反疏正義曰以刑者政之助不得已即用之非情好殺害故又本於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要而汝政教有次序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服從化其自勑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為善若有病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修善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為善其皆安治為政保民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有濫刑人殺人無辜也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以得故而有所濫劓刵人之無罪者也傳正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理則疾

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既去惡乃須愛養之為善人為上養則化所行故言其皆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云刑之輕者得行者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刑即墨劓剕宮也劓在五刑為截鼻而有刵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刵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刵而不在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豈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刵人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傳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傳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音義臬魚列反要於宵反蔽必世反斷丁亂反下及篇末同覆芳服反疏正義曰言不濫刑不但國內而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事以至汝汝當布陳是刑法以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十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辭言必反覆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傳正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為奉上事汝當用刑書為布陳是刑法為司牧其衆故受而聽之既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為準限之義故為法也言要囚明取要辭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

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傳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傳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傳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叙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為不足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傳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

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已之欵心音義彝以支反欵苦管反疏正義曰此又申上既要囚思念定其大斷若為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事其刑法斷獄用殷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殷彝皆用其合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安而自行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法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叙猶當自惟曰未有順事其有餘若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已乎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悉知也傳正義曰陳是法事即上汝陳時臬事罰敝殷彝即上殷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此據臨時行事也云我心我德者此言我我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為我以康叔為已若汝不善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欵曲之心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徧知故我王命汝以欵曲之心述康叔為言故云亦欲令康叔明識此意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傳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

暋不畏死罔弗憝傳暋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音義攘如羊反宄音軌暋音敏憝徒對反徐徒猥反強其丈反無不惡烏路反下所大惡疾惡亦惡並同疏正義曰言人所慎刑者以凡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為之而不畏死此為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慎刑罰耳傳正義曰自用也言所用得罪者由寇攘也而為之於外內既有劫竊其劫竊皆有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為之而取貨利故也暋強也盤庚已訓而此重詳之以由此得罪當須絕之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傳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傳為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傳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傳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傳為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傳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傳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傳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音義鞠居六反弔音的泯徐武軫反疏正義曰以是所用得其罪不但寇盜王命而言曰封非於骨肉之人為大惡猶尚為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父母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為人之子不能敬身服行其

父事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也於為人父不能自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也於為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也為人兄亦不能念雅子之可哀哉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不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罪乎既人罪由不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亂曰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遺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赦故也傳正義曰言將有作姦宄大惡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下文不言母母同於父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云厥考者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父事為孝怠忽其業即其肯曰我有後不棄基故為大傷父心即是上不孝也則子不述父事當輕於盜殺況以為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有不和詈爭鬬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乃逆命毆罵殺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為總焉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為慈因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義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為二而言恭也五教即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孝先言子於父故此言天明見五不友先言弟於兄者舉中以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姻婣以象天明是於天理常然為天明白之道兄亦不念鞠子哀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為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疎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隣保罪有相及是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傳

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傳

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傳

汝令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傳

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

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傳

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

為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

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傳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傳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音義戛簡八反別彼列反注同汝長丁丈反下同忌其記反懌音亦疏正義曰言滅五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之況在外土掌庶子之官主於訓民惟其正官之人及於小臣猶有符節者並為教首其心不循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

不用我法即病其為君之道是汝長為惡矣以此惟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為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為人君惟為人長之正道既為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為威暴惟為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常事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顧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矣汝惟宜勤之傳正義曰戛猶揩也言為揩模之常故戛為常也述上凡民自得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故也亦愚以況智故言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致教諸子故為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為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為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為師長亦各一家之道也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為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為官行文書而有符令之印者也以上況之故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科矣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為有符節耳分別播布德教謂分遣卿大夫為之教民使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為長散則人君為長君而居之是君亦與長為一孝經對例以長為大夫耳不能治其家人之道者以五常父母兄弟子即家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為不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為臣德也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為異故輕之而以為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鄭云祗祗威威是也寬則得衆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疊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人悅懌汝德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傳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傳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傳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音義為于偽反疏正義曰既言德刑事終而總言之我所以令汝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所以言曰封為人君當明

惟為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是須汝善安民故我其惟念殷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傳正義曰以慎德刑為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為善富而不擾為安也鄭以迪為下讀各為一通也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者以已喻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王以致太平者況今民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正道訓民民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為無吉康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傳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令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傳假令令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傳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傳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音義說如字徐始銳反令力呈反數所角反殛紀力反疏正義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我民安當為政以慎德刑為教故王又命之曰封我惟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

其罰誅我我其不怨于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邑無在多民以少猶誅罰況曰為君不慎德刑有上明聞於天是為罪大不可赦傳正義曰以數求殷先哲王及別求古先哲王為已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故德之言說而罰言行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德刑也天下不安為總說所以不安猶未定其心於周道屢數而未和同也時以大和會故言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顧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此總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為主不嫌不明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罰為罪大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傳言當修已以敬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蔽時忱丕則敏德傳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傳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為長久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傳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亡汝疏正義曰以罰不可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當修已以敬哉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信之道大當法為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顧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汝罪過而絕亡汝傳正義曰以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為見事之速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二者以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亦用之可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傳以民安則不絶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哉無我殄傳無絶棄我言而不念享明乃服命傳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高乃聽用康乂民傳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疏正義曰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民安則不汝絶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惟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絶棄我言而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教令使可法高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傳正義曰以不瑕殄即享有國土也服行之命謂德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傳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傳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疏正義曰以須高聽治民故王命順其德而言曰汝往之國哉封乎勿廢所宜敬之常法即聽用我誥是也汝如此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享殷國而言不絶國祚短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傳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音義嗜市志反疏傳正義曰以梓材云若兹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鄭以為連屬之監則為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為牧而所戒為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亦指為君言之也明監即國君監一國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太宰之建牧立監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傳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傳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傳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傳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為祭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傳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者言酒本為祭祀亦為亂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傳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為罪也音義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衛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為後録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邦馬云妹邦即牧養之地欲令力呈反下始令勿令同文王

第稱穆周自后稷而封為始祖后稷生不窋為昭鞠陶為穆公劉為昭慶節為穆皇僕為昭差弗為穆毀揄為昭公非為穆高圉為昭亞圉為穆諸盩為昭大王為穆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故左傳宮之奇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富辰云管蔡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昭一音韶窋音竹律反揄音投盩音張流反大並音太毖音秘少詩照反為祭于偽反下同惟行下孟反注及下注之行同

疏正義曰周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酒者以汝父於廟次穆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為政也其誥慎所職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曰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為飲也所以不常為飲者以惟天之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為大祭祀故以酒為祭不主飲故天下威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為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衆事少正皆須戒酒也是文王以酒為重戒汝不可不法也傳正義曰此為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此妹與沬一也故沬為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為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即東與北為鄉也妹屬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為妄也父昭子穆者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為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為昭不窋生鞠陶為穆鞠陶生公劉為昭公劉生慶節為穆慶節生皇僕為昭皇僕生差弗為穆差弗生毀揄為昭毀揄生公非為穆公非生高圉為昭高圉生亞圉為穆亞圉生組紺為昭組紺生大王亶父為穆亶父生季歷為昭季歷生文王為穆據世次偶為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為穆而子為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為昭而子為穆周公以王命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為穆皇僕為昭慶節為穆毀揄為昭差弗為穆毀揄為昭公非為穆高圉為昭亞圉為穆諸盩為昭大王為穆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故左傳宮之奇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富辰云管蔡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昭一音韶窋音竹律反揄音投盩音張流反大並音太毖音秘少詩照反為祭于偽反下同惟行下孟反注及下注之行同

疏正義曰周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酒者以汝父於廟次穆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為政也其誥慎所職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曰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為飲也所以不常為飲者以惟天之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為大祭祀故以酒為祭不主飲故天下威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為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衆

委為昭而子為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郕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為昭又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為昭也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據今本先故言始為初始為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誥毖庶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告勑使之敬慎故曰告慎其衆國即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總呼為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朝夕勑之丁寧慎之至也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為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為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為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為始誤也民自飲酒致亂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如上言天之下教命令民作酒也為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為亂行定本云亦為亂行俗本誤也小大之國謂諸侯之國有小大也上言民用大亂指其身為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總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用酒惟罪身得罪亦互相通也

有事無彝酒傳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飲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傳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傳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傳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

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疏正義曰前文王戒酒以為所供當重飲之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德自將不可常飲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衆國之君臣民衆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為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祗稟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為然其於小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其酒其民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至成長為德可知也傳正義曰知小子謂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謂民之子孫

也知有正有事非士大夫而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下治事之羣吏云所治衆國者以述上文內外雙舉此為小子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有國君故下云指戒康叔為國之事故總言衆國惟於祭祀得飲酒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為諸侯而云衆國者文王為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衆國也以惟曰為教辭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心善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傳令往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傳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傳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傳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傳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傳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

省古道為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傳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傳汝能以進老成人為醉飽考中德為用逸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傳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音義厥長丁大反下注長官諸侯之長同賈音古養羊亮反洗先典反馬云盡也腆他典反省悉井反饋其位反任音壬疏正義曰既上言文王之教令指戒康叔之身實

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洗潔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土物愛也又謂汝衆士有正之人及於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可為君矣如此汝乃為飲食醉飽之道須進行老成人故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謂考行中正之德即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為君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傳正義曰以妹土為所封之都故言今往繼汝股肱之教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倡臣行施由股肱故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勤種黍稷奔馳趨走也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即牽府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其父母善子之行者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衆伯君子統衆士有正者經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慎酒從卑至尊故先教子孫乃及庶士衆百君子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為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故為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教即為臣義不過慎酒進德次戒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教明為君矣我大惟教汝曰者以言曰故以為教辭即教以大克羞者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為君故云則君道成矣以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考德為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可以無為故大用逸之道即上云飲食醉飽之道也鄭以為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茲亦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大德不見忘在於王家反覆相成之勢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傳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傳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疏正義曰於此乃總言不可不用文王慎酒之教王命之曰封我文王本在西土以道輔訓往日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王教而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傳正義曰棐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嗜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衆臣也不厚於酒即無彝酒也故云不常飲總述上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傳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傳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傳惟殷御治事之

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矧曰其敢崇飲傳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傳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傳於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越百姓里居傳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傳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傳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音義相息亮反下同暇遐稼反湎面善反辟扶亦反疏正義曰以周受於殷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得失而為戒王命之曰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於上蹈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民即能常德持智以為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于帝乙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其君既然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相於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羣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侯甸男衛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官衆正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田里而居者皆無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明又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為法也傳正義曰言聞之於古是事明衆見也下言自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下恤民皆由蹈行於道畏天之罰已故又以道教民故明德著小民德在於身智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即上迪畏天顯小民為自湯後皆爾惟殷御治事之臣者此事當公卿故下別云越在內服百僚庶尹也為君畏相故輔之若寬暇與逸豫則不恭敬故不敢為也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崇為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言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以公卿與國為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見廣故自外及內舉四者以總六服又因衛為蕃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見徧在外為君故言化湯畏相之德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為服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為總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為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為大夫不為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為言其實士亦為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總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雖不為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尊官亦不自逸每言於者繼上君與御事為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為總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上御事云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助君敬法逆探下經也

王酣身傳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傳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

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傳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衋然痛傷其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傳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厥心疾狠不克畏死傳紂疾狠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傳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傳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行淫虐惟為民所怨咎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傳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傳言凡為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音義酣戶甘反樂音洛易如字馬以豉反縱子用反注同泆音溢又作逸亦作佚盡許力反差初佳反又初賣反狠胡懇反聞音問疏正義曰既言帝乙以上慎酒以存故又言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嗣之謂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狠戾不能畏死聚罪人在商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不念發聞其令德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惟其縱淫泆行其淫虐為民下所怨紂衆羣臣集聚用酒荒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為人自召此罪故也傳正義曰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闇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為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為民所怨紂之為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誕訓為大言紂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紂衆羣臣用酒沈荒用者解經之自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為嗜言惟民謂紂也今變言民者見雖非紂亦然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傳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傳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傳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為戒撫安天下於是音義監工陷反下及注同疏正義曰既陳殷之戒酒與嗜酒以致興亡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也所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己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其天命我其可不大視以為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傳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

史友傳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傳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傳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傳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音義劼苦八反圻巨依反父音甫薄蒲各反徐又扶各反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宏大也辟必亦反斷丁亂反疏正義曰殷之存亡既可以為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慎殷之善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尚然況已下太史所賓友內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此之卑官猶尚固慎況惟汝之身事所服行美道服行美事治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己身事猶當固慎況惟所敬順疇咨之圻父能迫迴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父此等大臣能得固慎則可定其為君之道固慎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況汝又能剛斷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傳正義曰劼固釋詁文將欲斷酒為重故節文以相況處訓為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擇任之其文通於下皆固慎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

非王朝之官所賓友者敬也於善臣即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為事故也鄭玄以服休為燕息之近臣服采為朝祭之近臣非孔意也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以司徒教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以司馬征伐在乎圖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迴統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宏大釋詁文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諸侯之三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言大父者以營造為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乃總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令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剛斷於酒乎為甚之義也其定辟總上自劼毖殷獻已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況而接之其實總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征伐為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為重司空直指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為迫迴者事務為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互相明皆為治民而君所順也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傳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也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傳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傳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傳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

時同于殺傳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音義佚音逸盡子忍反惡烏各反申息暫反又如字疏正義曰以為政莫重於斷酒故其有人誥汝收捕之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殷之蹈惡俗諸臣惟其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天子不憂汝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小可不慎傳正義曰言周故為京師但飲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言諸臣謂尊者及其下列職衆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即殺其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禮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令有此明訓總上之辭故得享國汝不用我教辭則不足憂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潔汝之政事事惟穢惡不復教之使潔靜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傳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傳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於酒言當正身以帥民疏正義曰以戒酒事終故結之王命言曰封汝當常聽命我所使汝慎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之吏若宰人者沈湎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傳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音義梓音子本亦作杼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疏傳正義曰此取下言若作梓材既動樸斲故云為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杼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為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總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為功也因戒德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傳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傳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傳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傳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傳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傳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傳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

敗人者當寬宥之音義暨其器反勞力報反下同來力代反究音軌見如字徐賢遍反戕徐在羊反又七良反馬云殘也折之舌反

疏正義曰王曰封汝為政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後汝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為國君之道汝為君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及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無虐屬殺人之事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能順常則為善矣為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之故云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心以愛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須敬勞之故汝往之國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為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亦為敬勞之也傳正義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為政又用其人以為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升為士又用庶人進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總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言汝當信用臣即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為二王之後即亂名實也君道使順常者即上民事王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總上惟邦君言汝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即順常也此連上蒙若恒之文故云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此曰予周厲殺人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下宜為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殺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亦其為君之道者為邦君之道非直順常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即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上文無罪敬勞此惟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宄不殺人者殺人亦是姦宄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以為敬勞之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為君之事與上厥君終始相承於姦上言肆往此亦以罪事往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為民不可不勉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傳言相虐殺至于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寃枉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傳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音義監工暫反劉工銜反下同為于偽反下同治直吏反屬婦音扶妾之事妻也無令力呈反篇末同寬紓元反一本作以元反恬田廉反辟扶亦反

疏正義曰周公云所以敬勞者以王者開置監官其治主為於民故也

以此當教民曰無得相傷殘無得相虐殺而為重害也何但不可為重害民之相於當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寃枉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故不可不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者明王之道而治之如此為監無所復罪汝當務之傳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教民也殘謂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為例則非關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寃枉故也以君臣共國事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為非即是王使存省侯伯監治是也故不可不勤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傳言為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為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傳如人為室家已勤立垣墻惟其當塗塈茨蓋之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傳為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音義菑側其反畎工犬反垣音袁墉音庸馬云甲曰垣高曰墉暨徐許氣反說文云仰塗也廣雅云塗也馬云堊色一音故愛反茨徐在私反樸普角反馬云未成器也斲丁角反雘在略反徐烏郭反馬云善丹也說文云讀與霍同也又一郭反字林音同

疏正義曰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君為政之事故此言國君為政之喻惟為監之事曰若農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徧布菑而耕發其田又須惟其陳列修治為疆畔畎壟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若人為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塈飾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斲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雘然後成以喻人君為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治傳正義曰此三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遠而類疎者乃漸漸以事近而切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末明為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故也皆詳而復言之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畔不云刈穫者田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二文皆言斁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塈亦塗也不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雘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雘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傳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為近汝治國當法之**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傳**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為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傳**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衆國大來朝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傳**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傳**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

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傳為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子子孫孫永保民傳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君國以安民音義夾音協近也朝直遥反付如字馬本作附拓音託懌音亦字又作斁下同先悉薦反注同監古陷反為于偽反疏正義曰此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須有總結因其政術言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世已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以為親近也以明德懷柔之故衆國朝享於王又相親善為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先王既

然凡為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則和集衆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為政用明德以懷萬國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悅而先後其天下遠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悅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為人臣可以不法乎當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明德是為善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為監則我周家惟曰欲汝至於萬斗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子孫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傳正義曰言先王知謂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享施於王而兄弟為相於之辭明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今亦奉用為亦先王耳肆遂也申遂故為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拓界壤以益先王故為遂大也言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謂於民心先未悟而啟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訓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悅先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即遠拓疆土悅其受命即遂大也

尚書注疏卷十三

尚書注疏卷十三考證

康誥酒誥梓材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臣召南按自書序叙康誥三篇於大誥微子之命及歸禾嘉禾之後而康誥首簡四十八字即言周公營洛於是伏生大傳司馬遷史記孔安國書傳並據其文謂康叔封衛在武庚既誅三監既定經所稱王若曰皆周公承成王之命作誥也漢世通儒並守其說班固地理志鄭玄詩譜說尤詳明蓋左傳祝鮀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魯公殷民六族命以伯禽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殷民七族命以康誥封於殷虛分唐叔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封於夏虛是春秋時士大夫即已言成王封康叔康誥之作與伯禽之命唐誥同時矣後儒之依據小序又何恠哉自漢至宋解康誥者無異辭蘇軾始謂首簡四十八字是洛誥之脫簡胡宏始謂王若曰是武王告康叔而朱蔡從之解經之難如此○

疏古者大國不過百里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內諸侯并屬之故得總言三監○臣召南按孔疏此文可謂讀書得間疑古人之所未疑公侯百里周室定制齊魯元勲弗能踰也殷都舊地昔封武庚尚分三監今定其變祇建一侯土兼邶鄘不幾近於一圻乎地理志謂遷邶鄘之民於雒地盡屬衛其說即据詩書然封域太侈矣康成詩譜則謂三監既定復建諸侯特命衛為方伯至其子孫始并邶鄘其說為最近理然左傳載季札聞歌邶鄘衛言衛康叔之德如此又是封國之初即兼三國不可解也惟三月至大誥治○蘇軾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疏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臣召南按召誥曰越三日庚戌自戊申至庚戌為三日也七字係三字之訛各本並誤或疑召詔疏言庚戌是七日然此文不應爾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傳周公稱成王命○胡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朱子曰康誥三篇是武王書無疑疏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信也○臣召南按康成本書傳謂太子年十八曰孟侯猶之毛傳以公孫碩膚之公孫為成王皆漢人解經最無理者臣照按此孟侯朕其弟之文其為武王語無疑故朱子蔡沈皆謂為武王書也然武王時武庚三監實封沬邦無衛地以封康叔則成王始封亦不待辨而明也然則奈何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祖宗定之子孫不敢易也不幸有武庚管蔡之事六師移之而易其主則稱祖考之命以命之猶夫爵人于廟之義言武王如在亦如是耳以王若曰之王為成王則不可通矣

我西土惟時怙句冒聞于上帝句○臣召南按古讀至怙字為句趙岐注孟子引冒聞于上帝則知伏生今文句讀亦同也宋儒始以惟時怙冒為句蔡沈曰怙之如父冒之如天

王曰嗚呼小子封疏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臣浩按所明而云四字理不可解玩文義似當云上文所云行天人之德者但各本俱誤仍之又以天德可畏所以可畏者○監本脫所以可畏四字今从舊本添補

酒誥○王應麟曰揚子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子雲未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封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即脫簡歟明大命于妹邦傳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疏但妹為朝歌之所居也○臣召南按疏此段脫誤不一即上文此妹與沬一也沬字上脫鄘風桑中之五字沬字下脫鄉字但妹為朝歌之所居也應作為殷紂之

所都也朝歌及居字並誤下文是詩又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鄉字應是北字之訛又按詩疏引酒誥注沬邦紂之都所處也孔傳無此文必鄭注也

乃穆考文王音義諸盩為昭疏組紺為昭○臣浩按諸盩太王之父即祖紺亦曰公叔祖類音義與疏雖異而實同也組應作祖各本俱誤

爾尚克羞饋祀傳疏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茲亦惟天據人事○數句理不可解必有脫誤今仍之

矧惟若疇圻父句薄違農父句若保宏父句定辟句○臣召南按古讀如此毛詩鄭箋引若疇圻父則知古今文句讀同也王安石始讀圻父薄違句農父若保句宏父定辟句朱子以為曼出諸儒之表蔡沈從之傳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臣召南按小雅祈父毛傳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下疏引此注云順疇萬民之圻父然則穎達固以若疇二字為司馬所職故以順疇萬民為解然非孔傳原文之意也

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傳疏自然大家也○自然二字疑衍

自古王若茲監句○古讀如此蔡沈從茲字絕句

今王惟曰○吳棫辨此篇自王啟監以下即非梓材本文朱子謂梓材一篇半似洛誥蔡沈曰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與周公召公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出於編簡斷爛之中編書者誤次其後歟

臣召南按康誥三篇古今文所共有若言伏生誤記則安國校壁中所得者當正其訛若言壁中竹簡淆雜則伏生先時不應即與相合康誥之首即言作洛梓材之末又似告君此亦千古不決之疑也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句○古讀如此朱子謂肆字當屬下句蔡沈從之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句子子孫孫永保民句○臣召南按趙岐注孟子引此篇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

孫永保民然則惟王二字自為一句屬上宋儒讀惟王屬下為一句

尚書注疏卷十三考證

謹案第二頁前三行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刋本邶訛邶今改後倣此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監生臣姚歧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十四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召誥　洛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傳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使召公先相宅傳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作召誥音義召時照反相息亮反下注同　疏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

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史叙其事作召誥傳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顔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為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録陳戒為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

召誥傳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疏傳正

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為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為即政後事故傳言新即政也

惟二月既望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傳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傳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

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傳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厥既得卜則經營傳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傳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音義鎬胡老反見賢遍反下不見同先悉薦反又如字朏芳尾反又普沒反徐又芳憒反度待洛反朝直遥反處昌慮反汭如銳反

疏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為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太保乃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傳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

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光照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歷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五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已丑為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歷數又算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於已望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

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為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為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經營者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為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

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為內故洛汭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傳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

朝至於洛汭則達觀于新邑營傳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傳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傳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祀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社稷共牢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傳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傳其已命殷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傳諸侯公卿並覲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傳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音義共音恭句故侯反屬音燭復扶又反疏正義曰順位成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

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皆歡樂勸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傳正義曰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汭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于乙卯三日用牲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

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言用彼為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文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禖皆據配者有羊豕也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之以為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為后土豈句龍為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

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為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即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云已命殷衆者上云周公朝用

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已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覲君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以上於王無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案鄭注周禮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玉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即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

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為戒成王賜周公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散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傳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為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傳歎皇天改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傳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

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傳何其奈何不憂敬之欲其行敬疏正義曰召公所陳形王宜順周公之事云我為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為言也乃曰嗚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大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衆也傳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大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大猶改之況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子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為之首耳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傳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傳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厥終智藏瘝在傳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傳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寃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傳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音義瘝工頑反夫知並如字注同籲音喻呼也號戶高反疏正義曰更述改殷之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後人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瘝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寃枉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為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

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以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以瘝從病類故言瘝病也鄭王皆以瘝為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夫知保抱攜持者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傳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為法戒之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傳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今相有殷傳次復觀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傳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墜厥命傳墜其王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傳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傳沖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音義少詩照反

疏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敬者為人主故戒王言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為法

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為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為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為治曰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傳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猶廻向也則面為向義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禹興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天迪格保者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略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涖政而言今沖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耇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老人之言即下云古人之德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傳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為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傳王為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嵒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音義誠音咸嵒五咸反徐又音吟

疏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

少小而為大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傳正義曰王者為政任賢使能有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也晉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美道成即今休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傳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傳稱周公言其為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傳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傳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音義治直吏反下為治致治皆同疏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令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大天而為治為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令獲太平之美矣傳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為用王肅云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為旦曰王者為天所子代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天子將欲配天必宜治

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為大邑於土之中其當今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為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為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為治當慎祀於天地舉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用是土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自旦曰至此述周公之意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傳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節性惟日其邁傳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傳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音義比毗志反徐扶志反近附近之近令力呈反疏正義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戒王令為政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為下所敬則下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行故以此為戒傳正義曰自今休已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已意以

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埶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節性惟日其邁文承比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可不敬也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傳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傳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傳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傳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傳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傳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疏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為不可不敬之德者以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皆有歷年長與不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殷也夏殷短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夏殷長短之命以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為敬也傳正義曰相監俱訓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言上天以道安人人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所知也王說亦然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

命傳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傳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傳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傳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傳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亦敢殄戮用乂民傳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於民戒以慎罰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傳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傳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音義遺唯季反疏正義曰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王為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授之命其命有智與

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之位在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傳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比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來是自遺智命矣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命由天授遠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天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病患為凶於王者則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天枉為難也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用德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者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為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真犯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之以此絕刑殺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為絕刑殺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絕刑殺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若

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為首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為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傳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傳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傳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末有成命王亦顯傳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傳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音義讎字或作酬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恭徐紀用反注供待同

疏正義曰上既勸王敬德又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王受天多福也傳正義曰王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為此拜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為召公之謙辭讎訓為匹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衆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王能愛養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即欲慶之

序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傳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作洛誥音義相息亮反注及下同使所吏反注遣使同疏正義曰序自上下相顧為文上篇序云召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政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叙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傳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鎬京或亦較七日

洛誥傳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疏傳正義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傳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傳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傳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治音義辟必亦反少詩照反治直更反疏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戒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既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王居之為民明君之治言欲為民明君必當治土中故為王營洛邑也傳正義曰周公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

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據也如注釋詁文及訓興也言王往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興知上天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為安定成王幼少未能使之安定故不敢興知之周公所以攝也脩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始營此都為民明君之政治言欲為民明君其意當在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此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傳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傳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

兆順食墨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傳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音義河朔朔北也瀍直連反近附近之近伻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下同疏正義曰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於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瀍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立此都王宜居之為治也傳正義曰下文總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至洛衆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鬲於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基址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坼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

言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言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傳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傳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傳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為萬十萬為億言久遠拜手

稽首誨言傳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音義貞正也馬云當也盡子忍反疏正義曰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周公追述往前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兆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

美事來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言居洛為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之美言公欲令已祚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拜手稽首誨言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傳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令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傳令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傳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傳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傳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傳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傳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音義曰音越一音人實反燄音艷敘

絶句馬讀叙字屬下令力呈反鄭許亮反注同惇都昆反

疏正義曰王求教誨之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為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為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令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次序有大功者則列為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記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君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於其初即教之乃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絶故丁寧戒之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絶止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既然燄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絶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攝政所為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傳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令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為此言冀王為政善也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令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為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為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為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為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己之身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略小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朋黨敗俗為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絶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為戒也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發若火既然初雖燄燄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復可絶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羣黨既成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發之前防之使不發考古依法為順常道號令治民為撫國事周公大聖動成軌則如我所為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為也惟當用我所為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也此時在西

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為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為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即歎譽成王之辭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傳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傳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傳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疏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已如是矣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奉上謂之享汝為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否也傳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

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享訓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上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傳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傳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傳厚次叙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傳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音義頒音班徐甫云反馬云猶也棐音匪又芳鬼反蘉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被皮寄反又被美反疏正義曰又曰已居攝之時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

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為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正義曰為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為政務在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為業雖復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頒分也成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已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為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

勤行政教為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憂之為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為勉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為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為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行之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則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傳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傳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傳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傳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傳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傳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化洽**予沖子夙夜毖祀**傳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音義褒薄謀反切韻博毛反旁步光反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宓音秘**疏**正義曰王以周公將退因誨之而請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住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傳正義曰成王以周公誨已為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

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政闇而治危故云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佑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為傳故採取下句以申之夫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答公誨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為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惟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為充此光亦為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化洽者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民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速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也予沖子夙夜毖祀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傳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疏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還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為非則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傳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傳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傳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倚公音義教亡婢反治直吏反下同監工銜反注同疏正義曰王呼周公曰我小子其退此坐就輔傳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當依為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為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傳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為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為國君公當留佑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

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文武受民之於天下今大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倚公也維者為之網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傳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傳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音義樂音洛斁音亦厭於豔反疏正義曰王又呼公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敬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傳正義曰讀文以公定為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致太平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家公之恩其世世享公之德享謂荷負之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傳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傳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叙成王留已意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傳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傳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傳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傳我旦以衆卿大人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疏正義曰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興而為言曰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今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此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為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為

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旦以多衆君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衆心為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為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傳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為去以留為來故言王命我來來居臣位為太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為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已乃為此事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恭奉其道叙成王留已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少子者呼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為政故言來訓典為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為軌訓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王戒成王使為善政令後王崇重之重以誨王成其上事故言曰以起之旦是周公之名故自稱我旦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為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為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為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卿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衆之心為周家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俾來毖殷乃命寧傳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

禮也所以君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傳**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傳**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傳**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乃長成為周王俾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傳**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音義單音丹馬丁但反信也秬音巨鬯勑亮反香酒也卣由手反又音由中樽也禋音因遘工豆反厭於豔反注同馬云厭飫也徐於廉反　**疏**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禮授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以須善治殷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卣鑄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明潔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敢經宿則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為政者無云有遇用患疾之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

於汝王之德殷乃長成為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言也傳正義曰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予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文武使已來居此地周公自非已意也文武令我營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鬱也以黑黍為酒爵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鬯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釋精意以享謂之禋釋注云禋敬也是明禋為明潔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兩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則未祭實之於白祭時實之於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故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此經卣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為此辭故言曰也予不敢宿者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敢經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祭文武是為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皡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惇典故言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遘遇也惠疾之道謂唐政使人惠疾之厚行典常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為政者皆無有遇用惠疾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厭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為周王俾殷乃承叙者上言天下民萬年厭飽王德此教為王德使萬年令民厭飽王德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為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傳成王既受周公詰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傳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傳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傳王為册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傳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已下史所終述音義王在新邑孔馬絕句烝之承反鄭讀王在新邑烝騂息營反祝之又反一音之六反王賓

絶句殺禋絶句一讀連咸格絶句太室馬云廟中之夾室祼官喚反誕保文武受命絶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馬同鄭云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皆七年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政成王既受言誥之王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為冬節孫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為國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為賓殺牲享祭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祼鬯之禮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為周公後也又總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傳正義曰周公告成王令居洛邑為治王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朔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明月夏之仲冬者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為尊

周公立其後為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祼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此經先言殺後言祼者殺者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祼為重故言王祼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祼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示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酳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祼為重故特言之王為策書亦命有司為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自戊

辰巳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總結之自成辰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尚書注疏卷十四

尚書注疏卷十四考證

召誥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傳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臣召南按宅洛之意始於武王史記周本紀載武王言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又言成王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以左傳臧哀伯言武王遷九鼎於洛邑王孫滿言成王定鼎於郟鄏証之似確有此事其初曰遷其後曰定次第秩然但史記言營周居其說可疑若武王已有成規周召二公何須再卜乎杜預曰武王遷九鼎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故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可謂確解正義曰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置西周乃從九鼎處於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為都則尤確矣惜穎達不移彼疏以解此傳也

疏故稱九鼎其實一鼎○臣召南按既曰九鼎豈一鼎乎穎達疏桓二年左傳謂其鼎有九故稱九鼎何

其同說一事而彼此矛盾也

王朝步自周○臣召南按孔傳但訓步為行周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父恭也是步為步行之步矣

三月惟丙午朏○漢書律歷志引此作惟三月丙午朏疏周書月令云三日朏朏○臣照按王應麟曰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注曰說月之光采愚以書正義者之采字疑當作令今按令字無義此當從律歷志改不當據此以改律歷志也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疏凡發豐至洛為十四日也○顧炎武曰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于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漢志以為三十一日誤

厥既得卜則經營傳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疏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臣召南按洛邑規模逸周書作雒篇畧載其事言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十七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為天下湊後漢州郡志注引博物志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一十里數稍不同至周禮與命原無明文言王城十二里惟考工記匠人則營國方九里鑿鑿言之鄭注天官序官體國經野即引司農營國九里九經九緯之說是固以匠人為正解矣至注與命則曰公之城蓋方九里蓋者疑辭故不直言王之城十二里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傳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朱子曰以下篇告卜事觀之孔傳恐不然又曰公至洛皆書日以謹之不應詳臣略君如此也臣召南按朱子說是若王與周公並以乙卯日至則書王更重於周公且丁巳之郊戊午之社王當身臨何云王無事也若王以郊社之後至先當書某日王

至於新邑庶邦冢君覲王召公作書當直誥于王何必取幣錫周公而言旅王及公哉孔傳此義一誤下文遂不可解孔疏於下篇告卜已疑成王之必未至乃於此文則不復糾正傳違

用顧畏于民嵒傳嵒僭也疏嵒即巖也○蘇軾曰嵒險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于民者矣

用乂民句○古讀如此蔡沈傳用乂句民字連下若有功讀

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蘇軾曰讎民殷之頑民歟即與三監叛者友民周民也百君子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薛季宣曰讎民先于友民者作洛以鎮靜商人為先也王應麟曰商之澤深矣民之思商不衰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

洛誥序使來告卜傳疏○疏二段監本悞刻後標目之下今移正

洛誥○臣浩按王安石謂洛誥多闕文有不可解者蘇軾謂周公拜手稽首之上即有脫簡在康誥朱子謂王曰而段闕公荅文其最著者陳櫟謂王在新邑之上必有某月某日王至於新邑之文也然孔傳孔疏順文解之並不云有脫簡

朕復子明辟傳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王矣葉夢得曰復如孟子有復於王者曰之復自孔氏以此文為歸政古今儒者從之獨王

荆公謂不然臣召南按周公攝位之說自戰國以來即有之明堂位蓋魯陋儒所作漢則伏生大傳司馬氏史記並詳其事即解復子明辟為還政亦不止於孔傳劉歆不見古文而三統歷言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則今文訓解本同無怪新莽引此文以藉口也但周公始終為臣成王自幼為主本非攝何言復耶王程之解是也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傳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邑殷

頑民○臣召南按以洛邑對鎬京言洛為東鎬為西平王以後稱東周者洛邑王城也以王城對下都言下都為東王城又為西敬王以後稱東周者下都成周也成周在王城之東四十里漢為河南郡所治雒陽縣王城漢為河南縣

疏武王定鼎於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臣召南按文應作遷鼎于洛邑不當用成王事也此係臨文之誤王肇稱殷禮傳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王安石曰殷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

其往○金履祥曰後漢書引此文作慎其往

惟以在周工句○古讀如此蔡沈傳連下往新邑為句

命公後傳命立公後疏使公子伯禽為國君○蔡沈曰後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非是考費誓在周公東征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

考朕昭子刑○李光地曰昭子當是武王對文考言則曰昭子又曰對成王言武王則曰乃光烈考周公自稱武王則曰朕昭子

乃命寧句○古讀如此蔡沈傳連下予字為句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臣召南按周頌清廟之詩作於此時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其明證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疏故史於此總結之○史字監本訛安今改正

尚書注疏卷十四考證

尚書注疏卷十四考證

尚書注疏卷十四考證

謹案第五頁前五行共工氏子曰句龍刋本共訛井今改

第三十三頁前七行監我士師工刋本工訛王今改

第三十八頁後五行祭文武刋本祭訛即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監生臣呂永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十五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多士　無逸　君奭

成周既成傳洛陽下都遷殷頑民傳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敎誨之周公以王命誥傳稱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音義不則如字或作測非近附近之近疏正義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語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叙其事作多士傳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為洛陽也洛邑為王都故謂此為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為成周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皆非在官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為王官以為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總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經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釋頑民之意經云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都敎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為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為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為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多士傳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傳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疏正義曰惟成王即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傳正義曰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傳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傳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傳言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傳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傳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傳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傳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音義弔音的旻閔巾反仁覆愍下謂之旻馬云秋曰旻天秋殺氣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愍眉隕反喪息浪反弋音翼馬本作翼義同治直吏反畀必利反下同為于偽反畏如字一音威疏正義曰周公以王命順其事而呼殷家遺餘之衆士汝殷家之曰汝殷家遺餘之衆士汝殷家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欲滅殷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者之誅罰勑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周家代殷為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衆士來為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為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以為己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故我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效也亦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以天命喻之傳正義曰順其殷亡之事稱王命以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下文皆是順之辭此經先言弗弔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言獨言旻天者旻愍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謂奉上天之命殺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故為王者之誅罰勑訓正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肆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辭無所結此經大意敘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為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傳言上心為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音義馬云秋曰旻天秋殺氣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隕眉隕反喪息浪反弋音翼馬本作翼義同治直吏反畀必利反下同為于偽反畏如字一音威疏正義曰周公以王命順其事而呼殷家遺餘之衆士汝殷家

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
譴告之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傳天下至戒
是嚮於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
惡辭聞於世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傳惟
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
致天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傳天命湯
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音義樂音洛下同譴棄戰反嚮許亮反于時夏絕句
馬以時字絕句泆音逸又作佾注同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之行下孟反甸徒遍反疏正義曰既言天
之效驗去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喻之我聞人有言
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王桀逆天害民不
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下災異至戒以譴告
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為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
背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為
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
復愛念無復聽聞言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
夏祚也下致天罰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
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興
以譬之傳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
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
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割剝夏邑使
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
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下戒惟下災異以
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脩德政耳古書亡失桀之
災異未得盡聞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

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
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則當
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
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自成湯
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傳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
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亦惟天丕建
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傳湯既革
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
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誕罔
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傳後嗣王紂大無
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
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傳言紂大過
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為敬暴亂甚惟時上帝不保
降若茲大喪傳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亡
之誅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
于罰傳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
無非有辭於天所罰言皆有闇亂之辭音義上時掌反齊側皆反
喪息浪反疏正義曰既言命湯革夏又說後世皆賢至紂始
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于帝乙無不顯用有德

憂念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久為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於天天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泆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民為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之所為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傳正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為天下之主以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於民為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德也淫泆俱訓為過言紂大過其愆過無顧於天言其縱心為惡不畏天也無能明民為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于天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祇共蒙上問文故傳再言無也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矣不明其德者紂不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為天所喪滅者無非皆其惡辭聞於天乃為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闇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殷士安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傳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傳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傳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傳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傳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音義復扶又反疏正義曰周公又稱王順而言曰汝殷衆士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滅殷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改又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為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身我亦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傳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為神而勤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我周使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為告正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

武成正告功成功成無害即是不頓傷也頓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為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傳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傳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傳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傳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傳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傳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傳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疏正義曰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

之故其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為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汝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者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循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正義曰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辯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為居西也無違朕不敢有後者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夏人簡在王庭為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前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為我之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為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當求往遷後有德任用之必矣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夏人我亦用殷人憐愍汝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義之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傳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

多遜傳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

音義遜他力反比毗志反注同遠于萬反

疏正義曰王復言曰衆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為善故移徙汝居於遠命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宗周多為順道莫汝相教為善永不為惡也傳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為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為民命為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天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為之也遐遜俱訓為遠今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比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為順道所以救汝之性命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傳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傳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傳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傳汝多為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爾克敬天惟畀矜爾傳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為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傳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傳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脩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傳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音義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却也啻始豉反徐本作翅音同下篇倣此

疏正義曰王又言曰告汝殷之多士所以遠徙汝者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為我惟以待四方無所賓外亦惟為汝衆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為順事故也汝若多為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啻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為我當聽汝還歸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傳正義曰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為棄汝能敬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

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為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脩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為云爾乃尚有爾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為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傳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疏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也傳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為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令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序周公作無逸傳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音義好呼報反疏傳正義曰上智不肯為非下愚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以為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

無逸傳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疏傳正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即政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所戒名篇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傳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傳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傳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傳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誘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音義怙音戶相息亮反誘魚變反疏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之道以戒王曰嗚呼君子之人所在其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為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誘不恭既為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子如此相反王宜知其事也傳正義曰周公意重其事故歎而為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怠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言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為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為農夫

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為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盤于遊畋形之逸也無為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為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為逸豫遊戲乃為叛誘不恭已是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昔訓久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為古老之人詩云召彼故老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傳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傳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傳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傳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音義嚴如字又魚檢反注同馬作儼治直吏反疏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天壽為戒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傳正義曰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

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祭義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名異故累言之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傳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傳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傳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傳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傳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音義行下孟反疏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為太子起其即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正義曰舊久也在即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是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為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以上言久勞於外為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

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為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為善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為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傳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傳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惇獨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傳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音義惇求營反又作熒疏正義曰其在殷王祖甲初遭祖喪所言行不義惟亦為王久為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即王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

侮鰥寡惇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正義曰以文在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辯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言其廢而復興為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遷幽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即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惇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言之傳於中宗云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為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傳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傳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傳過樂謂之耽惟樂之

從言荒淫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傳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傳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音義耽丁南反注下同樂音洛注下同疏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為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王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傳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傳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傳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傳從朝至日昳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傳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音義卑如字馬本作俾使也鮮息淺反注同昃音側本亦作仄昳田節反供音恭疏正義曰殷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太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與歸之以美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乏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朝旦至于日中及昃尚不遑暇食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戲畋獵以已為衆國所取法惟當正心行己以供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為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正義曰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為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不為耳文王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徽懿皆訓為美徽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徽柔配懷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徽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安之徽懿言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為辰日昳為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昳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

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為民故言咸咸訓皆也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衆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為政道以待衆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為西伯故當為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為取樂故不敢非時田獵以為樂耳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為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為中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以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傳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傳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傳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傳以酒為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音義愆起虔反夫音扶酗況付反疏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遊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己身以供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為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醟於酒德哉殷紂藉酒為凶以酒為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為戒無得如之傳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意訓淫為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于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為原王之意而為辭故言曰耽以為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酗從酒以凶為聲是酗為凶酒之名故以酒為凶謂之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為德飲酒為政心以凶酒為己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傳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民無或胥譸張為幻傳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

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傳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傳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音義譸竹求反馬本作輈爾雅及詩作侜同侜張誑也幻音患誑九況反詛側助反祝之又反疏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之人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為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違上怨上否則其口詛祝之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傳正義曰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臣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譸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則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

闇君所任同己由己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已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致之上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教為惡故不言胥也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怨恨必起故民怨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上而為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傳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傳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傳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常和悅音義詈力智反疏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行周公言而歎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脩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傳正義曰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脩善政也鄭玄以皇為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已者湯所

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詈小人聞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自顧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傳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傳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傳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音義憾胡暗反叢才公反疏正義曰此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惑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知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寬緩其心而徑即含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褊急使民之怨若是教王勿學此也傳正義曰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謂不審察虛實也不寬緩其心言徑即含怒也王肅讀辟為辟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傳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音義保太保也師太師也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相息亮反左右馬云分陝為二伯東為左西為右說音悅奭始亦反召公名疏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令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己意以告召公史敘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為保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為左右爾不為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為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為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為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為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

君奭傳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疏傳正義曰周公呼為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公於中以為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

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傳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傳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傳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傳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音義弔音的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終馬本作崇云

充也疏正義曰周公留在王朝名公不說周公為師順古道而呼曰君奭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以為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傳正義曰孔以名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名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為說殷之興亡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為戒鄭玄亦然也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傳歎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弗永遠念天威曰我民罔尤違傳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動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傳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傳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傳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我今小子旦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傳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音義已音以遏於葛反徐音謁絕反佚音逸易以豉反注同諶氏壬反疏正義曰周公又歎而呼名公曰嗚呼君已已辭也既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今天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命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旦周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

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傳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是引聲之辭既呼君奭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說故命是我而勿非我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留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傳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傳言天不用命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音義我道馬本作我迪去如字又起呂反疏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天不可信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王所受命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留佐成王也傳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為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者即文王也鄭王亦同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傳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傳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傳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傳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傳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傳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傳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音義摯音至隕于敏反說音悅疏正義曰言時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為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為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傳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王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為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雍巳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太甲之孫太庚立崩子小甲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巳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

誤孔於咸乂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為太甲之孫也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隕墜也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為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先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乂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為巫知巫為氏也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說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計傅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言傳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傳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久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傳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音義安治直吏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為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傳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上故謂之升

為天之子是配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傳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傳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傳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音義屏賓領反辟必亦反疏正義曰王人謂與人為王言此上所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為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傳正義曰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

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皆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為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傳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傳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疏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奭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亡而加之以威今汝奭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正義曰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也言不弔謂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為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為傳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孔不同上句言善者興而

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對殷而言故為新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事者蓋言興滅由人我欲輔王使為平至之君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傳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命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傳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虢閎閎氏虢國叔字文王弟夭名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傳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音義重直用反虢寡白反徐公伯反閎音宏夭於表反徐於驕反散素但反顛丁田反又音田南宮括土活反南宮氏括名也馬本作南君胥附毛詩作疏附傳曰率下親上曰疏附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走奔又作本走又作奏音同詩傳云喻德宣譽曰奔奏鄭箋云奔走使人歸趨先後上悉薦反下戶豆反毛詩傳云相導前後曰先後禦侮詩傳云武臣折衝曰禦侮疏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奭在昔上天斷割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大命於其

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以受命傳正義曰文王去此未久但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制謂切割絶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受天命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己之諸國也僖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為文王之弟虢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閎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也詩緜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為此任也此四事者五臣共為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傳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傳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傳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音義蔑徐亡結反見賢遍反注同冒莫報反下同馬作勗勉也聞音問或如字疏正義曰文王既有賢臣五人又復言曰我

之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為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為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傳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為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法也蔑小也小謂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傳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傳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傳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音義相息亮反疏正義曰文王既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共殺其強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傳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始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號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號叔等

有死者餘四人也單盡稱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力言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也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傳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收罔勗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傳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音義造才老反一音七到反鳴鳥馬云鳴鳥謂鳳皇也本或作鳴鳳者非疏正義曰周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溺而已譬如遊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乎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傳正義曰周公既已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小子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之責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佐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溺而已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閻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同共濟渡成王若

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王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收斂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尚不聞知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耆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即傳言已類言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為之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鳥必為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為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況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為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傳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傳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音義朝直遥反易以豉反疏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名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請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

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傳正義曰猷訓為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為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傳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為汝民立中正矣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傳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傳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音義為于偽反亶丁但反疏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為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傳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為汝勗勉也偶配也亶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為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為行

公曰君告汝朕允傳告汝以我之誠信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傳呼其官而名之勑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肆念我天威予

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傳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傳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傳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音義喪息浪反否方九反勘音堪勝音升疏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奭其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之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正義曰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言非文武道則不言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傳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傳今我周家皆成

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音義俾必耳反懈佳賣反疏正義曰周公言而歎人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由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傳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疏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强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民云我亦自用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傳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祗若茲往敬用治傳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音義鮮息淺反疏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雖易終之實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傳正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有終則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召公以慎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劄切之

尚書注疏卷十五

多士序○呂祖謙曰遷洛之事名誥經營之洛誥考成之多士則慰安之也

疏殷遺多士皆非在官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監本作皆非民事今從閩本改

時惟天命疏今汝又有言曰○汝字監本訛往今改正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傳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臣召南按此文及多方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說四國之民從叛當誅而我寬威汝罪不忍致法也古注最謂誅四國君即多方我惟大降汝命亦謂是誅則與經意合皆以下治謂天下死生之命人君制之民從叛有可殺之道我乃誅其君而釋其民是降民命也後儒並從其說

爾乃尚有爾土傳乃庶幾還有汝本土○林之奇曰傳非也其遷之也將使密邇王室式化厥訓豈又還有本土哉臣召南按汝土指新遷之地不指殷人舊都此文及下文有幹有年于茲邑多方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大意總勸殷士安居樂業非誘之以還本鄉也林氏說是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傳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蘇軾曰汝能安居汝子孫有興者其所由來皆自於遷始林之奇曰傳疏以遷為遷善其說紆曲不如蘇氏

無逸序○王應麟曰無逸文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與逸疏成王即政之初○即政監本誤卽依從俗本改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傳先知之乃謀逸豫○蘇軾曰舊說非也周公方以逸為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惟艱難乃所以逸樂耳林之奇曰蘇說是也孔傳之失在謀之一字以逸樂為謀則是有心於逸將為民害矣蓋好逸者未必得逸無逸

者自然逸也

乃逸乃諺○臣浩按傳以乃逸為句宋儒始以乃逸屬上句讀與上文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正相反也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臣名南按帝堯之後享國久長首推太戊計其壽當得一百一十餘歲其父太庚二十五年其兄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即云生自太庚末年其嗣位時蓋亦三十餘歲矣經雖無舊為小人舊勞於外之明文而稼穡民依必熟知之故能敬天勤民所其無逸為三宗之首也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王應麟曰石經作肆高宗之享國百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其在祖甲傳湯孫太甲疏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蔡沈曰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意謂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殷世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

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之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臣名南按祖甲與太甲先後不同名號亦異但兩王並享國三十三年孔据國語則疑帝甲不可以配中宗高宗鄭据此經則謂祖甲即武丁子祖庚弟以經斷之鄭說是也若是太甲史記明云稱太宗周公當於中宗之前先叙其事當云我聞曰昔在殷王太宗矣孔傳又曰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尤屬曲說文王之德固當優於三宗享國久長亦復多於祖甲叙次在後又何說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臣名南按孔傳解惟正之供不確經意是言不以逸樂而横征累民也林之奇曰天地之生財有限而庶邦之貢賦有常若以供私費則必有不繼者文王所以不敢盤于遊田也林說甚長

文王受命惟中身疏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臣名南按鄭康成言受殷王嗣位之命是也古者諸侯嗣位必請命於天子況文王為臣忠敬之至乎文王嗣位在帝乙之七祀殷王命令尚行於海內與衰周不同也孔疏是王肅而非康成何哉君奭序名公不說疏按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名公不說周公之留也○呂祖謙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名公亦同此心也已而成

王留周公周公幡然改矣名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朱子曰召公不說蓋以為周公既歸政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

君奭傳尊之曰君○林之奇曰正如棄稱為后稷

嗚呼君已句曰時我句○臣名南按古讀如此林之奇以君已曰時我為句蔡沈從之李光地曰已止也君已者呼名公而止之留之之發辭也說尤直截

弗永遠念天威句曰我民句罔尤違句○朱子謂止一句

在家不知句○蔡傳讀同李光地謂不知二字須連下天命不易為句

嗣前人句恭明德句○蔡沈讀嗣前人恭明德屬上文弗克經歷為一句

在今予小子旦句○蔡沈讀連下非克有正為一句

我道惟寧王德延疏言寧王者即文王也鄭王同○臣名南按漢儒俱以寧王為文王當是因大雅有文王以寧適求厥寧之文也蘇軾解大誥始謂寧王是武王朱蔡從之推按經文蘇說良是

臣扈○陳經曰湯初勝夏已有臣扈湯至大戊百三十年必二臣而名同也

故殷禮陟配天○臣召南按配天即多士所云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大雅所云克配上帝言為上天所眷佑也傳疏說是蘇軾謂殷尊祀三宗以配

天說雖新實非也

則商實百姓句○蔡沈以商實為句百姓連下王人為句

王人罔不秉德句明恤小臣屏侯甸句○蔡沈以罔不秉德明恤為句小臣屏侯甸為句

矧咸奔走句惟茲句惟德稱用句乂厥辟句○蔡沈以惟茲惟德稱為句用乂厥辟為句

天壽平格傳言天壽有平至之君○臣召南按孔傳屬君言呂氏朱子謂即指伊尹六臣以經文上下推之呂朱說是周公之意在留召公也與無逸篇所言不同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李光地曰緇衣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由觀文王之德並數字皆以相似而誤也

有若散宜生傳散泰南宮皆氏○王應麟曰按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當以散宜為氏

又音義○監本脫音義共一百十八字今從舊本及毛本增補

疏鄭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臣召南按疏鑿矣前文引殷六臣不及傅說與此正同呂祖謙曰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但意主於留召公耳此說甚當

茲迪彝教文王蔑德句降于國人句○蔡沈以茲迪彝教為句文王蔑德降于國人為句解全不同

予往句暨汝奭其濟小子句同未在位句○蔡沈以暨汝奭其濟為句小子同未在位為句

曰汝明勗句偶王在亶句乘茲大命句○蔡沈以曰字為句汝明勗偶王為句在亶乘茲大命為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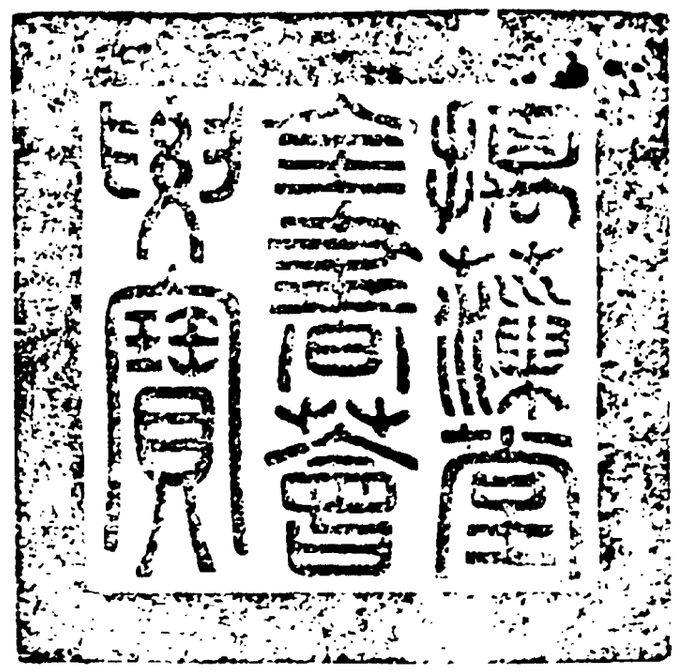
予惟曰襄我二人傳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朱子曰二人周公自謂已與召公臣召南按朱子說是篇中數處言二人皆周公自謂已與召公以應前文六臣也又蔡沈以下節汝有合哉四字連襄我二人為

句更確

明我俊民在讓句後人于丕時句○蔡沈以明我俊民為句在讓後人于丕時為句

尚書注疏卷十五考證

謹案考証第一頁前四行殷遺多士刊本殷訛毀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燨
謄録監生臣魏廷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十六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蔡叔既沒傳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傳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傳冊書命之疏正義曰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因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史敘其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蔡仲之命傳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傳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傳致辟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

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傳罪輕故退為庶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傳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折內諸侯二卿治事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傳叔之所封折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折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音義辟婢亦反徐扶亦反乘繩證反從才用反折巨依反下疏正義曰惟周公於武王崩後其位為冢宰之卿正同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羣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于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于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于庶人若令除名為民三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為畿內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為已之卿士周公善其為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于王國之于蔡為諸侯也傳正義曰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為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為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地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降霍叔於庶人言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

臣昆弟封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爵祿蓋復其舊封封為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為國君為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聞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是為周公折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于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于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馬遷說之謬爾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折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于上蔡不得在折內也孔言叔封折內或當有以知之但折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王若曰小子胡傳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傳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其賢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傳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為諸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已以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傳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

所以為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傳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懈怠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傳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為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傳天之于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于上無有常主惟愛已者則歸之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傳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傳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傳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傳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

一人汝嘉傳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傳歎而勑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音義行下孟反封如字徐音甫用反治直吏反懋音茂蓄方元反注同度如字注同斷丁亂反疏正義曰此使之為諸侯于東土爾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以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為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傳正義曰忠施于君孝施于父子能蓋父惟得為孝而亦得為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改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為忠臣也

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傳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作成王政傳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音義踐似淺反馬同大傳云籍也數色角反覆芳服反政如字馬本作征云正疏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叙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為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為篇名傳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為魯侯

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即云朱閣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于再爾安得至于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請踐為翦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即是踐滅之事故孔以踐為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傳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于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傳言將徙奄新立之君于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告令之亡音義蒲如字徐扶各反馬本作薄近附近之近疏正義曰成王既踐滅奄國將遷其君于蒲姑之地周公告召公使作冊書言將遷奄君于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姑之篇傳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為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于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今遷奄君臣于蒲姑為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國遠于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于淮夷也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于蒲姑也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公使為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序成王歸自奄傳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傳誥以禍福作多方疏正義曰成王歸自伐奄在于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告天下諸侯國史敘其事作多方

多方傳衆方天下諸侯疏傳正義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侯故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傳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音義費音祕、鎬胡老反疏傳正義曰以洛誥語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為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為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起為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為此故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于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

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傳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告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傳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下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音義別彼列反疏正義曰周公以成王之意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大下汝天下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傳正義曰成王新

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于王若曰之上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也既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諸侯為民之主民所取正故謂之正民民以君為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于一人紂言我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使思念之令其心棄殷而慕周也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傳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于夏以譴告之謂災異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傳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于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傳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于天之道乃爾攸聞傳言桀之惡乃汝所聞音義譴棄淺反廸徒歷反馬本作攸云所也行下孟反疏正義曰以諸侯心未服周故舉夏殷為戒此章皆說桀亡湯興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于夏桀謂下災異以譴告之冀其見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不肯憂言于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言夏桀乃復大為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于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聞言不虛也傳正義曰

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為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已而去常須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故下災異以譴告責人主冀自修政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傳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于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傳桀乃大下罰于民重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于二亂之內言昏甚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傳言桀不能善奉于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惰于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傳桀洪舒于民故亦

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懟而逆命于是桀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音義麗力馳反重直用反又直龍反懟勑二反說文之二反劓魚器反疏正義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發于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于民桀乃大下罪罰于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復甲于二者之內為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奉承于衆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情于民言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情于治民桀既舒情于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懟而違逆桀命于是桀日日尊敬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服下民也傳正義曰釋詁云崇重也桀既為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于民重亂有夏之國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于工事之內而為亂行故傳以二事充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桀身夾于二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以甲為狎王云狎習災異于內外為禍亂鄭云習為鳥獸之行于內為淫亂與孔異也民當奉主而責桀不能善奉于民衆者君之奉民謂設美政于民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循之不敢懈惰桀乃無大惟進于恭德而大舒緩懈惰于治民令民益困而政益亂也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于民故民亦違逆桀命為貪饕忿懟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言貪財為饕貪食為餮饕即叨也叨饕謂貪財貪食也忿懟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如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傳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大下明美之命于成湯使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傳命湯刑絕

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傳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傳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已者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傳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于民至于百端所為言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音義畀必二反疏正義曰天惟桀惡之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天乃大下明美之命于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絕有夏惟天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與之者乃惟此桀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于多享國故也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夏桀之所謂恭人衆士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于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于民至于百端所為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善其臣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傳正義曰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好用同已者以其同已謂之為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于民杜預訓享為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能安享于民謂不能安存享受于民衆也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傳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傳湯慎其施政于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

清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傳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傳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絶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令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傳令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音義相息亮反去羌呂反要一遥反又一妙反注同殄亭遍反上時掌反辟必亦反疏正義曰桀殘虐于民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人大代夏桀作天下民主湯既為民主慎其所施政教于民民乃勸勉為善其民雖被刑殺亦用勸勉為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能用勸勉為善要察囚情絶戮衆罪亦能用勸勉為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為善令至于汝君紂反先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殷也傳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為民主慎厥麗者總謂施政教爾但下句言刑用勸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賞謂賞用勸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辭察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勸善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傳斂而順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釋棄桀縱惡自棄故誅放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傳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為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也疏正義曰周公先自歎而復稱王命云王順其事而言曰以言告人謂之誥我告汝衆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指說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衆方之民大為過惡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以此故見誅滅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傳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音義間間厠之間疏正義曰更說桀亡之由乃惟有夏桀謀其政不能成于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以聖君代闇主也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傳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傳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是喪亡謂誅滅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傳惟聖人無念于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于善則為聖人言桀紂

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傳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興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音義蠲吉玄反馬云明也一音圭烝絶句之承反馬云升疏正義曰更說紂亡之由乃惟汝商之後王紂逸豫其過縱恣無度紂謀其為政不能絜進于善惟行惡事天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于善則為聖人紂雖狂愚興其念善也計紂為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積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縱緩多年興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之傳曰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為狂狂必不能為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于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于善則為聖人者方言天須暇于紂興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也謂之為聖寧肯無念于善已名為狂豈能念善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聖極善惡者言之湯是創業聖王理當祚胤長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故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興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所為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九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為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于孟津十二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

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為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德延此歲年也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傳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傳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于衆言以仁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傳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傳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代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音義任音壬畀并至反疏正義曰天以紂惡之故將選人代之惟求賢人于汝衆方大動紂以威謂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以伐紂惟汝衆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于衆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故故教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命我代殷為王正汝衆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傳正義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為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于彼故皆以天言之周以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何

事非天由為美道為天所顧以美歸功于天言教我用美道故得當天意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傳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傳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于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傳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于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傳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

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傳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傳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傳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傳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至于再至于三傳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傳我教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有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傳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誅音義夾音協注同數色角反要一遥反訊音信倡音昌殛紀力反本又作極

疏正義曰今我何敢多以言誥告于汝衆而已我惟大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為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既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于汝衆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衆方諸侯何不崇和協

相親近大顯見治遺于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畋汝故田其安樂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大天之命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為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于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故為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誠信于正道之故其以言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信故我教告汝戰伐要囚繫之由汝數為不信故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至于再至于三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已至再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誅之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德不安數欲誅罰乃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丁寧戒之傳正義曰我今何敢多為言誥而已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為叛逆受誅故今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

命王肅以四國為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夾其旁旁是近義故為近也諸國疎遠周室不肯以治為功故責之顧氏云汝衆方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于我周王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主遷于上臣易于下計汝諸侯之國應隨殷降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畋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重田故云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事君無二臣之道為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為叛逆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于正道教告與戰要因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將戰之時于法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辭訊告也告以文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因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辭而因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因執其朋黨也此雖總言戰事但下有至于再三明此指伐紂也以伐紂為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言上連屢不靜之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傳王歎而以道告汝衆方與衆多士令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傳監謂成周之三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令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傳于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

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傳大小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傳汝庶幾不自忌入于凶德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傳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傳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廸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傳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音義臬魚列反馬本作剝閱音悅　疏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士謂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衆士謂頑民遷成周者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此章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令汝成周之人奔走動事臣我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于惟有相長事謂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也小大衆正官之人自為不和汝衆官等

自當和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汝邑內之人若能明于和睦之道汝惟能勤于汝之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忌入于凶德若能不入于凶德亦則用敬敬之道常在汝之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于汝邑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反本土長得勤畋汝故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賞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在于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傳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也有方多士當謂于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于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謂成周之三監者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閱天道有成故期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以大衆止官之人也和順為善德怨惡為凶德思謂自念思上言自作不和是忘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敬常在汝位閱謂簡閱其事觀其其足以否故言閱其于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為大善其治理聽還本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傳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于汝祚矣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傳若爾乃為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音義頗破多反探吐南反辟匹亦反疏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成周之衆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我之教命汝則惟不能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不享于汝祚矣汝乃惟為逸豫惟為頗僻大遠棄王命則惟汝衆方自取天之威刑我則致天之罰于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傳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信順之凡民亦惟曰不享于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長久矣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告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傳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傳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疏正義曰王曰我今為言誥汝而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則無于我有怨傳正義曰又告者更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覲誥之辭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序周公作立政傳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

立政傳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傳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傳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憂鮮哉傳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音義盡津忍反下同任而鴆反準之允反綴徐丁衛反又丁劣反賁音奔所長丁丈反除篇末文注以長音直良反餘並同鮮息淺反疏正義曰王之大事在于任賢使能成王初始即政猶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為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宜得賢人者少也傳正義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嗣世而立故呼成王為嗣天子周公攝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政于成王故言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也王爾以為于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此以立政名篇知用咸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為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于餘官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皆為非其人也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為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傳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傳禹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臯陶所謀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

茲惟后矣傳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傳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傳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音義顓音諭忱市林反恂音荀行徐下孟反疏正義曰既言知憂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與桀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乃有羣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俊之人與共立于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君今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戒其君即告曰居汝掌事之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為君也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之德則乃能居賢人于官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能三處居無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為治矣及夏末年桀乃為天子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以立政也傳正義曰經言古之人迪傳言古之人道當說古之人道惟有

夏之大禹為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道說有此事孔意似不然也孔以大夫稱家室猶家也顓訓呼也招呼者乃是臣下之事故以為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在外賢俊與之共立于朝尊事上天也言君既求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事上天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皋陶謨九德皋陶所謀者即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是也進言戒君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君王一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亦須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羣官失職則不成為君也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畧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凡人為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欲知其遠先驗于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善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為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衛人居于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

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蓋也與孔不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傳桀之昏亂亦于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傳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傳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傳湯在商邑用三

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音義釐力之反耿工迥反徐工穎反又工永反下同王往況反見賢遍反下注同疏正義曰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家乃以開道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于成湯之道得升聞于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既為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俊人能使各就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湯其在商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和于其邑其在四方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于民言遠近皆從化也傳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謂從下而升于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為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皐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為九爾以此知三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也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者用以俊乂居官顯明其有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惡見其須賢之功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傳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為威虐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傳乃惟衆習為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傳天以紂惡故敬

罰之乃使我周家主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音義受德紂字焉云受所為德也暋眉謹反徐亡巾反一音閔為于偽反下為之同強其丈反伻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疏正義曰既言湯以用賢而興又說紂之失人而滅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殷王受德本性大惡自強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並為威虐乃惟衆習為過德之人與之同共于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我周家主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親有德故得為天子傳正義曰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為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為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其人實為大惡德字乃為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為作善字望其為善而反為大惡以其行反其

宇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暋强也暋即昏也故訓為强言紂自强為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為與之同于其國言並為威虐暴德言以暴虐為德逸德言以過惡為德習效為之衆者言其所任多也紂任衆為過德之人與之同于其政言其不任賢也與暴德同于其國與惡德同于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是其事也言天知其惡熟詳審下罰故言敬罰也商本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釋言云弇同也同為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親有德也王肅云敬罰者謂須暇五年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傳紂之不善亦于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傳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疏正義曰既言上天去惡與善滅殷興周即說文王武王能用求賢審官之事桀惡所以興成湯紂惡所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于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傳正義曰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于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于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為行必同交錯為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亳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述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真惡須屏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上天之道與善去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侯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衆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類禋皆是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矣文王未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維武王時爾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傳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傳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傳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傳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傳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傳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

文武未伐紂時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傳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音義趣七口反券音勸契苦計反藏才浪反阪音反疏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官以立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牧者九州之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歷舉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為次蓋以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慎擇其人乃至左右携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衆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小官猶須擇人況乎大都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以近臣況遠臣以小官況大官既以近小況遠大又舉官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

下大夫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卿及次卿之衆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畧言內外之官又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之衆帥與三處亳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于此諸官皆求賢人為之也傳正義曰前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即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為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周禮趣馬為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為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諸官有所務從業從王左右携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小臣猶皆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為民之表的楨幹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為史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衆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為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為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總舉衆官故特言吉士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烝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盧之衆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為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為

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師言監亦是言為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毫是湯之舊都此言三毫必是毫民分為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為三毫必是三所各為立監也毫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來伐紂毫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毫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為主故先儒因言毫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毫為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毫阪尹者共為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為三毫三處之地皆名為毫蒙為北毫穀熟為南毫偃師為西毫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傳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傳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于任賢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傳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于此委任賢能而已

音義遠于萬反譽音餘又如字

疏正義曰上既總言文武此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既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王無所兼知于衆人之言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也衆獄斷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于法或用違法衆刑獄衆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于此惟委任賢能而已傳正義曰上言文王能知三宅三俊知此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也文王罔攸兼于庶言下云是訓用違即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譽之事用違則毀損之事但分析言之爾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傳亦于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傳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音義敉亡婢反

傳直專反

疏正義曰亦于武王遵循父道所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遵循者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為天子傳之子孫傳正義曰以言並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為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有故言並受且王為天子臣為諸侯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為並受也

嗚呼孺子王矣傳歎稚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傳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

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傳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傳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音義俾必爾反下同治直吏反下同相如字馬息亮反下勸相同間間厠之間復扶又反話戶快反疏正義曰周公既歷說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嗚呼而歎孺子令已為王矣既正位為王事不可不慎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大臣也其與立事謂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之灼然知其順于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訟及衆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為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是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傳正義曰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為從亦訓為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為大臣立事為小臣及準人牧夫畧舉四者以總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于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順于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為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衆獄衆慎之事使得其所則為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為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于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為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為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為終彥訓為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釋訓云美士為彥故彥為美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傳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子孫從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傳言用古商湯亦于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于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音義稚直吏反本亦作穉繹音亦疏正義曰旦者周公名也周公又歎曰嗚呼我旦已受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于衆獄訟衆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成湯亦于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

賢人之法則能居之于心能用陳之于位明識賢人用之為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戒成王使法之傳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此覆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略無別意也能居之于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于位用之以為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傳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人不順于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傳立政之臣惟其吉士用勉治我國家音義憸息廉反徐七漸反本又作憸馬云憸利佞人也勸音邁

疏正義曰既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不宜用小人商周聖賢之國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此憸利之人不順于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常繼續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憸利之人其惟任用善士使勉力治我國家教王使用善士勿使小人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傳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即政為王矣所以厚戒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傳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傳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傳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不服化者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傳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傳其惟能用賢才為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音義詰起一反馬云實也

疏正義曰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即政為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誤于衆治獄之官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于天下至于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非其才此雖指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傳正義曰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官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詰爾戎兵為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為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為四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即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海是也官須常得賢人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為官故言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周公若曰太史傳順其事并告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傳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

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于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傳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音義比必二反又如字行如字疏正義曰周公順其事而言曰太史以其太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能用法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于我王國欲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傳正義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是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為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治獄使列用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大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尚書注疏卷十六考證

蔡仲之命序王命蔡仲傳成王也○成王上疑脫王字疏不立管叔之後者○之字監本及毛本訛為從舊本改正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吳棫曰周公攝政在成王諒闇時非以幼冲而攝也其攝亦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也臣召南按自戰國以來即有周公攝位之說觀此文則百官總已聽于冢宰者三年孔子所謂古之人皆然者也可以證攝位之誣

乃命諸王邦之蔡傳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疏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臣召南按孔疏疑傳叔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是也但引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則世家祇云封叔度于蔡裴氏集解引杜預曰居上蔡非本文也至杜預注左傳武王封叔度云云實據地理志以

立說確矣孔傳謂叔封圻內仲封淮汝之間豈可信乎

以蕃王室○王應麟曰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所以亡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外戚之勢心有公私而國之興亡判焉

附序遂踐奄傳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疏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

○臣召南按漢儒据書序次第多方在大誥諸篇之後又本文有戰要囚至再至三之言遂謂武庚三監叛時淮夷徐奄並叛此役為重叛成王乃親征滅之不知書序之先後次第固未可信也康成之識卓矣哉

附序成王既踐奄疏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按周本紀注引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疑此疏地字訛

多方序○金履祥曰多士有昔朕來自奄之文是多方在多士之前也自孔安國以來惟胡宏大紀敘多方于前多士于後顧炎武曰多方當在多士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孔傳以為奄再叛者拘于書序强為之說也

克以爾多方句簡代夏作民主句○蔡沈以簡字屬上句

慎厥麗句乃勸厥民句刑用勸句○蔡沈以慎厥麗乃勸為句厥民刑用勸為句

疏大代夏桀作天下民主○民主下監本脫湯既為民主五字從古本添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傳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蔡沈曰五年必有所指孔氏牽合歲月非是

天惟式教我用休傳惟用教我用美道代殷○代殷各本俱訛伐殷以疏推之古本作代字是從之

令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傳監謂成周之三監○臣名南按文祇應云成周之監不當云三監此指洛邑之治殷民者非謂武庚時事也即孔疏並不解三監字義則知三字衍文也又傳則得還本土得字訛是今改正

立政○呂祖謙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蘇軾曰事即常任牧即常伯準即準人一篇所謂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三者餘皆小臣百職事也

茲乃三宅無義民傳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呂祖謙曰夏之衰也三宅無義民言皆不義之人無一君子也潘子善問孔傳解居無義之民猶舜典五宅三居呂氏說不然孰是朱子曰呂說是臣名南按古人俱以謀面一節為有夏盛時事故以宅人為任賢三宅無義民為去不肖宋儒始改其說凡下文言三宅俱作任賢解于文為順

亦越成湯陟句○蔡沈以陟字連下文為句余芑舒曰古注讀是

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傳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臣名南按孔傳以虞書之五宅三居解三宅以洪範之三德解三俊理亦可通但此篇三宅三俊始終是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之意呂祖謙曰三宅共政者也三俊待用者也然則克即宅言舊任者不曠職克即俊言新取者皆得人于經文前後皆協

其在受德暋傳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王安石曰桀紂所用非人皆本于身有惡德故曰桀德受德者推本言之也臣名南按孔傳解桀德云桀之為德說甚明白而解受德則云帝乙愛紂為作善字何

其曲也王安石說是

太史傳掌邦六典之貳○六典監本訛大典今改正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傳則是文武未伐紂時○時字監本訛特据古本改正

三亳傳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疏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臣召南按孔疏于傳雖不可通必為附會此條可謂直糾傳違三亳必非文王時官也

是訓用違○蔡沈以連上惟有司之牧夫為句

率惟謀從容德○蔡沈以率惟謀為句從容德為句陳櫟曰孔傳讀是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傳以升禹治水之舊迹○王樵曰禹迹即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也臣召南按孔傳以治水言非也

司寇蘇公式句○蔡沈以式字屬下句

茲式句有慎句○蔡沈以四字為句陳櫟曰兩式字孔傳同訓法為優

以列用中罰○蘇軾曰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

尚書注疏卷十六考證

謹案第十二頁前四行要察囚情刋本要訛安今改

第十五頁後二行能顧天之者天之下疑當有道字

第十八頁後四行告爾有多方士蔡傳作告爾有方多士

第三十頁前四行正義曰刋本義訛善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校對官編修臣鄭

謄録舉人臣吉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七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十七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周官　君陳　顧命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傳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傳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音義還音旋徐音全疏正義曰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即位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羣

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叙其事作周官傳正義曰據金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于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經言四征弗庭是黜滅之事也罔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者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爲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既以遷鎬京

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都不毁豐有文王之廟故事就豐宣之故也

周官傳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疏傳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令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傳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傳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

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傳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音義行下孟反辟必亦反治直吏反下至冢宰經注同疏正義曰惟周之王者布政教撫安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海內兆民六服之內羣衆諸侯之君無有不奉承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叙王發言之端也傳正義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爲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即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四征從京師而四面征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侵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楚語云十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爲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得爲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勑是董正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傳言當順古

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疏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爲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于未亂之前安其國于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于前以示立官之意必于未亂未危之前爲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濟卦象辭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傳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傳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

所以為正治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傳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傳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

音義之長丁丈反下官長助長君長並同疏正義曰既言須立官之意乃追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唐堯虞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百揆揆度百事為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時之政外主方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官各有所掌衆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禹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簡亦能用以為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傳正義曰百人

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興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考古也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天為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為象天爾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故以百揆四岳為五行之象左傳云少昊立五鳩氏顓頊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傳今我小子敬勤于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有極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傳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順蹈其所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之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傳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官不必備惟其人傳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傳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傳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傳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傳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皆協睦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傳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神地

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傳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傳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傳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傳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音義逮音代一音大計反懈佳賣反燮素協反相息亮反處昌呂反少詩照反下同擾而小反徐音饒慝吐得反倡尺亮反下同阜音負治直吏反疏正義曰王言今我小子敬勤于德雖早夜不懈怠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順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擬行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為順也傳正義曰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緣其事而為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總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燮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為之總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燮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為冢宰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行之傳亦以擾為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為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為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總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

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掌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為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

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是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土則地利為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為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為急故也

六年五服一朝傳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

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

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傳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音義朝直遥反守音狩下同本亦作狩

疏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為前代之法脅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傳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

行弗惟反傳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傳從政以公平滅私欲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傳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傳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為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音義上時掌反度待洛反疏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謂大夫已上有

職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職事慎汝所出之號令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為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己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乃不迷錯矣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為政之法也傳正義曰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慎汝出令是從政之本也令既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是去而更反故謂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反也若前令不行而倒反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知所從是亂之道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言將欲入政先學古之訓典觀古之成敗擇善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之則其為之政教乃不迷錯也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傳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傳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也音義蓄勑六反莅音利又音類斷丁亂反下注同疏正義曰又戒羣臣使彊於割斷勤於職事蓄積疑惑不能彊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惰忽略不能恪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學如面向牆無所覩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理戒汝卿之有事者功之高者惟志

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致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已所以速亡恭儉惟德無載爾僞傳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傳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為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傳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

政庖傳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庖亂也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傳所舉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傳歎而勑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傳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音義厖武江反勝音升斁音亦長直良反厭於豔反疏傳正義曰為德者自得於己直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舉顯而名

益美也為偽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心勞苦詐窮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偽不可為申說無載爾偽也

序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傳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傳榮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音義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駒俱付反又如字麗力支反馯戶旦反地理志音寒貊孟白反說文作貉北方豸種疏孔子曰貉之言貊貊惡也俾必爾反馬本作辯

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東夷背叛成王既伐而服之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王賜以財賄使榮國之伯為策書以命肅慎之夷嘉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史叙其事作賄肅慎之命名篇也傳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徐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故以為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此皆於孔君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玄云北方白貉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馯馯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

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晉語云文王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名畢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為然注國語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為何官故為云卿大夫王使榮伯明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為賄肅慎之命明是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

序周公在豐傳致政老歸將沒欲葬成周傳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公薨成王葬于畢傳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告周公作亳姑傳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并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

之功成亡音義近附近之近樞其久反疏正義曰周公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送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已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周公之樞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叙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傳正義曰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為太師令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為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

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為之說上篇將遷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今告周公之樞以葬畢之義乃用亳姑為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亳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序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傳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君陳傳作書命之疏正義曰周公遷殷頑民于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為君陳篇名傳正義曰成周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

行已以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傳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命汝尹茲東郊敬哉傳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傳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傳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音義監工銜反懋音茂治直吏反下注政治同疏傳正義曰令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善事父母行已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于極尊乃能施友

於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于疎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傳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也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傳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音義孜音茲疏正義曰我聞人之言曰有至美治之善者乃有馨香之氣感動于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為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為德也欲必為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之道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教使勤于事也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傳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傳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傳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爾有嘉謀嘉猷則入

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傳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于內汝乃順行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傳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傳歎而美之曰臣于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于世音義之行下孟反下德行同應應對之應繹音亦度待洛反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傳汝為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傳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傳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傳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傳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音

義從七容反辟扶亦反下同中如字或丁仲反斷丁亂反狃女九反疏正義曰王呼之曰君陳汝今爲政當弘大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以作威於人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故不可輒刑若有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殺之以絕惡源也傳正義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遣君陳爲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寬不失制則經寬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忕前復爲也古言狃忕是慣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宄凶惡言爲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惡源也此謂所犯小事言三者再猶可赦爾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傳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傳爲人君長必有所舍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爲大欲其忍恥藏垢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傳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傳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爲善音義長丁丈反垢工口反別彼列反沮在汝反否方九反又音鄙疏正義曰民者寘也當以漸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嚚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于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爲人君長必有所舍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寬大不褊隘也汝之爲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惡使爲善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傳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

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傳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傳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

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傳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

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傳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音義好呼報反長如字朽許久反疏正義曰惟民初生自然之性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物本性乃有遷變爲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違上所命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

好民必從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敬當從終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無不變化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於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傳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傳臨終之命曰顧命

音義治直吏反相息亮反顧工戶反命臨終之命曰顧命馬云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

疏正義曰成王病困將崩召集羣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敘其事作顧命傳正義曰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

王也謂爲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爲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爲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爲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而爲語也

顧命傳實命羣臣叙以要言

疏正義曰發首至百尹御事叙王以病召臣爲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叙康王受命之事傳正義曰王之所命實普命羣臣序以要約爲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于顧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指明三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總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是總命羣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傳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傳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

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傳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傳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

音義懌音亦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洮

他刀反徐音逃馬云洮洮髮也頮音悔說文作沬云古文作頮馬云頮頮面也被皮義反徐扶偽反注同憑皮冰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几也字林同父冰反齊側皆反盥音管又音灌朝直遥反奭音釋芮如銳反彤徒冬反賁音奔長丁丈反

疏傳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爲始故始生魄爲月十六日即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病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爲洮頮張本耳凡有敬事皆當潔清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頮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醊內則云子

事父母面垢燥潘請醊頮是洗面知洮爲盥手言水謂洮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富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命以丈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故言名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爲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爲六卿也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爲說也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羣士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傳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傳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傳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傳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傳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傳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

難傳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於艱難勤德政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傳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爲善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傳羣臣皆宜思夫人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音義幾音機徐音畿下同瘳勑留反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直龍反麗力馳反肆徐以至反又以制反侗徐音同又勑動反馬本作詞云共也斥昌亦反釗姜遼反又音昭徐之肴反夫人如字注同冒亡報反一音墨馬鄭王作勗貢如字馬

鄭王作贛音勑用反馬云陷也疏正義曰王名羣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病日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恐一旦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公文王武王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于道用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代殷爲主至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謂己也言己常敬迎天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常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甚危殆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度于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爲善政遠近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爲善汝羣臣等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無以釗冒進于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爲惡也傳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徧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能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詳審出言教命汝言已詳審欲其敬聽之孔讀殆上屬爲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死也

茲既受命還傳此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傳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傳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傳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爲天子虎賁氏延入翼室恤宅宗傳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丁卯命作冊度傳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音義出如字徐尺遂反綴丁衛反下同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幄於角反下同墉音容本亦作牖首手又反俾必爾反伋居及反齊侯名太公子度舊音待洛反恐誤注云作冊書法度音宜如字傳直專反疏正義曰此羣臣既受王命

還復本位出連綴之衣王所坐幄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名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干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于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于路寢明室令太子在室當喪憂居為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羣臣之心也傳正義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

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扆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為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為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所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扆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為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墉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王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干戈文在齊侯呂伋下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干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于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于路寢明室令太子在室當喪憂居為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羣臣之心也傳正義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

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已後康王答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傳邦伯為相則名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名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狄設黼扆綴衣傳狄下士扆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為音義相息亮反供音恭黼音甫徐音補扆於豈反屏步經反畫胡卦反牖音酉復扶又反**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四坐王之所處者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為國家之威儀也傳正義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名公無由發命知

伯相即名公也王肅云名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天斂之明日也鄭以大夫已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孔不爲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爲喪事知命士須材者名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椁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椁及明器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椁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椁之材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爲狄者故以狄爲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爲扆郭璞曰窻東

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爲扆是先儒相傳黼扆者屏風畫爲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此物爲黼扆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扆帷幄帳者象王平生時所爲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傳篾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傳東西廂謂之序底藉華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傳豐莞彩色爲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西夾南嚮敷重篇席玄紛純漆仍几傳西廂夾室之前篇藉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

越玉五重陳寶傳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傳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傳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犧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

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傳胤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生東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傳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傳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

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傳先

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音義 嚮許亮反篾眠結反馬云纖蒻純之作純底之履反馬云青蒲也蒻音弱莘音平豐芳弓反莞音官又音關鏤來豆反夾江洽反徐音頰注同筍息允反馬云笞箸也徐云竹子竹爲席于貧反紛孚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綬音受越玉馬云越地所獻玉也五重直容反琬紆晚反琰以冉反削音笑夷玉馬云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即珣玗琪球音求馬云玉磬雍於用反本亦作邕彘扶云反注同中丁仲反車尺遮反車渠車輪也兌徒外反共音恭阼才故反向許亮反塾音孰一音育重直用反

疏 正義曰牖謂窻也問者窻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謂之扆彼言扆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篾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數重席者其席皆數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即是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丈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數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數三重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坐皆左右几也鄭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傳正義曰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下則云篾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篾席纖蒻莘席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

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雜繪緣之蓋以白繪黑繪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也以絳帛爲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爲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侯設斧扆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扆彼在朝此在寢爲異其牖間之坐則同東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墻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爲蒻莘孔以底席爲蒻莘當謂蒲爲蒲蒻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藺席蒲蒻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篾纖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故以綴爲雜彩也貝者水虫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蠃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蚳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爲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于周禮其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又云蒲蘆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爲

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為緣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為刻鏤之類故以刻鏤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為飾也西廂夾室之前者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為蒻竹取筍之皮以為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為黑綬鄭于此注云以玄組為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於東西序坐北云者此經為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為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為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刃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頵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頵鐶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鐶削用把削似小於刀相對為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為赤刃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衆反遣弟興詣孫策策引白削斫席興體動曰我見刀為然然赤刀為赤削白刀為白削是削為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為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為然鄭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弘訓大也大璧琬琰之圭為二重則琬琰共為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為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為重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琬大琰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為二重亦不知何所據也三玉為三重與上共為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方實有此玉鄭以夷玉為彼玉未知經意為然否河圖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為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璧玉人之所貴是為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非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有二物亦應無別意也胤國所為舞者之衣者以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在明其所為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大貝少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二記謂車罔為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鼖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鼖此鼓必有所異周興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

南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古人之巧人也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寶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爲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輈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五輅金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爲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耳鄭玄周禮注云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鞔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爲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輈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扆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傳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章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傳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戺士所立處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傳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于東西廂之前堂

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傳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上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傳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音義弁皮彥反徐扶變反綦音其馬本作騏云青黑色夾徐工洽反戺音俟徐音士廉力占反稜也鉞音越說文云大斧也戣音逮瞿其俱反徐音懼銳以稅反疏正義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於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叙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叙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

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傳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主殯與在廟同故爵韋弁也鄭玄云赤黑白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同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為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為之異於祭服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為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為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也戣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為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句子戟劉蓋今鏡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以為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阼相傳為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迎於堂稜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為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釋詁云疆界邊衛圍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堂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傳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主殯與在廟同故爵韋弁也鄭玄云赤黑白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同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為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為之異於祭服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為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為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也戣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為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句子戟劉蓋今鏡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以為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阼相傳為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迎於堂稜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為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釋詁云疆界邊衛圍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堂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

於東西堂之階上也側階北下立階上者鄭王皆以側階為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為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傳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傳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傳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傳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音義隮子西反徐子詣反蟻魚綺反瑁莫報反疏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為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以為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正義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傳爇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此禮授王冊命

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衮鄭玄周禮注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之篇言王賜諸侯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於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是言貴文故稱之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無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爲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蚍蜉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即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太保太史太宗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彤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卿也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於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之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瑁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阼階者東階也謂之阼者鄭玄云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由便以早不嫌爲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訓御爲進太史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

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爲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爲名指上文爲言顧命策書東王之意爲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曰

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傳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臨君周邦率循大卞傳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傳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

敬忌天威傳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音義卞皮彥反徐扶變反眇彌小反疏正義曰此即丁卯命作之冊書也誥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玉几所道稱揚將終之教命命汝繼嗣其道代為民主用是道以臨君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叙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傳正義曰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以訓為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為天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卞之為法無正訓也告以為法之道令率羣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卞為大法王肅亦同也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傳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上宗曰饗傳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太保受同降傳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傳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傳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嚌傳太宗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嚌互相備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傳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答拜敬所白太保降收傳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音義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詫下故反奠爵也馬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酢才各反供音恭嚌才細反互音護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徹丑列反徐直列反疏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柩西南東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几前祭酒酹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興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面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柩云已傳顧命訖王則答拜拜柩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嚌至齒興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以事畢王又答拜拜柩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收徹器物傳正義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為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為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

三奠爵於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已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爲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禮於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嚌之乃以同授太保也上宗讚王以饗福酒也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王祭後更復報祭酒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上宗爲大宗伯知宗人爲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爲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答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答拜也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嚌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嚌至齒則王饗福酒亦嚌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答拜敬所白也

諸侯出廟門俟傳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音義處昌呂反

疏正義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尚書注疏卷十七

周官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傳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臣召南按滅淮夷即在滅武庚之後此序可證而孔傳見多方次於多士諸篇於是謂成王即政奄復叛而王滅之其實不然也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疏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陳櫟曰巡侯甸即九服而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也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辭相合略外四服耳無不同也臣召南按疏謂夷鎮蕃三服羈縻而已則所謂六服指侯甸男采衛蠻已與周禮九服理不相碍但蠻服亦屬荒遠而并數之又未若葛氏以侯甸男采衛并畿內數之爲明確也陳櫟說是

王曰若昔大猷傳言當順古大道○林之奇曰若發語辭若昔猶曰在昔也

官不必備惟其人○陳傅良曰周召以師保爲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所序三公以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公職位無其人則止爲卿而已周以公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臣召南按漢書百官公卿表曰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也漢書此段是此文確解但孟堅不見古文故引記之說而暗與官不必備相合耳

冢宰掌邦治○蘇軾曰政教禮刑無所不統謂之邦治故曰天官必三公兼之餘卿或兼或特命

六年五服一朝疏周禮無此法也○林之奇曰惟六年五服一朝與周禮異此言五服與大行人言六服不同

附序告周公作亳姑○臣召南按亳姑即前序蒲姑亦即薄姑也亳薄古字通用蒲薄則音之轉耳

君陳疏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臣召南按坊記引嘉謀嘉猷之文而康成注之非中庸也孔疏注中庸三字誤應作注坊記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疏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劉歆說也○臣召南按孔疏說漢志尚脫七年劉歆以周公攝政七年至還政始爲成王元年故順數云後三十年其說雖

陋然成王始終三十七年自明也疏未明晰

乃同召太保奭疏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陳師凱曰畢公繼周公爲東方諸侯之伯則亦必繼爲太師毛公時以諸侯入爲太傅

茲既受命還疏按燕禮小臣納卿大夫一段○臣浩按此約舉儀禮經文參用注解非本文也

狄設黼扆綴衣傳置戶牖間○臣召南按周禮司几筵賈公彥疏引此注曰其置竟戶牖間似賈所見本置字上有其字下有竟字

數重篋席傳篋桃枝竹○陳師凱曰爾雅桃枝四寸有節疏云竹相間四寸有節者名桃枝

王麻冕黼裳○呂祖謙曰儀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而即位自此始稱王臣召南按此條先儒不過順文爲說至蘇軾始直議其失禮且引左傳子產叔向之言爲證失禮灼然朱子亦無定論以理推之康王

賢君召公賢相嗣位當太平無事之時非有大不得已何故即變禮行權而此篇古今文所同有則其爲真正古書又無疑也先儒因經文叙事首尾銜接並不疑有脫簡故議論益多顧炎武曰中有脫簡狄設黼扆綴衣以下即當屬之康王之誥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祔而今

曰諸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也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召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不然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按顧說可謂發古人所未發

尚書注疏卷十七考證

謹案第二十九頁前四行玄紛黑綬刊本紛訛粉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舉人臣韓　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八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十八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尚書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序　康王既尸天子傳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音義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傳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疏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叙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康王之誥傳求諸侯之見匡弼王出在應門之內傳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傳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傳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傳賓諸侯也舉奉圭

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傳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音義乘繩證反鬣力輙反壤如丈反見賢遍反下同蕃方袁反朝直遥反喪息浪反贄音至盡子忍反疏正義曰此叙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為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為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為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於庭既為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為天子也康王先為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為嫌答諸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為主也傳正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答拜復不言興知立庭中南面也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為右西為左入右隨其方為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

必衆衆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即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致命不陳之也案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為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為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為此意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為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崩即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諸侯享天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總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周禮大祝辯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為天子無所嫌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為主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傳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傳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傳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傳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今王敬之哉傳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傳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音義羑羊九反馬云道也戡音堪遺唯季反注及下同施以豉反壞音怪疏正義曰太保召公與司徒芮伯

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惟我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之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即王位其敬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傳正義曰召公為冢宰芮伯為司徒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羑聲近猷故訓之為道王肅云羑道也文王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衆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傳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惟予一人釗報誥傳報其戒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傳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傳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洽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傳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傳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

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傳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傳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傳言雖汝身在外土為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此督諸侯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傳當各

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音義甸男衛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底至齊信馬讀底至齊絕句底之履反熊音雄羆彼皮反畀必利反徐甫至反王于況反傳直專反督丁木反鞠居六反疏正義曰羣臣諸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大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為諸侯者樹之以為藩屏

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即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雖汝身在外土為國君汝心常當無有不在王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戒令匡弼已也○予一人釗者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傳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輔已是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略舉之矣孔以富為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之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孔以齊為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與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王之此誥並誥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勵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身在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傳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王釋冕反喪服傳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音義去羌呂反疏正義曰羣公總謂朝臣與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

序康王命作冊畢傳命為冊書以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傳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作畢命音義別彼列反疏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敘其事作畢命傳正義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為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教之成定東周郊境即經申畫郊

圻慎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畢命傳言畢公見命之書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傳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傳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傳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音義朏普忽反徐芳尾反又芳憒反朝直遥反鎬戶老反釐力之反治直吏反一本作治政則依字讀令力呈反疏正義曰惟康王即位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朏然而明也於朏後三日壬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傳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為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傳王順其事歎告畢公代周公為大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傳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傳惟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傳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傳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傳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嘉績多於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傳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音義大音泰毖音秘近如字又附近之近度待洛反舊作待路反上時掌反更古衡反懋音茂拱九勇反仰如字徐五亮反疏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公曰

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為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令之比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三紀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傳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為大師故王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為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為惡或惡變為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當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為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為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

敬仰師法之先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盛言之重其功美矣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傳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枉公往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傳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傳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勸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傳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傳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傳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音義治直吏反下政治同別彼列反癉丁但反俾必爾反沮辭汝反又慈呂反反守徐始救反重直用反好呼報反覆芳服反疏正義曰王更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公其往為之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

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為善病其為惡其為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海之內為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傳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淑善也慝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傚之揚其善聲告之疏遠使聞知之孟子云方里為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為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其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勸勉為善者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為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牢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傳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傳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傳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傳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傳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音義鮮息淺反悖布內反敝步寐反怙音戶侉苦瓜反厭於葉反又於甲反又於艷反疏

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恃富驕恣少能用禮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道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同一流此殷之衆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侉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今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恒防閑之惟大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為大順德

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傳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席者人之所處故為居之義舊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為居寵日久怙恃已之奢侈自謂奢侈為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為以滅德義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人言僭上服服勝人也淫訓過也故為過制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侈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則已收之矣雖今順從周制畏威自止故怨猶在心未厭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禦止也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傳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傳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傳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傳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傳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於後世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傳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傳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罔曰民寡惟慎厥事傳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傳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音義治直吏反施始豉反浸子鴆反衽而甚反又而鴆反為于偽反少詩照反疏傳正義曰美於前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勸畢公

序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傳穆王康王孫昭王子作君牙傳君牙臣名音義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雅疏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君牙者為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君牙

君牙傳命以其名遂以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傳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乃

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傳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傳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傳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音義畫胡卦反蹈徒報反噬市制反陷陷没之陷疏傳正義曰周禮司勲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傳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傳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傳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夏暑雨小民

惟曰怨咨傳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怨歎咨嗟言心無中也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傳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傳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音義膂音旅累劣偽反令力呈反易以豉反疏正義曰王言我以危懼之故今命汝為大司徒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已身也繼汝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為不忠辱累汝祖考當須大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有法則凡欲率下當先正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正身心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嗟冬月大寒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歎天不可怨民尚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為治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傳正義曰股足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為我輔翼當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為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如身也傳以膂為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為體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此舉四體今以臣為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為君心也傳以祁為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嗚呼丕顯哉文王謨傳歎文王所謀大顯明丕承哉武王烈傳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傳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

道無邪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傳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傳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音義缺苦穴反疏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令其順先王之道同古之大賢也傳正義曰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亦美武王業之大也文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

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行之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見其周備故傳言無邪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傳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傳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音義治直吏反下注同辟必亦反疏正義曰王順而呼之曰君牙汝為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正官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序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傳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作冏命音義冏九永反字亦作煢長丁丈反疏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伯冏者為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傳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為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為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為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最為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為太

御中大夫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為重叙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僕為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為長

冏命傳以冏見命名篇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傳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傳言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傳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

尊卑無不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傳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傳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傳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音義怵勑律反惕他歷反礙五代反御如字一音禦從才用反注及下注侍從同疏正義曰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冏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

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善故也傳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為視聽遠也齊訓中也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傳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已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傳言恃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音義繩市陵反俾必爾反疏正義曰王言惟我一人無善亦既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已也即言正已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世也傳正義曰木不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其愆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舉發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已無能責臣使如此也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傳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偽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傳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慎簡

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傳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音義更古衡反便婢緣反辟匹亦反徐扶亦反足將住反諛徐以朱反疏正義曰令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汝君為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為僕官之長當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令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傳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雖官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令大僕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敢佞偽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馭玉輅戎僕中大夫掌馭戎車齊僕下

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便辟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為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辟者前却俯仰以足為恭側媚者為辟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為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為側媚者為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側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傳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

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傳汝無親近於憸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非人其吉惟貨其吉

傳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時瘝厥官

傳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

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傳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

音義昵女乙反憸息廉反徐七漸反利口也本亦作思近附近之近道導也瘝故頑反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傳歎而勑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序呂命傳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傳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作呂刑

音義贖音蜀注及下同

疏正義曰呂侯得穆王之命為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傳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為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鄭玄云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書說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為三公即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主刑也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為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為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

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大重今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為此故也

呂刑傳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疏傳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楊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傳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度作刑以詰四方傳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音義耄本亦作耄毛報反切韻莫報反度待洛反注同馬如字云法度也詰起一反疏正義曰惟呂侯見命為卿於時穆王享有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耄亂而荒忽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宜作夏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傳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時王已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荒為年老精神耄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此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是修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傳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傳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

曰法傳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傳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傳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傳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為亂棼棼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傳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發聞惟乃腥臭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傳君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為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音義蚩尺之反尤有牛反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鴟尺之反鴟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究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劓魚器反則徐如志反椓丁角反黥其京反麗力馳反并必政反泯面忍反徐音民棼芳云反徐扶云反覆芳服反徐數目反詛側助反背音佩約如字又於妙反聞音問又如字注同腥音星行下孟反皇帝皇宜作君字帝堯也遏於葛反

疏正義曰呂侯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于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為惡無有不相寇盜相賊害為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宄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已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為四種之刑則截人耳劓截人鼻剕椓人陰黥割人面苗民於此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罪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為惡泯泯為亂棼棼同惡小大為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上天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帝堯哀矜衆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為暴虐者以威止絕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傳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為順古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為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

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名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為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為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為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為梟為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已自有也上說蚩尤之惡即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為之故為五虐之刑不必皐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為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不於上經為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大為截人耳鼻椓陰黥面苗民為此刑也椓陰即宮刑也黥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劓刵人即周世有劓刵之刑非苗民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云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鬻黥人面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皐陶之為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椓陰苦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也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漬謂慣漬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為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之意棼棼擾擾之狀泯泯為亂也棼棼同惡共為惡也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為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無中於信反背詛盟之約也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為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臭腥臭喻惡也釋詁云皇君也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之初興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為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傳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傳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

無有掩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傳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傳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音義重直龍反黎力兮反棐音匪又芳鬼反鰥居頑反清問馬云清疏正義曰三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訓也命重黎二氏使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地地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相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皆得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所患鰥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祝苗民見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所行賞罰

得其所也傳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即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即羲也黎即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官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別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干神也乃總之云明不相干即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玄以黃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於鄭義為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為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此經二句說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文在苗民之下故傳以為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敷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敢為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慕為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

行威不能威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傳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傳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傳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皐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音義折之設反

下同馬鄭王皆音悊馬云智也種章用反殖承力反斷丁亂反下同祇止而反**疏**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三君伯夷禹稷憂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正以教民為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苟欲刑殺也傳正義曰伯夷與稷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典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聲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為民於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為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上句此即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為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皐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不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言從伯夷之法敬德行禮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傳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傳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音義治直吏反疏**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於上位三后之徒躬秉明德明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其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傳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於四方四方皆法效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盡能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傳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絶於威惟絶於富世治貨賂不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傳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傳凡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為大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音義賂來故反**疏**正義曰堯時典獄之官非能止絶於威有犯必當行威威刑不可止也惟能止絶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絶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惟能為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為長久大命配當天意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

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傳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為絶不可能使民不犯非絶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絶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為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為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為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久大命大命由已而來是自為大命享訓當也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下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傳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傳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傳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傳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傳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罪謂誅之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傳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絶其世申言之為至戒音義為于偽反任而鴆反重輕重之重麗力馳反蠲吉緣反咎其九反疏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咨嗟汝四方主政事典獄訟者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為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為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乎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受令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為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惡於苗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堯乃絶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傳正義曰伯夷典禮皐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為治不使視皐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

禮不從乃刑之則刑亦伯夷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也蠲訓潔也天不潔其所為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禍誅之

王曰嗚呼念之哉傳念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傳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今爾罔不由慰

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傳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傳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傳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傳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音義聽如字又他經反少詩照反長丁丈反日人實反一音曰天齊于民絶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絶句俾必爾反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汝等諸馬本作矜矜哀也疏侯其當念之哉念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令我為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為天所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為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行言已當慎行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汝等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令其謙而勿自恃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傳正義曰此總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曰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是危之道也天整齊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為之使我為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為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為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冀欲使為行稱天意也逆迎也上天授人為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

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迎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已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已實有美德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傳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傳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

輕重所宜乎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傳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傳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傳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傳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傳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傳以病所

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傳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簡孚有衆惟貌有稽傳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傳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音義吁況于反馬作于于於也度待洛反注同馬云造謀也造七報反注同核幸革反應應對之應下同疵才斯反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疏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吁歎聲也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即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必令囚之與證兩皆來至囚證具備取其言語乃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辭不如衆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罰罰謂其取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詐反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為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既得囚辭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

者謂雖似罪狀無可簡核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威勿輕聽用刑也傳正義曰何度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為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為兩敵至者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或並皆為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為囚與證也兩至具備謂囚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衆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宮刑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練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

五罰令其出金贖刑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為五罰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涉疑似如此者皆為疑罪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服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强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為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害王道於政為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因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因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為善也此以病所在惟出人罪耳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即此是也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即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衆非謂平常之過失也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犯人必輕之過犯悉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赦小過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和合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之軍興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為可刑或以為可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因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同乃從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為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或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有所考合也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無罪之人當赦之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傳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傳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傳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傳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傳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

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傳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音義辟婢亦反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六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劒重九鋝俗儒近是閱音悅顙素黨反湟乃結反剕扶謂反倍差側加反下同傳云五百鍰也馬云倍二百為四百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二鍰三分鍰之一也剕音月又五割反絕也見賢遍反

疏傳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顙截鼻剕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顙額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鍰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為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為鋝如鄭玄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為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今別之以為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為金為鐵爾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釋詁云剕刖也李巡云斷足曰刖說文云刖絕也是刖者斷絕之名故刖足曰剕贖劓倍墨剕應倍劓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鍰知倍之又半之為五百鍰也截鼻重於黥額相校猶少刖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刖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剕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宮也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為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為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鍰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罪為大辟經歷陳罰之鍰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令死疑入宮宮疑入剕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為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傳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傳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上刑適輕下服傳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傳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刑罰世輕世重惟齊

非齊有倫有要傳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音義僭子念反并必政反數色住反疏正義曰此又述斷獄之法將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乃與獄官衆議斷之其因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僭失為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刑罰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傳正義曰罪條雖

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能盡賢其間或有阿曲宜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令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為一劉君以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為而輕并數也知不然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為輕贓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者此即是下刑適重之條而以為上刑適輕之例實為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為其說故今不從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傳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傳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傳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傳當憐下人之犯法

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傳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孚輸而孚傳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傳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音義當丁浪反上時掌反下注同鞫九六反劾亥代反玉篇胡得反疏正義曰言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錯斷獄者

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斷獄之時當哀憐之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斷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疎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傳正義曰論語云陽膚為士師曾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附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啓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

故云臨事時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為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為重改下之上故并亦上之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傳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以儆之朕敬于刑有德惟刑傳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令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傳令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傳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傳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傳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傳當長畏懼惟為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傳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音義儆音景相如字馬息浪反助也治直吏反令力呈反疏正義曰王歎而呼諸侯曰嗚呼刑罰事重汝當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敬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今上天治民命人君為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為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家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

以衆人見被尤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為民之主故以天罰懼之傳正義曰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為同姓姓為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儆戒之也下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戒諸侯也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為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傳以相為治令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搆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屈虛者得理則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最聚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怨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為天所罰天之罰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故戒以施教命中否也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為人主不中故無善政天將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傳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傳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傳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

法之為無疆之辭音義屬音燭　疏正義曰戒之既終王又言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為之中正乎言諸侯并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譽傳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是五常也

尚書注疏卷十八

康王之誥序○朱子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却序文讀則文勢自相接連

賓稱奉圭兼幣疏圭是致馬之物○臣名南按致馬舊本作文馬非也据覲禮賈疏皆以璧帛致之監本作致字是

又疏按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臣名南按覲禮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康成注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為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此疏馬卓上當有匹字而卓字訛卓則刊本之誤也今改正

誕受芙若傳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金履祥曰孔傳解芙字作天道蘇氏解作芙里俱非也字書芙進善也即今誘字說文芙或作誘則芙若乃天誘其衷之意

惟新陟王傳惟周家新升王位○蔡沈曰陟升也成王未謚故曰新陟王

底至齊信音義馬讀底至齊絕句○臣浩按傳疏讀至信字絕句與馬融讀不同

畢命序康王命作册畢○王應麟曰史記周本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公字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王炎曰覲殷民不輕於從周見商先王德澤之深觀三后化殷殷卒依於周者八百年見周家仁厚之至王應麟曰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其末也周民東亡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

于何其訓疏我聞古人言曰至禦止也○此疏四段共四百八十八字監本誤移於後文欽若先王成烈之下今移正

君牙序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音義或作君雅○臣

名南按禮記緇衣引此篇暑雨祁寒之文作君雅曰康成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監本及別本並作君惟非是今改正

又疏穆王命其臣一段○監本誤刻於經文涉于春氷之下今移正

亦惟先正之臣○蔡沈本作先王之臣陳櫟曰先正說見說命當從孔傳臣名南按後文又言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則此文作先正之臣是也

率乃祖考之攸行○陳傅良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冏命序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傳太僕長大御中大夫○夏僎曰周禮太僕王眡治朝則正位眡燕朝則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前驅燕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無非與王俱者而二孔氏以為太御之官當兩存之臣名南按孔傳所以訓太僕正為太馭者以太馭是中大夫太僕是下大夫耳然此兩官各不相統以經文證之是太僕非太馭也太僕掌正王之服位治朝燕朝出入與俱建路鼓以節早晏隨飲射而相禮容故曰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冏有不欽也掌出入王之大命故曰發號施令冏有不臧也掌路鼓之政以達窮民故曰下民祗若萬邦咸休也太僕之下有小臣上士二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又隸僕下士二人故曰正於羣僕侍御之臣也何必以太馭解太僕耶周本紀曰穆王即位春秋已

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古冏宇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復寧但云太僕不云太僕正是也經文作大正猶曰長官耳

愼簡乃僚疏襄三十一年左傳○監本脫一字今添

呂刑序疏不可頓使太輕○頓字監本訛頻今改正

呂刑傳故或稱甫刑○監本脫或字据舊本及疏添

惟呂命傳言呂侯見命為卿○臣名南按為卿即前傳所云為天子司寇也史記注引鄭康成曰書說云周

穆王以甫侯為相此又一說

王享國百年耄荒句○蘇軾謂荒字當屬下句荒大也

大度作刑猶禹曰荒度土功朱子謂蘇讀甚有理

蚩尤惟始作亂傳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疏九黎非蚩尤也○臣召南按此係孔傳之謬疏能辨正是也鄭曉曰黃帝滅蚩尤於涿鹿之野在北鄙九黎及三苗皆南蠻非一種也此說尤為明白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傳君帝帝堯也疏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臣召南按此疏甚確宋儒以虞書言竄三苗分北三苗皆是舜事又表記引德威惟畏二句繼之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遂謂是帝舜金履祥曰蓋堯老舜攝之時則融二說為一矣又按傳及音義經文皇帝應作君帝

皇帝清問下民○王應麟曰趙岐注孟子引此文但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也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折民漢書刑法志作悊民李光地曰三后首伯夷蓋因上文言天地神人之事而秩宗之職治神人和上下故也

三后成功○臣召南按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按賜說書可謂陋矣此篇重在刑官故以三后作引正是尊皐陶耳

惟克天德○王應麟曰舜皐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幼子童孫○林之奇曰穆王享國百年故諸侯或其子孫也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臣召南按孔疏則本文作曰勤故陸氏音義亦云一音曰也金履祥謂孔氏作曰後儒見下文一日非終之說又讀為日然陸氏已讀作日矣

天齊于民句俾我句一日非終句惟終在人句○臣召南按今文讀至一日為句楊賜封事引此文作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可證也宋儒本之以非終惟終為句在人為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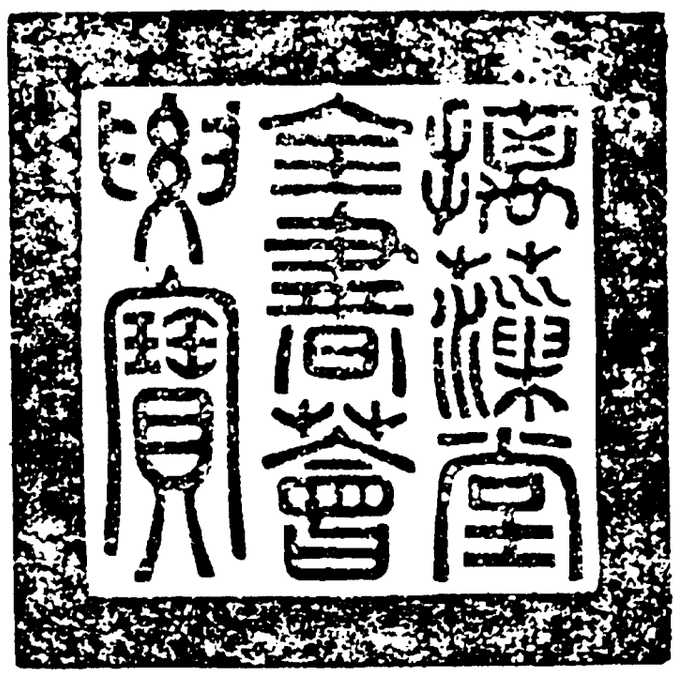
其審克之○呂祖謙曰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臣召南按審即虞書所謂明也克即虞書所謂允也

哀敬折獄○王應麟曰大傳作哀矜哲獄漢書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

惟府辜功疏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數句不可解疑有脫誤各本並同仍之

尚書注疏卷十八考證

謹案第十二頁前六行揚其善聲刋本揚訛楊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監生臣莊經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九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十九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序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傳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作文侯之命傳所以名篇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音義平王馬本無平字錫星歷反馬本作賜秬音巨鬯勑亮反瓚才但反杓上灼反柄彼病反疏正義曰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為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傳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為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瑲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云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祼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為

異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為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為傳故此惟解圭瓚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

文侯之命傳平王命為侯伯疏傳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罰禮也是謂諸侯之長為侯伯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晉為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為侯伯

王若曰父義和傳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傳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傳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事厥辟傳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傳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音義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義本亦作誼別彼列反聞音問王于況反辟必亦反疏正義曰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和既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之人以為大臣文王之為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為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能左右明事其君君聖臣賢之故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先祖文武之後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臣之力將說已無賢臣故言此也傳正義曰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為伯父伯舅計文侯為侯伯天子當呼為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為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為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後世先祖謂文武之後在今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歸也歸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傳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

敗祖業隕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傳言周邦喪亂絶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傳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音義予如字又音與愆去虔反隕杜回反隕于敏反殄大見反疏正義曰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是我小子繼反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絶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前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弱無能

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傳正義曰此經所言追叙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絶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為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為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為犬戎所殺殄絶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此經亦是追叙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已自懼將來復然故下句思得賢臣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傳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傳重稱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奬之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傳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為孝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傳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功我所善之音義辟扶亦反扞下旦反注同疏正義曰王又言我以無能之致私為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恃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用是道會合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救周之國汝功為多甚修矣乃能扞蔽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也傳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已王私為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已者以思謂未得更歎而為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已思文侯之功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

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不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并解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奬之令其繼唐叔之業也以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汝君使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平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為孝也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言其功修整美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犬戎立平王言乃扞蔽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也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所善也王肅云云如汝之功我所嘉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傳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用賚爾秬鬯一卣傳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傳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馬四匹傳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傳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

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傳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音義令力呈反賚力代反卣音酉又音由釀女亮反彤徒冬反供音恭核戶革反治直吏反疏正義曰王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汝衆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卣罇歸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矢百玈弓一玈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文德安彼遠人欲安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也傳正義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鬱金香草也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衆云鬱為草若蘭又有鬯人掌共秬鬯鄭玄云鬯釀秬為酒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為酒築鬱金之草煮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賜之可知也卣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間即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鷄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於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於卣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徧告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彤字從丹玈

字從玄故彤赤玈黑也是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强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彤弓彤弓為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强弱之名彤玈是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彤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六書特以馬賜之者為馬供武用故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康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為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簡恤者共有爾都之文當簡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國君之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傳始封之國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傳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故東郊不開作費誓傳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

音義伯禽魯侯名不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費音秘

疏正義曰魯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為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闢魯侯時為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衆史錄其誓辭作費誓傳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

費誓傳費魯東郊之地名疏傳正義曰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處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傳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傳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叙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善敷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傳言當善簡汝甲鎧冑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傳備汝弓矢弓

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音義譁戶瓜反監工銜反敦了彫反敦居表反弔音的鎧苦代反兜丁侯反鍪音矛楯常準反又音允紛芳云反令力呈反鍛丁亂反礪力世反鍊來見反疏正義曰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衆歎而勑之公曰嗟在軍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聽我誓命今往征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為寇故也汝等善簡擇汝之甲冑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傳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為方伯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案下句令填塞坑穽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鄭言也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叙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而因以作名也甲冑為有善有惡故令敦簡取其善者鄭云敦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敦理穿治之干是楯也敦乃干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為施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為飾鄭云敦猶繫也王肅云敦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為此說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猶善也備訓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為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為束凡金為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傳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杜乃擭敓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音義牿工毒反杜本又作敷擭華化反徐戶覆反敓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穽在性反檻戶減反窒珍栗反畜許六反又丑六反疏正義曰此戒軍旁之民也今軍人惟欲大放舍牿牢之牛馬令牧於野澤杜汝捕獸之擭塞汝陷獸之穽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傳正義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掌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牿牛馬則是出之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馬為牿牛馬而知牿即閑牢之謂也故

言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為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牿謂傷牛馬牿之傷也鄭玄以牿為桎牿之牿施牿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周禮冥氏掌為阱擭以攻猛獸知穽擭皆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穽以穿地為名擭以得獸為名擭亦設於穽中但穽不設機為異耳杜塞之窒敓之皆閉塞之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令律文施機槍作坑穽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王肅云杜閉也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敓塞也穽穿地為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作劓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傳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祇復之我商賚汝傳**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傳**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汝則有此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傳**軍人無敢暴刼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傳**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傳**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傳**皆當備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傳總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傳**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傳**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

音義逋布吳反佚音逸商如字徐音章賚力代反徐音來度待洛反攘如羊反垣音袁峙直里反爾雅云具也糗去九反一音昌紹反糧音良糒音備楨徐音貞榦工翰反築陟六反守手又反堙音因供音恭芻初俱反茭音交**疏**正義曰馬牛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于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傳正義曰僖四年左傳云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誘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逋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財僖十七年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

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峙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峙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為粉也糒乾飯也糗糒是行軍之糧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謂糧儲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興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令律乏軍興者斬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總諸侯之兵而但謂魯人峙具楨榦為道近故也峙具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戒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上云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榦易得惟恐闕事故云不敢不供芻茭賤物惟多為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為文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春臺不殺之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臺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於罪隸春人臺人之官也然不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芻茭鄭云茭乾芻也

序秦穆公伐鄭傳遣三帥師往伐之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傳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因其

三帥還歸作秦誓傳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音義秦穆公伐鄭事見魯僖公三十三年三帥色類反下注同謂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崤戶交反塞悉代反假工下反疏正義曰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帥師伐鄭未至鄭而還晉襄公帥師敗之於崤山囚其三帥後晉舍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已過誓戒羣臣史錄其誓辭作秦誓傳正義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耳杜預云殽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崤

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嶠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縗絰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因其三帥也春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實為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也嫌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稱秦伯鄉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秦誓傳貪鄭取敗悔而自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傳誓其羣臣通稱士也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傳衆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傳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傳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傳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音義樂音洛俾必爾反下同復扶又反疏正義曰穆公自悔伐鄭乃集羣臣而告之公曰咨嗟我之朝廷之士聽我告於汝無得喧譁我誓告汝衆言之首誥汝以言中之最要者古人有言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即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已已往之前不受人言故

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日月益為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過也傳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故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故云是多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為樂對曰為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樂逾益邁行也員即云也言日月益為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言已年老前途稍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傳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傳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音義為于偽反下為我謀同疏正義曰此穆公自說已之前過我欲伐鄭之時羣臣共為謀計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已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類國內亦當有此人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傳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傳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傳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音義番音波仡許訖反又魚乞反馬本作訖訖無所省錄之貌徐云強狀射神夜反疏正義曰言我前事雖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武之善士雖衆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仡仡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用之自悔往前用勇壯之計失也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傳惟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

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傳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音義截才節反馬云辭語截削省要也諞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易羊石反昧音妹介音界馬本作介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斷丁亂反又音短猗於綺反又於宜反伎其綺反本亦作技他本亦作它吐何反樂音洛疏正義曰惟察察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能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獨無他技藝而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含容如此者我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也傳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辯便巧之善諞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子之等及在國從已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明故有此輩在我側也孔注論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此亦當然一介謂一心耿介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束帶脩飾一心耿介斷斷然守善猗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技藝休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含容言得此人將任用之猗者足句之辭不為義也禮記大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猗是也王肅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技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衆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者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傳人

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傳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音義好呼報反啻始豉反疏正義曰此說大賢之行也大賢之人見人之有技如似已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主有利哉言其能興邦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傳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傳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音義冒莫報反注同惡烏路反背音佩壅於勇反塞先得反殆唐在反疏正義曰此說大佞之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技蔽冒疾害以惡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於在上是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疾惡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傳正義曰傳以冒為覆冒之冒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使不得上通皆是佞人害賢之行也邦之杌隉曰由一人傳杌隉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危曰由所任不用賢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傳國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音義杌五骨反隉五結反徐語折反疏正義曰既言賢佞行異又言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杌隉危而不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背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用賢人者也

尚書注疏卷十九

尚書注疏卷十九考證

文侯之命序疏○監本誤刻於標目之下今移正

文侯之命○胡安國曰詩降于秦離書止於文侯之命於是春秋作矣

王若曰父義和傳義和字也疏左傳以文侯名仇○臣召南按文侯唐叔之九世孫穆侯之子也左傳曰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即文侯也又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文侯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十一年平王東遷洛邑然則此篇其作於平王元年乎

費誓序傳諸侯之事而連帝王○臣召南按傳言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其義正大光明故呂祖謙深取其說而譏後儒議論皆以私意窺聖人也

費誓傳費魯東郊之地名○臣召南按費去魯尚遠不得即言東郊當是魯公帥諸侯之師至費地將戰而誓軍士非戰於魯國近郊也孔傳因書序有東郊不開之文遂誤以費地為東郊耳蘇軾謂費在東海郡非魯東郊乃當時治兵於費所見甚卓甘誓牧誓費誓皆以所戰之地為誓名也

徂茲○蘇軾謂猶言往者王充耘曰當從孔傳解作往征

魯人三郊三遂○蘇軾曰言魯人以別之知當時有諸侯之師也楨榦芻茭皆重物故獨使魯人供之

秦誓序還歸作秦誓○蔡沈曰以經文考之穆公之悔蓋悔用杞子之謀不聽蹇叔之言也序亦不明此意金履祥曰秦晉交兵之故具見左傳而不言作誓之事書序誤云敗崤還歸之作惟史記載誓辭於取王官及郊封崤尸之後穆公亦自是不復東征矣臣召南按謂誓作于崤敗時自書序後諸儒並守其說然以春秋證之穆公雖素服郊次鄭師而哭自此兵連

禍結曾無改悔之心則史記謂此誓作于取王官之後可信也金履祥說雖新實確可以補孔疏所不及

疏襄公在喪墨縗絰○絰監本訛經今改正

番番良士○王十朋曰番番與申伯番番同

旅力既愆傳衆力○陳師凱曰張氏謂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之力既愆已皆不及人也

仡仡勇夫○蔡沈曰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也

如有一介臣○蘇軾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尚書注疏考證九考證

侍讀臣召南謹言按孔子序書斷自唐堯下訖襄王之世歷年一千七百三十有四得典謨訓誥誓命百篇古帝王繼天出治之大經大法燦然完備以傳學者火於秦復出於漢百篇中蓋存者半逸者半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孔安國古文連伏生書共五十八篇是也五十八篇之在漢世又顯者半晦者半古文上祕府事寢不行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博士是也三家經文又同者半異者半西京劉向合校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東京蔡邕等考定刻石太學是也自漢及晉之東古文復出及齊梁缺簡稍完然天下行古文者半不行者半古文但傳江左至隋開皇始頒學官是也唐太宗詔孔穎達諸儒撰五經正義於是尚書家之說又廢者半行者半專用孔傳今文三家訓解遂佚不傳論者謂注經最後出者傳世最遠書有孔傳猶易有費詩有毛春秋有左禮有小戴不

其然乎顧自有正義以來讀書家又信者半疑者半穎達同時有馬嘉運摭其疵後時有王元感糾其繆然疑疏不疑傳也至宋信傳者半疑傳者半矣劉敞程子王安石蘇軾諸儒考脫簡訂句讀每離傳以解經然疑傳不疑經也至南宋信經者半疑經者半矣林之奇呂祖謙所著依小序酌傳疏猶不過畧短從長其酷信古文恨不見百篇全經者則有鄭樵其力辨古文疑孔傳一書為偽者則有吳棫至元吳澄明郝敬直謂尚書真者半偽者半自伏生二十八篇以外不可為經當留者半刪者半此則不可以不辨者也古文平易淺近較二十八篇之渾渾灝灝噩噩誠絕不相類如較偽太誓白魚赤烏之妄偽百兩篇豐刑原命之誣其純其駁固天地懸隔也且其文變蝌蚪為隸古不無得失其篇本書序以詮次不無後先其說採綴載籍條貫成章不無增減遷就其閱世自漢至晉不

列庠序後進通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苴緣飾其間遂令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疑之而不能不奉為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於正其言治犖然足為後代準繩大禹謨精一執中上紹二典府事歌敘後啟箕疇湯誥言降衷恒性仲虺言制事制心千古聖賢學問之淵源功德之根本具在古文不可没也如必尋瘢索垢則今文以耄年記憶之餘傳誦女子之口音訛字異在所不免据論語孟子有堯命舜命契之辭則堯典有缺文也据左傳范燮苑何忌所引大學傳所述則康誥有缺文也酒誥之簡俄空夔曰之文再見康誥首簡乃言作洛梓材終篇全似告君果與孔門傳授經文一一符合乎哉月令本自呂覽王制明出漢儒戴記雜採傳說猶且尊為禮經獨於古文嘖有煩言非持平之論也且孔傳詁經義質辭簡雖有迂曲要非若牟長朱普秦延君輩章句動至數

十萬言之繁猥也又非若馬融鄭玄輩動据中候璿璣鈐考靈曜諸緯書之奇怪不經也孔疏於制度典章徵引該博隨文剖晰時有折衷如解武成謂簡編斷絶經失其本解無逸謂太甲稱祖未知其然解臯陶謨庶明勵翼兼採王鄭二家解泰誓謂文王是追稱非及身改正朔至如据經正史記之違据傳闕讖書之誕有功聖經實為趙宋諸大儒道之先路縱或曲護孔傳義涉支離善學者棄瑕録瑜取舍各半可矣但記其過而忘其功可乎哉由斯以談即疑傳疑疏亦非持平之論也蔡沈生諸儒之後又親承朱子緒言竭其生平功力以為集傳宜毫髮無憾矣後人之論蔡傳猶不免於信者半疑者半况孔傳作於前漢孔疏作於唐初者哉孟子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蓋即解釋聖人之經而其難已如此也國子監本歲久版字漫漶刓敝亦缺者半完者半别風淮雨三豕渡河

每卷譌舛多有今奉
敕校刊臣與原詹事臣浩等廣蒐舊藏善本對讐是正訂譌補缺為之句讀以付開雕輯為考證如干條附記每卷之末其無他書可据雖明知文有脱誤概仍舊本志慎也臣謹識

謹案第四頁前三行即我御事刋本即訛既今改

第十二頁前三行掌為阱擭以攻猛獸刋本阱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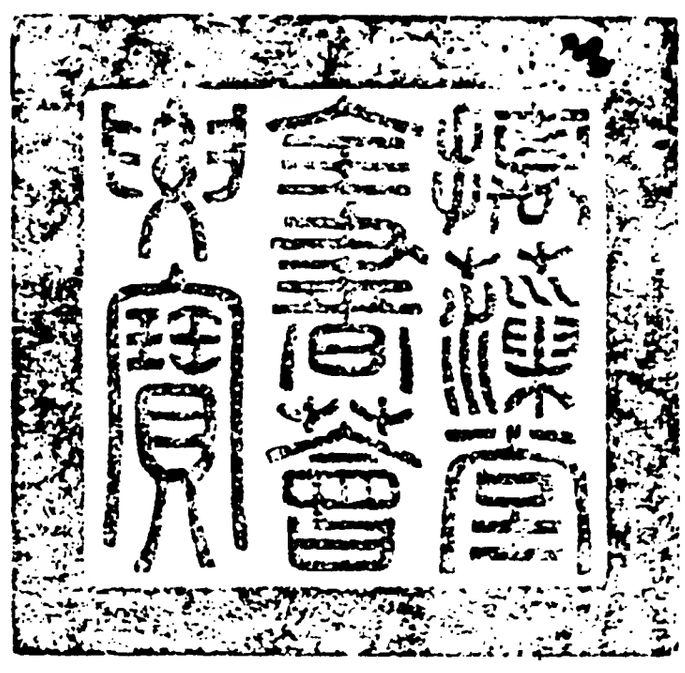
阱今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杜閉也刋本閉訛閑今改

第十九頁後六行河水清且漣猗刋本猗訛漪今

改

後序第四頁前二行考靈曜刋本曜訛耀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燨

謄録監生臣何　瑞

禹貢指南

〔宋〕毛晃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禹貢指南卷一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御題毛晃禹貢指南六韻

微禹其魚功不刋導川敷土下民安九州既奠爰分域四海會同永宴瀾毛晃指南因有述文淵閣氏乃無端宋史藝文志不載是書明焦竑經籍志載禹貢指南一毛晃撰自為可據而朱彝尊經義考則云未見又焦竑為同時不應書成而佚其姓名豈未加深考耶

竑志籍傳名著朱子說書取訓鑽千古淵源率由遡諸家附會概祛譌獨于分野稱星宿未識恢恢天道寬史記天官書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注引星經如云角亢鄭之分野之類乃以二十八宿主十二州分配無餘此外更

當何屬夫天無不覆星麗乎天亦當無不照今十二州皆中國之地豈中國之外不在此照照之內乎且其間有地少而星多亦有地多而星少以天度地與準之亦不均如井鬼為雍州陝西甘肅皆是其道里之廣已非兩舍所能該而今拓地遠至伊犂葉爾羌喀什噶爾較禹貢方隅幾倍蓰其地皆在甘肅以外將以雍州兩星概之乎抑別有所分屬乎此又理之難通者蓋分野之說本不足信而災祥則更鄰于讖緯皆非正道晃是編于山水原委考證明當不泥諸儒附會之說故朱子書說蔡氏集傳多用之獨惜其引春秋元命苞謂某星散為某州流為某州并載及占驗與分野說雖不同而意則相似猶不免于拘墟之見耳

禹貢指南

提要

臣等謹案明焦竑經籍志載禹貢指南一卷宋毛晃撰宋史藝文志無之朱彝尊經義攷亦云未見又云文淵閣書目有之不著撰人疑即晃作晃宋史無傳世所傳增註禮部韻畧于紹興三十二年表進自署衢州免解進士者即其人也是書引爾雅周禮漢志水經注九域志諸書而旁引他說以證古今山水之原委頗為簡明雖生于南渡偏安之後僻處一隅無由睹中原西北之古蹟一一親校其真而援據攷證獨不泥諸儒附會之說故後來朱子書說及蔡氏集傳多用之亦言地理者所當攷也世無傳本其體例之舊不可見永樂大典所載與諸家註解散附經文各

句下今綴錄成編釐為四卷依經文次第標列其無註者則經文從畧焉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禹貢指南卷一

宋 毛晃 撰

冀州

爾雅兩河間曰冀州郭璞注曰自東河至西河李巡注曰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 周禮職方氏河内曰冀州謂其在三河之内蓋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也 案禹貢導河積石自積

石而下南流謂之西河至于華陰析而東經厎柱山又東逕孟津東過洛水之北皆東流謂之南河至于大伾山析而北流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謂之東河爾雅言兩河間者舉其二則三可知也 晉地理志春秋元命苞云昴畢散為冀州亂則冀安弱則冀强荒則冀豐 孔安國曰舜分冀州之域為幽州并州孔穎達曰據職方氏幽并山川皆冀州之域故安國知之 杜牧罪言禹畫九土一曰冀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以其恃强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强大因以為名

既載壺口

九域志河東隆德府潞州上黨郡上黨縣壺口山在上黨東太行山在上黨南 漢地理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

治梁及岐

梁山 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 水經河水南逕梁山原東酈道元注自原山東南至河晉之望也穀梁傳成公五年梁山崩遏河水三日不流晉侯以問伯宗即是處也 九域志今永興縣即同州馮翊郡定國軍有梁山山在龍門之南

岐山 水經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岐二山在雍州今于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導厎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為

冀州之地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太原晉陽也今并州之地高平曰原此又原之大者

太岳導山序壺口雷首至于太岳水經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南職方氏冀州山鎮曰霍山案霍山有二在冀州者又謂之太岳在荆州者又謂之天柱山灊水出焉漢地理志作岳陽注在太原西南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　九域志今河北西路懷州河内郡即其地

濁漳水一名降水導河序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是也

顔師古注漢地理志衡漳謂漳水横流而入河也

水經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嶲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酈注淮南子曰清漳出揭戾山高誘云在沾縣漢分沾縣為樂平郡治沾縣晉太康地記曰樂平縣舊名清漳涉縣魏郡之屬縣也

九域志河北東路冀州信都郡定武軍有昌亭城

水經云漳水東北至昌亭今滹沱衡漳水今長盧河則其故瀆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諸州雜賦　冀上上錯揚下上錯豫錯上中梁下中三錯

諸州田賦　雍田上上徐田上中青田上下豫田中上冀田中中兖田中下梁田下上荆田下中揚田下下冀賦上上豫賦雜出亦上上冀賦雜出上中豫賦亦上中荆賦上下青賦中上徐賦中中兖雍之賦中下揚賦雜出亦中下揚賦下上梁賦雜出亦下上梁賦下中梁賦雜出又下下雍青徐以上地出中賦冀以中地出上賦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　出常山上曲陽東入滱水　水經滱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南過廣昌縣南又東南過中山上

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注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

衛水　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河

大陸　在鉅鹿縣北爾雅晉有大陸注今鉅鹿北廣河澤是也大陸之野一名朝歌商紂之所都也　水經注引應劭曰麓者林之大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而縣取目焉秦始皇二十年滅趙以為鉅鹿郡漢景帝中元元年為廣平郡武帝征和三年為廣平侯國光武中興更為鉅鹿今屬邢州汲郡脩武縣亦有大陸

島夷皮服

島夷　漢地理志作烏夷顔師古曰東北夷搏取禽獸食其肉衣其皮也一說居海島被服容止皆象烏作島謂居海島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山　在海畔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夾右夾音挾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水經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注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芭其山故言水中也　水經河水東北過甲下邑濟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入于海又東分為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常流注濟注經言濟水注河自枝津東北流逕甲下邑東北流入于海淮南子曰河九折注為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　顔師古曰言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于河逆上也孔傳同　凡九州末言由諸水入河者皆通舟楫漕運以達京師也

濟河惟兖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兖州之界

止于濟也　爾雅濟河間曰兖州注自河東至濟

周禮職方氏河東曰兖州　武王封周公子伯禽于曲阜為魯侯秦為薛郡後魏置南兖州于譙城置西兖州于定陶城隋改為魯州唐武德初平徐圓朗復為兖州　晉地理志兖州濟河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春秋元命苞云五星流為兖州兖端也信也又曰蓋取兖水以為名焉

九河既道

徒駭　郭璞曰今在成平縣義未聞

太史　郭璞曰今所在未詳

馬頰　郭璞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案原本缺太史馬頰二河今補入

覆鬴　郭璞曰水中可居往往而有狀案今本爾雅注作水中可居住而有狀如覆釜

胡蘇　郭璞曰東莞縣今有胡蘇亭其義未詳

簡　郭璞曰水道簡易

絜　郭璞曰水多約絜

鉤盤　郭璞曰水曲如鉤流盤桓也

禹津　郭璞曰水多阨狹可隔以為津而横渡

爾雅九河皆禹所名　正義曰河自大陸以北數為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嫌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為九道故知在兖州界平原以北是也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

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云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鬴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鬴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禹津河水狹小可禹以為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　導河篇云濟水故渠今在冀州西界大陸

今在德州德平縣經滄州清池縣西北太史今在德州安德縣東南經滄州臨津縣西馬頰在德州北平縣經安德縣西南恩州漳南縣東棣州商河縣北覆鬴今在永靜軍阜城縣東經東光縣西北胡蘇今在滄州南皮縣東光縣北經滄州無棣縣西北絜今在滄州南皮縣經滄州臨津縣鉤盤今在德州德平縣西經滄州樂陵縣東棣州陽信縣北滄州樂陵縣西南鬲津在德州平原縣東經滄州臨津縣東樂陵縣西饒安無棣縣南並在德州平原以北惟簡河亡焉同為逆河入于海今大名府石奔故瀆在焉

雷夏既澤

雷夏澤　在濟陰成陽西北　水經注云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山北有小阜南屬池澤之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陶所在墟阜聯屬濵帶瓠河也一云舜所漁處本名夏澤

灉沮會同

灉水　灉於用切爾雅水自河出為灉又云河有灉又云灉反入郭注河水決出復還入者河之有灉猶江之有沱　漢地理志作雍沮沮水出常山元氏縣入河雍水不言出入

沮水　沮七餘切案沮水與雍州沮水不同荆州沮水在房陵左傳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導川云漆沮既從即雍州之沮也今此沮水自會同于雷夏之間非雍州之沮也水經不著所出或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入洛洛非河南洛水也

厥土黑墳

土黑墳　墳扶粉切土脉墳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田中下第六

賦貞賦與田相當

厥篚織文

篚織文　漢地理志篚字作棐顔師古曰棐與篚同

竹罷筐屬織文錦綺之類　冀州不言貢篚貢者下以職供之謂也冀州帝都所在無所效其臣職故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濟水　沇水東流為濟　爾雅濟為濟濟音楚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並流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為滎澤也　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為沇水又東至溫縣西北為濟水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與河合流而東過滎陽

縣北　漢地理志濟作沛州末言浮于濟漯達于河顏師古曰浮以舟渡也達通也因水入水曰通　又解在導川沇水濟水下

漯水　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　水經漯水東出于高唐縣大河右迤東注漯水酈道元注曰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余案竹書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是日祭丘己巳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高唐也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于其間也　地理風俗記曰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消絕流

海岱惟青州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青州　東北跨海及遼東舜分青為營州即遼東也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爾雅齊曰營州郭注自岱東至海此蓋商制無青州并青于徐周制有青無徐并徐于青故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　晉地理志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為青故曰名也春秋元命苞云虛危流為青州

嵎夷既畧

嵎夷　堯命羲仲所宅處以其在東日所出故曰暘谷

濰淄其道

濰水　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　水經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過武城縣西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淳于縣東又東北逕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注云濰水導源濰山許叔重呂忱云濰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

淄水　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水經淄水與汶水同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又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過利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漢地理志濰淄作惟甾顏師古曰濰淄惟甾古今通用道讀曰導導治也一說水復故道音上聲一音導謂導道而流也

海濱廣斥

斥鹵地也漢志海濱作海瀕廣斥作廣潟注瀕音頻又音濱潟音昔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田上下第三

賦中上第四

貢鹽絺海物絲枲鉛松怪石篚檿絲　顏師古曰檿桑也食檿之蠶絲可以絃琴瑟或曰檿山柘也蠶食柘葉者絲黃而韌可以為絃

萊夷　春秋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刦魯定公孔子曰兩君合好而夷裔之俘以兵亂之是知古者東萊之有夷也夾音刦　應劭十三州記曰泰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也左傳與之無山及萊柞（案左傳本作辭以無山與之萊柞是也齊靈公滅萊萊民稍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漢高祖置縣萊山之夷周曰萊子國漢曰東萊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　爾雅汶為瀾瀾音闌　水經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嬴縣南又東南過奉高縣北屈從縣西南流過博縣西北又西南過蛇丘縣南又西南

過岡縣北又西南過平章縣南又西南過無鹽縣南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注菜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里許地理志汶水與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泲故不得過其縣南也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　淮南子汶水出未虛弗其山乃東汶水非此也　諸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以堯都在冀而河行于冀也青州雖不言河而曰達于濟則因濟達河也　地理志州末言浮于汶達于泲顏師古曰言渡汶水西達于泲也青州不言河由兗而見也兗州之末言浮于濟漯達于河謂渡濟漯而通河也青州次兗故言達于濟達通也因水入水曰通渡汶通濟則渡濟可以通河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　爾雅濟東曰徐州注云自濟東至海李巡注曰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　周禮職方氏無徐州正義曰以徐州合之于青州青州分為幽并　晉地理志徐州于周入青州之域春秋元命苞云天氐流為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

淮沂其乂

淮水　出桐柏山其源遠矣于此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其治故于此紀之　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　水經淮水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　顏師古注漢地理志淮水出大復山　九域志壽春府有淮瀆　胎簪山在南陽平氏縣

沂水　水經注沂水出尼邱山西北經魯之雩門曾點浴乎沂者非禹貢沂水也

蒙羽其藝

蒙山　水經注云禹貢有兩蒙山在徐州者在泰山蒙陰縣西南在梁州者在蜀郡青衣縣今曰蒙頂

羽山　水經注在東海祝其縣南山西有羽淵禹父

之所化其神為黄龍入于羽淵　山海經曰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　漢地理志藝作埶

大野既豬

爾雅魯有大野郭璞注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　鉅野縣今屬濟州　漢地理志作大埜　春秋左氏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預曰大野在東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　周禮職方氏大野屬兖州澤藪

東原厎平

東原　今東平郡鄆州在魯之西獲麟之地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漢地理志夏翟作夏狄泗濱作泗瀕暨魚作泉魚　篚玄纖縞　言獻黑細繒及鮮支也或謂纖言質之細而玄之與縞其色也以纖該于玄縞之中則色雖不同皆纖質也此乃古史立言之法猶雲土夢然耳　禮記注云玄與縞謂之纖一曰白經黑緯曰纖詩注亦作綅

浮于淮泗達于河

漢地理志州末言浮于淮泗入于河顔師古曰渡二水而入于河

汴河　右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此特學者攷之不詳而已案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魏曹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此安知非禹迹也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

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絶倫而自汴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吳王夫差開溝通水與晉會黄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通淮之道今徐州之末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特濬堙不常故晉劉裕王仲德開鉅鹿入河則泗水不由汴入河其後鉅野道塞故汴至彭城東北入泗又東南入淮又其後不復入泗直達于淮鉅野道復開由彭城出東平而入河汴水不復治矣煬帝豈復濬之乎雖江淮亦

有可疑者以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之言攷之則其道尚矣夫差亦復濬之爾

淮海惟揚州

爾雅江南曰揚州注云自江南至海　李巡注曰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晉地理志引春秋元命苞云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以為江南之氣燥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于古則荒服之國戰國時其地為楚分

彭蠡既豬

彭蠡　漢水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在彭澤西北今南康軍湖是也

陽鳥攸居

陽鳥　漢地理志陽鳥攸居作迫居　孔叢子小爾雅廣鳥篇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鴻鴈是也今曰陽

烏豈誤寫烏字作烏邪抑亦通稱也邪

三江既入

三江　水經南江東北為長瀆歷河口東南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酈道元注曰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也此亦別為三江　庚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也

水經又云三江口之水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注云謝靈運云具區在餘姚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別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會同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者也郭璞曰三江者浙江松江岷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誌多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闞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于餘暨東通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為江也　顏師古注漢地理志曰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　韋昭注史記曰三江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　蘇東坡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攷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江滙為彭蠡以入于海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夏口

以上為三江漢合于夏口與豫章之江皆滙于彭蠡則三江為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以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于今而有三泠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予又以禹貢之言攷之若合符節書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

海夫漢既已入江且滙為彭蠡矣安能復出為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書之叙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夫江既已與漢合且滙為彭蠡矣安能自別為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為北江岷山之江為中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不言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于河而溢為滎禹不以味別安知滎之為濟也歟堯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以為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為北江入于海疏矣蓋安國未嘗南遊案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

容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三江中北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若使此三者為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為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邪此蘇氏之說也予謂三江之說古今諸儒互相矛盾學者徒取北江中江以為三江之目而不知禹貢中無南江之目是未免乎牽合也蘇氏味別之說尤為難據且江漢之水皆滙為彭蠡以入海而不三出矣安有中北之辨乎況三江距震澤為遠禹貢言三江既入然後震澤之水有所洩而底定明知揚州之地自有三江非江漢中江之江也案水經有三江口五湖口疑禹貢所謂三江者即三江口也蓋言三江口水入海則震澤之水有所洩而底定此理甚明其文連屬震澤而設非謂南江中江北江與義興毗陵吳縣之江也故

導川叙江與漢雖言中江北江而不言三江是知三江為三江口也猶言五湖然虞翻曰太湖有五湖曰湖曰洮湖曰射湖曰貴湖與太湖而五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即水經所謂南江東北為長瀆歷河口東南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是也非謂洞庭番陽青草之五湖也蘇氏以岷山之江為中江漢水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不知豫章之江何從出哉使豫章之江同入于匯澤而入海則書當叙豫章之江北入中江如滄浪南入于江之類可也今則不聞是亦未免牽合也以書攷之其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孔氏傳曰迤溢也東溢分流北會彭蠡舉其說謂岷山之江本不匯于彭蠡但迤溢分流為二其支北匯于彭蠡出為中江其本為南故漢江為北而王荆公以謂一江自義興一江

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義興古之陽羨毗陵今之丹徒春秋謂之延陵季札所居之地吳縣今之吳江三江介于常潤蘇三州之間而震澤瞰乎三州之界尾通吳興苕霅之水出焉此言殆與班固相表裏然雖詳而無統槩之禹貢之文不若孔氏之傳為稍長亦未允也

震澤底定

震澤　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郭注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　國語越伐吳而戰于五湖又云范蠡滅吳返至五湖而辭越斯乃太湖之通稱也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韋昭曰今太湖是也尚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為具區方圓五百里　水經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又曰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注云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江水自石城東入為貴口東逕石城縣北　水經南江又

東與貴長池水合又南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北為長瀆歷河口東南注于具區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

顔師古曰五湖在吳　越絶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　沈括曰司馬相如上林賦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太河大河去太湖數十里中間隔大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瀰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為三入于震澤復為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詳攷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繞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自逕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曰彭蠡既猪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猪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之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則

多大川亦莫知孰為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為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沈氏論上林賦及孔安國之誤明矣然以為彭蠡水之所猪三江水之所入是水猪于彭蠡入于三江也猪于彭蠡者江漢之所匯是也入于三江者果何水乎且經言三江既入乃謂三江之水既入于海非謂水入三江也沈氏又云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為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乃是三江水入海而非水入三江也若以為三江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岷江漢江也通震澤者惟松江則水經所謂三江口者近之矣然禹貢所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總記揚州水患既平三江之水已入于海無汎濫之患震澤之水亦底于靜定有涵浸之潤灌溉之功未必謂二者相通此有所入而後彼有所定也

瑤琨篠蕩

瑤琨　漢地理志琨作瓊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島夷　南海島夷織草木為服如今棘貝蕉葛之屬

棘貝閩俗呼為木棉　漢地理志作烏夷顔師古曰

烏夷東南之夷善捕鳥者也卉服絺葛之屬

篚織貝　顔師古曰織謂細布也貝水蟲也古以為

貨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漢地理志作均江海通于淮泗顔師古曰均平也通

淮泗而入海故云平　揚州不言河因徐州而見也

徐州之末言浮于淮泗達于河謂渡淮泗而入河揚

州次徐故言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沿沿江海以通

淮泗則浮淮泗可以通河矣　左傳沿漢泝江杜預

曰沿順流泝逆流

禹貢指南卷一

禹貢指南卷二

宋　毛晃　撰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　爾雅漢南曰荆州注云自漢南至衡山之陽

李巡曰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秦

為南郡即郢都之渚宮楚之故都也　周禮職方氏

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

漢其浸潁湛注衡山在湘南雲夢在華容潁出陽城

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　晉地理志引春秋元

命苞云軫星散為荆州荆彊也言其氣燥彊亦曰警

也言南蠻數為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叛易警

備也又云取名於荆山荆取名于荆山其義最近荆

者小木名亦曰楚故春秋書楚為荆

江漢朝宗于海

江水　出岷山　水經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

歷氐道縣北酈注云益州記曰自白馬嶺迴行二千餘里至龍涸又八十里至西陵縣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又六十餘里而至蜀郡北部始百許步又西百二十餘里至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濕坂江稍大矣故其精則井絡纏曜江漢眄靈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禹貢曰岷山導江泉流深遠盛為四瀆之首廣雅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漢水　漢出嶓冢之漾漾水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　水經注云山海經漢出鮒嵎山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曰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為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謂漢為沔水孔安國謂漾水東流為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為漢水是互相通稱也又云沔水一名沮水闕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　水經沔水出

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因水名縣楚昭王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酈注引庾仲雍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萌縣入漢又曰始源曰沔是以經云漾水出氐道縣東至沮縣為漢水東南至廣魏白水診其沿注似與三說相符而未極西漢之源矣然東西兩川俱受沔水之名義或在茲班固地理志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並言漢有二源東出氐道西出隴西縣之嶓冢山闕駰云漾或為洋洋水出崑崙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為漾又言隴西縣嶓冢山在西西漢水所出南入廣魏白水又云漾水出獂道東至武都入漢許叔重呂忱並言漾水出隴西獂道東至武都為漢水不言氐道然獂道在冀之西北又隔諸川無水南入疑出獂道之為謬矣山海經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江然則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者也孔安國曰泉始出為漾其

猶濛耳而常璩華陽國記專為漾山漾水者是作者附而為山水之殊目爾

九江孔殷

賈耽所記江有八洲與江為九非經意也　孔安國曰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

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　水經九江在北少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荊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為九江審矣

沱潛既道

沱水　水經沱水在南郡枝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荊州記沱水在南郡枝江縣三澨地之南邛縣之北

潛水　潛水出天柱山天柱山亦名霍山　孔安國梁州下注云沱潛發源梁州入荊州　水經注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長壽縣即潛水也其南源取巴西是西漢水也　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

雲土夢作乂

爾雅楚有雲夢郭注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　案春秋傳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既享子

產備四具以四江南之夢定公四年吳入郢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則雲與夢二土名杜預曰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亞際兼已勢廣今德安府有雲夢縣　晉武帝太康五年立監利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沈陽為雲夢之藪

陸德明釋文夢音莫紅切　漢高帝紀偽遊雲夢韋昭曰雲夢在南郡華容縣顏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紅切　司馬相如賦吞若雲夢者八九　九

域志安州今德安府安陸縣雲夢鎮昔為縣熙寧三年省縣為鎮入安陸周禮職方氏注雲夢在華容鄭氏據後漢時封域言之今華容為岳州支邑與雲夢隔遠　沈括曰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至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予按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州濟江而後至雲入雲而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曰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予自隨州道安陸入于漢口有竟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為夢北為雲予以左傳審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竟陵等縣乃水所委其地最下江南水所出地稍高雲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為允也

厥貢羽毛齒革礪砥砮丹

漢地理志礪作厲羽毛作羽旄

三邦底貢厥名

三邦　荆州之域有蠻荆楚三國皆貢箘簬楛顔師古曰箘簬竹名楛木名皆可為矢言此州界本有三國致貢斯物其名稱美也　案春秋書荆人來聘即楚人也詩稱因時百蠻蠻非一國之名謂蠻荆楚為三邦恐非經意攷工記云才之美者有妢胡之笴鄭注胡子之國在楚旁豈三邦之類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漢地理志潛作灊顔師古曰浮以舟渡也逾越也言渡四水而越洛乃至南河也南河在冀州南江漢去洛遠而不相通越陸跨洛故曰逾

荆河惟豫州

豫州　爾雅河南曰豫州注云自南河至漢李巡曰

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　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注波讀為播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當攷　釋名曰豫州在九州中京師東常安豫也秦為三川郡漢為河南郡後魏置司州又改為豫州　晉地理志豫州按禹貢為荆河之地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春秋元命苞云鉤鈐星別為豫州地界西自華山東至于淮北自濟南界荆山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郭落山又東北過陸渾縣南又東北過新城縣南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酈注曰山海經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淮南子曰伊水出上魏山地理志曰伊水出熊耳山即麓大同陵巒互別耳昔有莘氏女采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長有賢德

殷以為尹曰伊尹

洛水　水經洛水出京兆讙舉山東尸水注之又東得乳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又東門水出焉又東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此始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又曰陽虛之山臨于元扈之水是為洛汭注陽虛鹿蹄以至元扈凡九山通與讙舉為九故山海經曰此二山者洛間也又博物志曰洛水出熊耳蓋開其源者是也　漢志洛作雒魏畧曰魏文帝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于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為洛按字書雒本鳥名一名鳥鶵故從各從佳各聲佳形佳小鳥也漢人忌水借用雒字以代洛字魏復水名本字耳非創變也

瀍水　水經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

澗水　水經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注云山海經白石之山惠水出其陽東南注于洛澗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　孔安國曰澗水出澠池山今新安縣北有一水北出澠池界東南流逕新安縣西東南流入于穀安國所言當斯水也然穀水出澠池下合澗水得其通稱或亦指為澗水也澠池屬西京亦作黽

滎波既豬

滎波　今滎陽在河南春秋衛狄戰于滎陽當在河北孔穎達謂此澤跨河南北也禹貢不曰滎澤而曰滎波者堯時滎澤常波今始豬也　或說爾雅曰洛為波洛受瀍水澗水又伊水之所出其為泛溢滋甚今始豬也　水經注亦曰滎播又引風俗通曰河播也謂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則滎波亦謂之滎播可也又曰穀水又東波水注之山海經曰瞻諸山西三十里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波水出于其陰謂之北荅水北流注于穀水經又曰濟水入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注引釋名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晉地理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水鬬南決為滎澤闞駰曰滎波蟠澤名也故呂忱云蟠水在滎陽謂是水也昔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　滎周禮詩正義左傳皆作熒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　沇水東出于陶丘北又東為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菏音柯亦作苛　漢志菏澤在湖陵盟豬在菏澤之東

孟豬　在梁國睢陽縣東北菏澤之水流溢覆被之也　爾雅宋有孟諸郭注在今梁國睢陽縣東北案梁國今大梁汴州睢陽今宋州大梁之大音泰非小大之大魏有少梁對大梁立名大梁唐為宣武節鎮五代至本朝為京師　杜預曰孟諸澤在梁國睢陽

縣東北逕邛城縣故城南案地理志曰山陽郡山陽縣也王莽更為郜城春秋之郜國也此山陽非楚州之山陽　水經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即孟豬也周禮職方氏青州其澤藪曰望諸漢志作盟豬史記作明都案釋文都音豬則明與盟同盟津之盟音孟此亦當音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　爾雅無梁青有幽營徐蓋爾雅九州商之制也商時梁州或并于雍也周禮職方氏無徐梁有幽并蓋周亦併梁歸于雍也周之西南不置州自坤維以西統于雍以南統于荆漢武帝改雍曰涼改梁曰益　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為畿　晉太康地記云梁者言西方金剛之氣彊梁故因名之秦為漢中郡後其地入蜀魏末蜀分廣漢三巴涪陵以北七郡為梁州梁武帝大同中復移在南鄭　晉地理志春秋元命苞云參伐流為益州益之為言阨也言其所

在之地險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又曰梁者言西方金剛之氣彊梁故因名焉

岷嶓既藝

岷山　水經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注云漢書以為瀆山者是也江水出自岷山岷山在成都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又云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注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為天谷秦昭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江水自此以上至徼細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漢延平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揚雄反離騷

穀水出其北林又云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注南條山也禹貢漾水導自嶓冢山在隴西是也在弘農者名偶同耳

沱潛既道

沱潛二水　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復出于荆州故于荆州云沱潛既道而于末又云浮于江沱潛漢

蔡蒙旅平

蔡山　書正義蔡山不知所在鄭氏云在漢嘉一說在雅州

蒙山　在蜀郡青衣縣其上出茶俗呼蒙頂茶

和夷底績

和夷　西南夷

厥土青黎

顔師古曰色青而細疏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以罽曰織以裘曰皮　孔安國曰璆玉名鏤剛鐵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織皮上疑脫厥篚二字　顔師古曰織皮謂罽也言貢四獸之皮又貢雜罽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　在隴西臨洮縣西南在今洮州桓水出焉漢地理志作西頃音傾顔師古曰西頃山在臨洮西南是為中條山

桓水　桓水入潛潛入沔

沔水　出嶓冢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沔至漢中東行為漢詩沔水傳沔水流滿也詩雖汎言流水此沔之名義則同　顔師古曰漢上曰沔正絶流曰亂言渡潛越沔得入于渭遂横流濟河也或疑禹貢言西傾因桓是來繼言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意謂自桓入潛自潛入沔自沔入渭非也蓋沔在梁州山南渭在雍州山北無入渭之道經言逾者逾越也自沔越

陸而入渭其不相通可知顔師古謂越沔得入于渭是也　蘇氏曰雍州之達帝都必自西傾自西傾因桓水而來浮潛而逾沔至渭陸行百餘里然後逾渭以亂于河亂者絶流之義也蓋自西傾因桓至亂于河皆是此州達于帝都之道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　爾雅河西曰雍州注云自西河至黑水李巡曰河西其氣蔽塞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　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藪澤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洛在渭北非河南洛水　地理風俗記曰漢武帝元朔三年改雍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　後漢獻帝以武帝改雍曰涼又分渭川河西郡為雍州至建安十八年復改為涼州　晉地理志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氣雍閼也　釋名曰雍翳也東崤西漢南商北居庸四山之所擁翳也

弱水既西

弱水　鴻毛不載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居延縣東北居延澤即流沙河也合黎山水經謂之合離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注云即合黎山也地志弱水出刪丹縣亦謂之張掖河

涇屬渭汭

渭水　導出鳥鼠山會四水然後入河詳見導川卷內

涇水　渭清涇濁漢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九域志今涇州有涇水屬秦鳳路　鄭氏謂涇水出洛陽指渭北洛水之陽陽水北也

漆沮既從

漆水　渭水東過漆沮入于河　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注云山海經榆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蓋自北而南矣史記夏本紀引禹貢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孔安國

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也出馮翊北周太王去邠度漆逾梁山止岐下故詩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是符禹貢本紀之說許慎說文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陽縣岐山東入渭從水桼聲又云一曰漆城池也潘岳關中記曰關中有涇渭灞滻酆鄠沮之水酆鄠漆沮四水在長安西南鄠縣

皆注于渭

沮水　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注云地理志沮水出畿縣西東入洛鄭渠在漢太上皇陵東南濁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入洛孔安國謂漆沮一名洛水此言漆沮東入洛非漆沮即洛水也長安志洛水在渭北東南流入渭蓋漆沮入洛故俗呼漆沮為洛耳漢地理志漆水出漆縣西闕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顏師古曰漆沮即馮翊之洛水也

灃水出鄠之南山言漆沮既從入渭灃水亦來同也

又漢五行志引史記周幽王二年三川皆震師古曰涇渭洛也洛即漆沮也水經注又引闕駰十三州志曰馮翊萬年縣西有涇渭北有小河謂漆水也其水西南逕郭狼城西與白渠枝渠合又南入于渭水其一水東出即沮水也沮水又自沮直絕上而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也

灃水攸同

灃水　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漢上林苑入渭灃音豐　水經渭水又東灃水從南來注之注云地說曰渭水又東與灃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他高山異巒所有唯原阜石激而已水上舊有便門橋漢武帝建元三年造如淳曰去長安四十里　漢地理志灃作豐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荊山　在馮翊懷德縣南　荊山有二一在南郡臨沮縣東北在梁州者謂之南條在雍州者謂之北條

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謂之中條　左傳昭公四年晉大夫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荆山在新城沛鄉縣南沛音市鄉音向　漢地理志注荆山在岐東

岐山　水經曰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左傳椒舉曰成王有岐陽之蒐　山海經曰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減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　顔師古漢書注曰岐山在今岐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為箭栝嶺

終南山　扶風武功縣東有太一山即終南山也左傳司馬侯所言中南杜預注曰在始平武功縣南漢地理志右扶風武功縣注大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敦物二山皆在縣東

惇物山　扶風武功縣東有垂山即惇物山也　水經華山為西嶽在弘農華陽縣西南注云即古文之惇物山也

鳥鼠山　水經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注曰鄭康成云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為鵌似鴿而黄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内而鳥外孔安國曰共為雌雄杜亮威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張晏言不為牝牡故因以名山爾雅其鳥為鵌其鼠為鼵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豬野　幽地武威縣東有休屠澤即豬野也休屠音朽儲水經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注云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即休屠澤也古文以為豬野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為一水姑臧縣故城西東北流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山　水經三危山在燉煌縣南燉煌音屯皇注云山海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員百里在鳥鼠山西即書所謂竄三苗于三危也杜林曰燉

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民因名之自漢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南七里有鳴沙山故亦曰沙州也　左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曰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燉煌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右九州之田雍青徐為上豫冀兖為中揚梁州為下蓋河之末流在兖江之末流在揚二州多水患梁地多山兖賦居最下等尤輕于揚故兖賦為正梁之賦輕于揚重于兖故言三錯兖之田下冀一等而賦下冀八等以山澤多河為大患也梁下冀一等而賦下冀五等以山林多江為大患也荆田下中賦上下則以其宜稻雍田上上徐田上中青田上下地勢雖高然皆依于川故其旱乾又有灌溉之利故青州上下之田也而賦中上徐州上中之田也而賦中中雍州上上之田也而賦中下皆以上地出中賦然地彌高者賦彌薄以其高則有旱乾之虞冀田中中則其高可以備水溢卑可以無旱乾故其賦第一鄭康成曰冀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為天子服治其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于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遥遠都之國必有貢篚此舉其大畧而言也豫州之田中上則高于冀一等故其賦上中則下于冀一等冀賦上上錯則雜出與豫等豫賦錯上中則雜出與冀等二州之田與賦相去亦不遠矣若荆之田高于揚一等而已其土又與揚同而賦加揚四等何也荆揚下地于穀宜稻荆少高焉則水有所洩異于揚矣

右九州之賦唯出正賦而無雜賦者五州兖青徐荆雍也有雜賦者四州冀揚豫梁也冀州言賦上上錯蓋上上多而上中時少多者為正少者為雜言上上錯者雜在正下故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雜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言下上上

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言耳梁言下中三錯者梁州賦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下中為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故言三錯明雜出有下上下下可知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顔師古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皆河水所經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　織皮上疑簡編脫厥篚二字不然則是史變文耳禹貢之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獨梁州不言篚而云熊羆狐狸織皮雍州不言篚而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織皮云者以罽曰織以裘曰皮言西戎即叙而後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篚織皮以獻但古語有顛倒詳畧爾三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叙美禹之功被戎狄也文當在厥貢球琳琅玕下簡脫在末也漢地理志渠搜作渠叟崑崙作昆崙

右九州之名因革不同案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鄒子曰中國為赤縣赤縣之內有九州春秋說題辭曰州之言殊也爾雅釋水云水中可居曰洲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共在一洲之上分

之為九耳漢地理志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由是觀之九州原缺二字當堯之時九年之水疆理錯亂故禹復治而別之至原缺四字盛肇十有二州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更三代復原缺十字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兖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郭璞注曰此蓋商制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

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兖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原缺八字帝都所在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治水自下始故由冀而東南次兖由兖而東南次青由青而東次徐由徐而南次揚由揚而西次荆由荆而北次豫由豫而西次梁由梁而北次雍此先後始終之序也職方氏先揚次荆先南方蓋取尊卑陽方也後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復禹貢九州又獻帝春秋曰時省幽并州以其郡國并于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以其郡國并為雍州省交州并為荆州益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揚冀益雍也九數雖同而禹貢無益州有梁州然梁益均此地也又職方氏注云此州界揚荆豫兖雍冀與禹貢畧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漢時兩河屬司州蓋屬京師司隸校尉所部故曰司州昭帝始元元年有司請河内屬冀州河東屬并州　凡九州之末皆言由諸水入河如冀兖徐荆豫

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兖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孔安國以為禹治水畢還白于帝所以治其道由此鄭康成以為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王肅云凡州之下說諸治水者也功主于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三說皆未通惟近世周希聖以為天子之都必求舟楫之所可至使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其地遠而轉輸甚易此說為長禹貢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下言所以達都之道則九州賦入視貢篚為尤重此蓋轉輸之大者也九州惟梁雍二州西境與羌戎連接地界闊遠與七州不同荆揚雖地接百越然界以五嶺諸山連亘自川蜀至明越山之北水皆北流其南皆南流以入南海亦不甚遠並為中國故山川地理灼然可攷若梁雍之西隔以羌戎諸國去西海遠甚多與中

國不通故禹貢叙二州西境皆以黑水為界故雍州首言弱水既西而導川亦止言餘波入于流沙而不竟其所歸二州雖以黑水為界而不叙黑水濬導經歷之曲折導川亦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夫自雍至梁自梁至南海其遠可知而載之甚畧豈非以其闊遠而不勝紀乎抑其無與中國生民之休戚而畧之乎史志及諸家言黑水弱水互有異同率多臆揣姑撮其梗概辨其誤而闕其疑以俟博達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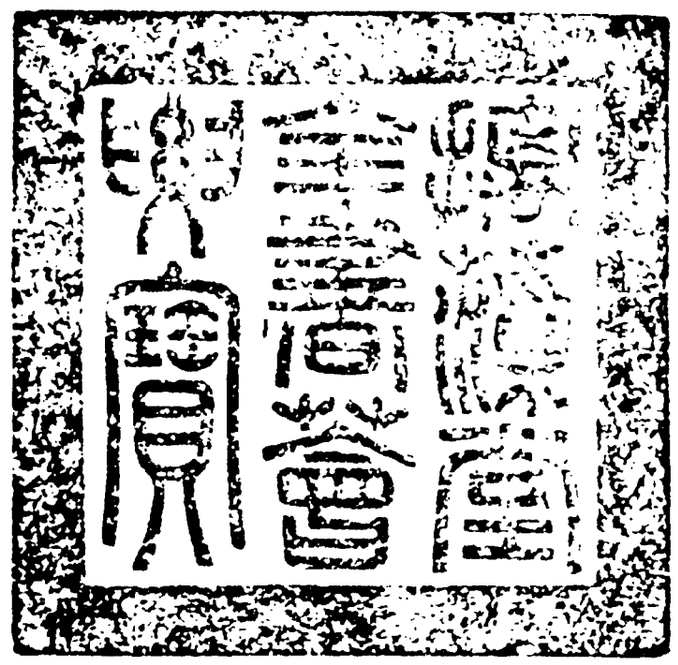
西析枝為

弱水　漢志云在西王母石室近酒泉崑崙山又云弱水出條支漢西域傳嬀水自于闐之西逕大夏西流至條支入西海或以此為弱水水經刪丹弱水出酒泉合黎以居延澤為流沙河在東合黎在西班固許叔重同此說若東入居延澤又西入合黎是分流非餘波入流沙亦非既西也與經恐不合廣韻云弱水出龍道山隋志弱水在張掖又別有弱水在扶州唐史弱水在甘州城北張掖郡名張掖河亦名副援河又云甘峻山賈耽同此說唐史又云小勃律娑夷河東女康延川是弱水娑夷河在天竺東于闐南不西流康延川南流亦不西流樊綽蠻書蘭蒼江源出大雪山下莎川又云康延川南流其國東接茂州東南接雅州皆在益州西非雍州境或以為此乃黑水亦與經不合

黑水　水經云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入于南海或謂張掖在甘肅二州界隔大河不能至南海漢志犍為南廣縣有符黑水向北流入江言北流入江非經之黑水明矣杜佑謂此黑水逕沙州三危山過南溪而入南海犍為即唐戎州沙州與戎州隔大河又隔金城南山及西南夷山亦不能入南海隋志黑水在扶州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漢武通西南夷分雍之南置益州益州本滇王國因滇池立名黑水祠在其地孔穎達以為有祠無水則滇池亦非黑水

也樊綽蠻書黑水一名麗水出三危山之南過邏些城蒼望城蒼王道勿川合彌諾江經驃國入西海之南邏些城在蜀西非雍州界經言導黑水至于三危是在三危北南流過三危今言麗水出三危南與經不合或謂漢志勞水出徼外會葉榆水入南海疑葉榆是黑水然葉榆澤在嶲州南界益州葉榆縣西南流過滇池縣西珥河會勞水南流入南海水經葉榆水出益州入牂牁西過交趾分為五水復合為三東入海樊綽蠻書葉榆西流過點蒼山至兩江口與摩耶江合又云浪穹河巴嶠河劍河三水俱入黃塘江過西珥河為摩耶江乃與葉榆江合然則葉榆江與西珥河自是兩派又與漢志相牴牾況葉榆水在蜀之正西西行又東流入海去雍州遠甚亦與經不合觀先儒所刊禹迹圖黑水在雍州西北而西南流至雲南之西南乃有黑水口東南流而入南海中間地理闊遠不復圖其所經蓋亦古人畧而不詳之遺意抑以諸家之說各有闕失難以攷信不容以臆說傅會歟

禹貢指南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王　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禹貢指南卷三 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乾隆御覽之寶

禹貢指南卷三

宋 毛晃 撰

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導山 岍山 在右扶風即吳嶽也 周禮大司樂注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荆州嵩在豫州華在雍州恒在并州 正義曰周處鎬京在五嶽外故鄭康成注康誥云岐鎬處五嶽之外周公為其道里不均故東營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是西都無西嶽權立吳嶽為西嶽 廣雅河西曰嶽頂有五峰 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注嶽吳嶽也 漢地理志吳嶽在汧縣西古文謂之汧山秦都咸陽山曰西嶽岐山 解在雍州

荆山 解在雍州

壺口山 水經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 馮衍

顯志賦瞰太行之嵯峩兮觀壺口之崢嶸注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　九域志今潞州有上黨河

雷首山　水經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南有歷山舜所耕處又曰伯夷叔齊隱于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揚雄河東賦曰登歷覩而遠望兮聊浮游于河之巖注雷首西枕大河　九域志雷首山今在陝州陝音閃中从兩入與陝字不同

陝音狎中从兩人　郭緣生述征記云華山與首陽本同一山河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　九域志今河中府有巨靈祠有夷齊廟或謂首陽即雷首未詳

太岳山　水經太岳山在河東永安縣山即冀州岳陽也　周禮職方氏冀州山鎮曰霍山即霍太山也亦曰太岳

厎柱山　水經厎柱山在河東太陽縣東河中　顏師古曰在陝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

析城山　水經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王屋山　水經王屋山在河東垣曲縣東北昔黃帝受丹訣于是山所謂河東者西河之東也厎柱山在東河中又東至于厎柱是也

太行山　水經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注太行山一名歸山王烈得石髓處也　馮衍傳注太行山在上黨南　九域志今河東路龍德府潞州有上黨縣河北西路懷州有太行山河東路澤州亦有太行山顏師古曰在河內山陽西北

恒山　水經恒山為北嶽在中山郡上曲陽縣西北

碣石山　解在冀州　顏師古注漢地理志曰太行恒山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于海與孔氏書傳同　漢武帝元封元年行自泰山東巡海上至碣石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縣今罷屬臨榆此石著海旁顏師古曰碣者碣然特立之貌也　經言夾右碣石鄭康成以為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

從山東南行入河　正義云鄭以北行則東為右南行西為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傳異

三條四列　按尚書正義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此是舊有三條之說馬融王肅皆以為三條導岍為北條西傾為中條嶓冢為南條鄭康成以為四列謂導岍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岍山為正陽列其首尾延連相及孔氏之意亦必與馬鄭同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山　解在梁州

朱圉山　水經朱圉山在天水北冀縣南山有石鼓開山圖謂之天鼓山　顔師古曰朱圉山在漢陽冀縣南

鳥鼠山　解在雍州

太華山　在京兆華陰縣南　山海經曰太華之山

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遺方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武王放馬牛于桃林墟孔安國曰在華山東屬漢弘農郡華陰縣　書疏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為四州一名太華　水經注引國語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蹋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嚴開山圖曰有巨靈者偏得神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河所謂巨靈贔屭首戴靈山者也　顔師古曰太華即今華陽山

九域志華州潼關即桃林之塞也

熊耳山　在弘農盧氏縣東　水經注熊耳山一名蔓渠　山海經曰其上多漆其下多梭餘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洛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注曰此自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山平即是南安縣有熊耳峽　顔師古曰在陝東

外方山　即嵩高山也在潁川　水經外方山崧高是也　鄭康成毛詩譜云外方之山即嵩高也山海經謂為大室之山左傳司馬侯言大室杜預曰在河南陽城縣西南　孟子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注云嵩高之北　漢地理志宝高縣屬潁川郡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為中岳有大室中室山廟古文以為外方山宝古崇字顔師古曰外方在潁川故縣即崇高也

桐柏山　水經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

陪尾山　水經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泗水注魯國卞縣東南陶虛西阜泗水出焉博物志曰泗出陪尾即斯阜也此自是魯國泗水之所出俗呼媽亭山偶名陪尾非安陸之陪尾山也　漢地理志安陸縣横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倍尾山倍讀曰陪顔師古曰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相連也　晉地理志江夏郡安陸縣横尾山在東北古之陪尾山

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嶓冢山　解在梁州　水經穀水出弘農黽池縣南嶓冢林穀陽谷注山海經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嶓冢穀水出焉東流注于洛今穀水出于崤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黽池川漢景帝三年初徙萬戶為因崤黽之池以目縣焉此非漾水所出之嶓冢山乃嶓冢林耳嶓冢山在隴西詳在導川漾水

荆山　此梁州荆山在梁荆二州之間故晉志謂荆州取名于荆山　水經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注南條山也下和得璞玉于是山楚王不理懷玉哭于其下後玉人理之所謂和氏之璧　荆州記曰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即荆山首曰景山即下和泣玉處南郡賦曰漢水至荆山東別流為滄浪之水

内方山　水經内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　漢地理志竟陵縣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内方山

大別山　水經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漢水觸

大別山而南入于江　左傳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皆在漢上杜預曰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

水經注曰巴水出雲夷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或曰巴山

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案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禹貢相

符矣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　解在梁州　漢地理志作嶓郊祀志云瀆山蜀之岷山也秦漢時又謂之瀆山始皇常令祠官奉祠　王羲之與謝安書曰蜀中山川如岷山夏含霜雪攷之前聞崑崙之中也　九域志成都府路茂州有岷山

衡山　水經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注禹治洪水至此祭衡山于是得金簡玉字之書案省玉字得通水理也　顏師古曰岷山江所出衡山江所經

敷淺原　水經敷淺山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有傅陽山即敷淺原　漢志敷淺原一名傅易山在豫章郡歷陵縣傅易川在南顏師古曰傅讀曰敷易古陽字　今觀所謂傅易山甚庳小恐非經所記者或謂衡山東至廬阜極于大江彭蠡之交而止疑此為敷淺原白居易以為江入海處為敷淺原則丹陽京口

之間殆非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導川　弱水　弱水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居延縣東北有居延澤即流沙河也　水經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注云即合黎山也　後漢張掖居延屬前漢張掖郡居延縣居延國有居延澤古流沙獻帝建安末立為西海郡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王莽改曰居成　漢地理志合黎作合蔡顏師古曰流沙

在燉煌西　孔氏傳合黎水名顧氏謂水與山合因山為名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河水　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山海經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　爾雅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　酈道元注水經引山海經曰河水出渤海又海水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余攷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于重野謂此矣逕積石而為中國河故成公綏大河賦曰覽百川

之洪壯莫尚美于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西域傳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郭璞云積石山今在金城河門關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案原本此四句誤作水經在張掖郡南句下今攷水經及山海經注移正）水經又云河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注云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並間關入塞之始重源發于西塞之外出于積石之山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後漢桓帝延熹二年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于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東北逕歷敦煌酒泉張掖南　案諸書皆言河自崑崙然班固漢書叙張騫奉使西域歷諸國烏覩所謂崑崙蘇氏謂騫徒見葱嶺于闐二水便謂之河不知河在西南羌中吐

蕃自言崑崙在國西南河之所出也

龍門　水經河水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注云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西四十里河南有孟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嶝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謂黃河之巨阨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

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　水經河水又南得鯉魚注歷澗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雅曰鱣鮪也出葦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否則點額而還　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岸上並有廟祠　司馬遷傳遷生龍門顏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馮衍傳注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也案龍門山有二名隋煬帝營宮洛陽登邙山望伊闕曰此豈非龍門邪因謂之龍門非禹貢之龍門也伊闕龍門其下有灘名八節灘白居易所開九域志今河中府龍門縣有龍門山書云導河至龍門是也

華陰　水經河水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注云河在關內撞激關山謂之潼關　又云關山在扶風汧縣之西注云河水自潼關東北流側有長

坂謂之黃卷坂傍絕澗陟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沂黃卷以濟潼關也歷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關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故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襟帶易守所謂秦得百二并吞諸侯也

底柱　水經河水又東過砥柱間注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

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太陽縣城東也　顔師古曰砥柱在陜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

孟津　水經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酈注云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鬬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鉤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則秩禽敵是以壘資其名河水于斯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伐紂升舟陽侯波起疾風逆流武王操黄鉞而麾之風波畢除中流白魚入于舟熨以告天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又曰富平津杜預建浮橋于此（案原本此句在孔穎達正義之後今從水經注移入）所謂造舟為梁又謂之陶河昔禹治洪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于淵及周王子朝簒位與敬王戰乃取周之寶玉沈河以祈福後二日津人得之河上將賣之則變而為石及敬王位定得玉者獻之復為玉也　顔師古曰孟津在洛陽之北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長大也漢地理志作盟音同孔安國曰孟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俗謂之治戍津今河陽縣津也　孔穎達曰孟地名津是所渡處水河流至此其勢稍緩可以横舟而渡武王伐商渡師于此後世謂之武濟水

洛汭　水經河水又東沛水入焉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注云洛水于鞏縣而東洛汭北對琅邪渚入于河謂之洛口自縣西來而北流注洛清濁異流皦焉殊别應瑒靈河賦曰資靈川之遐源出崑崙之神邱涉津洛之峻泉播九道于中州山海經曰洛水成皋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即什谷也故張儀説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謂此水也史記音義曰鞏縣有鄩谷水　河至孟津又東行及鞏縣東洛自西南來入之河自洛北過之故曰東過洛汭

大伾　水經河水又東過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

之又東逕成皐大伾山下　爾雅釋山曰山一成伾許叔重呂忱並以為一成也孔安國以為再成曰伾亦或以為地名鄭康成曰地喉也沇出伾際然則大伾在河内脩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然則大伾即是山矣伾北即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也伾備悲反爾雅作坯音同在今通利軍　顔師古注地理志山再重曰伾音平鄙反張晏曰成皐縣山是也薛瓚以為今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皐縣山又不一成也今黎陽山臨河豈是乎師古以為在成皐溝洫志注同

洚水　水經河水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注云元城縣北有沙丘堰者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潰堰障水即降水也顔師古以為在信都　洚水一名濁漳水水經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東過其縣南屈從其縣東北流注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潞縣北注閼駰曰

潞縣有潞水為冀州浸即漳水也世人謂濁漳為潞水又東過武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西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西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又東北過下博縣西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雩池河會酈道元注云漳水又東北逕武邑縣郭南又東逕武强縣北又東逕武隧縣故城南白馬河注之水上承雩池東逕樂昌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南逕武邑縣北而東入衡水謂之交津口又云衡漳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又東北右合張平口故溝上承武强淵又逕東昌縣故城北又東北左會滹池故瀆謂之合口又東北分為二川當其水決處名之曰李聰渙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別出北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　案漳水與荆州漳水不同左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此荆州之漳非冀州

之漳也又洛州又有衡漳則此水之所經也

大陸　在鉅鹿縣北解在冀州　水經沙丘堰至于大陸北播為九河注云風俗通河播也播為九河自此始

九河逆河　鄭康成曰九河下尾合曰逆河言相承受也蓋所洄下之勢以通河海及齊威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貝丘鬲盤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漢世河決

金堤南北離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川之末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兹距漢北亡八枝者也　漢地理志顔師古曰播布也同合也九河又合而為一名為逆河言相迎受也海即渤海也　溝洫志河災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孟津雒汭至于大伾于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迺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渤海孟康曰禹釃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薛瓚以為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移徙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也　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司空掾王横言曰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故張揖云碣在海中葢淪于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濵海水北

浸城垂淪半王横之言信而有徵　說者謂九河之名初無意義孫炎郭璞李巡從而為之說率多附會孔穎達謂經言九河既道謂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是因禹立名如徒駭太史之說也曾氏以為簡絜乃一枝河之名共為八枝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經流不名乃分簡絜為二以足九數豈有七皆複名而簡絜乃單名乎漢許商則以徒駭為本道其八為支流林少頴以為播為九河支派並列其

勢則均豈一為經流八為支派哉許商上言于成帝時謂徒駭在北鬲津在南其間相去三百餘里今徒駭胡蘇鬲津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孔穎達謂商言三河在三縣界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既分三河之處則太史馬頰覆鬴三者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可知　皇朝太宗時參知政事張洎上奏曰昔大禹鑿河自積石至于大伾即今成皐縣也或云黎陽山也

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于頓丘郡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武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黄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勢高壤敵東水勢不使流鑿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也播為九河同為逆河者河自魏郡貴鄉縣分為九道下至滄州合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海水反覆相承受也齊威公之霸也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今貝冀東界王莽枯河是也洎言詳實唯以碣石海為今渤海誤耳　九河雖無異名然其地亦多同異漢志滹沱河民曰徒駭則非載籍所著蓋滹沱源流別是一水與禹河不相干滹沱出鎮州逕深定二州之間過瀛霸至莫州入海非與禹河同道也樂史寰宇記徒駭在清池縣南鬲津在樂陵縣西東北流入饒安縣南入海胡蘇在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臨津即漢之東光馬頰在樂陵縣東南輿地記所謂篤馬河是也一曰在滴河縣北一曰在蓨縣鉤盤在樂陵縣東南一曰在陽信縣北元和志鬲津在安德將陵縣南馬頰在安德平原縣南杜佑通典馬頰覆鬴同在安德縣說者以為碣石在平州正南滄州東北而王横張揖酈道元則以為九河已在海中諸說離析如此至若導河積石本無異說而元和志乃有大積石小積石兩山在其西南羌中首受于闐河派而為之源者為大積石吐谷渾又有柏海河源李道

宗自其王庭行空荒二千餘里至柏海僅得遠望積石覽河源而還小積石在河鄯之間玉門陽關之内或謂禹迹不應如是之近當以大積石為導河之始且百川之大無如江河江之所導不過岷山未嘗遠入西域河源乃深跨羌戎絶迹之地況經言導河積石至于龍門積石雖在金城之西龍門乃近華陰中間經涉靈夏綏銀以北一二千里皆所不敘聖人行所無事大抵如此說者乃夸詫曠邈以為廣大而不知其流于荒誕不經也然九河之說地雖不同而名猶不異至若九江則名亦不一張須元所記已異于張僧監尋陽記而賈耽又謂江有八洲與江為九如曰沙曰人曰九江曰葛曰象曰烏曰感曰蚌又與二張不同且既曰八洲與江為九而八洲之中其一又自名九江其不經可知矣況經史皆言水中可居曰洲今謂江有八洲則是江中之洲渚爾安得稱九江乎樂史寰宇記李宗諤九江圖皆本于尋陽記唯鄭

康成以為九江乃廬江尋陽山溪九小水入江者孔穎達主其說抑不思秦置九江郡漢初以為淮南郡武帝復為九江其治在淮水之南與壽春對境未嘗近江至王莽名豫章為九江則江西淮西皆在境内隋人名尋陽為九江水北為陽尋亦作潯則在尋水之北非江之北也尋水在江北郡又在尋北則近淮矣或以為九江郡在江北近蘄州界者誤也又以為潯亦江之一名者亦誤也其後以武昌柴桑縣與江北同為九江郡既又移治江南為江州因號尋陽實非本地白樂天為江州司馬作琵琶行直以今江州之江為尋陽江頭其誤尤甚說者引司馬遷登廬山以望九江遂以為九江近廬山然則齊威公登跨河龍門山以望江漢豈亦近之耶大抵登高望遠苟非有大山障蔽雖數千里盡在目中況柴桑本屬武昌去洞庭九江不甚遠宜可望也南北大川支派可疑者唯九河九江故併論之

禹貢指南卷三

禹貢指南卷四

宋 毛晃 撰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漾水 解在梁州 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注云華陽國記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為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案沔水出東狼谷逕沮縣入漢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為分水嶺即此推之沔無西入之理劉澄之云有水從沔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罡山郭璞亦言是矣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 漢地理志注師古曰漾水出隴西氐道東流過武關山南為漢禹治漾水自嶓

冢始

漢水　滄浪之水　水經注曰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訛音與字變也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又云余案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

通稱耳地連紀郢咸楚都也武當今均州

三澨　沔水東行過三澨流觸大別山馬融鄭康成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為三澨水名也許叔重云水邊上人所止也在江夏竟陵縣竟陵今復州玉沙縣是也一說竟陵有滲滲水即三澨水也

彭蠡　今南康軍湖　孔安國曰匯澤也鄭康成曰匯回也漢與江鬬轉東成其澤矣　顔師古曰匯迴也又東迴而為彭蠡澤也　經言漢江東匯澤為彭蠡岷江東迤北會于匯則是彭蠡在岷江之東北今諸家多以江州湖口之湖為彭蠡乃在岷江之南未詳其實然今所謂彭蠡澤自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饒州之境以接于隆興府之北其源東自饒徽信州建昌南自章貢南安西自袁瑞以至分寧方數千里之水皆會焉北過南康揚瀾左蠡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　山海經廬江山三天子都都一作鄣入江彭澤西郭璞注云彭澤今彭蠡也在鄱陽彭澤縣漢

地理志廬江出陵陽東北入江陵陽者丹陽屬縣今宣城旌德有陵陽山而三天子都在徽饒之境廬江出其東南而西北流會于彭蠡而入江又云彭蠡澤在豫章彭蠡縣西水入湖漢者八謂鄱陽鄱水餘干餘水艾脩水塗淦水南城盱水建成蜀水宜春南水南埜彭水入大江者一贛豫章水湖漢即彭蠡出雩都自雩都東至彭澤縣入江所謂三天子都者蓋古三苗國也其水自彭澤西入江是其地在彭蠡西洞

庭東自南面北言之則洞庭在其左彭蠡在其右所謂左洞庭右彭蠡負固不服自稱天子故其民呼為三天子都也

北江　水經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又曰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為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為北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江水　解在荆州

岷山　解在梁州

沱水　解在荆州　顔師古曰別而出也江東南流沱東行　案地理志南郡枝江縣江沱在西北荆州之沱也蜀郡郫縣江沱在西北此梁州之沱也凡江水別出皆名為沱此言東別為沱繼于岷山導江之下是江始出而別流者則當在梁州詩言江有沱其

荆州之沱歟

澧水　解在荆州　楚辭云遺予佩兮澧浦澧音禮今澧州澧水在焉澧字从水从豊水隷變作氵豊音禮豆登之屬與豊字不同漢地理志作醴　鄭氏以為陵名即今長沙澧陵非也

九江　解在荆州　九江蓋今洞庭也攷之前志沅水漸水潕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江則過之而已　胡秘監旦晁參政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以巴陵為東陵巴陵在洞庭東或謂殷盛也言諸水所會其勢壯盛荆州敘次繼此而後及沱潛雲夢則非江州之下流明矣諸家多謂九江即今之江州殊不知漢九江郡本在江北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九江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尋陽之名後又改為江州實非古九江也蓋尋陽亦作潯陽水北曰陽潯亦江之一名地在江北故曰尋陽

也案水經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又案長沙志
潭州長沙郡漢長沙國隸荆州刺史部縣十三第十
下雋至晉省下雋入蒲圻蒲圻今屬鄂州宋元嘉中
割下雋巴陵益以南郡監利州陵置巴陵郡歸蒲圻
于江夏郡湘中記自湘之外所述水凡十五湖嶺之
内湘水貫之凡水皆會焉湘視衆水為大故其脉絡
雖與他水合流而能不雜湘水入江為江所蕩翕而
舉從之矣洞庭之水瀦為七百里君山在今巴陵黄

帝所登湘山是也自湘至洞庭其水其溪其江餘五
十皆有所自發其餘小水支浦不與焉湘水出于零
陵始安縣陽海山過醴陵又東北過湘州潭在焉
又東北逕潭州城下北逕湘陰縣注于洞庭之湖廣
圓五百里中有君山編山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然
則九江實今洞庭而非江州明矣巴陵今岳州漢志
雋音字兖反
東陵　水經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江水又東
迤北會于彭蠡澤又曰江水又東左得青林口注云
即水出廬江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此言東西
南流水積為湖湖西有青林山一説巴陵與東陵相
為東西夷陵一曰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凡山之
坡陁可陟者曰陵詩如岡如陵則陵非平地也　顔
師古曰迤溢也東溢分流北會彭蠡説文迤邪行也
中江　水經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
縣入于海顔師古曰亦自彭蠡出　蘇東坡曰今金

山少北取中泠水味既殊絶稱之輕重亦異蓋蜀江
所為也丹陽今潤州蕪湖今屬太平州陽羨今常州
宜興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折而南入于江乃東而
匯于彭蠡澤漢折而北乃會于匯共入彭蠡澤也不
言會于彭蠡而曰會于匯者蒙上文且明江與漢合
也然後由彭蠡出海為北江江為中江是合而復分
也但言北江中江而不言南江既言同會于匯澤而
實未嘗入彭蠡既分中北二江而今合一而不復分

據今攷古卒不可辨則諸家以南康軍湖為彭蠡蘇氏以廬江為南江以三泠別中北者皆未必得古人所紀之實也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　沇惟沔反亦作流　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為沇水又東至溫縣西北為濟水注引山海經曰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秦澤郭璞云聯沇聲相近即沇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丘　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直也漢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槐音回

濟水　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為沇東流為濟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並流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為滎澤也漢地理志濟作沛顏師古曰泉出王屋山為流流去乃為沛沛音姊一云古濟字滎澤

在鄭州

滎水　解在豫州　一云在敖倉東南即成皐縣北也

陶丘　在濟陰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　爾雅山再成曰陶丘水經注陶丘丘再成也漢志同方十里曰成左傳少康有田一成是也

菏水　水經菏水在山陽湖陵縣南　說文在濟陰定陶縣　水經又曰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南為菏水北為濟瀆菏水又東入于泗水過彭城縣北淮水從西來注之　顏師古曰即菏澤也

汶水　解在青州　九域志今龔慶府兗州萊蕪縣汶水所出其流至密州又至濰州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　解在徐州　漢地理志南陽郡平氏縣注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

泗水　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沂水先入泗泗入淮也　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注曰地理志出濟陰乘氏縣又云出卞縣北經言北山皆為非矣山海經曰泗水出魯東山卞縣東南桃虛俗呼陶虛有澤澤西際阜俗謂之嬀亭山連岡通阜四十餘里即泗水之源博物志謂泗出陪尾是也　九域志襲慶府兗州泗水之所出一云出兗州泗水縣西至魚臺縣南與洸水合

沂水　解在徐州　水經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其末流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　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

道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　水經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鳥鼠山注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川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出南鳥鼠山渭水出谷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又曰渭水東過長安縣北注云渭水東分為二水廣雅曰水自渭出為漨由河之有灉也此瀆東北流　九域志今渭州有渭水屬秦鳳路　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

澧水　涇水　漆水　沮水　四水並解在雍州

經言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此渭水自西而東之次也雍州所云涇屬渭汭者涇屬渭北澧屬渭南又曰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者散言境內之水非東會之次也詩云自土沮漆乃豳地非此漆沮也沮七余反廣韻注云水名出房陵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亦云漆沮既從並在此地與兗州灉遵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

河

洛水　水經洛水東逕熊耳山北又東北過盧氏縣南逕陽渠關北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東與高門水合洛水又東松楊溪水注之又東庫谷水注之又東北過蠡城邑之南又東過陽市邑南又東北過于父邑之南洛水又東逕渠谷又東北過宜陽縣南又東逕宜陽縣故城南又東北出散關南又東枝瀆左出焉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過偃師縣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又東北入于河山海經曰洛水至成皐西入河是也　漢地理志弘農郡上雒縣注禹貢雒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熊耳山在縣東北盧氏縣注熊耳山在東郊祀志齊桓公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陽縣東北禹貢所云導洛自熊耳者也其山兩峰狀若熊耳因以名之漢無順陽益陽縣順陽意即上雒歟

澗水　水經注引山海經曰婁涿山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澗水出焉北流至于穀自下通謂之澗水為穀水之通稱焉故禹貢曰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而無穀水之目是名亦通稱矣劉澄之云新安有澗水源出北縣又有淵水未知其源攷諸地記並無淵水但淵澗字相近時有字錯為淵也故闞駰地理志曰禹貢之淵水以是知傳寫果誤也　案漢地理志弘農郡黽池縣注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新安縣注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二水異縣各源同入洛則水經謂穀澗通稱未必然也孔安國謂澗水出黽池又新安有一水出澠池界流逕新安而入穀與漢志不合亦難攷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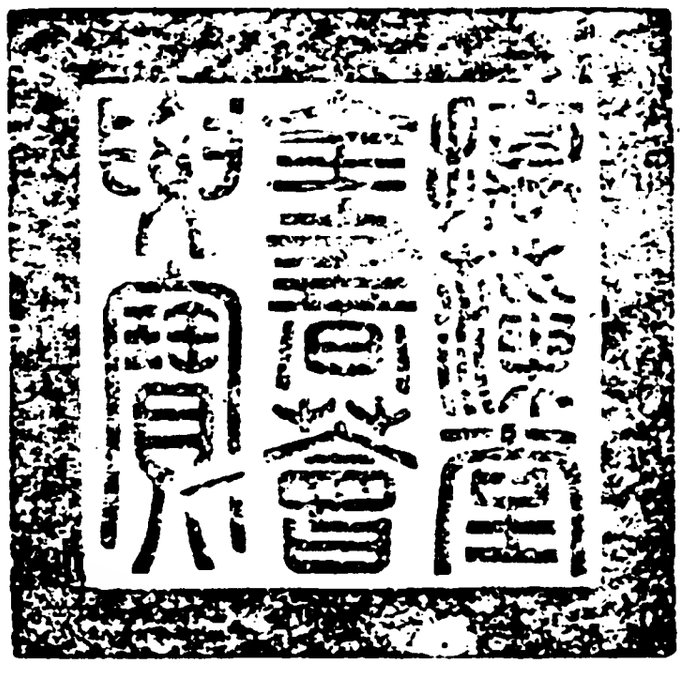
瀍水　一說瀍水出河南地山又云出西京新安縣穀城山案漢地理志河南郡穀城縣注禹貢瀍水出瞀亭北東南入雒師古曰即今新安瞀音潛弘農郡新安縣注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然則師古所謂今

新安乃唐河南新安縣即漢之穀城縣也漢之新安在弘農郡乃澗水所出非瀍水也

伊水　歐陽文忠公曰伊水出陸渾畧河之南絶山而下東以會河山夾水東西北直國門當雙闕故稱伊闕隋煬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

右凡九州之水曰浮曰達曰入曰沿曰逾曰至曰亂曰匯曰迤曰溢曰流曰別曰道曰被曰會曰過曰同者以舟而渡則曰浮自此通彼則曰達水自上之下自小之大則曰入順流而下則曰沿逾言所越也至言所到也亂言橫流而濟也水勢不可以盡洩則匯以澤之東匯澤為彭蠡是也水勢不可以徑行則迤而流之東迤北會于匯是也水勢有所赴而不能容則縱其溢而舒之溢為滎是也水由地中順理而行謂之流東流為漢為濟是也同出而枝分謂之別東別為沱是也橫流之初失其故道今皆復焉而稱曰

道九河既道是也流溢旁覆覃及下流而稱曰被渮澤被孟豬是也水出異源自彼合此為會東會于泗沂會于澧于涇之類是已小水合大水大水衝流而行為過東過洛汭東過漆沮之類是已枝分派別復合其所歸為同灉沮會同同為逆河之類是已九州之澤曰豬曰澤者昔焉泛濫于是乎渟滀而不溢故彭蠡滎波皆曰既豬昔焉漂流于是乎鍾聚而不散故雷夏曰既澤九州之土昔焉淪沒不可種殖水患既平其地復治則曰淮沂其乂雲土夢作乂九州之山祭之而水患平則曰蔡蒙旅平已平而徧祭之則曰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非特水患平而已又可施種殖之功則曰蒙羽其藝總叙衆山始隨而刊之終祭而報之則曰九山刊旅敘百川之濬導則曰九川滌源敘諸澤之涵浸則曰九澤既陂唐虞史官紀載之工簡明嚴備昭垂萬代燦若日星後世書志雖欲效之弗可及已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王秦雲

禹貢指南卷四

禹貢山川地理圖

〔宋〕程大昌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上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乾隆御覽之寶

禹貢山川地理圖目錄

卷上

禹貢山川地理圖序
九州山川實證總圖闕
叙說
今定禹河漢河對出圖闕
叙說
歷代大河誤證圖
叙說
大河經歷
龍門
華陰
厎柱
孟津
洛汭

大伾
降水
大陸
漢以後九河舊圖
叙說
新定九河逆河碣石圖
叙說
水經濟汴互源圖
叙說
濟伏流辨
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
水經成皐濟瀆辨
今定沇滎濟圖
叙說
刪潤酈道元所釋水經
濟水入河溢滎之地辨

水經滎澤辨
潯陽舊九江圖
叙說
鄭玄小九江圖
叙說
今定九江圖
叙說
孔安國三江圖
叙說
班固三江圖
叙說
韋昭三江圖
叙說
今定三江圖
叙說
三條荆山圖

叙說

卷下

古漾漢圖

叙說

甘肅二州弱水圖

叙說

唐史西南夷弱水圖

東女弱水辨

小勃律弱水辨

令定弱水圖

叙說

酈道元張掖黑水圖

叙說

漢志勞水會葉榆入南海圖

叙說

水經葉榆入南海圖

叙說

樊綽黑水圖

叙說

令定黑水圖

叙說

九州貢道序

雍梁荆三州貢道相因圖

叙說

兖青徐揚四州貢道相因圖

叙說

冀州夾右碣石圖

叙說

汴濟分合圖上

汴濟分合圖下

叙說

汴濟之别

汴派曲折

汴水立名辨

滎汴互派辨

莨蕩渠口辨

隋汴首末

宋武開汳入渭取長安圖

叙說

臣等謹案禹貢山川地理圖宋龍圖閣學士

休寧程大昌撰宋史藝文志大昌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又禹貢論圖五卷而馬端臨經籍攷則云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淳熙四年詔付秘閣舶使彭椿年嘗刋之泉州學宮今諸論尚存而其圖獨已久佚歸有光跋及朱彝尊經義考皆未之見也通志堂九經解既訪刻其前後論而所謂禹貢山川地理圖者惟叙說僅存圖目亦止三十今以

永樂大典所載本校之則祇闕其九州山川實證及禹河漢河對出圖而其餘二十八圖巋然具在誠自明以來未覩之本也大昌之旨皆本先儒舊說各以其語先為之圖從而辨正其誤乃出其見復綴新圖於後以訂定之眉列掌指使讀者了然易知雖陳振孫歸有光諸人謂非身親歷難得其眞而其議論贍博援据詳明要為卓然不詭隨傳注者矣

其舊圖分五卷篇次已不可攷今依經解原目定為上下二卷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上

宋 程大昌 撰

序

臣既不揆淺聞著論以發明禹貢而自古及今郡縣山川無不闗括頗浩渺難見遂事為之圖各以地理列置固有出于古來舊說而質之禹貢不合者又有雖並經文而地理位置改易其真者說既各不相同若雜為一圖則恐交錯難曉臣令稽求先儒舊說各以其語先為之圖從而辨正其誤舊說既竟乃出臣愚見為圖以綴其後又慮臣先所著論文字稍多且不與圖本附麗其於尋求不便遂摭事實隨其方所叉標要指貴於一見可以即解也歷代山水名稱改易既衆又郡縣分合更改世世不同令且專以唐世地書為正一則取其州縣四境悉有方隅底止可以穿貫遠近少所差失一則多用唐制名稱亦貴會歸於一異時苟有詳於稽求者則據唐人所名山川郡縣即其世數先後稽之典籍可考而知也圖以色別青為水黄為河紅為古今州道郡縣疆界其用雌黄為識者則舊說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臣愚短亦知前世博者不肯犯衆儒之所不言以招譏議然臣以為儒當考古苟言之未當而啟他人意見以歸於是或可少備國家稽據亦其志之樂為者也臣是用不敢以淺學為解

九州山川實證總圖 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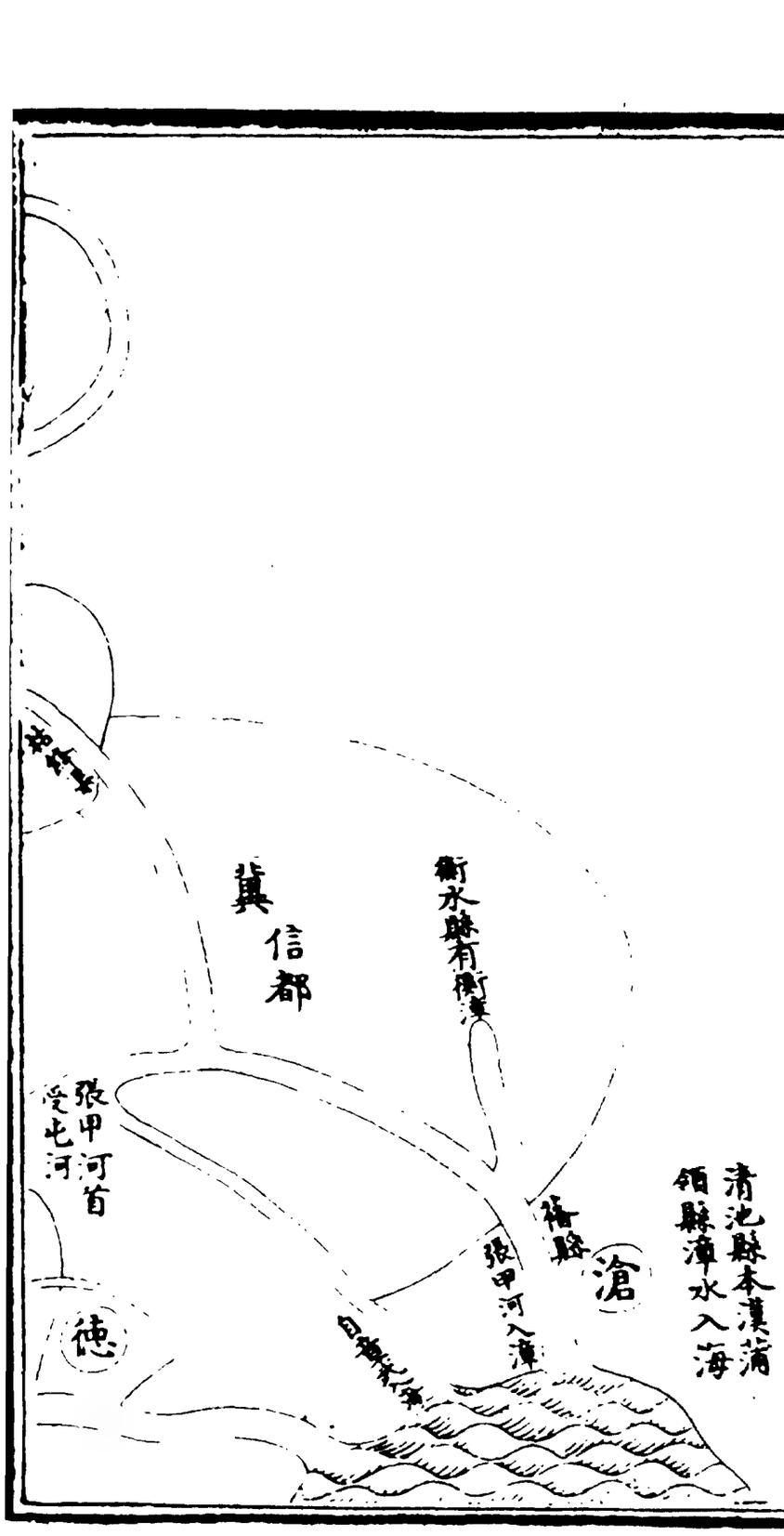
禹貢山川臣既著之論以通其理今又圖其方望地著貴于易見然一山一川而古今數説錯出則既各為之圖其于隨事考閲則便矣顧欲該華夷而參覩則散漫無宿臣故會為總圖取其有確證者聚著其上合四海之大書之不盈尺紙但能畧標其目而委曲詳縟者則當求之本圖此不容詳也

今定禹河漢河對出圖闕

臣案禹貢古河其正流止一大派自積石以至降水大陸而末流播為九河者是也至其分派旁出者凡二在南為濟少北為漯二水雖分枝于河而皆不得名河周定王時河徙故瀆則已與禹貢異漢元光河又改向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則漢河全非禹河故迹矣司馬遷班固雖能言禹河之在降水大陸者别為一枝而又雜取漢世新河亦附之禹其曰禹釃為二渠者是也孟康順承遷固此語以漢河為漯川其意以為禹時漯嘗受河亦是禹迹可以附會遷固之謂禹釃二渠者其説巧矣然漯在禹時未嘗得附名于河也若以漯為正禹河邪濟大于漯亦禹所疏又可增數以為三渠矣況漯水故迹亦與漢河殊異豈可引以為據然自此説既行歷世儒者皆誤認漢河以為禹河故此大伾以下降水大陸皆無底麗葢禹河既背漢河而枯矣其地又正在北歷世譌誤以為王莽故河而不知其真禹河也于是雖有迹道緜亘數州世儒亦不知稽以為據而降水故瀆雖存既與漢河相背亦併見廢棄不以證經甚可惜也臣既具論首末又著之圖貴其易見

歷代大河誤證圖

北



禹貢大河至周漢以後改向頓丘東南以行則凡禹河之所經歷皆不可並漢河推討矣諸家不悟其失故說愈多而愈與經背臣為此故先為之圖以究見禹河實地乃始別出此圖以見諸家之失證也古迹關于河道者多故條列而言之冀不雜爾

大河經歷

導河自積石以下未至龍門以上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知荒遠在所當畧也既及龍門則在冀都之西故

因其所經以記其自南折東之地而曰南至于華陰者致其詳也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則又自其又東而折北者言之也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則又自其直北正逕言之其叙記甚明故可據之以考世傳地名當否也

龍門

河至慈州之文城縣孟門山是為入龍門至絳州汾水合河之上為出龍門口此其中間地勢險甚河率破山以行兩岸悉有鐫鑿痕迹漢説皆以為禹實鑿之以過河流也故後世取龍門以名地者不止一處也

華陰

河行華山之北故曰華陰河自北狄入中國皆南行至此而極始折而東後世潼關在此以其關地為河流撞擊故曰潼關

厎柱

厎柱屬陜州硤石縣其曰厎柱者石在大河中流峙立為三河水包貫以行以其如柱而立則曰厎柱以其石如水門故又曰三門賈讓及淮南子水經皆言禹鑿此石而通河使行也河至華陰潼關則已改為東流不待至厎柱乃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厎柱者自改東以後惟厎柱為可記也

孟津

孟津屬洛州河陽縣武王師渡孟津即此也唐置河陽三城節度使治此本朝因之改為孟州亦杜預造浮梁之所名富平津

洛汭

洛水至洛州鞏縣東北入河其曰洛汭者洛既北入于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也汭之為言在洛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正其義也

右自洛汭以上河行地中他水反來注河故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無所譌誤以其山川皆自附著故也自大伾以下不論水道難考雖名山舊嘗憑河者亦便不可究辨此非山有徙移也河既遷變年世又

遠人知新河之為河而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輙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真歟山靜物也且因河從而譌錯如此則降水大陸其方鄉益難究定矣此其並河之地所為無的之因也

大伾

張揖以成皐山為大伾薛瓚杜佑以河内黎陽山為大伾兩山皆大河所逕又皆古來舊傳也臣獨不以張揖為當者葢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禹故記之正與河將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在極南者同也若成皐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非險礙如龍門厎柱之須疏鑿也其地西去洛汭既已絶近東北距降水大陸又為絶遠禹獨何為而特于此數數致言邪臣故于瓚佑有取正以其理有當焉爾

降水

鄭康成以淇水之自衛州入河者為降水其援引譌誤元已自覺之遂改引屯氏河為證酈道元既已仍襲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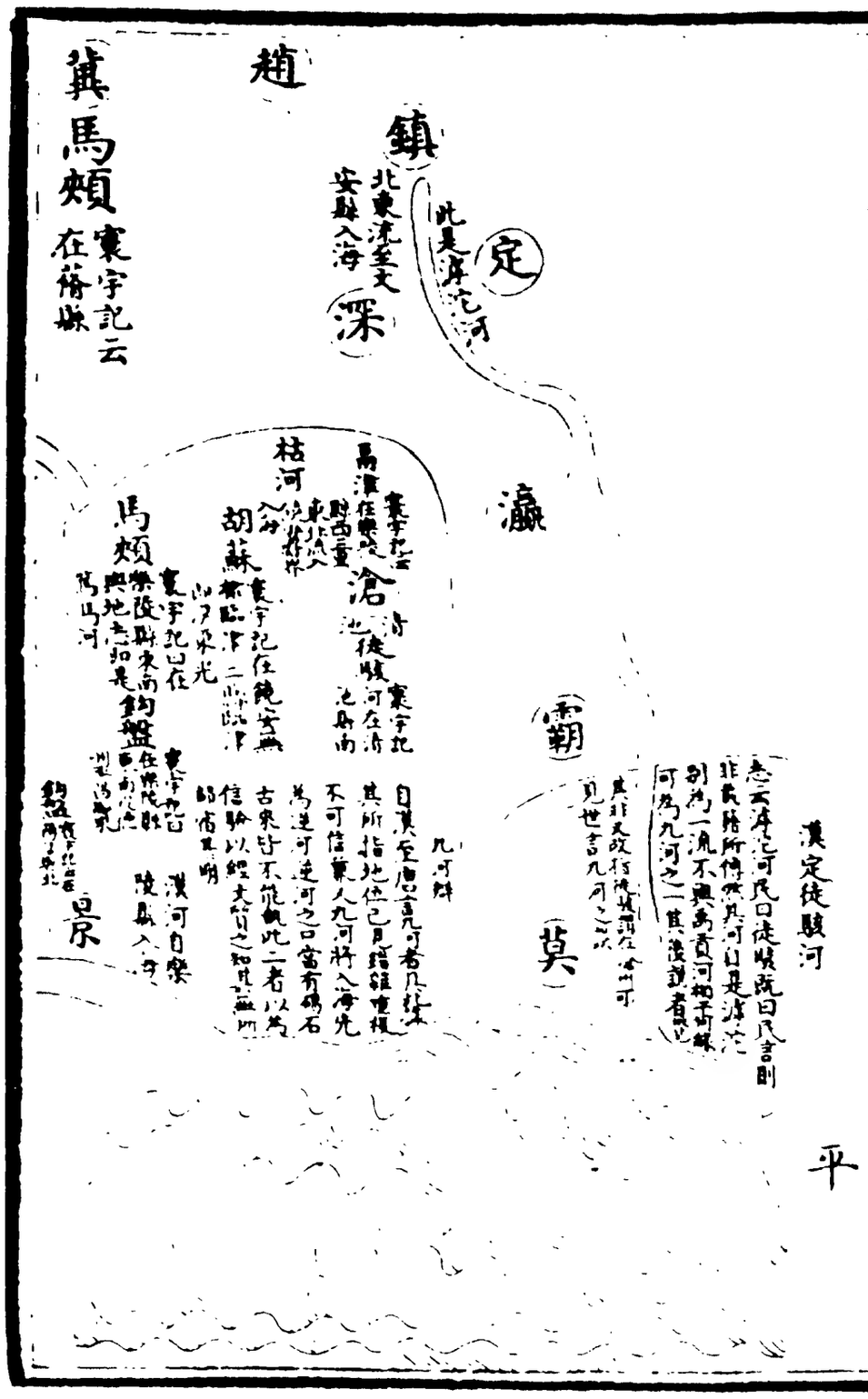
誤尋又覺屯河之無降名也因又改易漢志屯河名稱以應古降既已明誤且有大失審究者經之叙河曰北過降水是元有降水而禹因河役過之其理甚明也今屯河乃因漢河決溢甫有迹道設使漢河真是禹河亦無有因此河決流而反記此河位置者而況漢河本非禹河而求禹河所逕于漢河支派則豈非重複之誤邪此其誤之所起不出乎臣之所陳者矣河既改流並河山川皆非其故而不知反諸未始改流以前此與中流失劍而刻舟以記者正同一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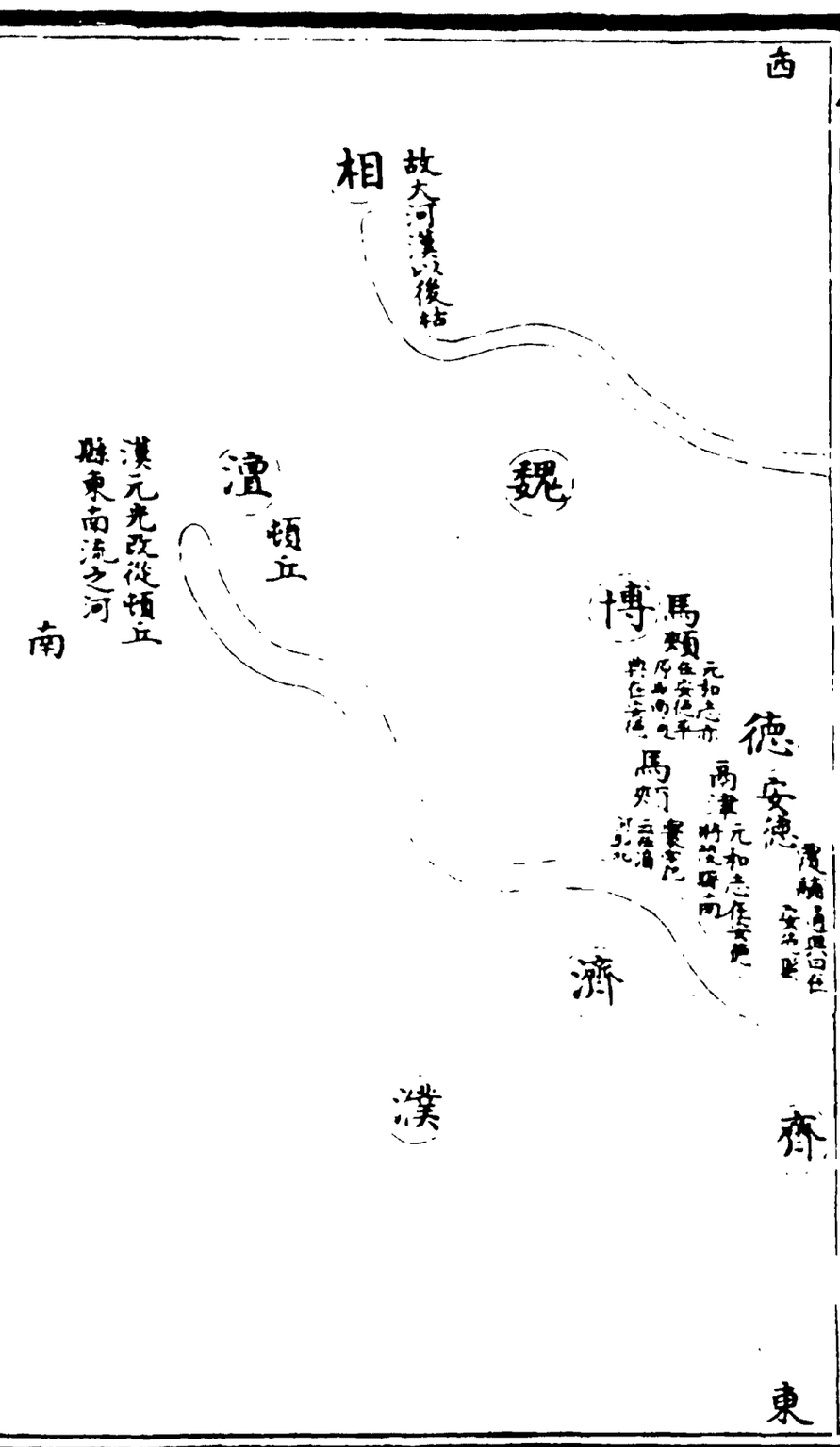
大陸

漢志大陸在鉅鹿郡鉅鹿縣北鉅鹿縣唐邢州平鄉縣也不論漢河禹河而皆未嘗逕邢以行則雖有大陸自不足據之以為經證春秋魏獻子嘗畋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預亦不能定大陸所在第疑鉅鹿與甯太遠遂意大陸當在河内脩武縣也今未論大陸之在脩武者為當為否也河内遠在澶魏上方未為大河北流之地

則經謂北過降水而至大陸者預之說其不能與之相應明矣夫其說既未堅確于是後世變而求之下流者甚多隋氏改趙之昭慶以為大陸縣唐人又割鹿城置陸澤縣皆疑鉅鹿大陸不與河應故展轉求之向北之地也及其郡縣名稱既已改附經語而卒無考據後世亦不堅信也臣所著論第取考古而折以理不敢創意以立己說固嘗姑以深之大陸為正而用以證經且貴其與北至大陸者合其實不安也如臣之愚則欲並古說而加意定焉爾雅廣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而皆平地故以名之經之于冀曰大陸既作言水患既退雖平地之廣衍者亦無水患遂可耕藝也循其名而究其理固可意推而古事又可言者也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冀以及古絳之南者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都古絳而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遂本其事實而用大陸命之不亦名實相應乎臣嘗深案古書而得此理自謂稍的而不敢正立為論者蓋遵本聖人闕疑之義然而懷不能已卒不免一陳也自大陸以北為唐之棣景滄三州地則益下故河於是播裂為九則其地不復平衍而特為卑窪故也此又其理之可以交相發明者也

漢以後九河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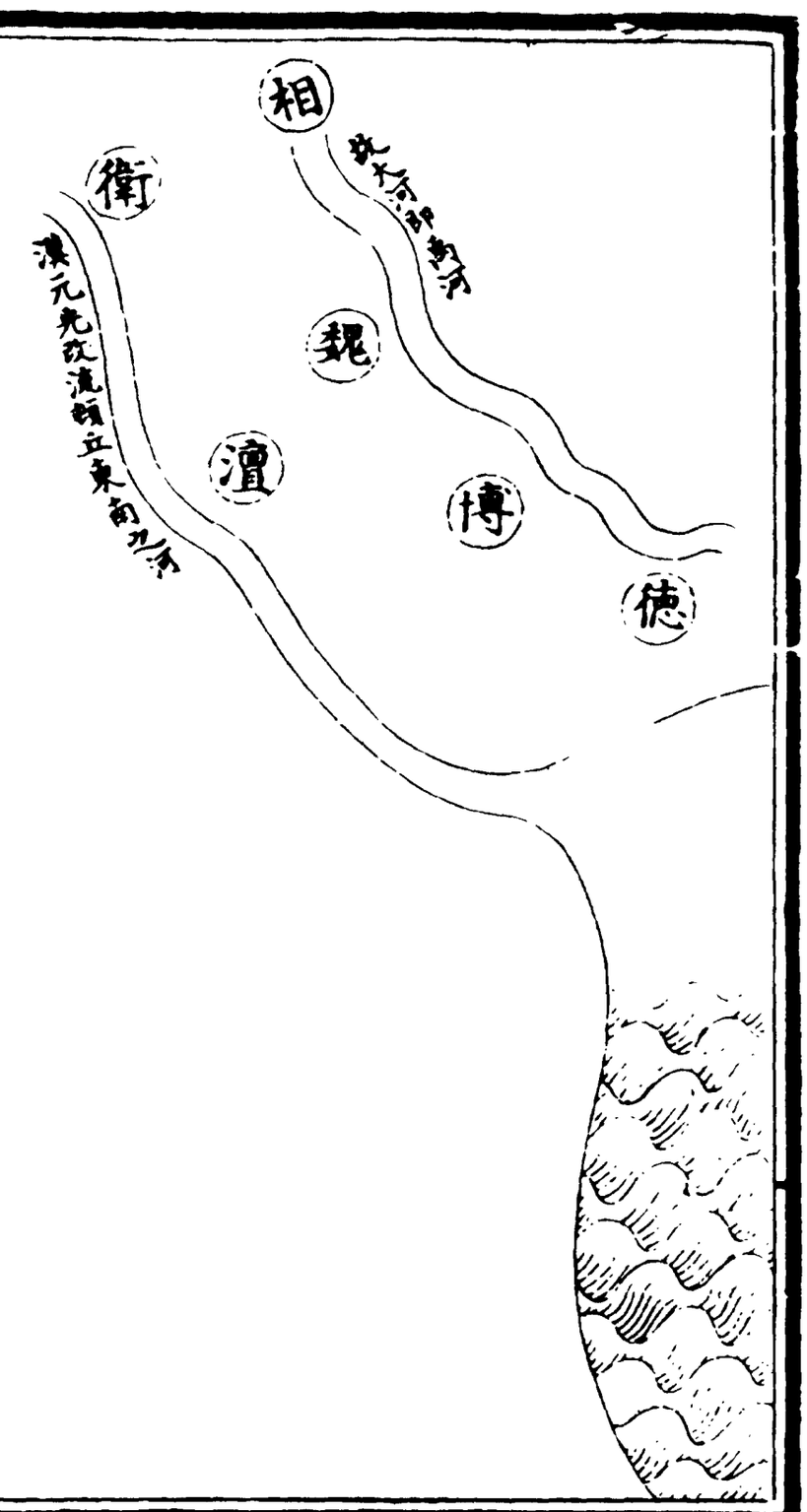




自漢以後言九河者不勝多說謂為人出私見邪則其所指皆有實地謂其所指皆可的據邪前日所指後人又移而之他也況或一名而更兩出或新河而載舊名全無源流臣嘗深以疑之故圖列其地就加疏說使其重複異同之狀明則訛誤自見不待多辨

新定九河逆河碣石圖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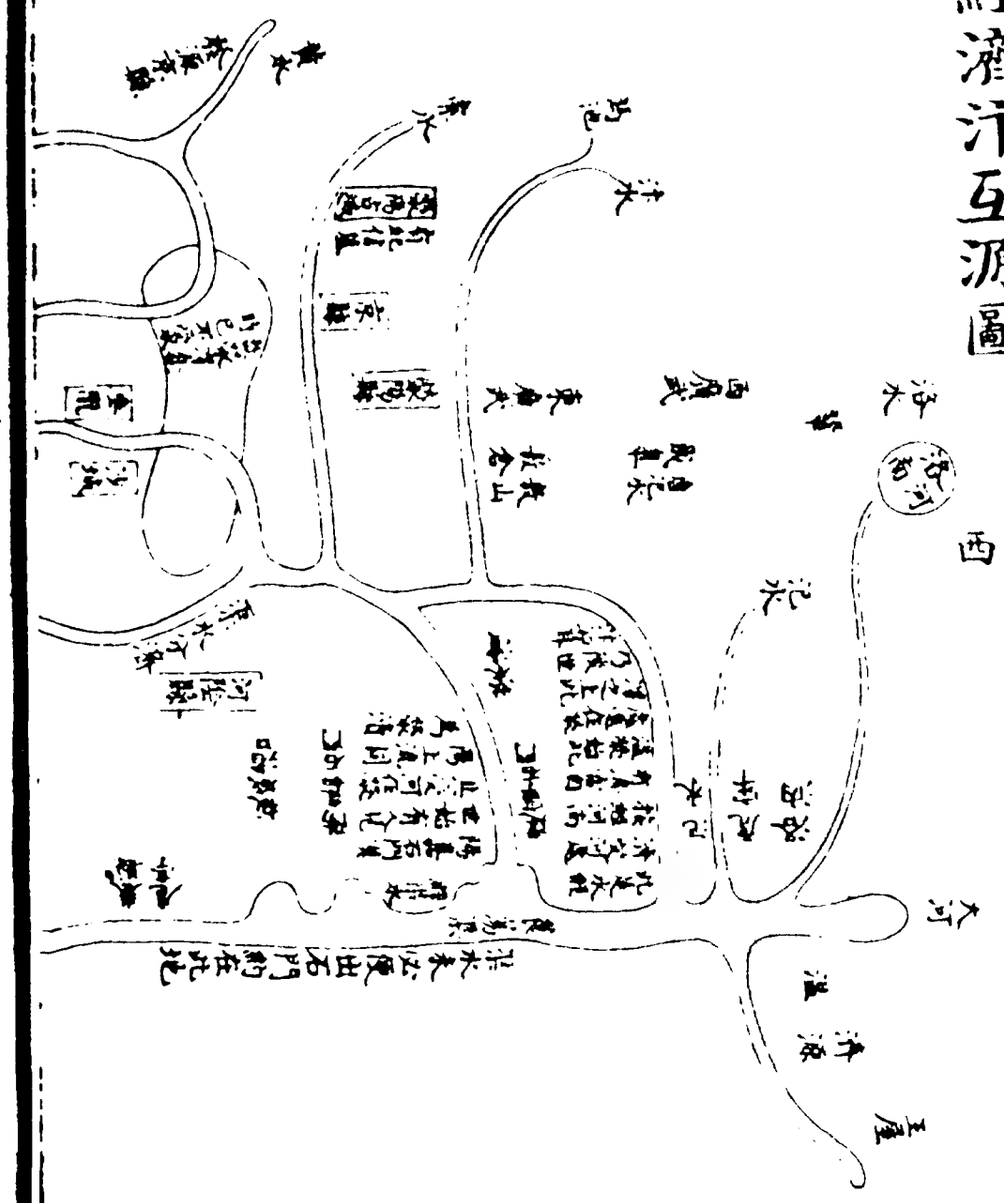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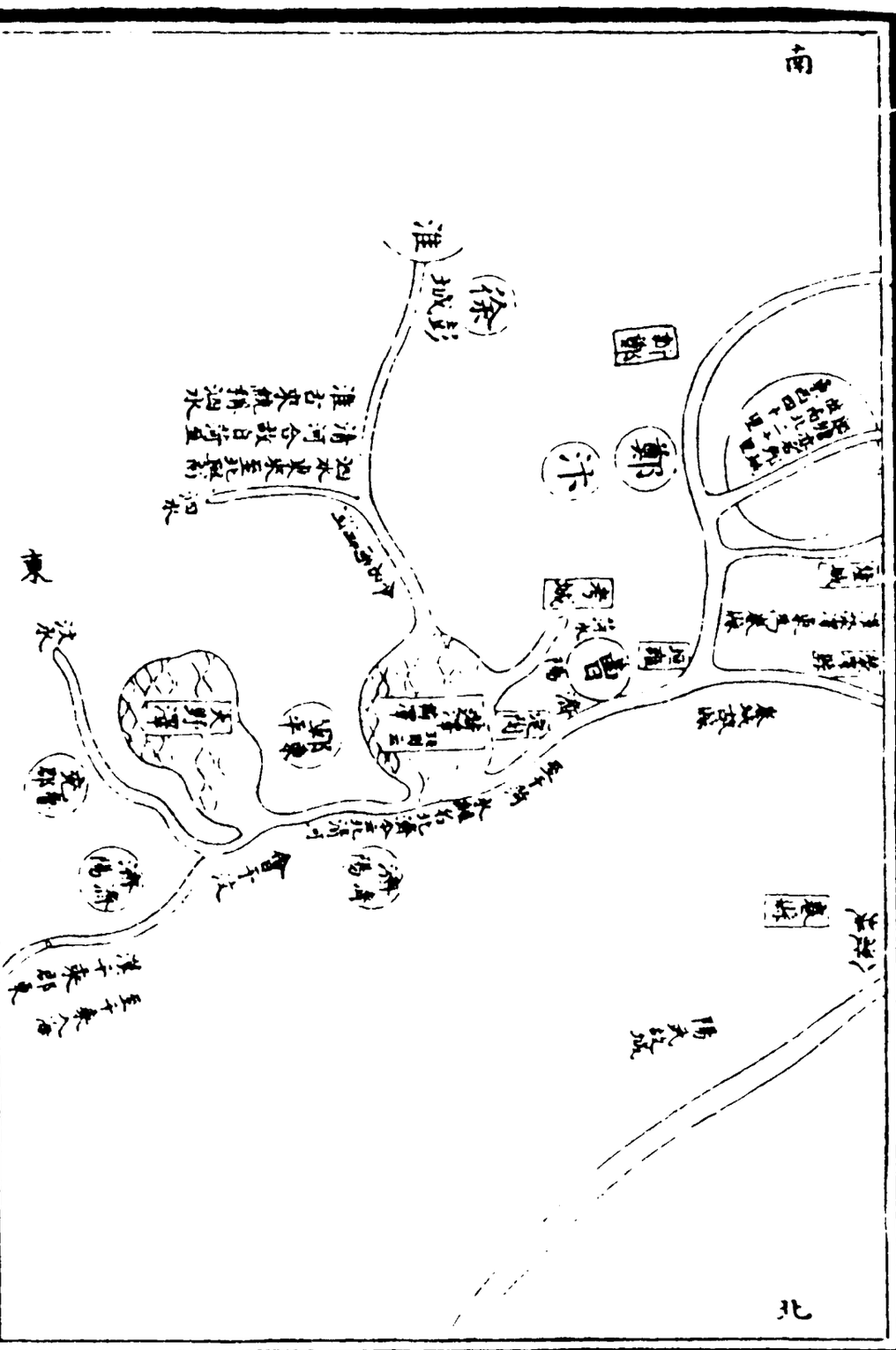
自漢至唐講求九河甚悉漢世近古止得三派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乃說九得其六夫近古而采獲者少遠古而采獲者多已不可信至其顯然譌誤者班固明以滹沱為徒駭而不悟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所說馬頰乃以漢世篤馬河當之此類皆其明不可據者也臣案經曰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又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又于導山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是九河之北東必有逆河逆河之口必有碣石山甚明也

古今之論九河皆汎指舊河枯迹之在平原勃海者以充其數而其所謂九河又皆各為一流自入于海無有指定逆河之在何地而能翕受九河以同歸于海者設使九河逆河其水道遷變難考而碣石山趾頂皆石不應仆没古今求之究冀既皆無有而亦罕有發此一義以為九河逆河實證者故臣反之于經疑自漢及唐凡言九河者皆非古來確據于是因酈道元力主王横張揖所言以為九河逆河碣石已皆淪没于海而臣心以其說為然既又詳考平州之南即滄州之東北也平滄隅立之間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可望而見其山蓋近平而遠滄也夫其從平眎之為正南則從滄眎之為東北也九河播于兖州之北斜入乎冀矣而逆河當又在北以受九河則正直冀之東北而與平州相並也以其方面位置易地觀之則平南境之碣石本冀東北境之碣石而後世淪入于海甚明也臣于是知九河逆河同淪于海王横張揖酈道元人更三世同為一見具

有實證非空言也

水經濟汴互源圖





濟源出河北越河而南又復名濟世既疑之又會後世汴水受河正與滎瀆相上下故辨正益難臣既詳著之論而其委曲繁細者難察察言之既圖列其地遂事為之辨貴于易見

濟伏流辨

濟自河北截河南渡仍得名濟其初止為河受他水已多濟之入河適會其滿溢出南岸禹故還以元名命之本無他說讀經者不究禹之命名全在溢之一字而乃

因其鑿說遂曰濟有伏流故入河而不與河雜此其所為名濟之因也歷代地書固知其自河北温縣而入自河南滎陽縣而溢然猶變為一說曰濟源出王屋山下渟澄不流而其重源出于濟源縣也其後唐高宗疑濟源與河不接而許敬宗止以伏流為對其說葢取重源以為本祖獨不思濟其果能伏流則當高宗之世滎口雖不受河猶有溢流汩出地底則伏流之說信矣今其河水不入滎口則滎澤遂枯尚言伏流不其誣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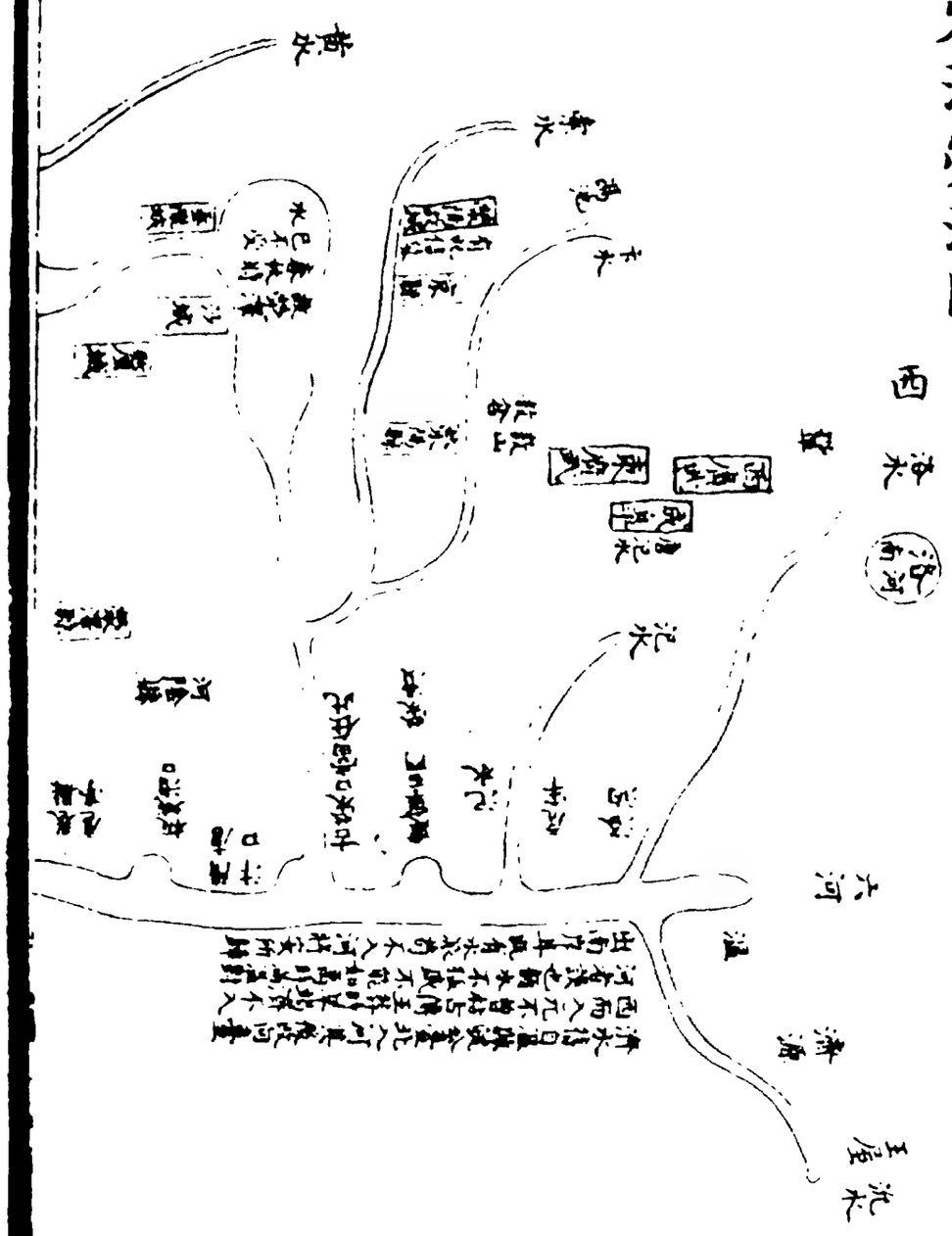
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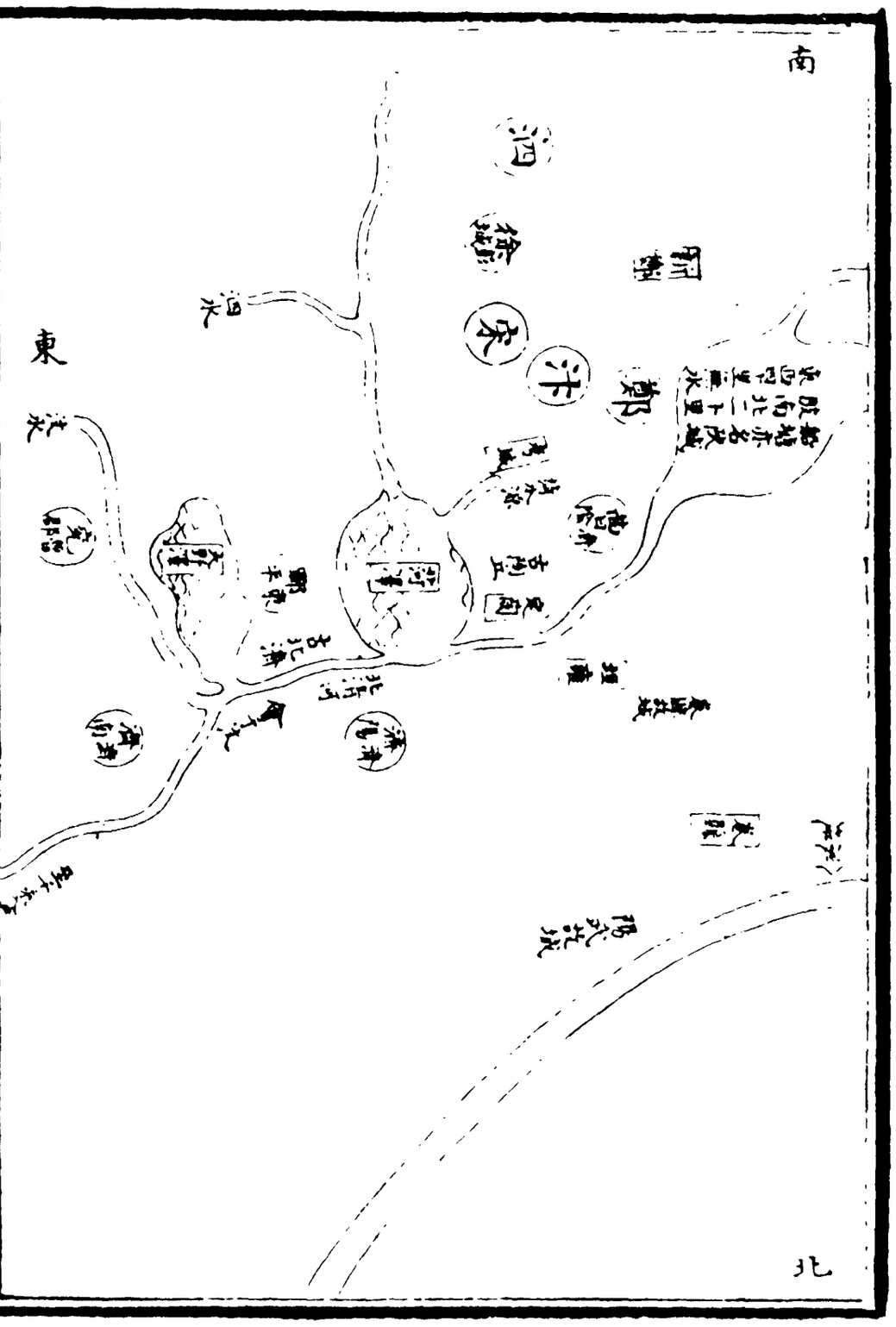
杜佑言濟水之在河北者王莽時旱此渠枯涸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而水經叙濟乃一依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又濟南濟北濟陽濟陰凡郡國附濟為名者皆命名不審此亦自是一見然殊不通也河南有濟禹時亦非流水真能截河流貫其間而滎之受河則實因濟而溢禹既本其所自而以濟命之自漢以後濟瀆循河上下如漢漕渠陰溝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未嘗不受河為流則其本禹之故以濟命之不得謂之無實也況濟之入河古今皆自温縣故瀆至今不塞則謂王莽時枯竭者亦妄若謂後世濟之注河者小不足以截河而南則禹時濟力亦無緣可以截河也本論詳具以禹而較後世等之隔河不為直流則禹命之名後世循之獨不可容其存古乎此佑之蔽也

水經成皐濟瀆辨

河南無濟其有濟者自溢滎而始古滎瀆至漢則已不能的知其地然秦人名縣自廣武汜水已上命為成皐自敖山已下名為滎陽則成皐之地未有滎水明也今水經所叙未至滎陽則已有濟而滎陽反在濟源下流已見其失又古義山南為陽水北為陽各以受陽之方命之也秦名渭北為咸陽者以其居山南水北故得以咸陽命之水經叙濟又自滎陽北過則安得命滎陽也邪此皆世傳之失也

今定沇滎濟圖





沇濟滎絶河南北以為逕道其比他水特異因此世之飾說既多而其水道又時時改舊經文愈無的證臣深究桑酈水經乃知古來滎澤尚可推尋顧其文厖亂卑弱條理難曉今取水經元文稍加删潤列寘于前古迹既明經證乃見

删潤酈道元所釋水經 叙載事實皆是水經臣但隱括令有條理

濟水又東逕滎陽澤北又東會於滎澤

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下與濟隧合滎澤者

禹時濟溢為滎水所注射豬為此澤也春秋衛侯及翟人戰于滎澤此時澤枯無水至可以戰民猶謂其處為滎澤也濟隧鄭地也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春秋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于濟隧杜預因其地而名之水也成皐之濟逕故滎澤中已又北流至垣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河濟回互相通也出河之濟即陰溝上源也濟隧至此絶溝而過世亦謂其故道為十字溝也自于岑造八激堤

於河陰水脈逕斷故瀆難尋濟瀆雖有其迹不復受河

濟瀆出垂隴城北

春秋文公三年晉士穀盟于垂隴即此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

澤際又有沙城濟瀆出其左濟水自澤東出即是始矣竹書紀年曰惠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者也瀆際故城俗言水城非矣王隱曰河決為滎濟水受焉故有濟隄矣

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

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

濟水又合黃水

黃水發源京縣黃淮上東南流世謂之京水也北流逕高陽亭又東北至滎澤南分為二水一水北入滎

澤下為船塘俗謂之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書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一水東北流即黃雀溝矣又東北與靖水枝津合二水之會為黃泉東北流注于濟水又東過陽武縣北

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武縣歷長城東南流箎蕩渠出焉

濟水入河溢滎之地辨此已後臣大昌所攷

古濟水自入河以至溢滎用後世郡縣言之則其入河在溫溫與鞏對而溢滎之地決不在鞏與成皐也葢鞏有洛成皐有汜二水皆反來注河以其地皆特高故也然則滎濟何由溢注其地矣水經所載自成皐汜水之下已有濟派名為出河之濟不惟其理不然以古人名縣之義考之此處正屬成皐未屬滎陽則知滎在下方而水經所叙明誤矣漢之石門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汴口等處皆在古滎陽地則古滎所注今雖不能明指何地要之不出此五六十里上下也孔安國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其說固是計考其入自北而溢于南中間當不止數十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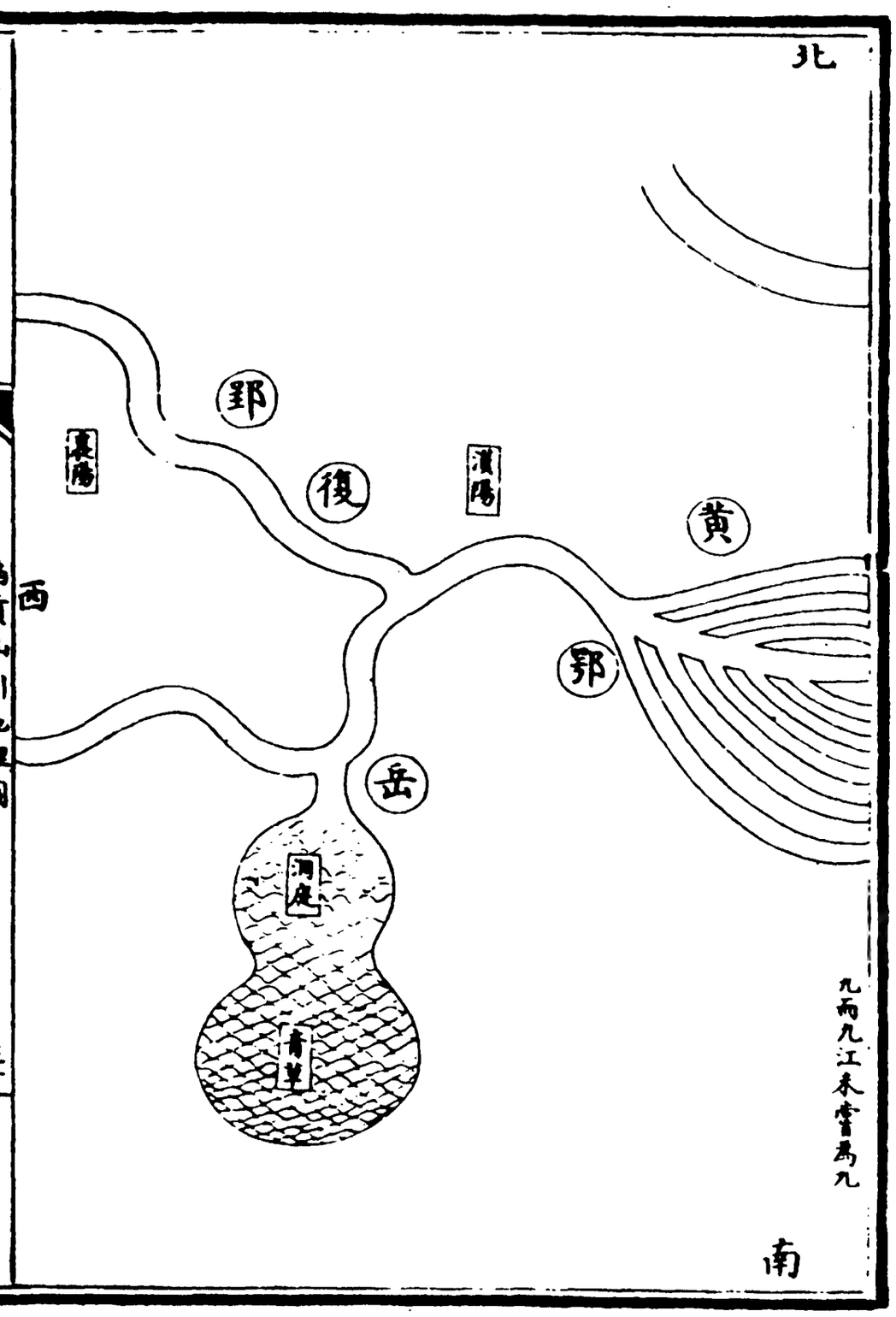
水經滎澤辨

若據水經所載濟派則滎陽縣反在濟水之南揆之古義水北為陽者既已不合而又水經所載明有故滎枯澤顧桑鄘不知參核以證世傳成皐濟派之誤爾滎陽有新故兩城而水經故澤皆在二邑東南古來西北同為水陽此澤地望既應古義又孔安國亦言澤在敖倉東南可參證也敖倉者古敖山也正與滎陽同在古澤西北則其澤應古益真矣後世穴河通漕多在此地然歷考前載皆有渠道無陂澤葢創渠之初率皆預酌用水多寡為鑿隧受河之則故水不暴而無所蓄食鍾聚也禹時則有異矣濟既灌河河盈而水溢適在滎地怒濤注射為此大澤故其幅員濶大不止才足容水而已也此其滎溢為澤之因也憑此而言不獨可以知澤之為澤且可以知禹之名滎以濟者正以會其適然而非自出意義也澤之下不遠一二十里又有故陂而以郟城為名者其東西葢四十里而南北亦二十里也以臣觀之濟之溢河其在沙城垂隴之西者固為大澤而釐城黃水之間其謂為郟城陂者亦滎澤也王隱謂此澤此陂之間有濟隄焉其經之所書謂為滎波既豬者乎古迹愚無其傳苟有記焉其方鄉地望雖千百世可知

也

尋陽舊九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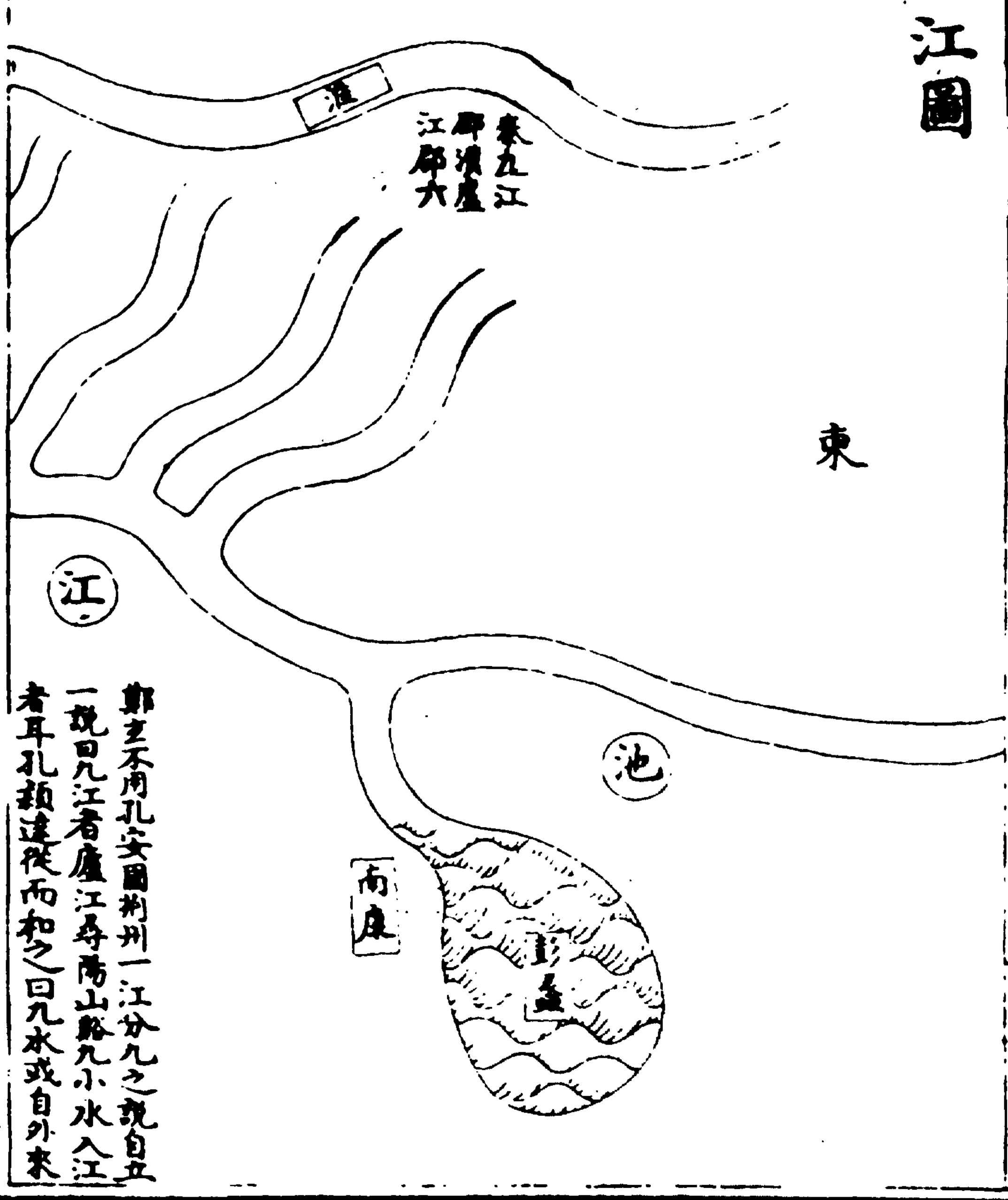
此據孔安國張僧繇張須元實踐所說九江以意畫為此圖孔安國止言分九派未有九名自張僧繇以下三家江皆有名而各不同皆目擬無所傳授但以已意推揣或得之俗傳是以名稱不一若此至於九河則乃其九名古今更異兩說知九河實當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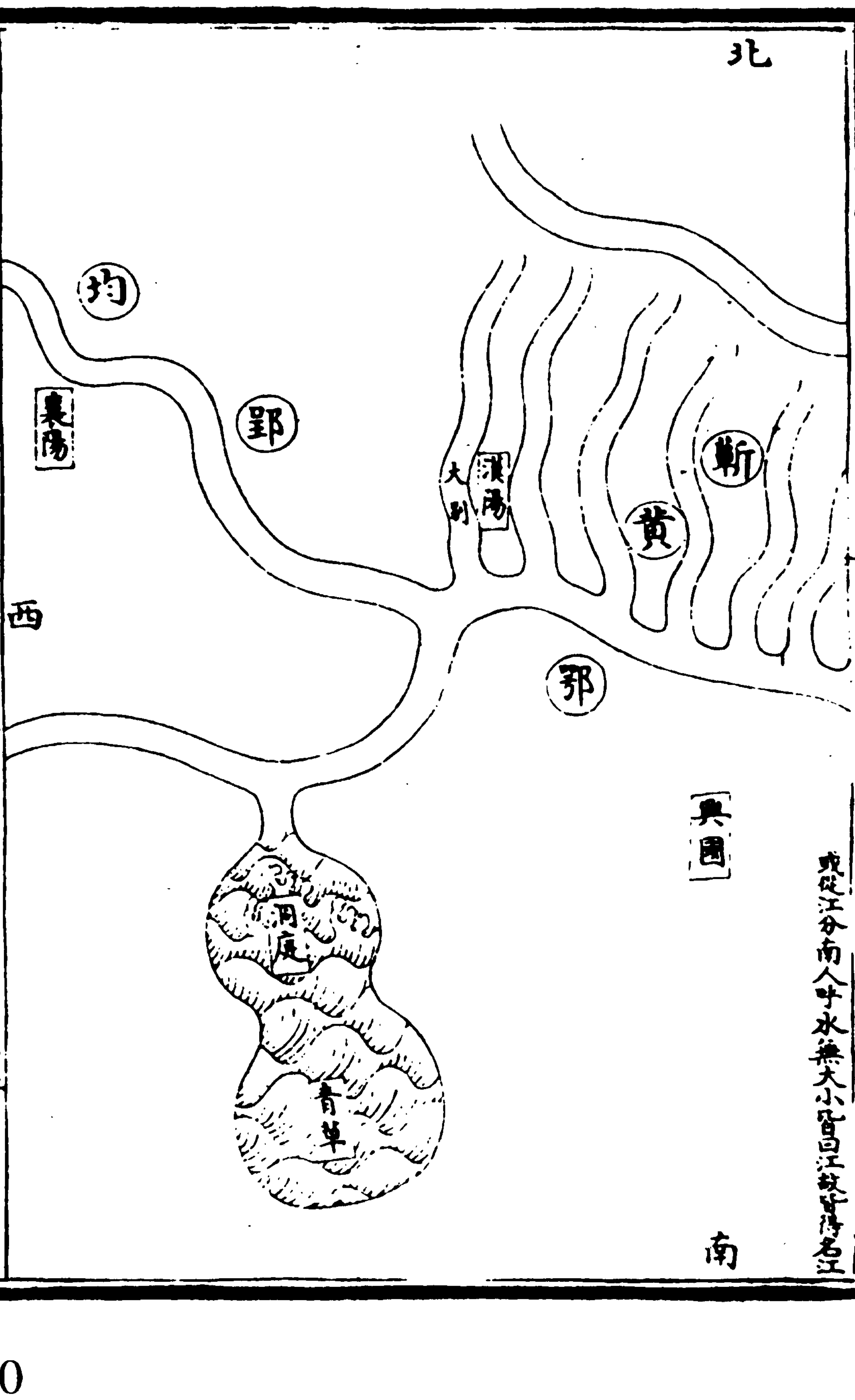


臣案九江之地孔安國第言在荆不指何地至班固始定著在廬江屬縣之尋陽應劭之釋九江亦曰江至尋陽分為九然漢尋陽之地在今為蘄春縣境此地與彭蠡會江處止二三百里中間又須有一山可名東陵乃與經應夫今岷江一派自蜀發源以至入海幾至萬里而山水得書者不過七名若九江在蘄春以至湖口三江會處不過二三百里其九江東陵三江乃遽有三名者聚在其地以人情推之經之書事其疏密不應如許

相遠故臣疑漢人謂九江之在尋陽者以荆境至尋陽以東即為揚州故不得不即其地以九江附屬之實亦別無所據然在今日去古甚遠不敢違古創言他地且以尋陽為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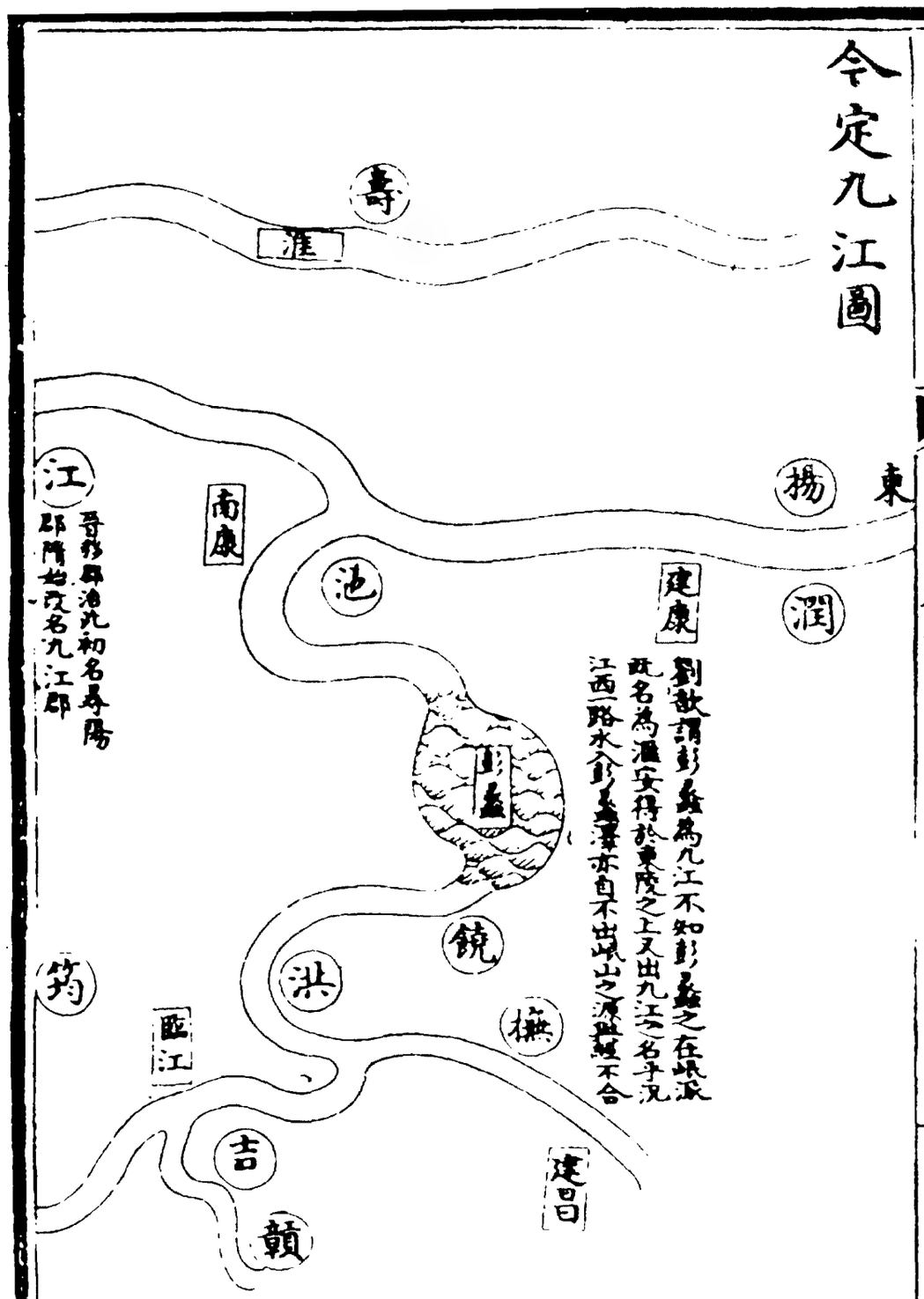
鄭玄小九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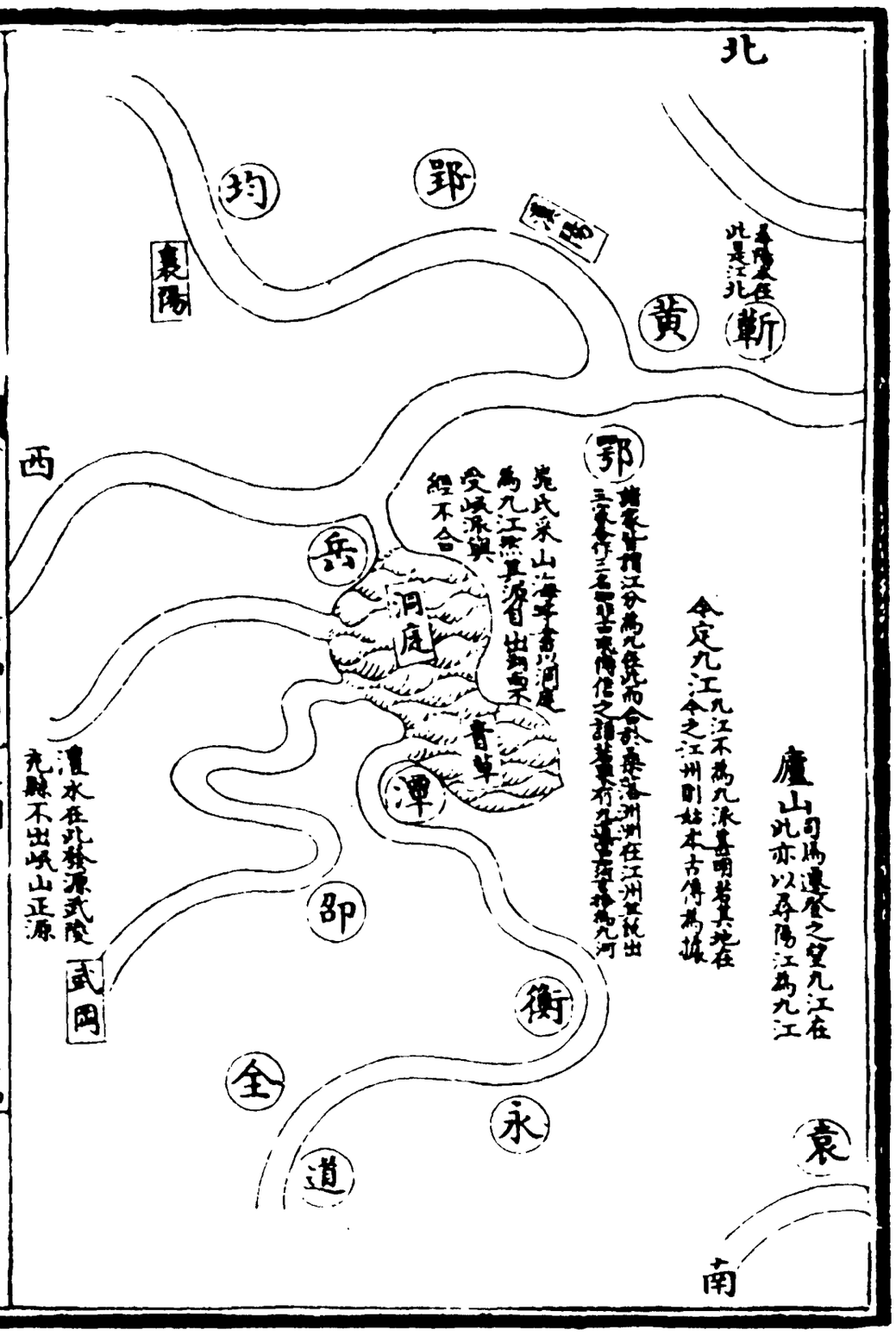




鄭玄與孔安國同生漢世不主荆江分九之說知漢時亦無九迹明也其謂廬江尋陽間九小谿入江者乃無說可以明證九江故立為此論然古來名水不比後世錯雜如漾漢入江尚得與江並大而名為北江矣然其未入江時止得名漢不得名江安有九小谿者望江未至而得名為江乎此非獨臣之疑其誤而前世亦不遵用也

今定九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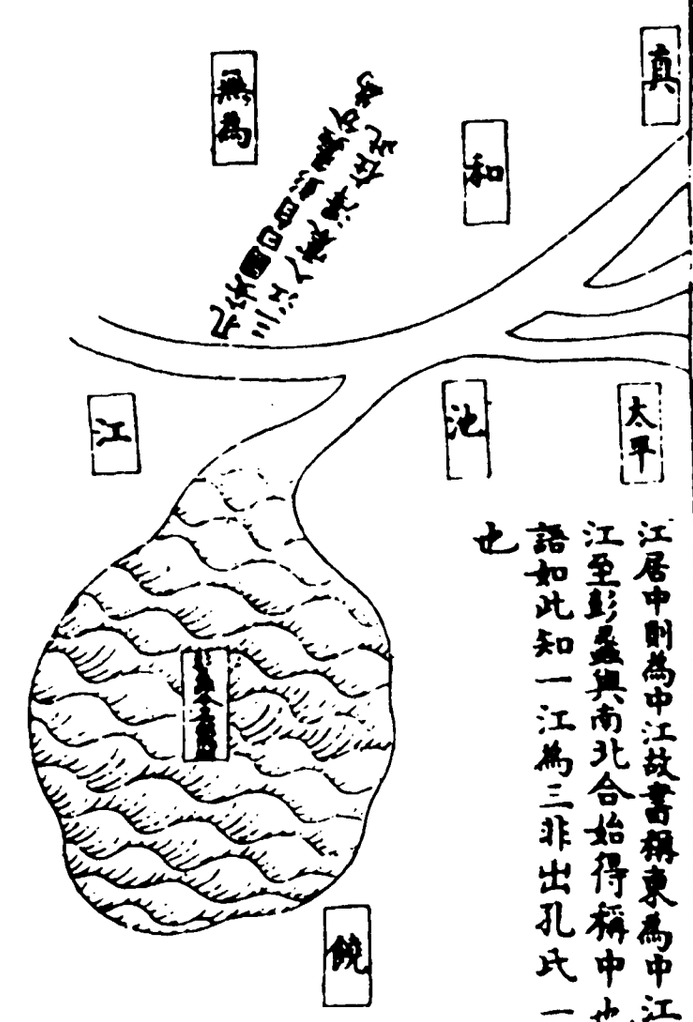




九江之不為九臣雖具言之今且據漢世所傳謂在尋陽者以為正蓋不敢於去古既遠之世而創為臆說以破近古者之傳也其如一江而名九江亦猶嶓岷蠡三大派合為一流而經以三江總之即其例也若其九江之所以名九當時必有所因不容鑿為之說

孔安國三江圖

經謂岷山江之入海者為中江漢水自北來注岷江而同流分邊在北者為北江孔安國乃謂漢水入震澤者為北江而皆不言所注何地第云有中有北則有南可知徐堅援鄭玄書傳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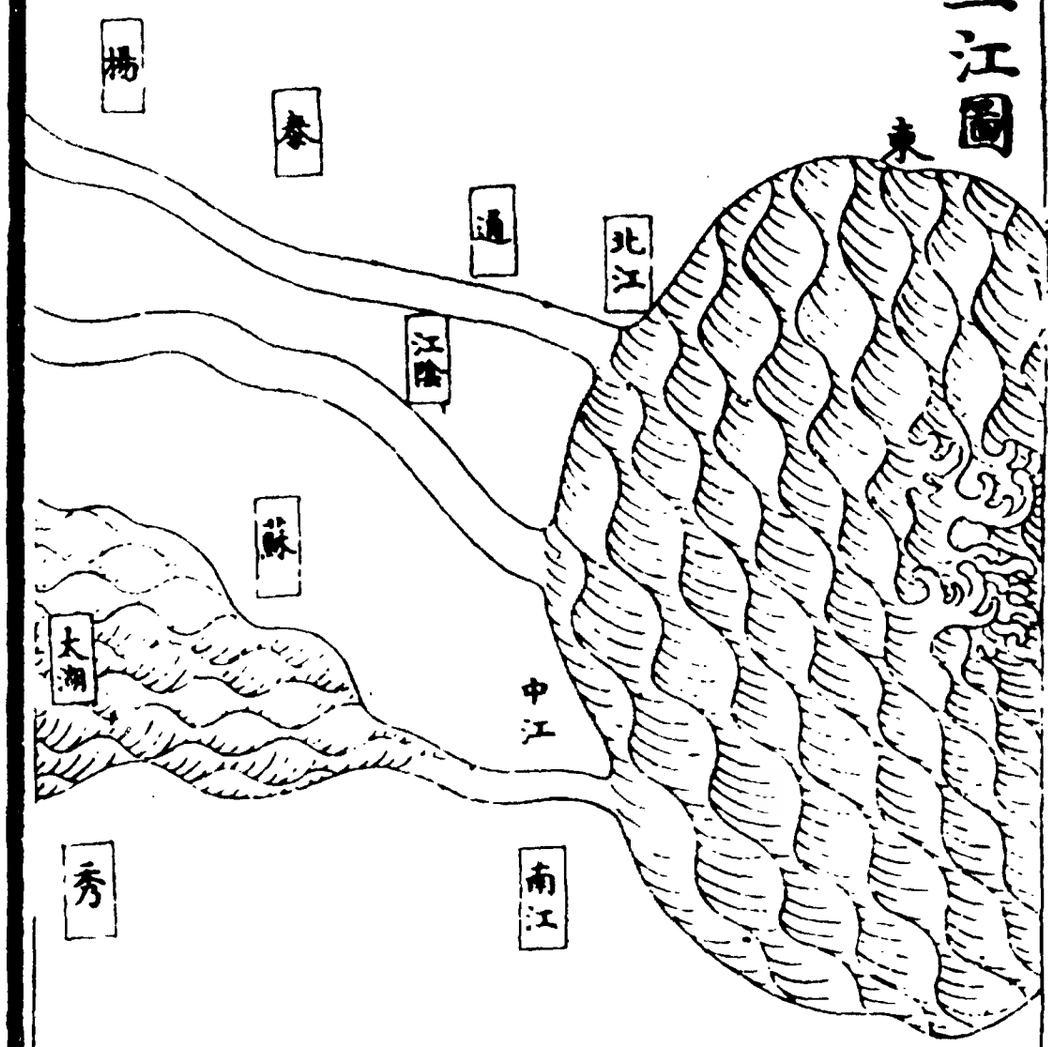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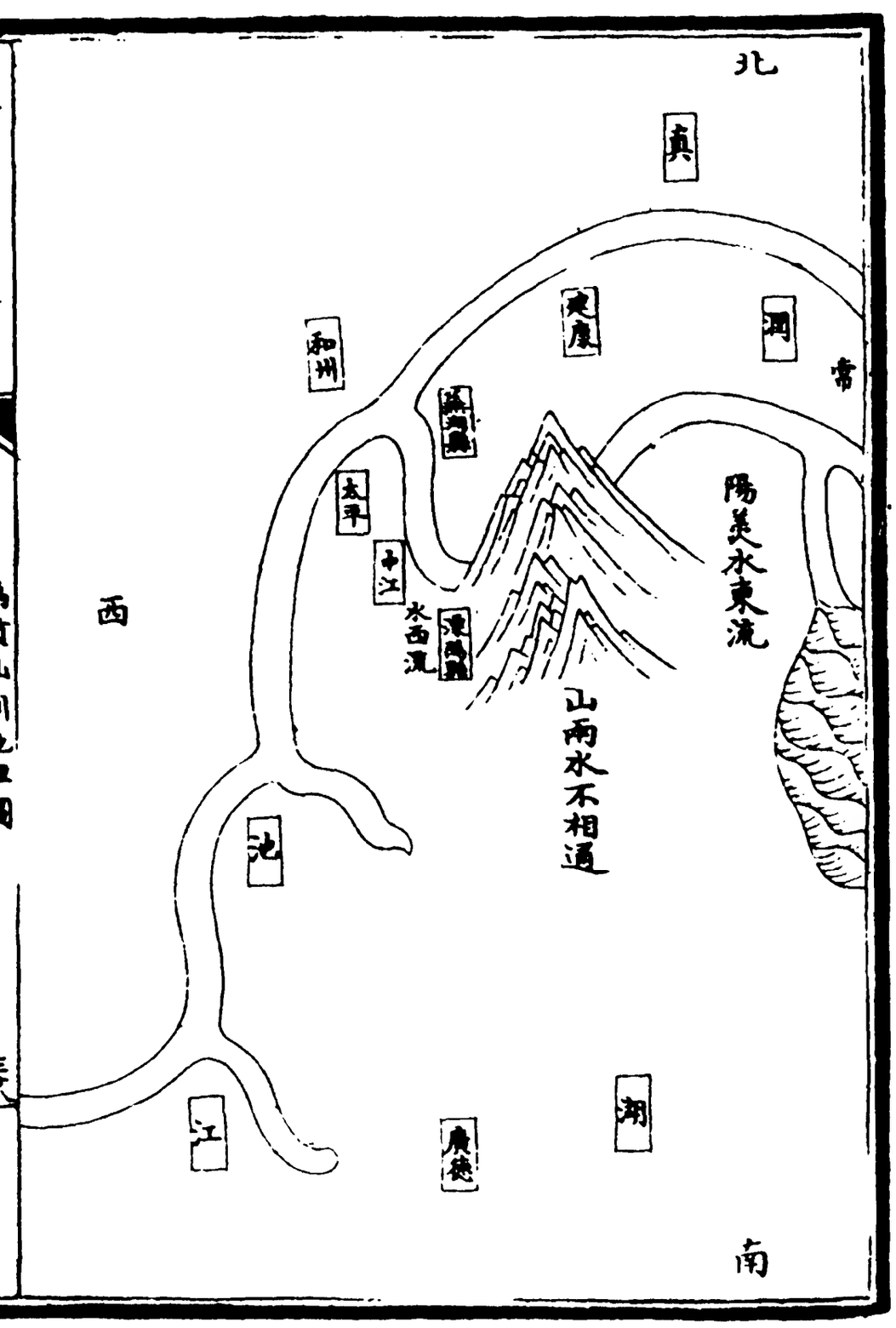
江居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堅引鄭語如此知一江為三非出孔氏一家臆度也

孔安國言江至彭蠡分為三入于震澤震澤者今太湖也彭蠡者經以江漢彭蠡相會處為彭蠡澤在今江州湖口彭澤兩縣界也江至湖口會三為一經雖名為三江其實同為一流古今所同初未嘗分而為三入于震澤至于太湖在常湖平江三州間當隋煬帝未鑿江南河（今浙中運河也）時自不曾與江水相通則彭蠡江何緣可入太湖兼今之浙水雖與江通乃亦自鎮江設機儲水而其北江無慮高數丈上下自非盛潮不與相平古今水港固

有遷變而地形之連數州同為一高者未嘗見其能有改易也今揚子江水面與鎮江地勢高低不侔知自古三江決無可以流入震澤之理

班固三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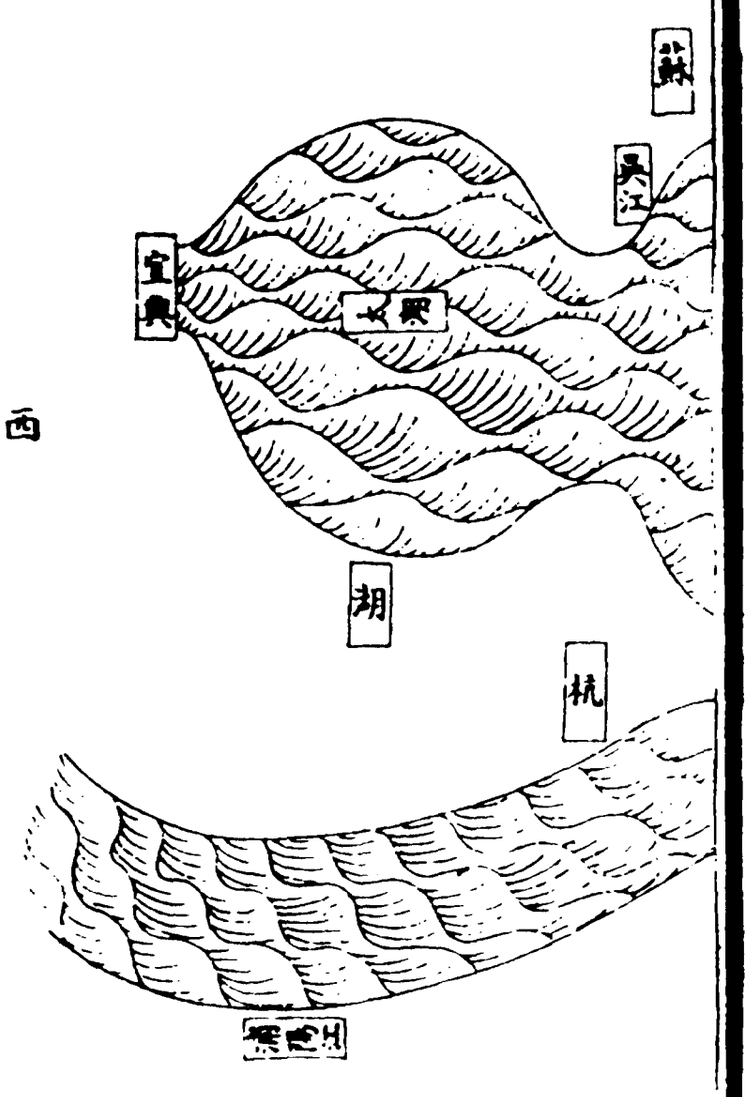




班固曰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北江自毘陵北東入海毘陵今常州也若以今揚子大江在毘陵北東而用之以當北江則於經無礙至謂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則既失之矣蓋經雖不明言南江而必以經之北江中江為三江之二明矣今舍而他求則何所本至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入海以為中江則不習地勢甚矣陽羨者今常州宜興縣也與建康溧陽接境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兩邑水分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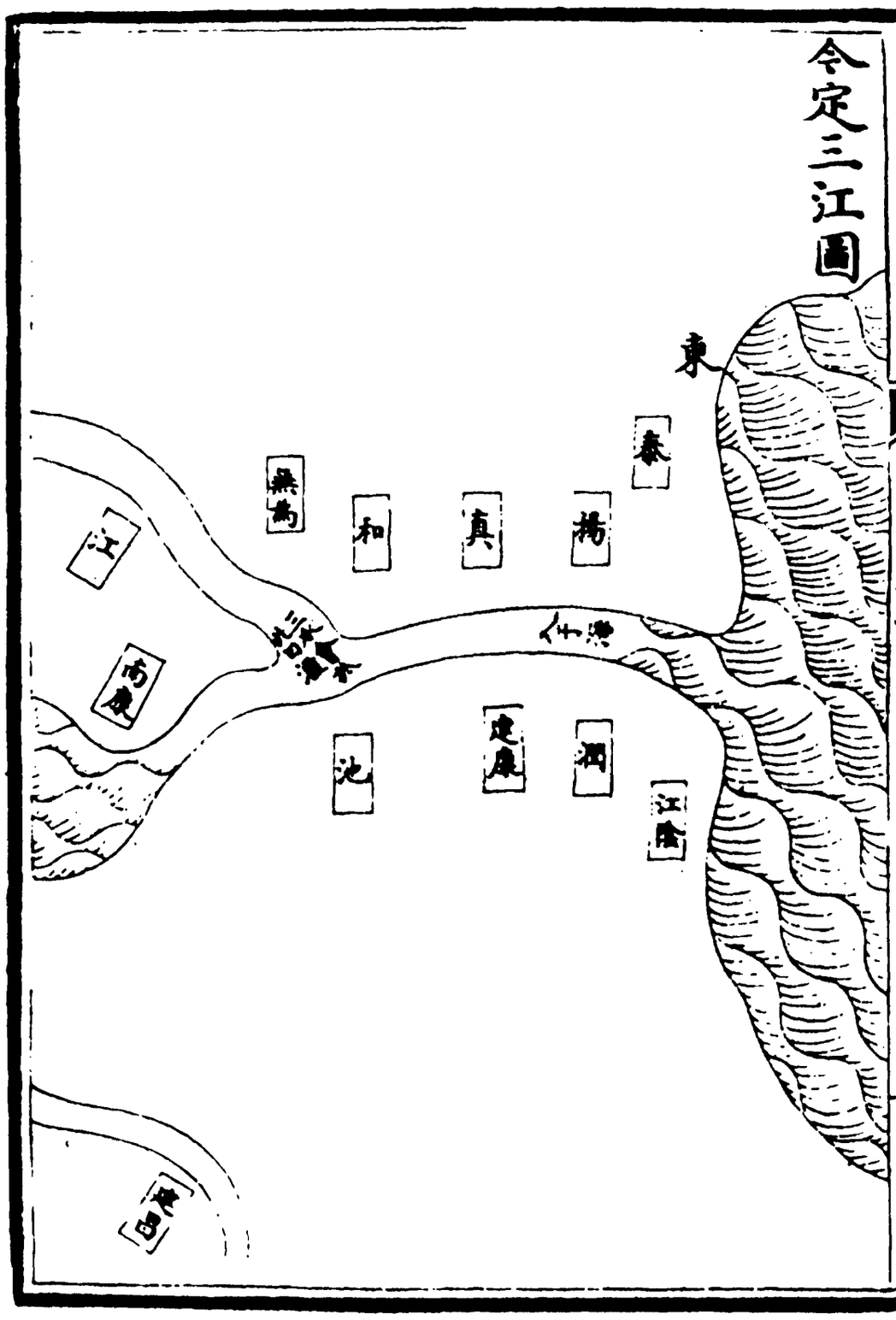
西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建康南境之水北向以入大江元非蕪湖之水可以分江派而南流以下陽羨也班固必詢之嘗行溧陽者謂有水道可以入海遂數之以為中派一江不知溧陽之水不與宜興通世間事傳聞謬戾者多如此也桑欽所著北江與班固正同其叙南江乃謂自牛渚上桐水令廣德過安吉縣歷長瀆令太湖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亦猶溧陽之與陽羨也桑欽水經于地書最為詳博學者所宗而此類明譌安可不正又其叙岷江則主蘄春而止其下流乃别附之沔沔即經之漾漢也經之叙水以漢附江何嘗以江附漢欽乃反之皆與經不合豈傳錄水經者錯置篇帙邪

章昭三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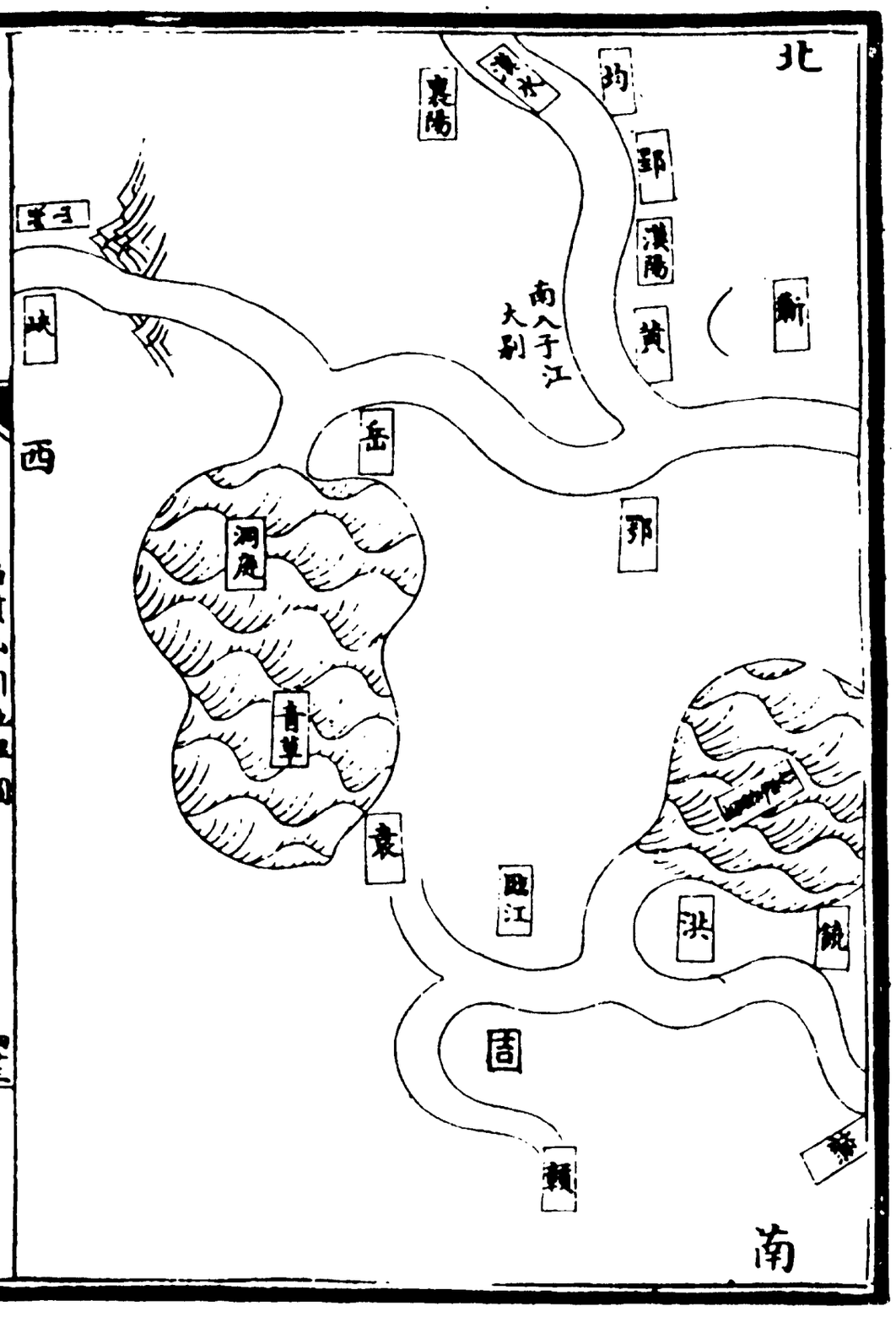


韋昭曰三江謂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昭舍經之中北江明文不用而別取他水為三江既已大矣又浦陽江即今富春江乃錢塘江也至王安石謂三江入海一自義興一自毘陵一自吳縣未問其水道曲折當否惟其棄外經文別求他水說雖甚工亦不可宗用也經于導河嘗曰又北播為九河此正記河之所從析九者也至其分州記事又復總之于兖而曰九河既道其語正與導河相應者也以類例言之其撮會三江既入

今定三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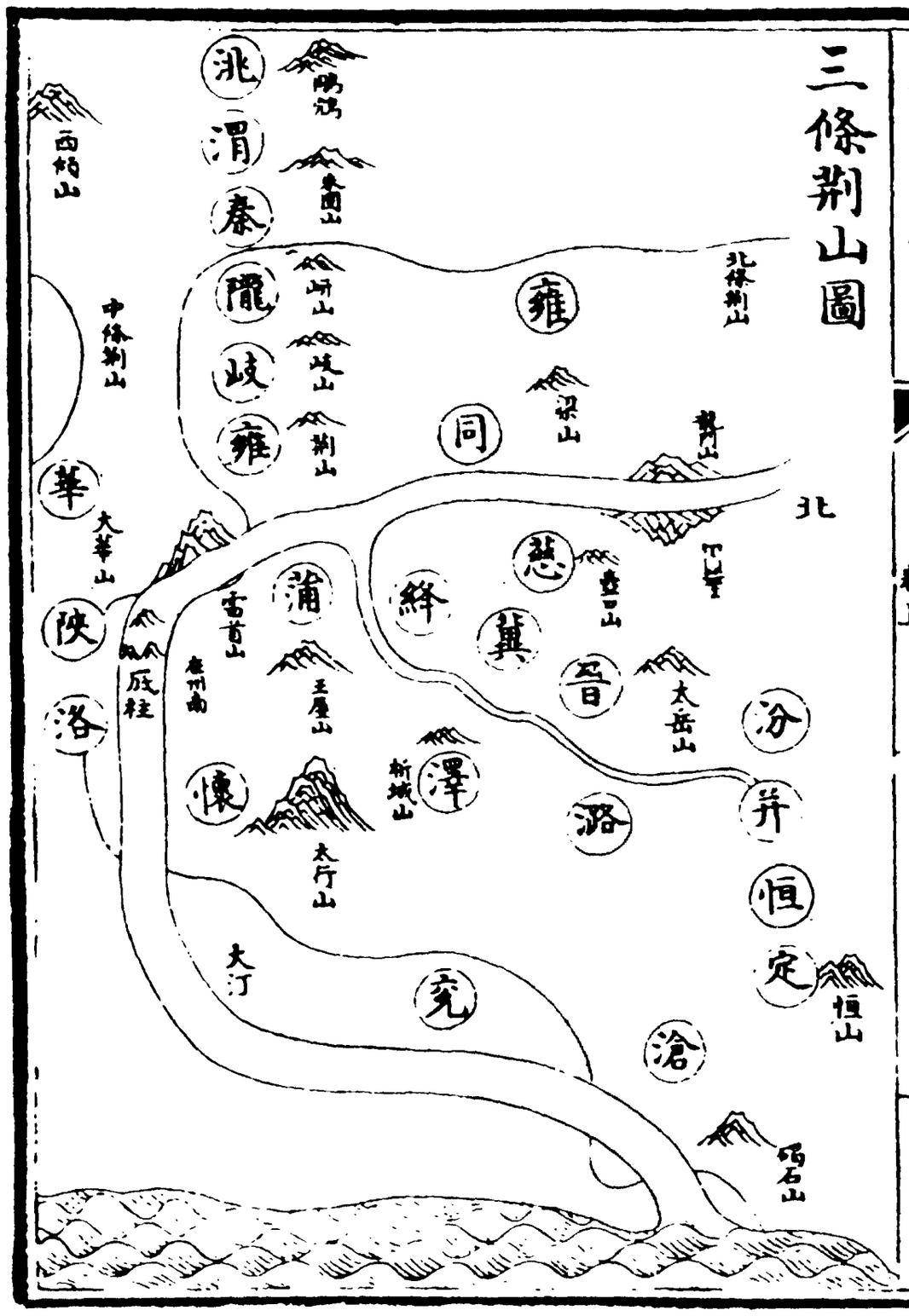
屬之揚境者乃導江導漾語中所謂中江北江與會滙而三者之總括也經取導河播九而入之兖以為九河古今未嘗別出九名以與導河條目違異而諸家獨於揚之三江削棄經之中江北江不用而越求他水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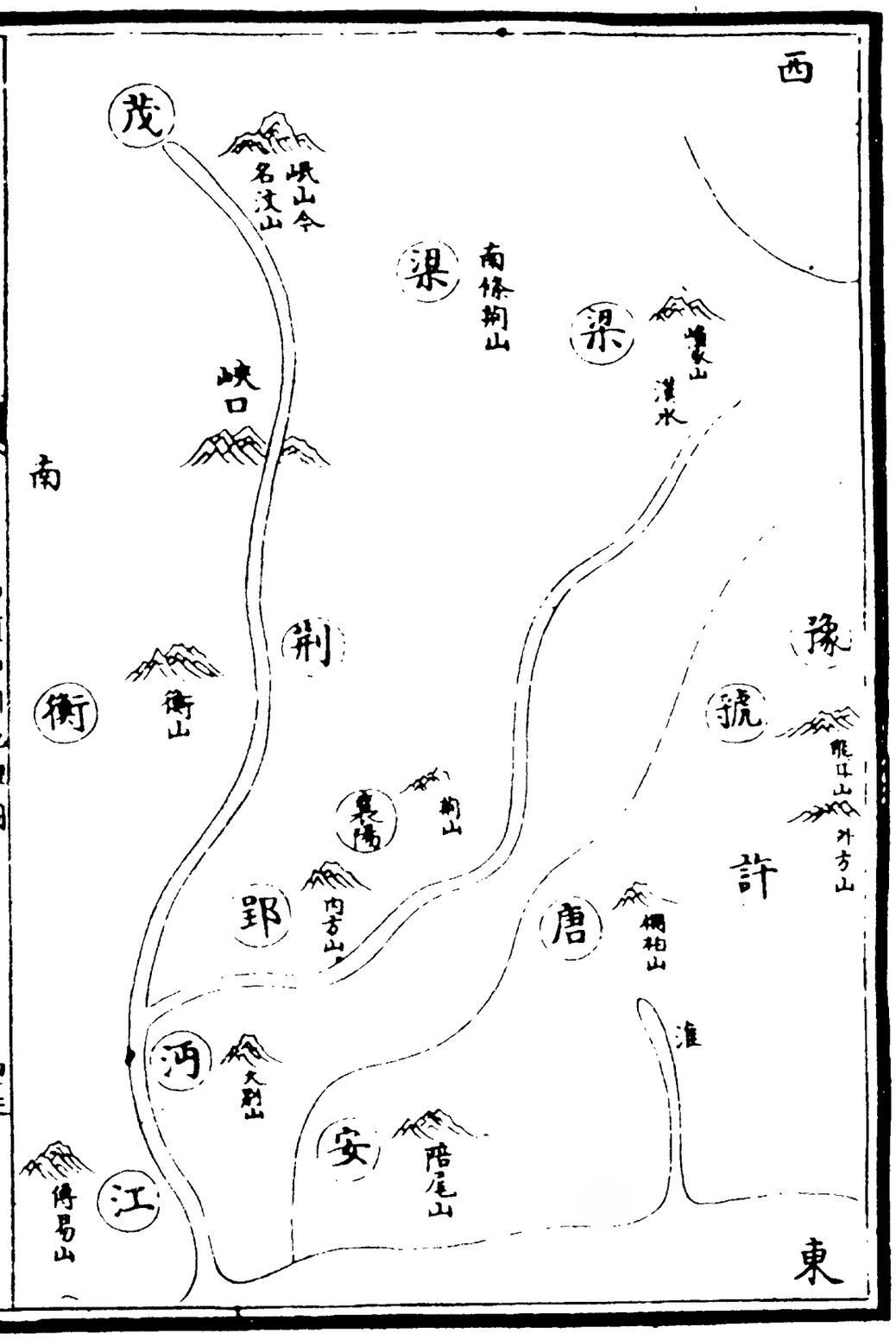


九江在荆荆之水無有不歸大江而同入於揚者故九江之所以九者雖不勝多說而皆即大江支派以為之言其離本未遠也至於三江則在揚州揚居東南近海之地水自為源而直達於海者甚多諸家見經有三江而莫知其宿則隨其所見指執三水而曰經之三江在是也至於經之明文所謂中江北江者則皆棄之不録故說益多而叛經益遠臣今祖本經文采合孔安國蘇軾所長而證以地理實致乃知三江本不為三其實一江而三名爾案圖跡之自今茂州汶山發源會合川蜀衆水以下行乎湖北江淮而東至通泰入海即經之謂東為中江入於海者是岷江正派也以其地居三江之中故經謂為中江也自興元府發源而東南逕襄郢至漢陽軍而入大江者是為沔漢而沔漢之力能與岷江均敵岷江雖能受其流而不能掩其大前乎禹者世人必嘗以其入江而分流於北岸者命為北江矣禹遂本其實而書之故曰東迤北會于滙東為北江入于海此北江也南江雖不明見于經而今江西一路凡水皆入于所謂鄱陽湖者比其北向自湖口彭澤兩邑之間會于岷漢二江者即經之彭蠡也彭蠡之于二江南來北注而衝波相入回旋蕩激故岷派謂滙澤于彭蠡而漢派謂北會于滙者是經之特為彭蠡立文示與中北二江水力相敵者也通禹貢一書水之以小注大則為入水力稍相參配則為會其書會者如涇之於渭伊瀍之於洛汶之於濟雖嘗皆以會言而滙之為義惟此有之

以其力大而相衝蕩其狀回復宛轉無有此受彼聽之別故與他水合并為一者不同也經之先書漢派也曰東滙澤為彭蠡則猶著彭蠡之名以見滙之所從起也及其繼書岷派而著彭蠡其中更不再言蠡澤特曰北會于滙則滙之一義不獨可以見其與彼二江僅相參擬而又可以見其三者勢力均敵經不能以大小降殺之也夫其水力既已相敵而地又居南則因中北二名而槩見夫經之所不書則此之彭蠡其為南江何疑也一江而三江名之驟見者必駭然經又有證者大河天下一派耳主冀都命之自其水之在龍門而于冀為西者命之曰西河水之下流至豫而于冀為南則曰南河此經之明語非有增加之者也以類證類大河一河而得隨其方鄉命之為西河南河則一江而中北南隨方命之其義類名稱不既顯相發明也乎故臣得以主執不疑也

三條荆山圖





經之雍荆二州皆有荆山是二荆山矣而荆山未嘗三出也至班固之志地理始曰北條荆山在馮翊即雍州之荆山也南條荆山在南郡即荆州之荆山也雖分南北條而其為目第附會雍荆所有之山以為兩荆爾至鄭玄王肅乃又條析經語取兩荆之間從西傾以至陪尾謂為中條以補足三條之數而三條之論遂傳於世宗其說者曰山之脈絡相貫雖江河不能絶故或逾或過川雖甚大亦不能間絶之也且昔人之為此論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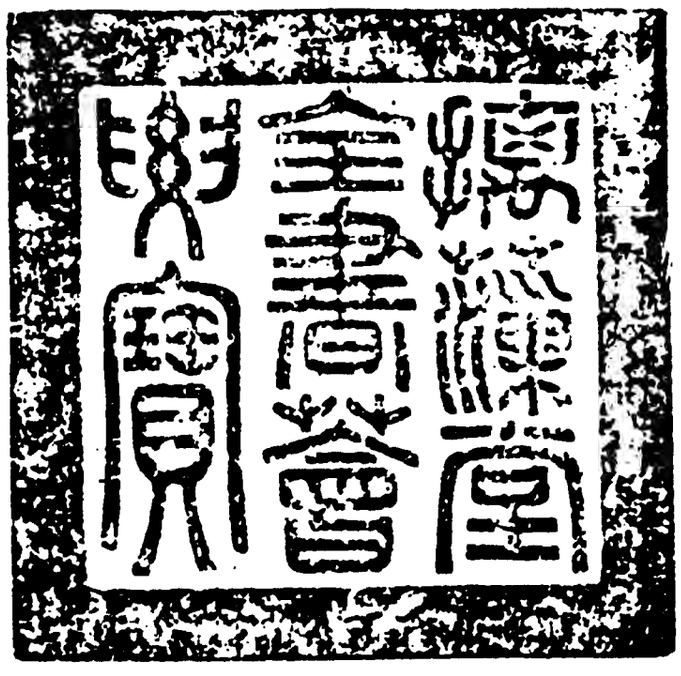
過如蒙恬地脈之說謂山有脈絡禹隨其所之而加順治焉如太行常山之入海岷衡之過九江孔安國微有其端謂能連延以過而諸儒又推廣之其說於經無所發明而徒以汨亂臣既力論其不然矣今又即其事之相近者言之禹之導荆逾河也諸家以為山脈逾之而禹遂隨之也然此之荆山在漢馮翊其上流則有龍門孟門對河而立而二山者地書以為峭石斷岸壁立河垠有如開鑿漢人如淮南鴻烈之著於書賈遜之陳於策皆言龍門當道大禹鑿之以過河流也其次下流則華陰之山並河而峙河亦穿斷山勢而東世傳神人之所蹴擘其說怪神所不足信而斷岸迅流本皆大華麓趾不誣也又下流而為底柱石包水中禹固因而濬行其間未嘗避越此地別為之道也舉斯三者正與荆山不遠而其大河正派值山則遽鑿之使行無畏其有傷脈絡也何獨至於荆山而必逾河以求順遂之邪且又有可証者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其文與荆山逾河之文

相接此三山者皆在河東皆近汾水姑主汾水以論其理則易明也太岳汾之東也壺口其西也汾水之入河正自蒲北雷首乃遠在汾水之南百里而遥若使禹欲順荆山之脈逾河治之此汾水者穿割對荆之山凡三遇而三絶之其於脈絡豈無害傷而禹亦聽之惡在其為順遂山脈邪苟不求順山脈則凡其他謂恒碣之能入海岷衡之能過江者果何預於經而禹何為記之以惑世也至於四列所始又因三條之目創增一列稽經無所質據而又岷衡不入三條故又取導山諸目而四分其位以為之言是又悞外增悞不足究也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上

謹案卷上第十四頁後圖內禹津枯河小註在樂陵縣西三里東北流入饒安縣界入海原本脫三里二字界訖南據寰宇記增改

第十四頁後圖內胡蘇小註在饒安無棣臨津三縣原本脫棣據寰宇記增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錄監生臣夏鈺圻
繪圖監生臣周　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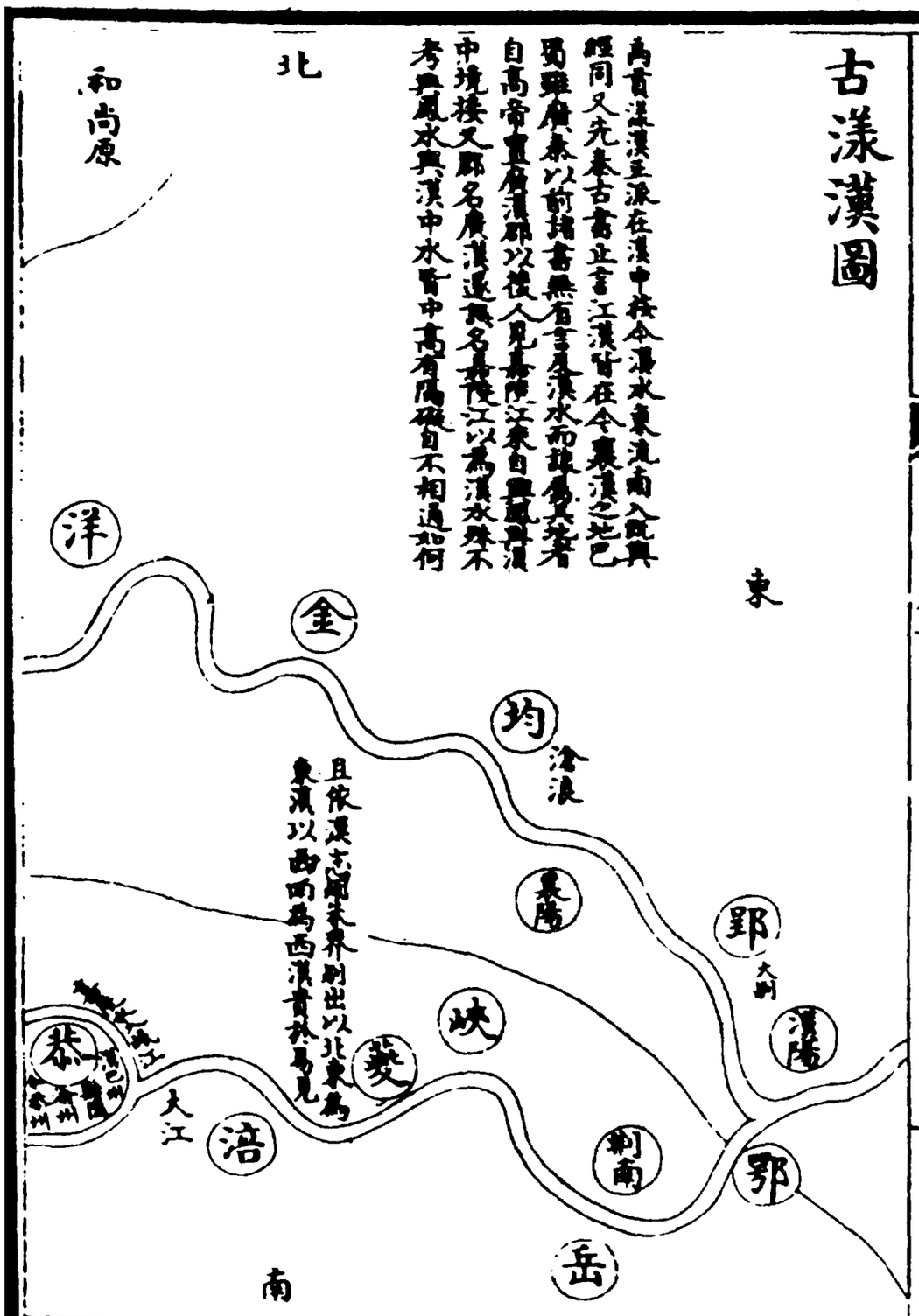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下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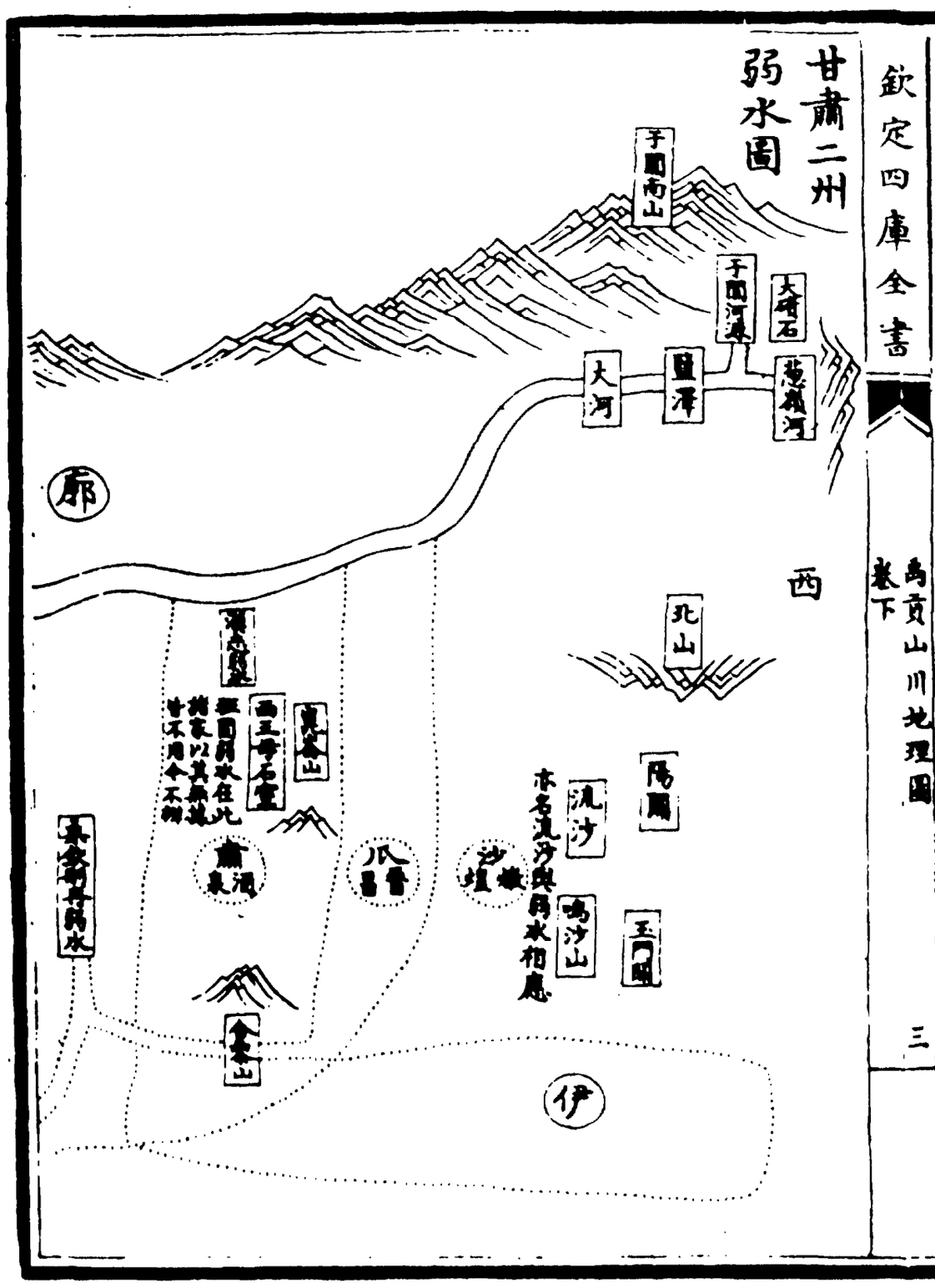
宋　程大昌　撰

古漾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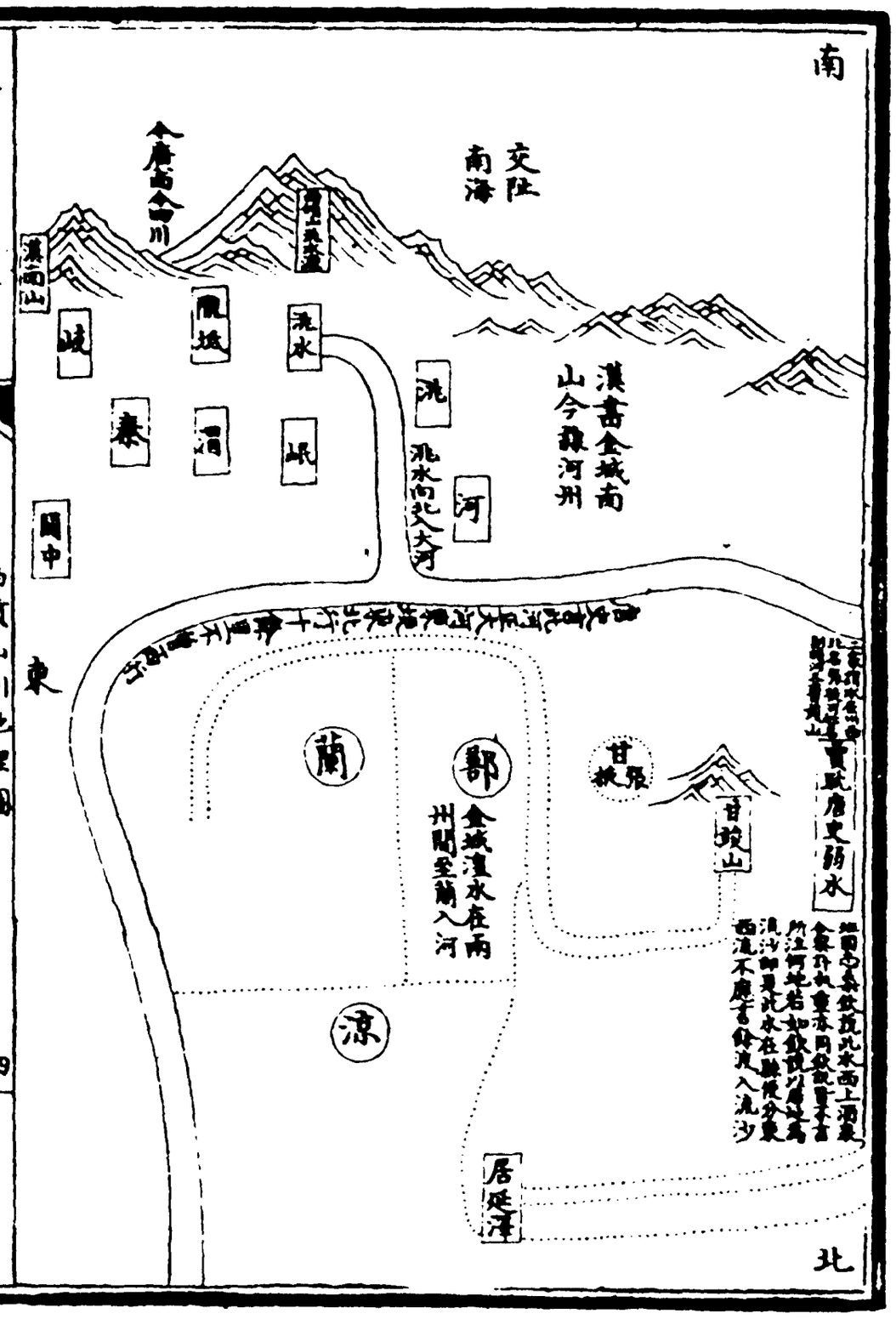


禹貢漾漢至漢中接今漢水東流南入既與經同又先秦古書止言江漢皆在今襄漢之地已蜀雖廣秦以前諸書無有言及漢水而諸侯之者自高帝置廣漢郡以後人見嘉陵江來自興鳳與漢中境接又郡名廣漢遂與名長後江以為漢水殊不考與鳳水與漢中水皆中高有隔礙自不相通如何

經之漢漢即秦之漢中與今興元漢水是其東流為漢之地也自漢高帝分巴蜀置郡乘鄉名為廣漢又會廣漢之地有嘉陵江自北南注且其水嘗逕今之興州與古漢漢相近世俗不察此兩水隔山東西分流全不相及顧乃因廣漢郡名而誤目嘉陵之水以為漢水已而覺其自利州已上數百里不為東流與經之東流為漢者不合則又別名其水以為西漢而以經之漢漢為東漢班固溺於時習不能辨正又著之地理志桑欽酈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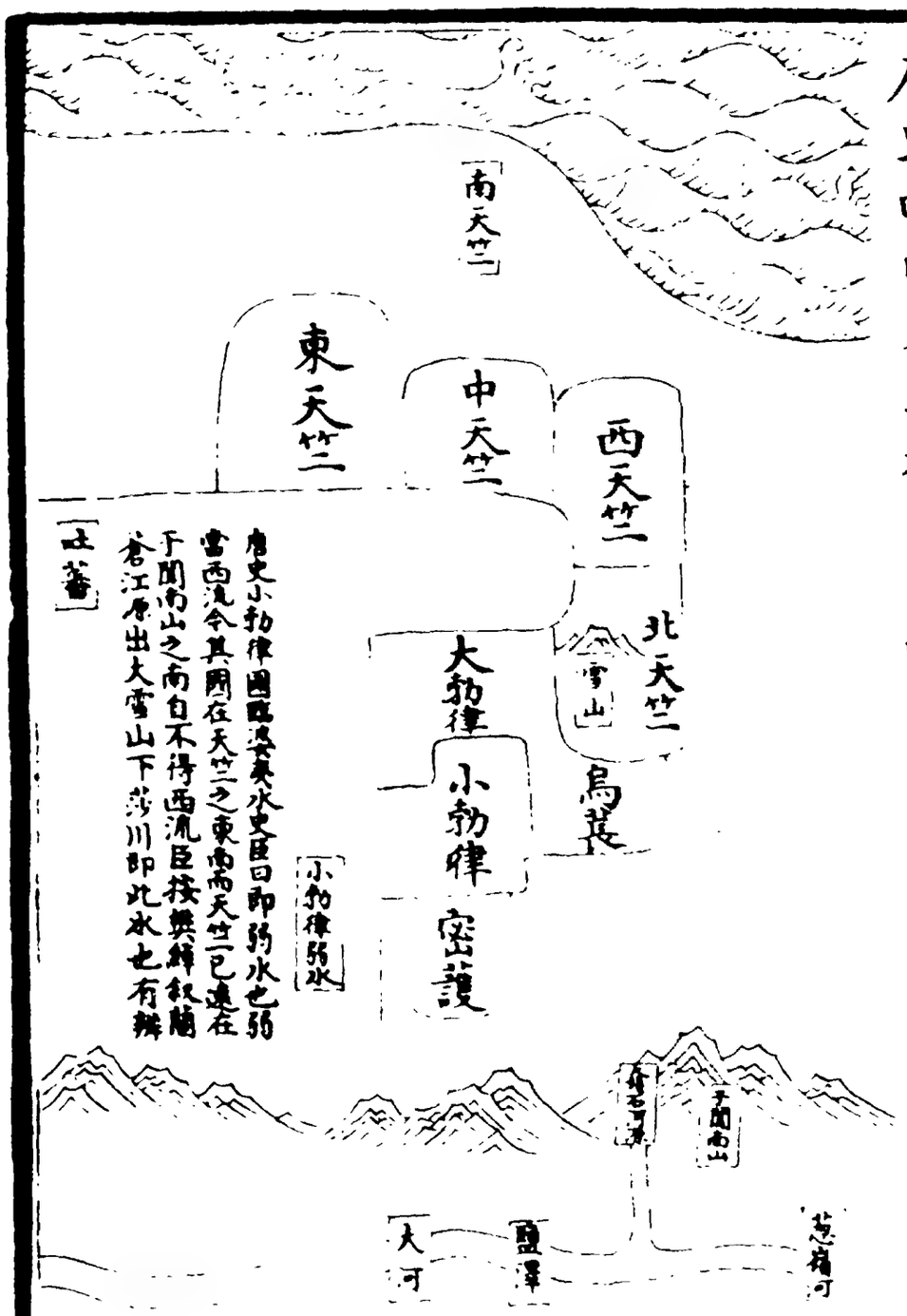


元皆遵本其說臣詳考知之自班固地理志出蜀中郡縣山水凡附漢水為名者皆出於已置廣漢郡後而詩書左氏古書先乎秦世而言及漢水者考案其地皆隸古荆雖漢中亦為梁之北境而興利以西凡嘉陵江水所注之地無有古書一語而命其水以云漢水者臣以世數考驗而確知江陵一江古來不為漢水決無可疑其理則具本論



自西漢以後指言弱水之地其顯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泉崑崙二也張掖刪丹本桑欽說以為西上酒泉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賈耽以張掖郡之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娑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嬀水之西入西海者以應經文而他皆不取為其地望不與經合也條支之嬀水唐史娑夷河康延川別為圖以辨正之而班桑賈三說者皆在甘肅兩州之間今同一圖隨其地望辨證其旁而譌誤疎畧自昭昭矣

唐史西南夷弱水圖 西



東女弱水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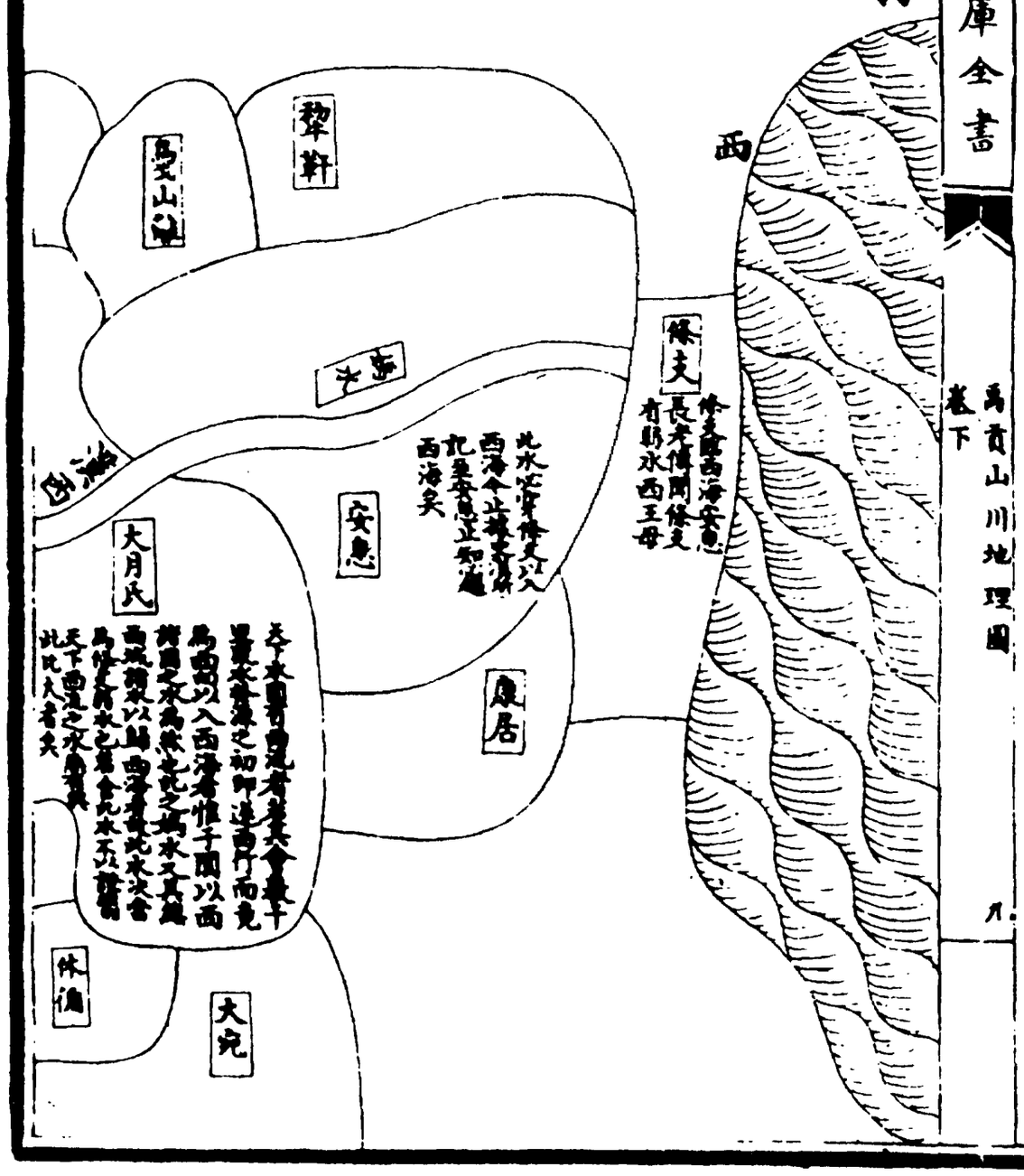
唐書東女居康延川有弱水南流縫革為船此水在唐方名弱水前此未之聞也臣案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州接則正在越嶲滇池上流其與弱水流沙全不相及且唐史明言其水南流故臣寧采之以為黑水為其與經之入南海者應也古傳弱水不勝重載故以弱名令其俗傳所起豈以縫革為船有類乎不勝重載者邪臣案水經葉榆水逕哀牢漢建武中哀牢王九隆遣兵乘革船南下以攻漢民遇大雨革船皆沒則縫革為船自其西南夷故俗而又正行葉榆水中則東女此水之南流者乃葉榆水上源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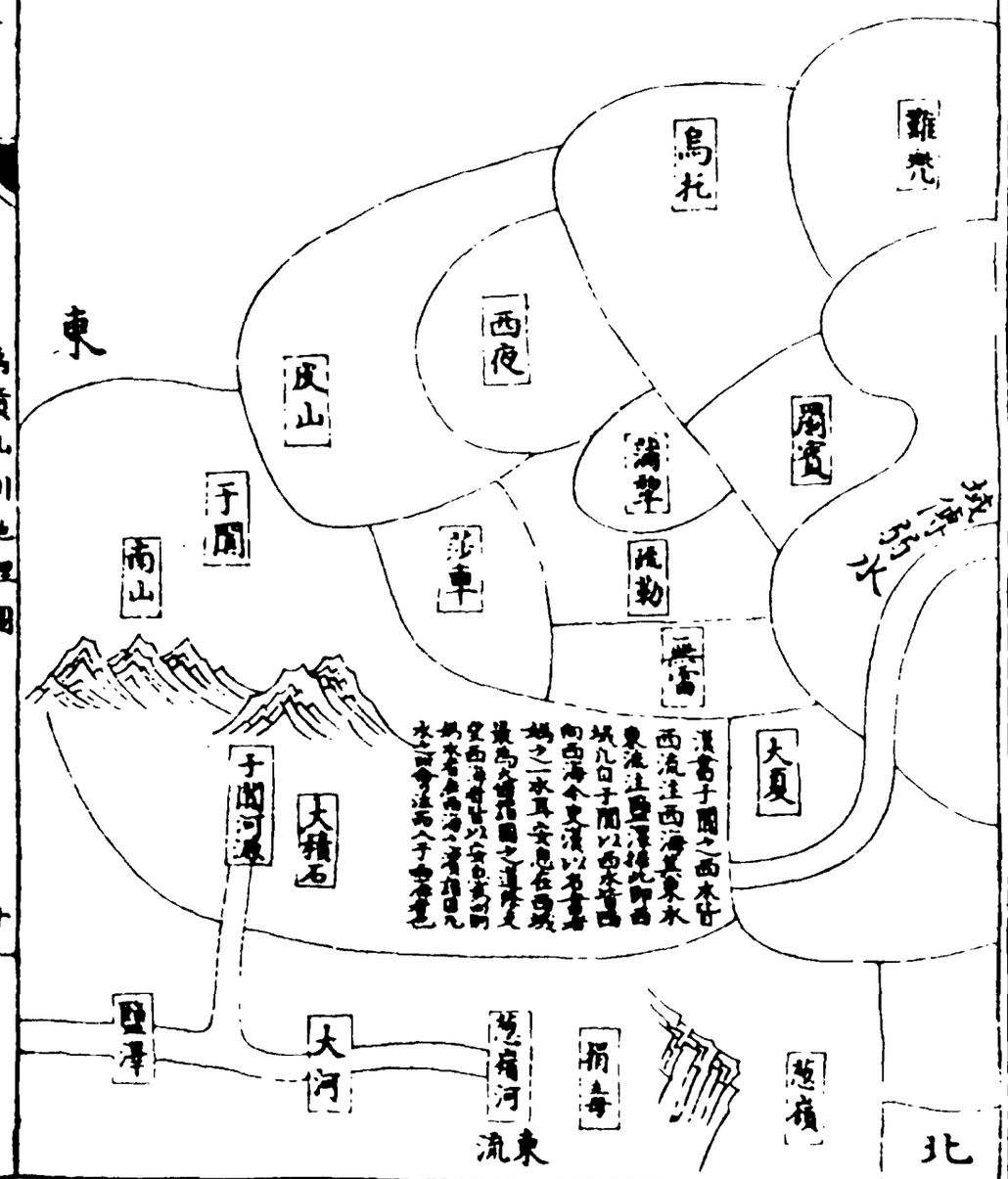
小勃律弱水辨

唐史小勃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高仙芝之傳仙芝討小勃律斷娑夷橋史臣曰娑夷河弱水也又有董辟和者附此水為國遂名為弱水國又別種居此水之西者亦名弱水西悉董王此語亦起唐世前代無之案小勃律西北與吐蕃接其東南距大勃律大勃律之西即北天竺雪山也開元間吐蕃攻小勃律其王貽書張孝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蕃其曰唐之西門則以自唐而出西域此地為西行之始也吐蕃之假道小勃律也曰我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鎮爾夫四鎮者于闐其一也吐蕃自東南向于闐必道其國則其地必西而不北可知也仙芝謂趨小勃律為深入者為其兵自北而南故言深入也然則小勃律之謂娑夷河者

當在蜀西而與近南之天竺接不與于闐南山接也唐史言五天竺幅員三萬里者乃僧元奘夸言也幅員三萬里當徑萬里五天竺之東已際南海若自南海而北實徑萬里便當北接匈奴中間諸國自于闐以至烏孫皆當為所奄有矣此學釋氏者夸語有地理可攷非實語也況葱嶺雖有捐篤本亦釋種而全與五天竺不同唐史誤以合言故并與大勃律無的地也臣案樊綽蠻書蘭滄江源出大雪山娑川自西北斜來注于南海正與葉榆黑水之趨南海者悉在麓泠而同為一地其謂雪山即吐番天竺相隣之雪山而娑川者即娑夷河而譌其稱謂者也臣故推方言之知其不為西流之弱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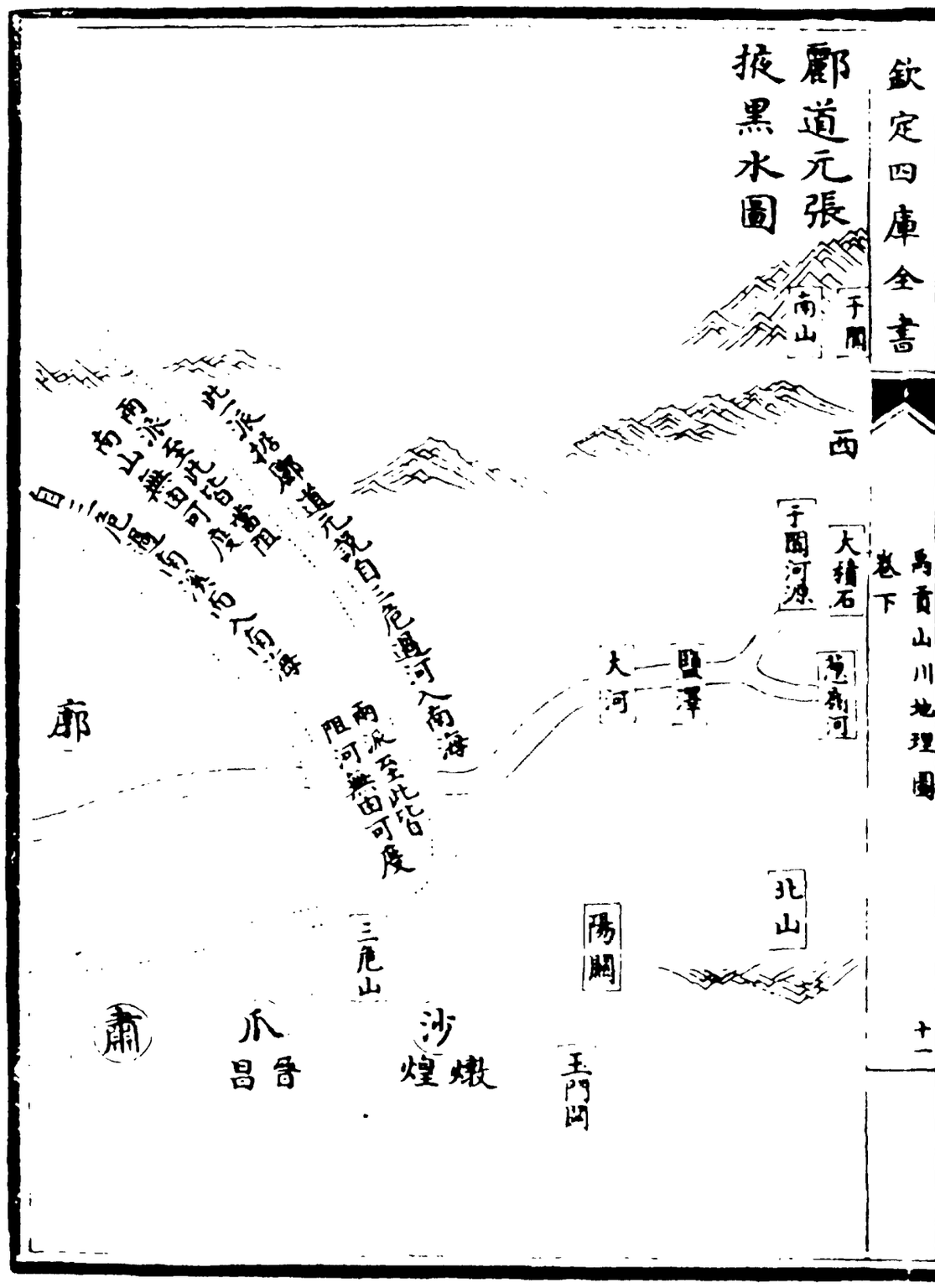
今定弱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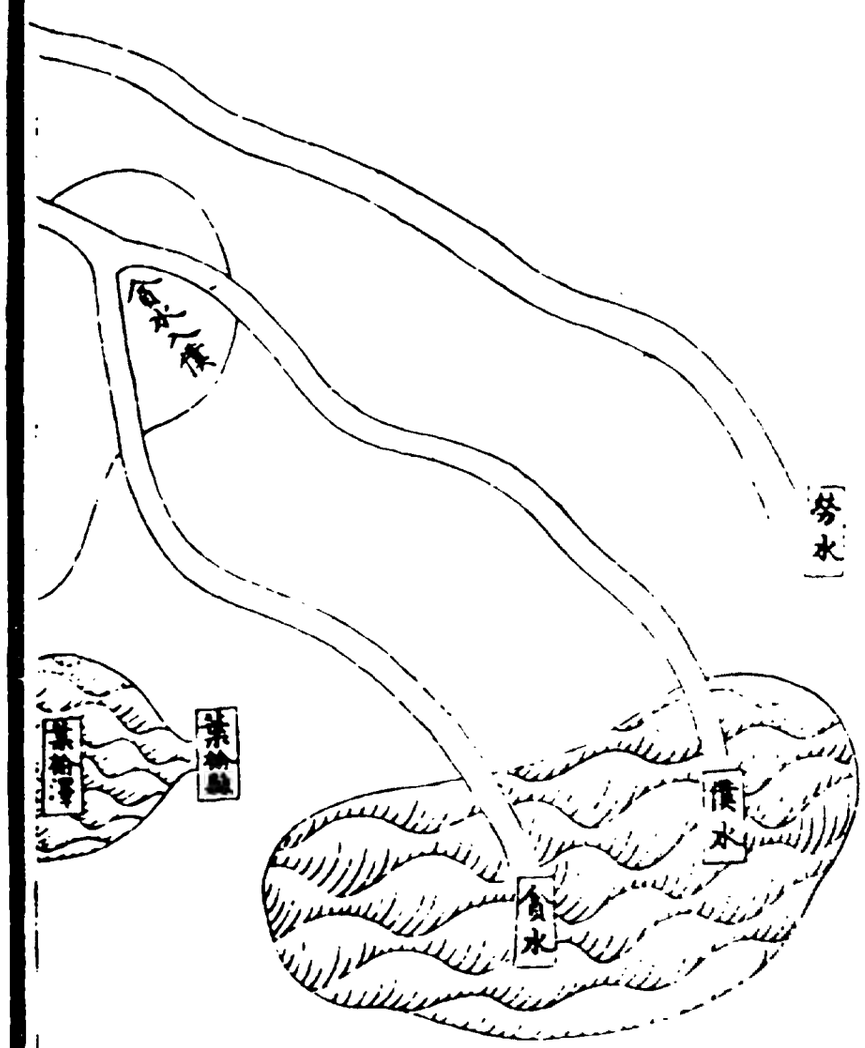
經曰弱水既西又經序聲教之迄于四海也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則經之謂西者其必合天地四海之大而皆在西乃適為稱諸家顧獨于雍州求西其大致已失若古雍之在後世河西者其間有水源流亘數千百里率為西向尚云可以藉口而桑賈班三家凡所稱引既皆不出乎甘肅兩州之間已不足應經而又其水未嘗西流故臣深所不據而本漢書初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為經證葢其水居西域葱嶺南山之西地幾萬里凡水又皆西流注于西海以聲教該及四海者槩之此真足以當四海之西故臣敢主其說以為經之弱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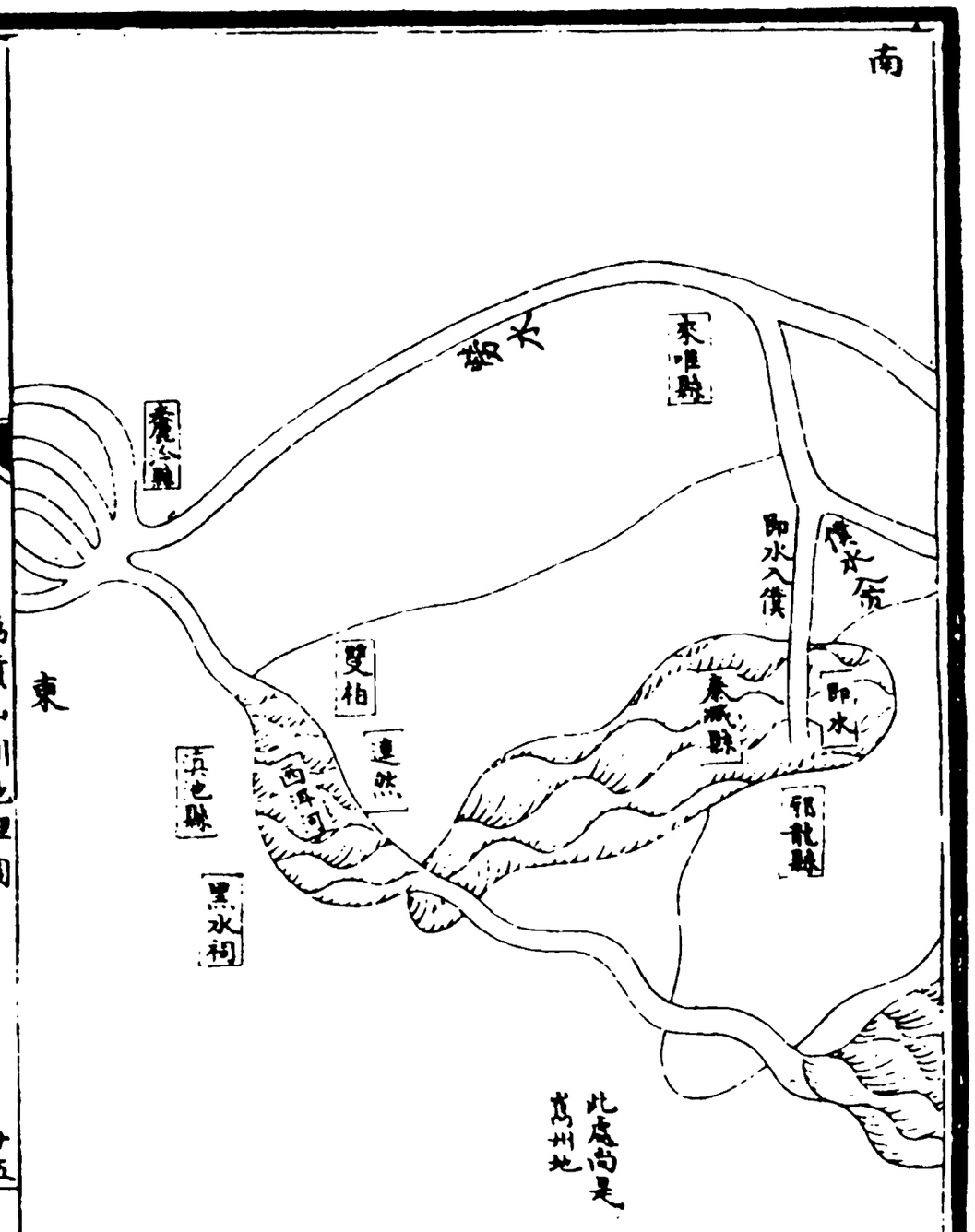
酈道元張掖黑水圖



黑水弱水在經以比四瀆諸家聚而求之甘沙兩州則既不倫而其理之尤短者即積石河北而求入南海之大川也甘沙南望南海中隔積石河自無緣可以越河南度而諸家不以為非也酈道元曰黑水自張掖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以南入海謂越河可入南海既已不思而甘在東沙在西亦自無緣可以倒上孔穎達飾為之說曰河有伏流可度故入南海無礙也杜佑又增其說曰自南溪郡南流而入南海此三說者皆不考地理也甘沙之距南海不獨隔積石河而已也中有南山者自于闐發跡而東岡阜相接直至漢之長安皆在河南皆名南山至金城今為河州則為金城南山至長安則為長安南山漢史記之甚明且以對河言之其在南山之北而為水之大者莫大于洮洮亦限南山而北流以入于河則是凡水而在南山之北者無有不入積石河而歸東海也今甘沙二州之水設使可以伏流度河既度之後其望南海悉礙南山何緣可以踰南山逆流而入南海此其理之甚明者臣因進講黑水聖問嘗審訂南流曲折臣是敢再以詳言

漢志勞水會葉榆入南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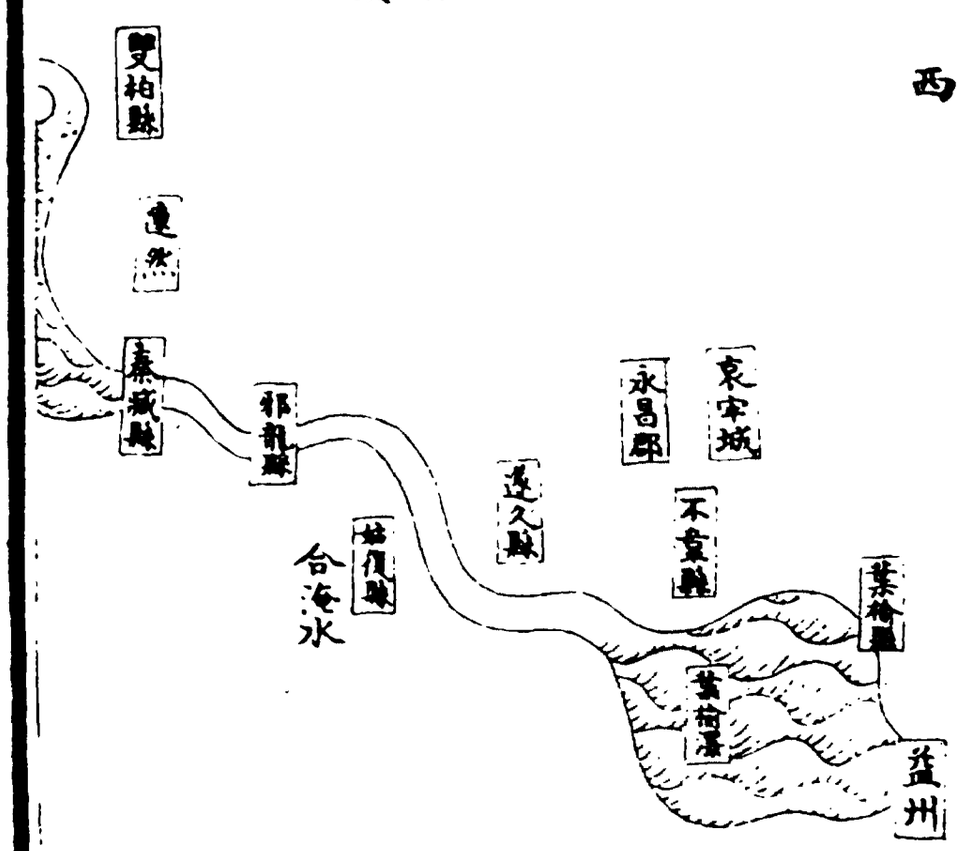




右本漢志西南夷諸水參以水經列為此圖葉榆之為黑水固有其辨今復考別派而附綴葉榆左方者葢勞水之源遠出徼外其鄉與樊綽蘭蒼江源正相發明則綽之謂遠出雪山莎川西經川蠻部落者其語非鑿空誕說也綽之莎川江派既得此而明則莎夷河之不為弱水亦益明也

水經葉榆入南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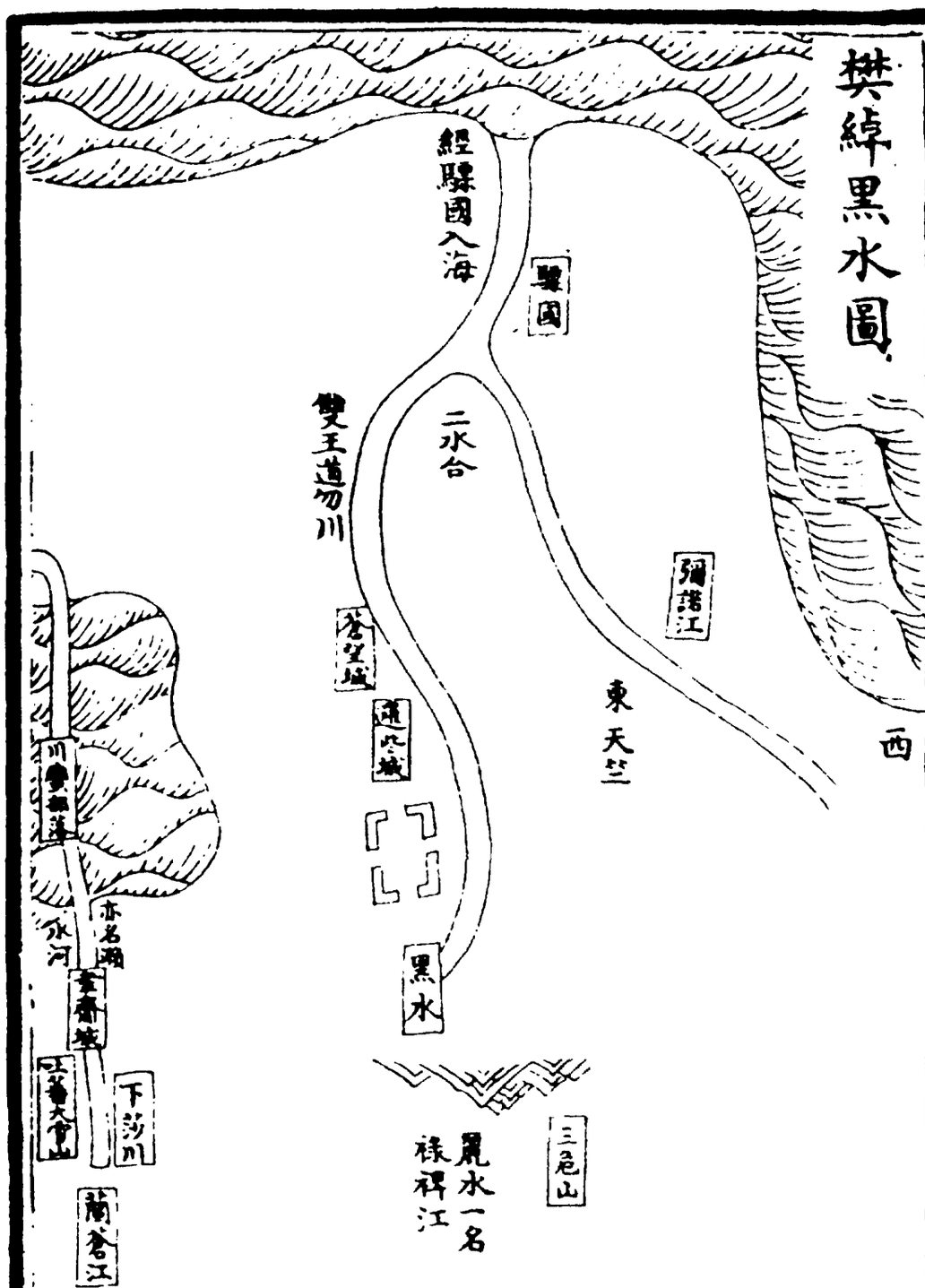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滇武帝通西南夷分雍州之南置益州馬按益州本滇王國因滇池名黑水祠正在其地按之於古正為雍州南境夫惟古雍疆畛自今川蜀之西交趾之北嶺南斜出如此乃長足以證滇池源委其古雍梁境之處而滇池之為黑水其信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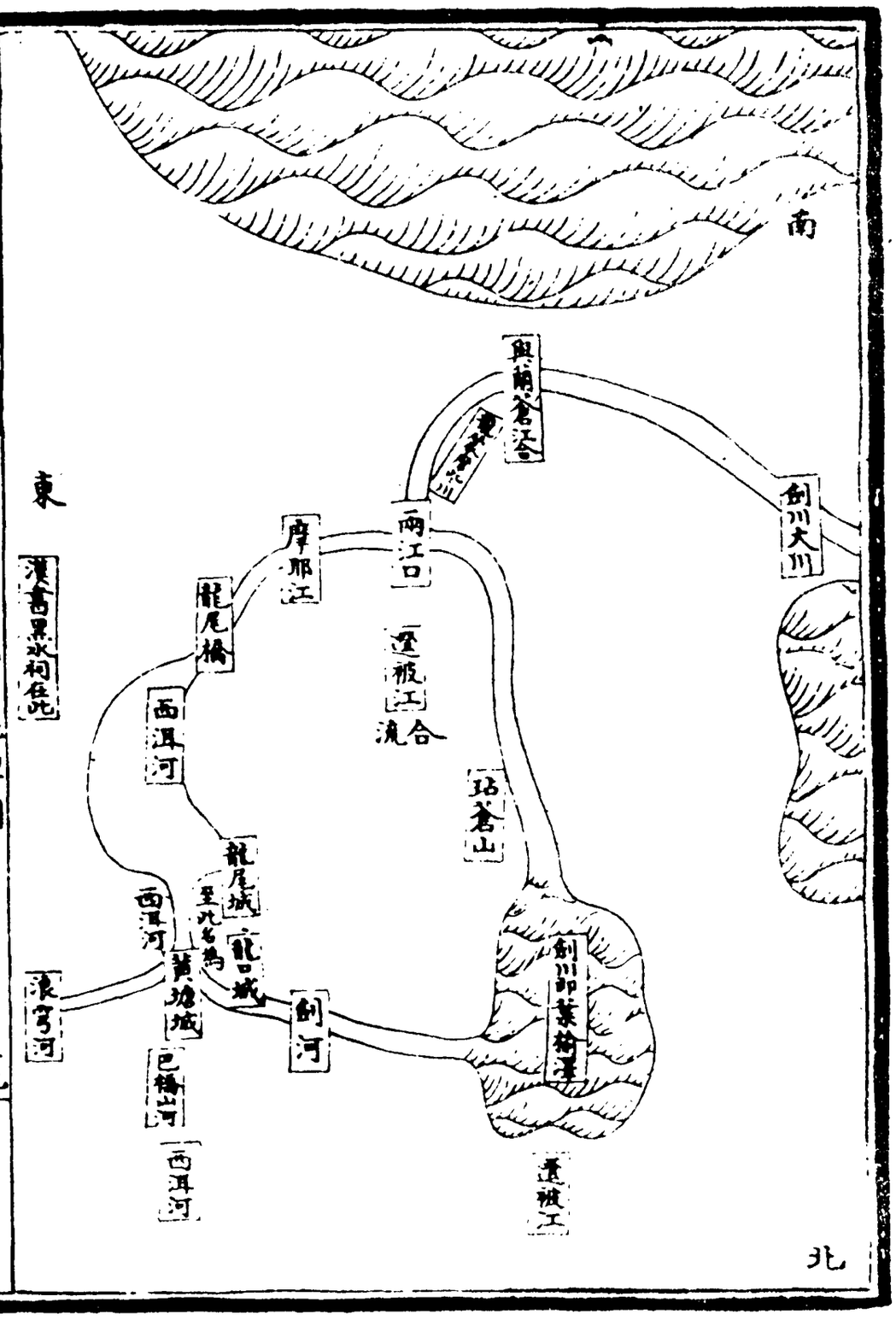


自兩漢以後妄指天下它水以為黑水者甚多惟此葉榆一派當水澤最盛處為滇池而滇池之旁設祠以禮黑水者乃武帝初開滇地時其地古已有之與人不知古來載籍決不能傳會為祠名也既古有此祠而名以黑水則滇池之為黑水決可以信其為古而又考按地域在雍梁兩州分境之地此水竟又南流入交趾南海故尤可采據以為雍梁之交趾之東為令二廣其西為騶豐為天竺其水非不南入南海而趾雍梁六境處絕遠則雖有古說亦不采據

右此圖據桑欽酈道元叙載水道所逕郡縣以為源流其一條謂僕水自連然雙柏同注滇澤者即古滇池而後世西洱河也亦樊綽誤以僕水來注者為葉榆分源至此而合者也酈道元於滇池黑水古祠雖遺之不書而孔穎達在唐引以釋經乃曰今有祠無水則歷世即此地設祠而宗禮黑水者未之有改也當是酈道元以滇池視之而不以黑水視之故遺棄不書爾然孔氏在唐乃云祠旁無水豈是祠也更世既久或移之他地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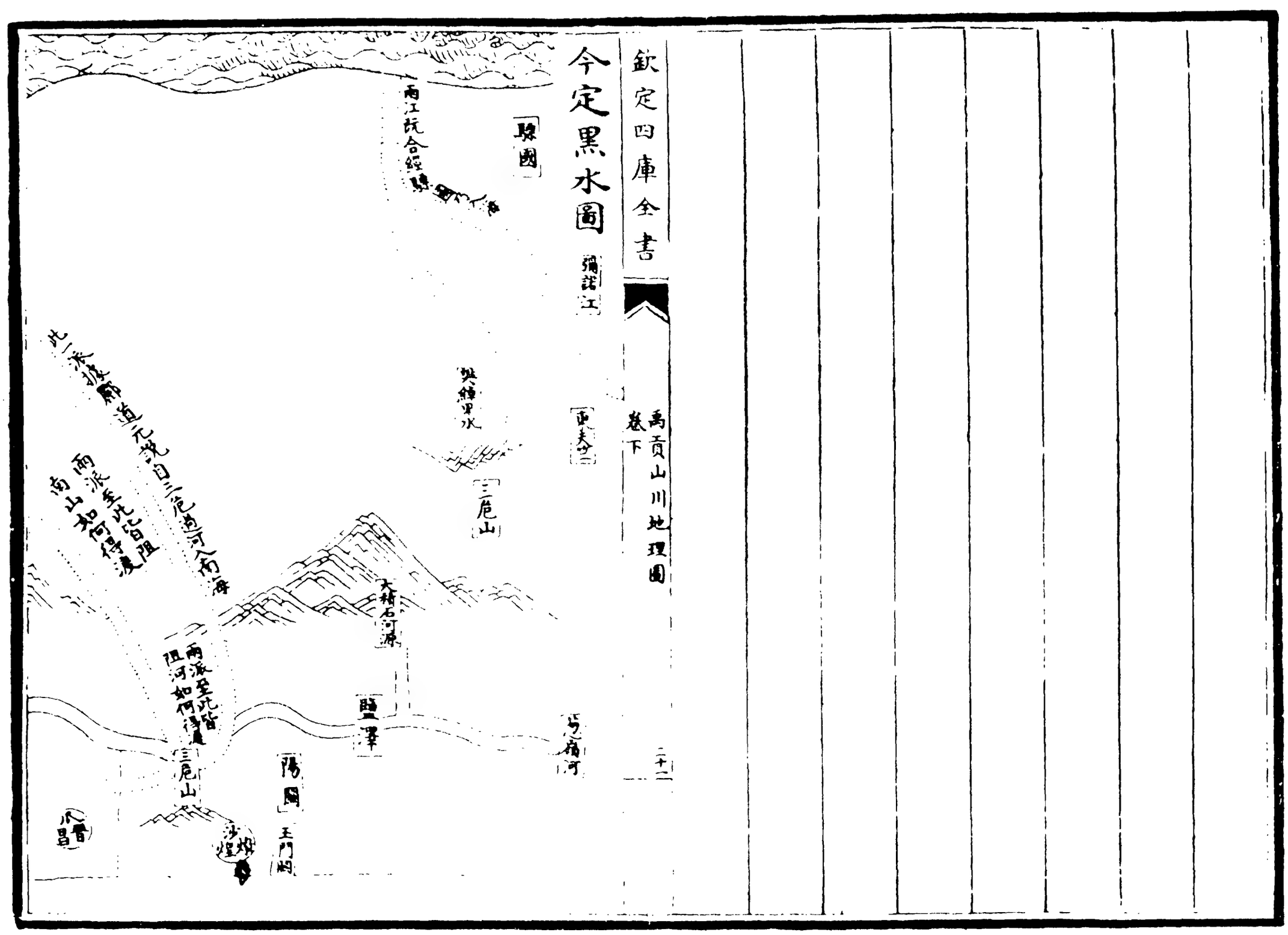
設而望祀也邪至其祠之所設主為黑水水之流委濶長可以界梁雍而入南海則其事實之與經應者歷萬世不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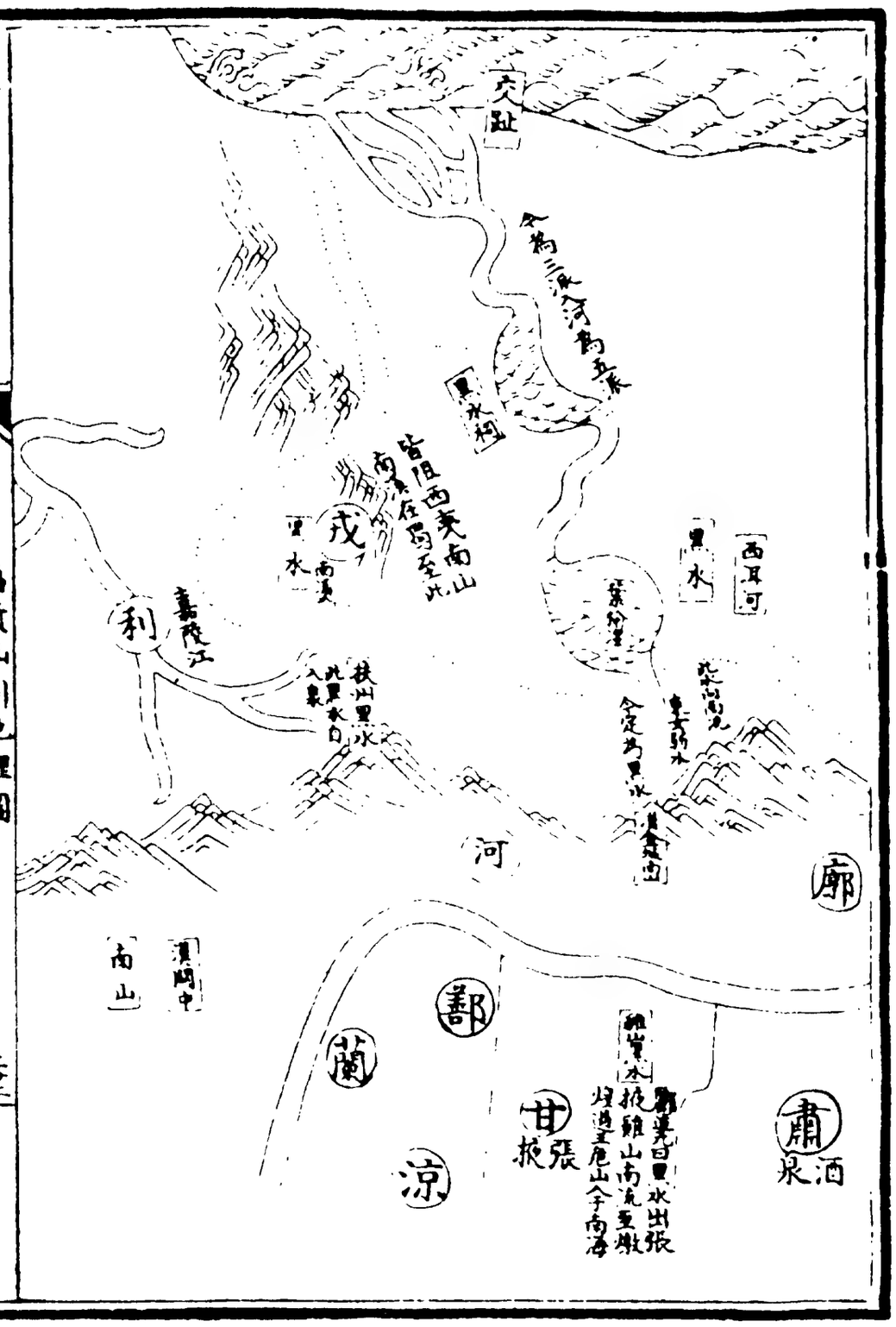




唐樊綽咸通中從辟安南親行交趾得其水道曲折載之蠻書其大川南流而入南海者四西洱河與蘭蒼江合一也麗水與彌諾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勃弄諸水既小不足言盤江水經又自併入葉榆水中亦不足論其謂麗水者綽指其水正為黑水而邏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也臣案此之麗水下流經驃入海而驃與東天竺接其南皆際南海即在南海一角其去雍梁分境之地實為太遠故臣不

敢主執其語也惟滇池黑水綽書所載既可以與水經相發明又可以證知唐史小勃律娑夷河之不為弱水故凡載籍不厭其博皆有補也後世西洱河即古滇池之黑水也滇池當受葉榆而綽分以為二又曰上流相灌則綽亦自疑矣今當以水經中葉榆滇池為一流者為正也至其蘭蒼江西派之合西洱入海者其源之所始曰出吐番中大雪山下娑川者即臣前于唐弱水圖中所辨小勃律之水當為南流者是也雪山在北天竺即吐番西境而莎川者即娑夷河之稱呼不的者也酌其地望正在葉榆斜西是水也雖揆之梁州西入太遠不得援為黑水而可以證知唐世小勃律弱水之誤故臣附見而詳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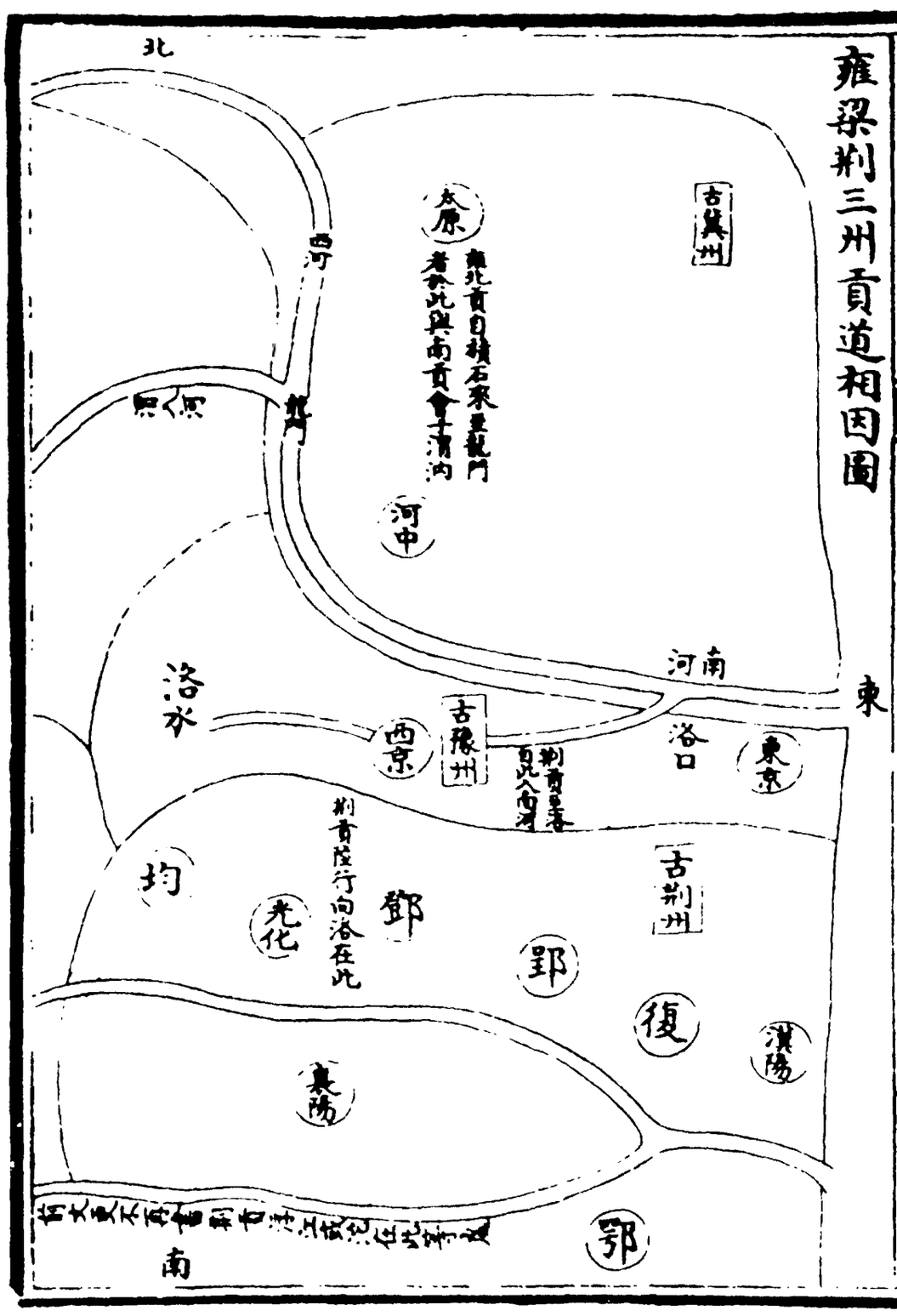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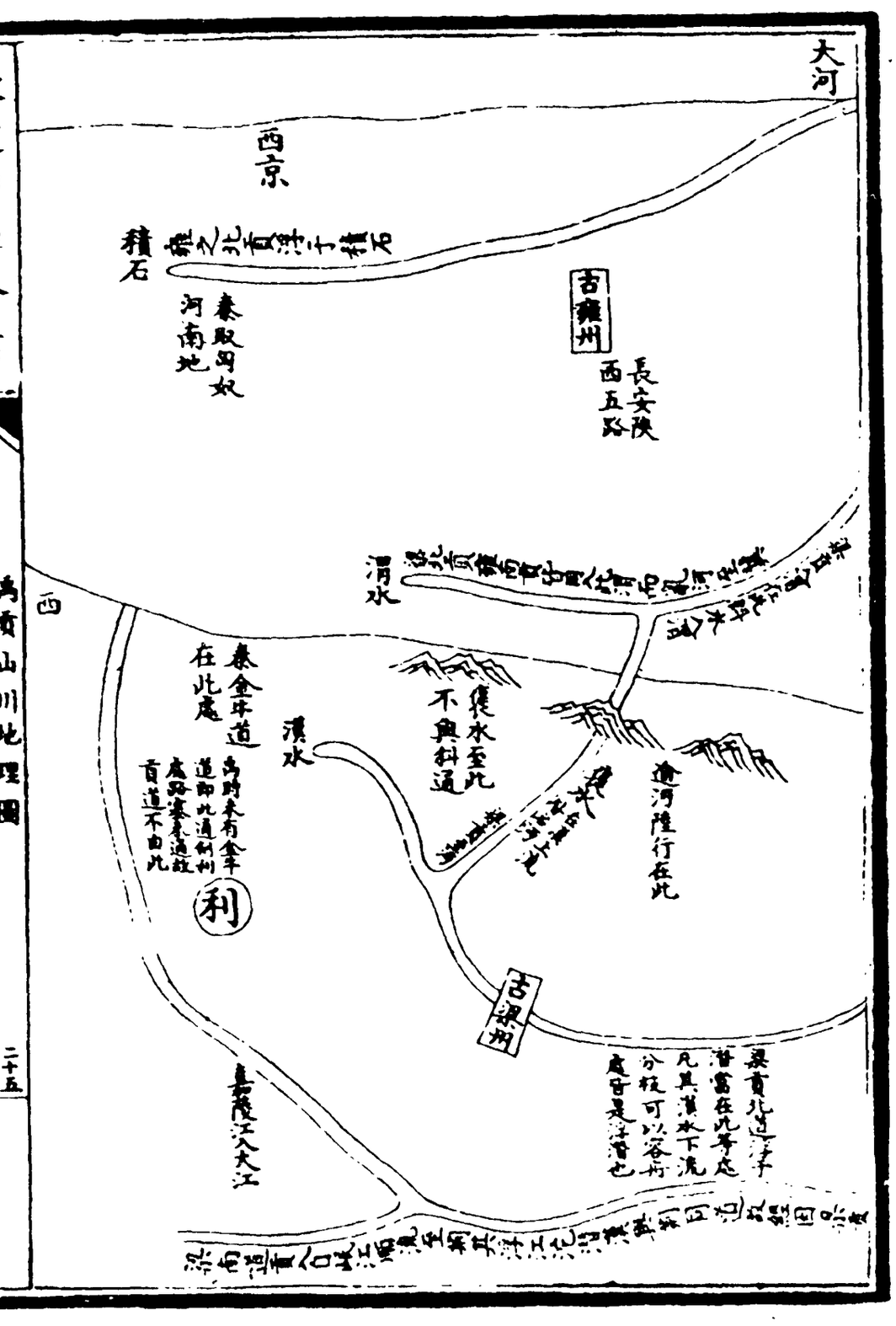
諸家之言黑水者臣皆列具其說而案方稽古辨其不然非臣敢於狂擿前載也既有其傳世世習熟若不與之別正則臣之說反似不與經應也此水援辨已多令撮其要惟其即雍梁兩境而求大川之南向以入交趾大海者乃始可以名為黑水而惟葉榆西洱河足以當之且有益州黑水古祠舊說未嘗以證黑水而此水方鄉地著悉與經應其為可據無如此之的者也又唐史東女弱水明言南流其方鄉已與黑水契合又其國東南與蜀之茂雅二州接境以漢之西南夷地志槩之滇池在黎雅之南而黑水祠之在西洱河者正在滇池則東女康延川之南流者其為滇池黑水上流無疑也況革船浮水自是葉榆一派中事而三苗遺種又在宕昌絕與此地不遠則東女之水當為黑水上流而三危亦當在其近地而雍梁二州分境于是正相應附悉有明據不至如歷世所指河北甘沙之遼絕矣

九州貢道序

禹貢書法甚簡而事理無不該具若不知其以簡為該則九州貢道不可明矣經于貢道蓋有兩州相因共為一語又有越數州之遠而互文以見者臣初得此理亦未敢自主徐而察之彼此交會如犬牙參錯無闕無贅乃敢信其與經不戾惟徐州貢道所書與他州特殊臣究求積年乃始得之今著之圖則可見矣州惟冀為帝都于後世為河東之平陽也故八州貢道皆以冀為向

雍梁荆三州貢道相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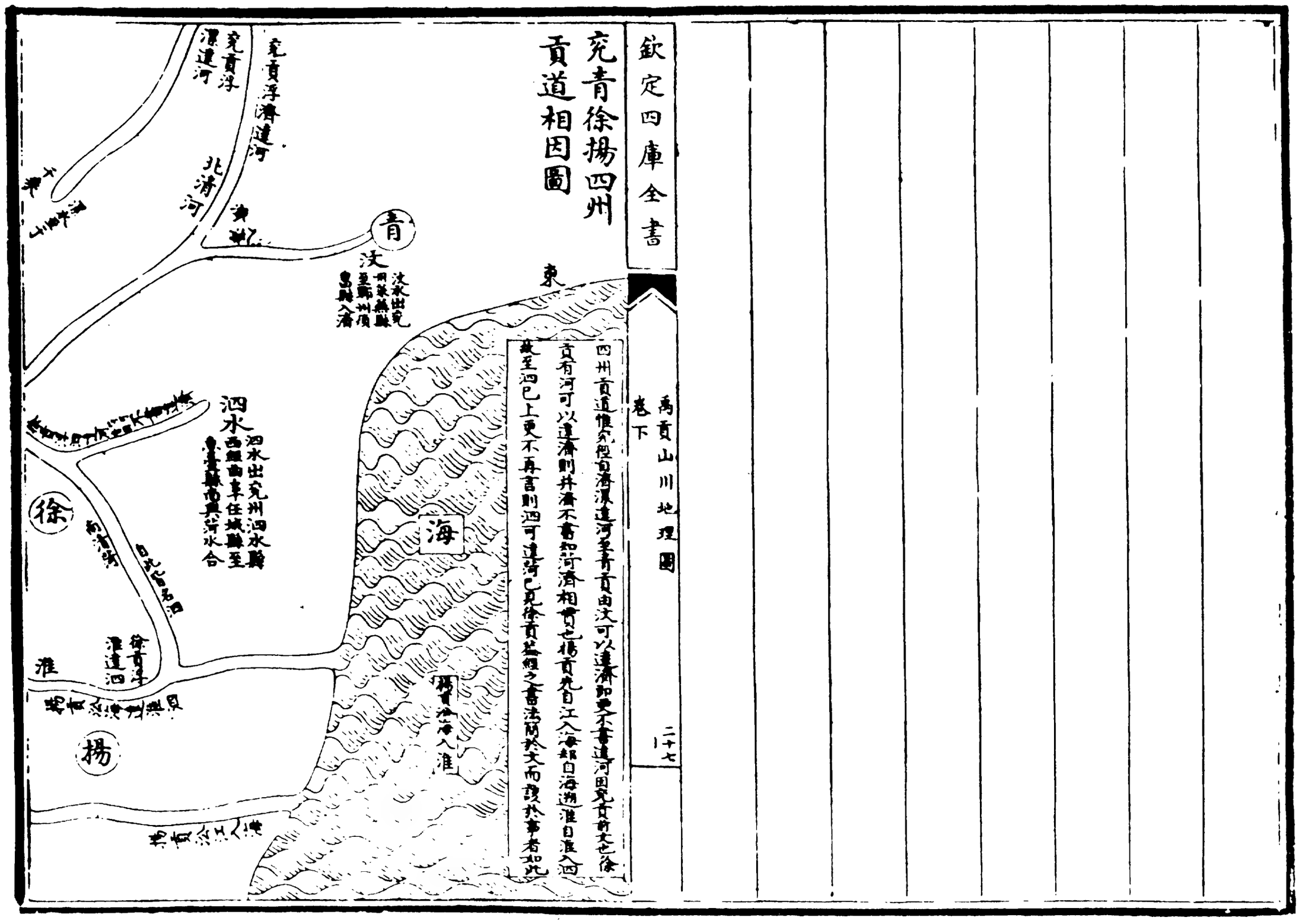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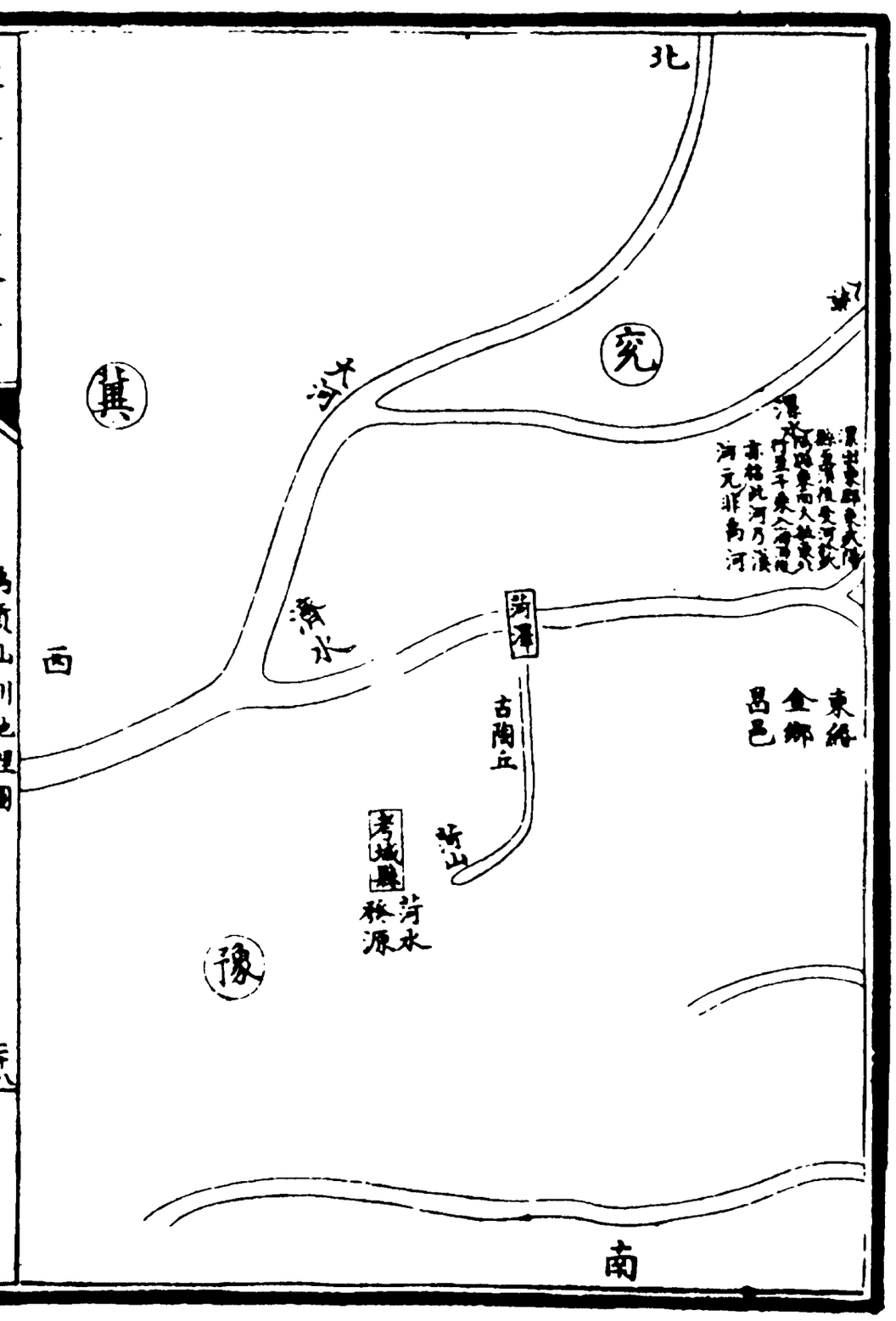


雍梁荆三州其貢道相因者臣論沔漢嘗及其詳矣荆之貢不徑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途或循枝派期便於事而已也遡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也荆之貢道其先梁而書者顯詳如此而梁貢南道亦與之同葢自岷江順下至今之漢陽遡漢以北與荆之入貢正共一途故經既書之于荆而不再書于梁也梁之北境貢入之道去江則遠故必自令閬

劍之北金洋興元之南取逕入潛以求達乎漢也然則不浮漢而浮潛者凡漢水支流皆可名潛隨其徑便可達即達不容必待至漢乃浮也自今日利閬北上轉東而道乎金牛以及漢中卻為夷徑而此時遠在秦前今金牛縣五丁之道未開則凡巴郡在北而遠江者其貢入正以浮潛為便而非舍劍利不由也既浮潛達沔又可以求逾乎褒而展轉達斜以入于渭其逕道當然也褒令不名為沔然漢上為沔此褒既據漢水上流正與

沔應雍之貢入亦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涼浮河者無所因于他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陝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渭入河者同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畧止曰會于渭汭而已其義例與梁荆一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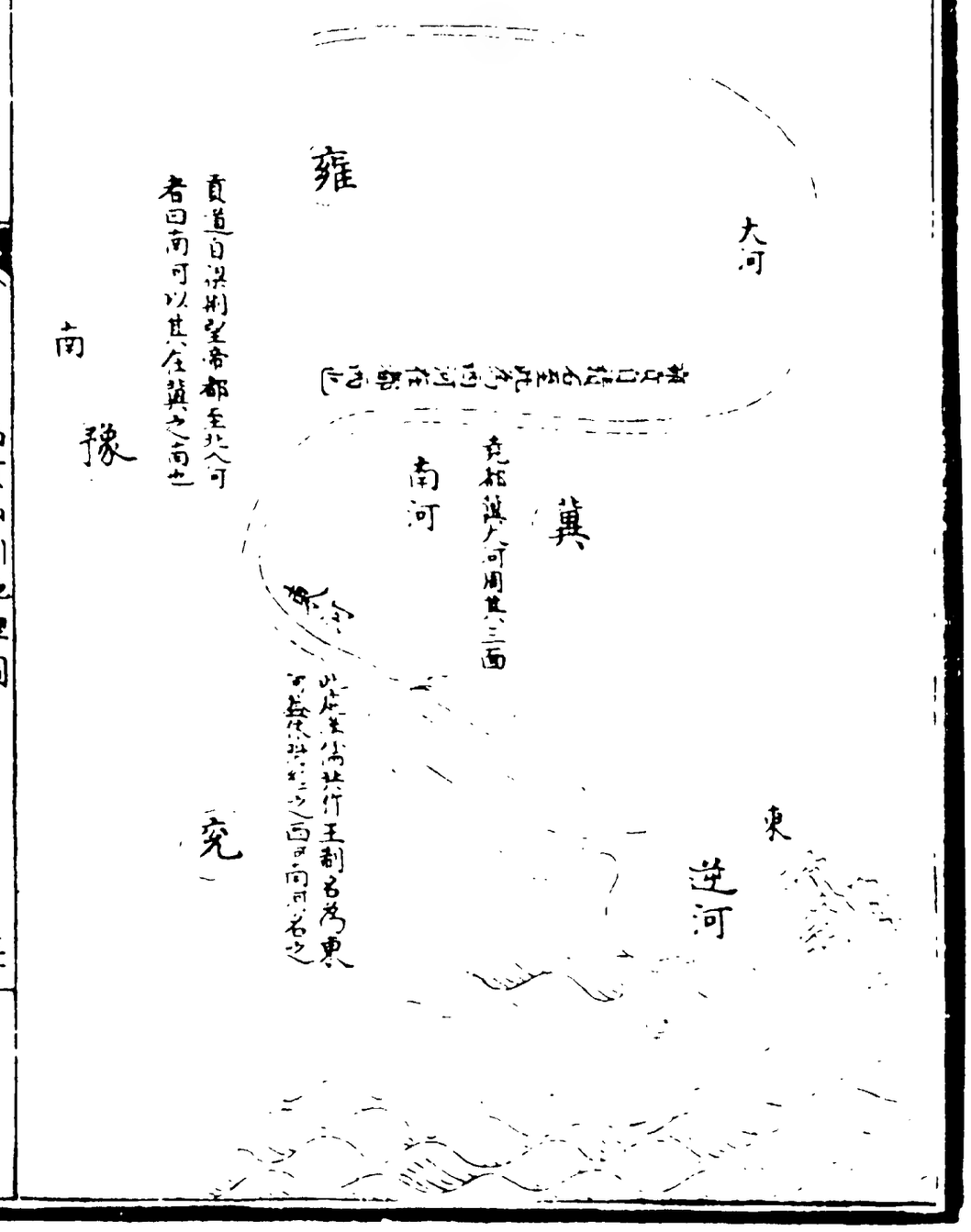




河行乎兖而合兖一境言之其地必有遠河者故隨其便于濟漯則使浮之以達于河故兖貢曰浮于濟漯達于河也青之浮汶入濟葢期至河而非以至濟也經書青貢止曰達濟而不竟之于河者達濟則河自可逕不待複書也揚之貢可沿江海以達淮泗而徐貢兼有淮泗亦可達濟然經于徐貢既越濟不書而又泗上更得一水乃可因濟而求達乎河經之越濟其例既異他州而泗又無徑達大河之道則水道又不可曉故臣久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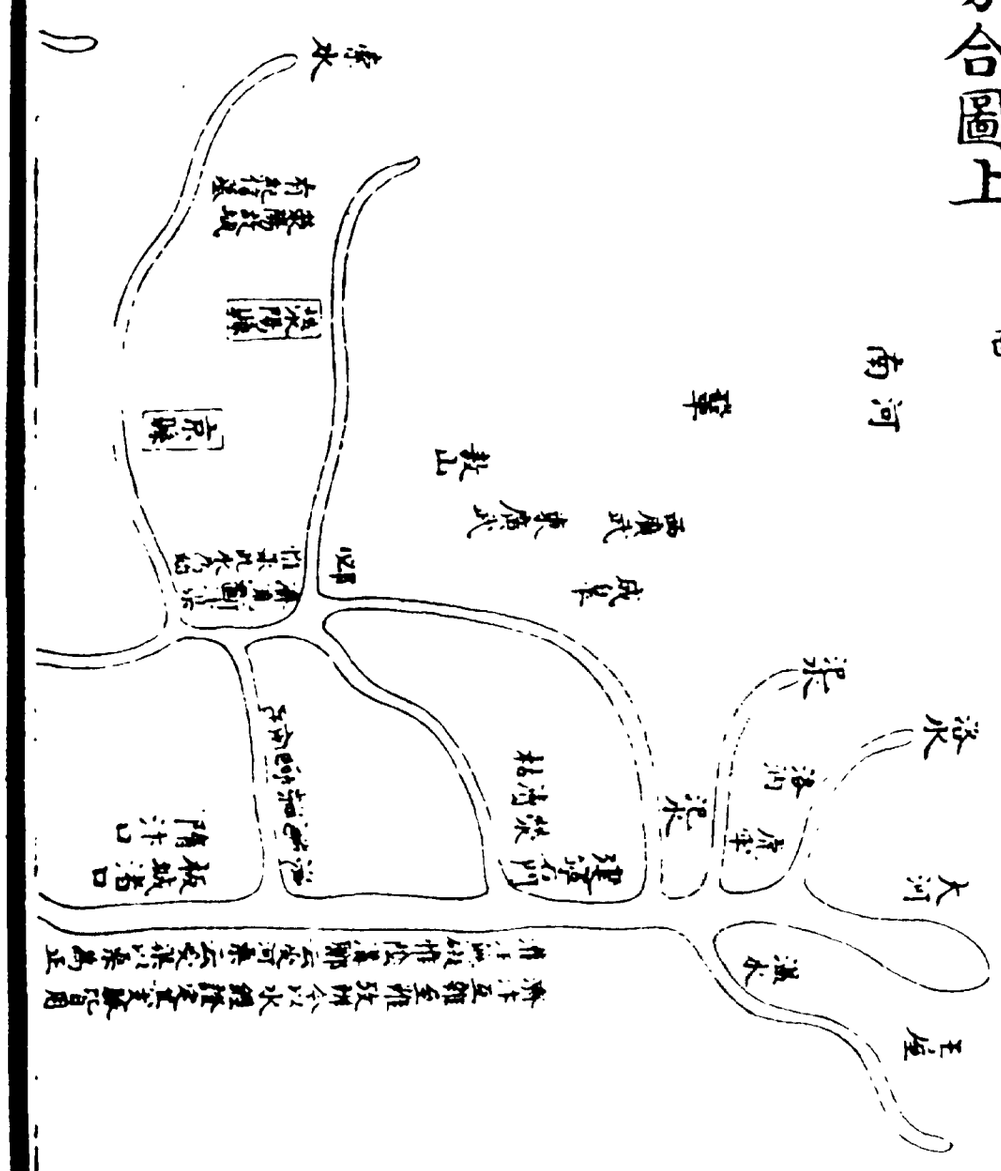
冀州夾右碣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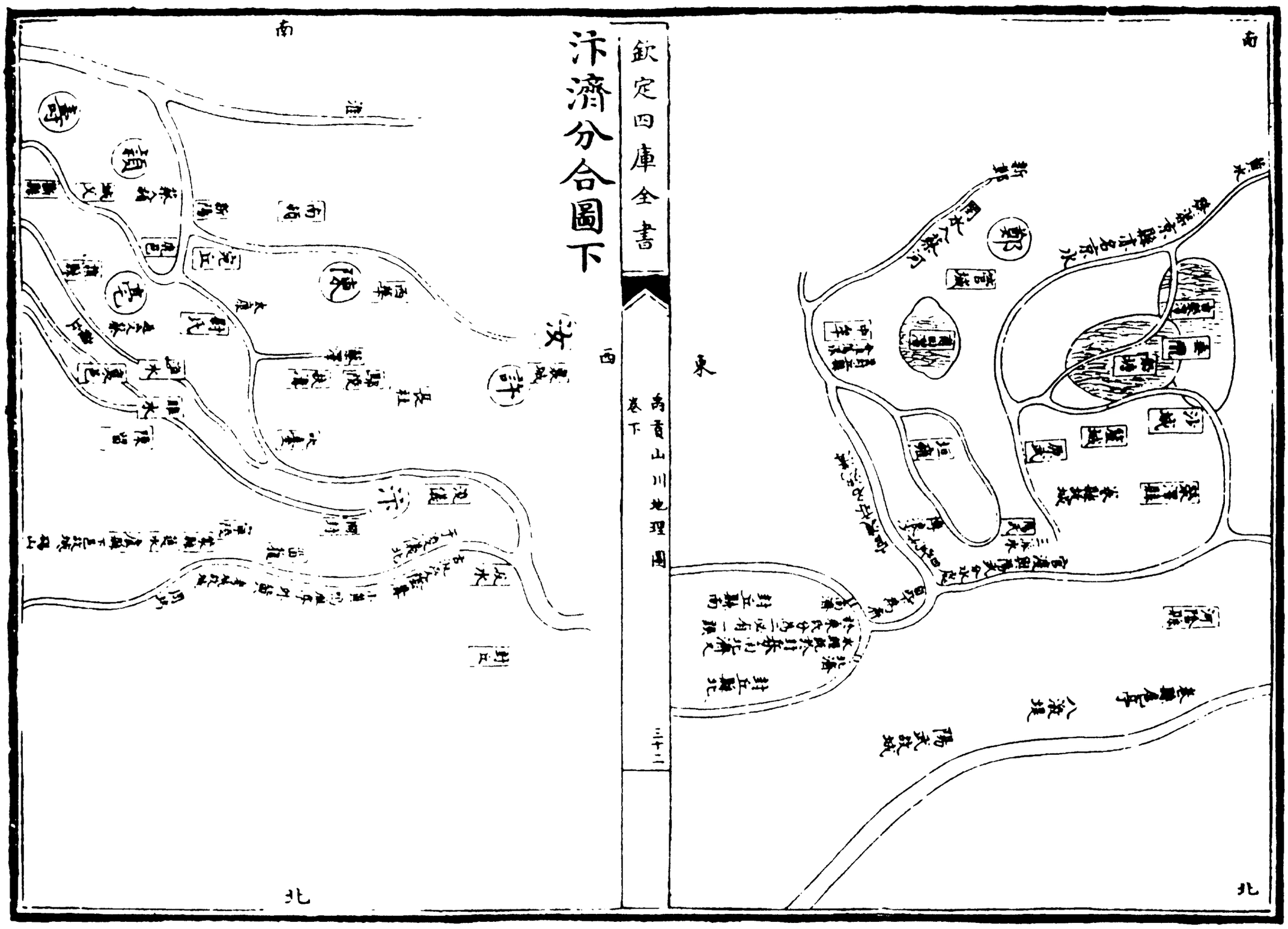
詳考始知泗之北濟之南有菏水者自定陶今曹州興仁府及廣濟軍而下經昌邑金鄉東緡魚臺四邑而與泗水合是水也班固以為河水許叔重以為菏水菏河古字應通然後知徐貢之書達河也非以越濟也正因菏以達也夫惟有菏以為達濟之因則江海淮泗菏濟自南而北交相灌注水道既不闕絕而經文書例已書者更不再書通此經一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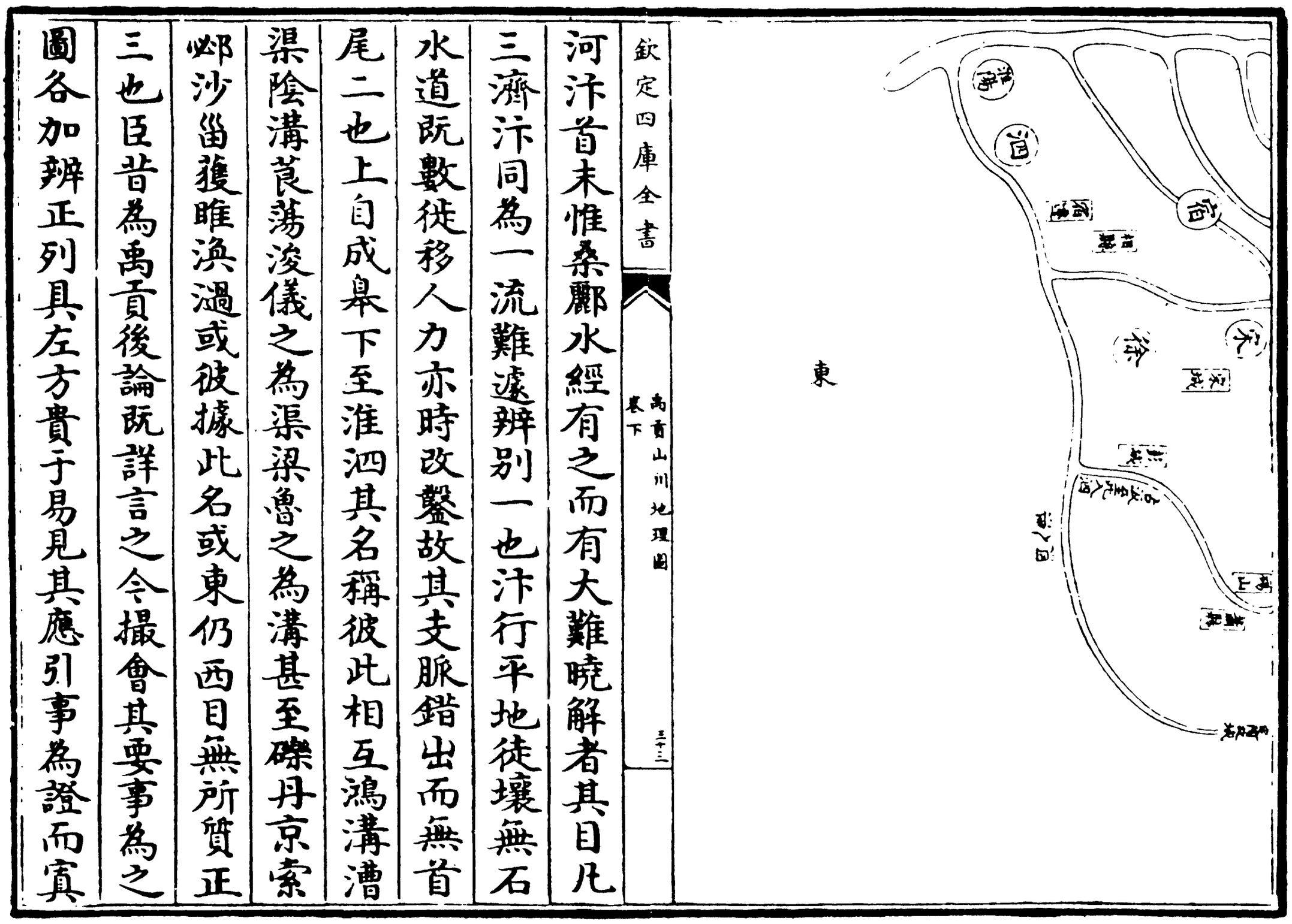


冀為帝都其西南東三面距河他州貢入皆以河為至則冀之貢自此三面而來者所不必書以省文也至其北境亦自甚廣在漢則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皆其地也水之大者如遼濡滹易皆可以浮而中高不與河通河既不可徑達故自北沿海乃得泝河當其面河求泝之初必且南向西轉故附挾河口碣石以為之右而後得入此其書法所為特異于他州者也

汴濟分合圖上







河汴首末惟桑酈水經有之而有大難曉解者其目凡三濟汴同為一流難遽辨別一也汴行平地徒壤無石水道既數徙移人力亦時改鑿故其支脈錯出而無首尾二也上自成皋下至淮泗其名稱彼此相互鴻溝漕渠陰溝莨蕩浚儀之為渠梁魯之為溝甚至礫丹京索邲沙留獲睢渙濄或彼據此名或東仍西目無所質正三也臣昔為禹貢後論既詳言之今撮會其要事為之圖各加辨正列具左方貴于易見其應引事為證而寘

之文字則為厖冗者今書于此

汴濟之別

濟水之在河南者必因溢為滎澤乃始有之古縣之以滎陽得名者為其地之有滎而縣在其陽也今水經叙濟未及滎方在成皐已遽列書濟派于前此既明誤又漢世汴濟自陽武以上率多合流其移徙又復不常最難考定故雖漢明帝時東西兩漢史書未著汴名而汴濟已錯互為一臣今詳考水經自陽武分水處其東流以趨定陶者則當為濟南流以趨大梁者乃當為汴而汴濟始有分際也然成皐之濟無有言其年世所起者以臣意推之當在秦前葢秦人貯粟敖山有倉有城則鑿河便漕苟非秦創亦必先秦有之而秦人因以置倉也

汴派曲折

受河之水至漢陽武縣分流其一派南下者自中牟原圃之東趨大梁未至則為官渡官渡亦名沙水沙讀如

蔡即蔡河也班固著莨蕩渠於滎陽而曰首受汴東南至陳留入潁者即此派也史遷謂三代以後鑿滎為渠以通漕路使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得會于楚者亦此派也亦戰國之謂鴻溝而楚漢指以分境焉者也既至陳留今東京蔡河正派之外支脈散布遽為三名其在開封浚儀之北者為浚儀渠稍東為汳汳又東行至蒙為獲獲至彭城北遂入于泗此從大梁亦東京也之北而數之為北來第一水也蔡河自開封南行至吹臺東又分二派其東行而在北派者為睢睢自陳留涇宋州今南京應天府東南行至今淮陽軍睢口入泗此分蔡於陳留而從北數之是其首派也其東行而在睢之南者是為渙水渙亦自陳留雍丘南來而趨臨渙蘄縣以下入於淮是為分蔡於陳留而從北數之此派則於沙為次二也此臣前謂蔡河至大梁而別派自為三流者也蔡河又南至陳之太康分派以入鹿邑則為過過至義城入淮此又一派而不在大梁分派之數也蔡地又至陳城而

合於潁潁至壽春東入於淮今世之謂潁河是也當蔡之入潁也即班固之謂莨蕩渠受泲於滎陽至陳入潁者是也若以班固所志為正則惟蔡河自中牟分陽武濟派而下以至入淮皆可名為莨蕩渠與戰國楚漢鴻溝之目相應然而分支於蔡而他出為汳為睢為渙為過者本其所受言之雖雜稱鴻溝莨蕩亦不為非實也故酈道元於浚儀渠曰汴涉陰溝也於陰溝曰梁溝既開莨蕩故瀆實兼陰溝浚儀之稱也於汳曰故汳兼丹

水之稱也其他書雜指支流以為汴鴻溝者又多也以其源派交貫則名稱相互亦不足怪臣獨有疑者汳在大梁特五大派中之一小支而自東漢以來汴之一名得以小水掩蓋諸水世共遵之莫有知其所自者故臣意不愜而辨之在左

汴水立名辨

古今之水立為一名而他水不論巨細遠近悉從其目者其說有二若從下流而總其源則必水派特大可以翕受其來而掩蓋之也若彼大此小乃能立名而使他流受之則必發源之地據其上游可以該涖其下也今汴在小經與受蔡分派者其在睢渙過汳中特一支爾而安能使淮泗之北滎泲之東凡水流委悉受其名而莫之與京邪況東漢之世又兼濟派而該之也歟前世名人著為地書者甚多無有辨者臣惟天下山川名稱未有無因而起者患人不求爾臣嘗求之而頗有所見然疑其創出臣意不敢著之於論而卒焉懷不能默也

莨蕩渠之得為汴不待隋渠已立而始擅其大也漢明帝時濟嘗併名於汴而汴不受兼於濟也則莨蕩渠者其經行之地該貫濶長固可知矣然考之水經隋人未引板渚達淮以前班固雖云渠受泲水而自礫索未注故渠已西但有空渠河水高昂不與渠應故酈道元之記礫索曰濟渠水斷汴溝惟承此始則自漢以後汴渠實資礫索以為有水之始也就二者言之礫溪水者出滎陽之南在漢志為汴水為馮池卞水馮池同注礫溪

故礫溪得而受之以灌高昂之渠也為此之故遂有推究其自而主本卞水以為之名傳習既久遂加水為汴而汴之名遂至該括豫徐漕渠名稱者亦臣前謂居上游而臨下流之意也其增卞為汴正如許叔重之書弱水而加水其傍字遂為溺元結加水於吾溪之吾而吾遂為浯正其義也至道中太宗嘗問張洎汴渠首末洎謂汴本為汳後人惡其字之從反易反為汴此執一之論也許叔重固嘗書汴為汳然古字不如後世拘窒滎波之或為滎播沇水名州而遂為兖其義固得通用矣又如濟泲沛三體通書豈有惡齊易弗之意乎水經書汴固嘗為汳亦為汴而東漢一史皆書為汴則汴之通汳亦可證矣洎之奏陳大率祖襲酈道元語凡酈之誤洎皆因之不能辨正也洎謂漕渠為禹所鑿不知司馬遷明謂三代以後乃始有之則其誤固襲道元矣又言邲實音汴當為汴水徧閱字書邲之讀皆與駜同無有音之以汴者也況又杜預釋邲為地本不為水其可彊同之乎其他誤者甚多如指東西廣武枯澗以為汴渠而澗水自南注汴汴流原不注澗其得為汴乎又其謂始皇鑿渠以灌魏郡是謂鴻溝不知鴻溝之名戰國蘇秦固嘗言之不待始皇乃有也又況史遷所記言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則是先有渠水而始皇引之以灌其城非始皇創為此渠也洎之誤如此臣非敢抉摘其失姑舉其誤以見汳之為汴洎本為酈道元所誤而臣之言非臆鑿也許叔重雖務存古而著此一字然汳汴古同品其名稱之起於卞水臣言似有源流始焉疑不敢書已而竟不忍棄遂著其詳示不敢隱也

滎汴互派辨

濟汴自陽武已上兩皆受河為流而又並行狹地雖或有時分派要其合流之時多也夫惟分合既數則有源委交貫已自難明而又河口決塞古今率不越乎滎陽陽武之間据水經所載有瀆無水者甚多已不可究窮而況決口枯隧史有其名而地無其迹者雖地經亦不

得載故水經桑酈二子亦自數言難考也今姑就其諸水之有條目者立以為經而參以古事則其當否亦自可以證定而不至茫然無著也水經之立目者凡四其曰濟者本經之溢滎而南者以為之名也其曰渠者因漢世菏蕩渠而直以渠言也其曰陰溝者水經以為受渠而為獲入泗者也若夫隋世汴渠出河而貫梁宋以入於淮者葢又因汴故名而出於水經之後也此其凡也又如別名之出為鴻溝為蔡為過為俊儀渠為梁魯

二溝者又該總乎此四派之中者也且夫水經之濟其叙源雖誤而銓次最在衆流之先於是其迹道所布亦自成皐北受河而東歷二廣武敖山滎陽縣皆行其北已乃稍南穿故滎澤而東出於沙城又北至於陽武與菏蕩渠稍會而遂遽分其南派實為官渡而北派則純一為濟也此水經叙濟之源委大致可考者如此也水經之於渠水第言出河不言所出何地酈道元特明著之曰渠水自河與泲亂流東至滎澤北東南分泲歷中牟圃田之北以與陽武分水即濟派中謂與菏蕩會于陽武而分派以為汴濟者也至其發源但言受河不主何地此渠比諸渠為大臣故別立一議以要其受河歸宿也陰溝之名前世罕見今其瀆隧自陽武別分二枝又不在濟汴正派之內南至封邱而合於官渡此據其所傳可得而言者也然此二枝者桑欽以為受渠於菏蕩酈道元以為受河於卷縣二說不同而臣以為受渠為是也若如酈說果從卷縣受河邪其東流及乎陽武

當與濟汴兩派皆合為一也既三水為一此之陰溝自此而南橫穿兩水何用知其入而復出者之為陰溝邪若用欽說觀之則截自陽武汴濟之南分汴南下至封邱合於汴其於事理地望皆無乖迕臣故以欽為是葢有理也自此以外汳睢渙過流派甚明亦有序不混可案圖得之不竢於辨

菏蕩渠口辨

水經渠水即菏蕩渠也經但言其受河而不言受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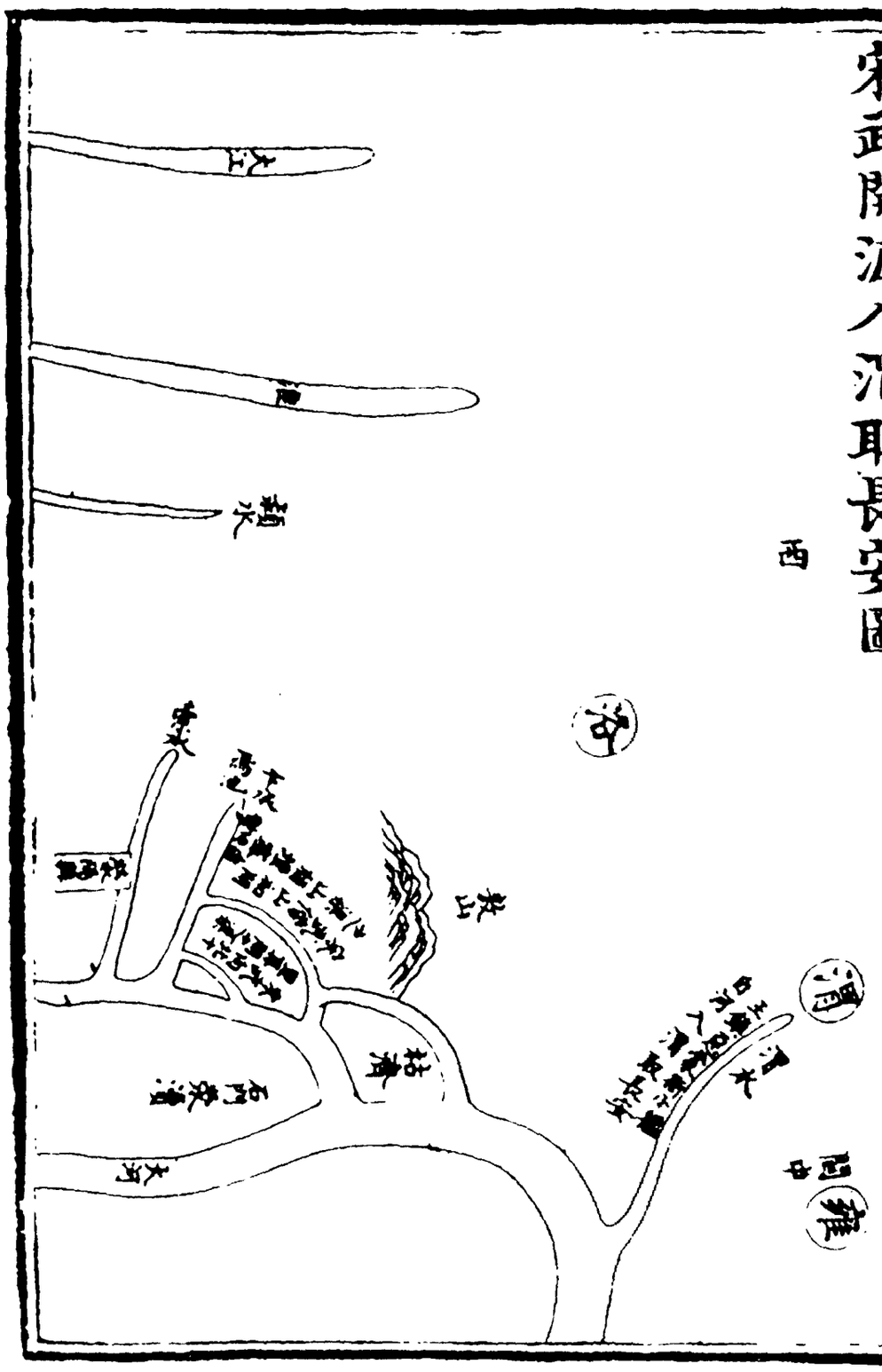
地何在也臣案水經河流至於滎陽之北乃曰莨蕩渠出焉而滎陽受河之口古今不一雖知不出滎陽邑境之内亦莫能的指何地也史遷之記鴻溝也曰三代以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楚地四面之漕此時古滎陽地未有河陰滎澤二縣則自成皐以東卷縣以西皆滎陽地也漢建寧石門水經謂在敖城西北以地望言之則正滎陽也賈讓欲建大河水門以洩河怒而援引漕渠為證曰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爾今作石堤當必堅安如淳釋之曰今礫谿口水門是也礫谿口者正在滎陽敖山西北而水門適與相當則既與水經契應矣礫谿之西故濟雖有枯瀆而河水不應北至礫谿南來北注然後此渠乃始有水故水經謂濟流既斷漕渠所承惟此水為始者指礫溪索水言之也故知礫溪注濟之地正漢世汴口與之相對也此臣得參衆說以言也賈讓之言曰水門但用木土者建寧之前水門未用石而用土也夫惟渠口既有其地而汴水之自礫溪北注者又為此渠有水之始則臣謂而汴名因卞而得非臆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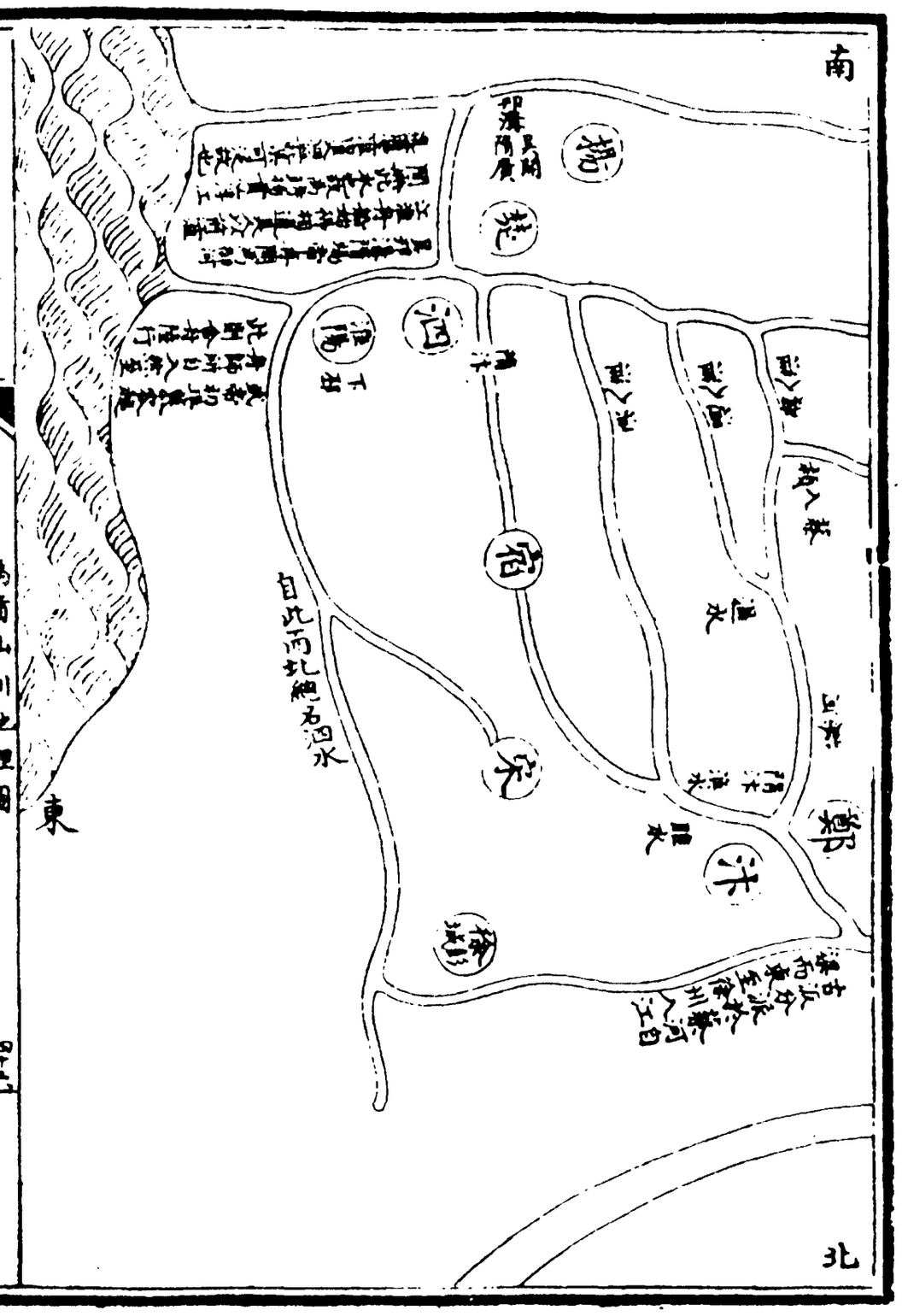
隋汴首末

世言隋煬帝始鑿汴渠此不考首末而概言之者也古汴凡莨蕩渠皆得據以為稱不可汎推惟水經正名以為汳派者在大梁城北亦在城南其正渠本在北也已而東行以入於徐經泗者古汳也至煬帝之汴上既受河暨至大梁又即城之西南合琵琶溝水以大其流既貫大梁遂南逕宋宿泗以入於淮而古汳之在徐者遂廢此其更易之因也隋汴受河在板城渚口而板渚之在水經古來自有分水故道亦非煬帝之所創為也隋史記文帝嘗令梁睿增築漢石堰遏河入汴既增築漢之石堰則增築者文帝而故堰亦自漢迹也漢世緣河上下為石門以入河水而可以推考者二其在板渚之上則為建寧石門此門與礫溪對當在滎陽西北是其一也其在板渚之下則為陽嘉石門水經記其所自曰自汴口以東緣

河積石為堰通淮古口時人亦目為金堤計其地似在滎陽之東是又其一也隋史記煬帝鑿汴自板城渚口為始而板城渚口在唐隸河陰縣也唐之河陰在漢滎陽之東而後世滎澤縣之西則隋之汴口所因於漢之石堰者豈建寧石堰也邪然建寧石門比板渚又在上稍遠豈其別有一堰者不可究也又李吉甫言板渚在汜水東北三十五里而汴口乃去汜水五十里則汴口猶在板渚之下也其後叙載河陰縣汴渠又曰隋自板渚引河以入汴口詳求其言當是板渚雖已受河而渚有堰岸未用隄遏至河陰汴口乃為平地必築岸立門乃得東水入渠不至散漫於是東去板渚二十五里乃始得為汴口也蓋隋汴首末大畧具此而唐及本朝皆仍隋故本朝河陰已屬孟州州名雖與唐異而地則同也

宋武開汳入渭取長安圖





蘇氏書傳言隋汴禹時已嘗經始臣以宋武帝北伐舟行考之知其不然也宋武北伐凡再先一舉在義熙中滅慕容超則浮淮入泗至下邳舍舟而徒下邳令淮陽軍也泗水即會合南清河而自兖徐南下以入於淮者也夫浮淮至下邳即舍舟而步以向山東知無令泗州隋汴也不然不肯遽以舍舟也其至臨朐揚言曰輕兵自海道而至此時江無入淮之路故但言海道也及其既平慕容超得徐州而西向長安以伐姚泓遂遣周超之自徐州緣汳故溝斬木穿道七百餘里以通於河其逕道即由徐州故汳望西以達大梁者是也宋州寧陵縣汳渠之旁有周塢者乃超之休徒之地故以周塢名之也自大梁以上有官渡可浮直至滎陽垂欲入河古漕渠堙廢又於敖山之北創鑿以通漕運已而岸摧渠塞又於稍北十里別鑿一渠始有湍流可以行舟也帝之舟師雖有自清河以為達河之道者而沈林子水軍之自汴入河者正由滎陽石門得濟故後世訪其遺迹而皆本其所自曰此劉公所鑿也此皆自徐以遡梁鄭滎陽而為之派流也臣是以知自隋以前由大梁南貫宋泗之汴未之有也王鎮惡領舟師自河入渭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北人驚懼以為蒙衝自能泝流而上既入渭遂舍舟厲衆以克長安此亦舟師一奇也然而蒙衝小艦不利大川往往必由石門新渠而上則周超之之役其為舟師奇助甚不小也此宋武自南而北得用東南長技其曲折如此也臣故因而叙載以便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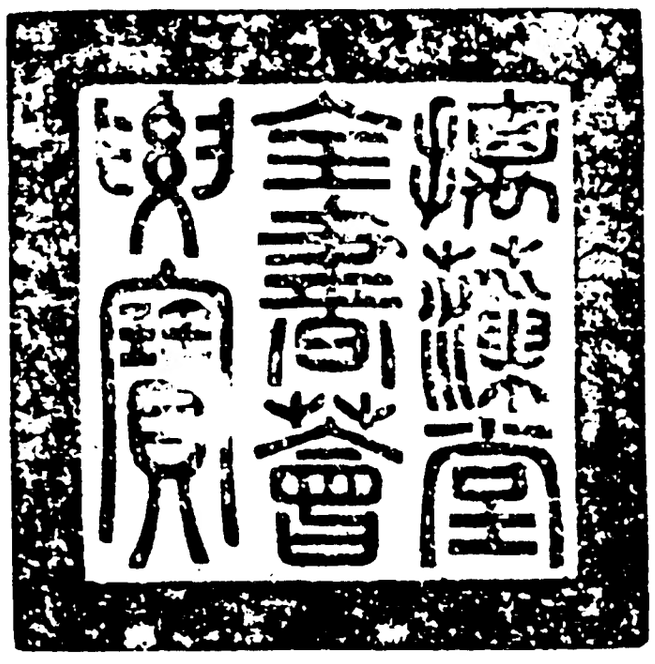
閣學尚書程公曩在經筵進黑水之說上動天聽因以禹貢為論為圖啟沃帝心且以東漸西被敎暨朔南為念惓惓之忠盡在於此嗚呼大哉言乎其本藏之祕館天下學者欲見而不可得歲在庚子公以法從出守温陵而編修彭公提舶於此與公有同舍之舊得其副本應行一日摳衣彭公之門質疑之餘出示書一編曰此程公所進禹貢論圖也子見之乎因再拜以請而三復其說見其議論宏博引證詳明皆先儒之所未及乃請於公願刊之郡庠以與學者共之公曰是吾志也乃出公帑十五餘萬以佐其費復請公序以冠其首凡所畫之圖以青為水者令以黑色與水波別之以黃為河者令以雙黑線別之古今州道郡縣疆界皆畫以紅者令以單黑線別之舊說未安令皆識之以雌黃斷線別之斯文一傳使學者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感慨令昔皆有勒功燕然之心

則閱此書者豈小補哉淳熙辛丑上元後五日廸功郎充泉州州學教授陳應行謹跋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下

謹案卷下第十五頁前圖内麓泠縣原本泠訛令

據漢書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檢討臣盧鹿

謄録監生臣夏鈺圻

繪圖監生臣周緯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4

疏注書南
指貢
山川地理圖

吉林人民出版社